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六十六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十六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謝皐羽年譜

清·徐　沁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康熙三十六年刊本

《謝皋羽年譜》一卷，清徐沁編撰。原載清康熙三十六年新安張氏刊《昭代叢書》甲集卷二一。

謝翱（一二四九—一二九五），字皋羽，自號晞髮子，又號宋累，宋長溪（今福建霞浦）人，徙浦城（今屬福建）。咸淳間試進士不第，慨然倡古文，作《宋鐃歌鼓吹曲》、《宋騎吹曲》上太常，傳唱一時。德祐二年，率鄉兵數百人投文天祥於延平，任諮議參軍。景炎二年，以文天祥被俘，潛逃至浙東，寄居山陰王修竹家。三年，嘗與唐珏、林景熙等密收宋陵遺骨葬於蘭亭。其後往來於永嘉、括蒼、鄞、越、婺、睦州等地，與方鳳、吴思齊、鄧牧等結汐社。元元貞元年卒於杭州，年四十七。謝翱爲宋遺民，爲文桀驁，常以濺血之筆，抒亡國之痛。著有《金華遊録》一卷、《楚辭芳草譜》一卷、《晞髮集》十卷、《遺集》二卷、《天地間集》一卷。事蹟見方鳳《謝君皋羽行狀》、任士林《謝翱傳》。

謝翱年譜，以清徐沁譜爲最早。近人鄭貞文撰有《鄭謝年譜合編》，係爲鄭思肖、謝翱二人譜年，較簡略，收入福建省教育廳一九四一年排印本《鐵函心史》內。本書所收爲徐沁譜。沁爲會稽人，嘗刊《晞髮集》，因採其遺事，考訂而爲是譜。譜中述翱率鄉兵勤王及隨文天祥轉戰抗元事稍詳，然總體仍失於簡略，且偶有失誤，《四庫全書總目》摘其考訂疏失二事，甚是。是譜又嘗隨集刊行，附於光緒間排印本《謝皋羽所著書》及《晞髮全集》內，或題作《謝皋羽年譜遊録注》，有近人鄧實校録。

謝臯羽年譜小引

爲忠義于國尚存之日猶易、爲忠義于國已亾之日倍難。夫國旣已亾矣、舉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身之所接、無一不與斯人相忤。又況所聞所見與所接者、咸能觸其黍離之感、而悲痛于不自知、則斯人者、其必爲山川閒氣之所鍾。殷之國亾與亾諸臣、雖有生死之不同、而其爲忠義則一也。有宋謝臯羽、當文信國既歿之餘、猶時時登西臺而慟哭。余曾于嚴先生祠堂中一拜其位、後復得於越徐埜公氏所著年譜

及金華遊錄注讀之、不自知洙泗之何從也。豈非忠義之氣其感人有獨深歟。皋羽生于理宗九①年、距臨安之陷二十有八年。次年端宗航海、又二年而宋亡、皋羽年三十有一。又三年而信國死、又十六年而皋羽始死。其作冬青樹引及開月泉吟社、與夫金華之遊、汐社之會、皆在信國死後、殆所謂爲忠義于國已亡之日者也。苟非埜公氏詳考而備録之、曷由知其初終次第有如是之曲折乎哉。則皋羽爲信國功臣、而埜公又皋羽之功臣矣。心齋張潮識。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歷陽 戴移孝 无忝 校

謝皐羽年譜

會稽徐沁埜公著

己酉 (宋)理宗淳祐九年

先生世居福州長溪、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曄。祖嘉。父鑰、娶秘書省正字繆烈女。生先生。其月日時無攷。

庚戌　淳祐十年
時年二歲。
辛亥　淳祐十一年
時年三歲。
壬子　淳祐十二年
時年四歲。
癸丑　理宗寶祐元年
時年五歲。
甲寅　寶祐二年

時年六歲。

乙卯　寶祐三年

時年七歲。

丙辰　寶祐四年

時年八歲。

丁巳　寶祐五年

時年九歲。

戊午　寶祐六年

時年十歲。

己未　理宗開慶元年

時年十一歲。

庚申　理宗景定元年

時年十二歲。

辛酉　景定二年

時年十三歲。

壬戌　景定三年

時年十四歲。

癸亥　景定四年

缺页

丁卯 咸淳三年

時年十九歲。試進士不第。初、理宗朝②姜夔以紹興大樂多用大晟、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因上大樂議、復自作聖宋鐃歌曲十四篇詔付太常。至是先生亦作宋祖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又爲宋騎吹曲十篇、上太常樂工習之。論者謂其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堪與唐柳宗元相並。

戊辰 咸淳四年

時年二十歲。以下無考、要皆落魄漳泉間。

己巳　咸淳五年

時年二十一歲。

庚午　咸淳六年

時年二十二歲。

辛未　咸淳七年

時年二十三歲。

壬申　咸淳八年

時年二十四歲。

癸酉　咸淳九年

時年二十五歲。

甲戌　咸淳十年

時年二十六歲。

乙亥　恭帝㬎德祐元年

時年二十七歲。

丙子　德祐二年、五月、端宗改景炎元年。

時年二十八歲。是歲正月、臨安陷。丞相文公天祥以走江上、逾海至閩。五月朔、端宗登極于福安、改元景炎。文公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檄州郡

大舉勤王之師。七月十三日、至南劍聚兵。先生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杖策詣軍門、遂署諮議參軍。

丁丑　景炎二年

時年二十九歲。是歲、車駕航海。文公于正月自汀州移漳州龍巖縣、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雩都、捷號令通于江淮。引兵至吉州、戰于終步、不利。戰永豐、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攻贛軍、又敗、文公妻妾男

女皆被執、幕僚張汴等死之。公僅與長子道生、客杜滸以數騎免、趨永豐。按、西臺慟哭記所謂別公漳水湄者、即贛郡西南之章江、而非閩之漳州。其過張睢陽所常往來處者、乃永豐之睢陽廟也。見韋素政語。後先生有祭公文曰：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是歲相別于贛、益較然矣。

戊寅　景炎三年

時年三十歲。按、文公是歲移軍惠州、行朝入覲、授少保、信國公。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兵潰被執。

按胡翰傳云、公被執時、竄匿民間、流離久之。并先生章水之別在前、故未及從公于難。其匿迹流離者、要自贛還浦之時耶。

己卯　帝昺祥興元年、宋亡。

時年三十一歲。先生既歸浦城、家室散亡、于軍伍中購得一子、力作自給。厮役繁興、不堪追辱、因棄而出游。初、文公有端硯一方、腰帶白紋如玉、名玉帶生、自爲贊題其背曰、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固、外之澤兮日宣。於乎、磨爾

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天祥造籥文凡四十四字，甚寶愛之，後贈先生，故獨攜此硯以行。按方鳳行狀曰：避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其游樂清之雁山、縉雲之鼎湖，雖不詳歲月，當在此時。

庚辰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時年三十二歲，留甌括間。

辛巳 至元十八年

時年三十三歲，留甌括間。

壬午 至元十九年

時年三十四歲。是歲十二月九日、文公死節于燕、乃別贛之後五年也。嗣是先生悲不能禁、每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痛哭。

癸未　至元二十年

時年三十五歲。方鳳行狀曰、往來鄞、越復五年。自癸未迄丁亥、皆其時也。越于行都爲輔郡、故家大俗多存、人尚風節。會稽王才翁英孫與山陰徐受之天祐皆爲衣冠避亂者所宗。英孫爲宋戚少保、

端明殿學士克謙之子、仕將作監主簿、別號修竹、長于詩文、有集行世。時方延致四方游士、賦咏相娛、先生依焉。偶出所長、見者皆自爲不及、不知其爲文公客也。

甲申　至元二十一年

時年三十六歲。先生在越王修竹家。

乙酉　至元二十二年

時年三十七歲。此文公死節之後三年也。攷西臺慟哭記、過姑蘇、登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維時六陟

難作。詳考始末、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眞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憲書穆陵遺骼事及丘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統楊璉眞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蓋其謀始于甲申、而成于乙酉、與周草牕密癸辛雜識年月正同。是時會稽唐玉潛珏、永嘉林景熙德陽、鄭宗仁樸翁與先生咸主王監簿家

協謀收拖陵骨。故別玉潛、作冬青樹引以紀其事。而景熙答皋羽詩亦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證乎。胡翰傳云、翔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竊祈思諸陵、正指此衆。又楊維禎爲文弔翔、中言楊璉發陵、翔有陰移寘轉之功、其詞曰、過樵山之欑陵兮重又悲彼璉恭。璣不容于一髮兮幸首丘之遄復。豈人力之我假兮實在天之遺靈。封抔土之手植兮、指冬青以爲徵。其冬青行中所謂文山老客智且勇者、特歸美于皋羽翁顯而

著矣。第諸本歲月紀載不同、彭山秀本以皐羽引中有白衣種年星在尾之句、謂與羅雲溪有開唐義士傳歲次戊寅之說相合。善乎彭瑋解之曰星在尾者、寅月也、此即乙酉正月。若係寅歲、無論相距甚遠、是時先生尚未入越、安得作冬青引相別耶。

丙戌　至元二十三年

時年三十八歲。先生寓越。此文公死節之後四年也。按登西臺記哭公于越臺、任士林傳所謂過勾

越、行禹窆問北嚮而哭。聞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海之歎、則又哭。其游四明諸勝及新昌之沃洲、天姥、雖歲月無攷、要皆往來鄞越之日也。維時浦江有吴清翁渭、曾仕義烏令、退居吴溪邑。人方韶卿鳳、宋太學生、授容州學正、未仕、高隱延于家。永康吴子善思齊者、乃陳亮之外曾孫、用蔭補官、嘗攝嘉興丞、自號歸全子。與鳳善、同居浦汭。是歲十月之望、渭開月泉吟社、徵檄遠近、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期明年丁亥三月上巳定殿

最、榜示同人、一如科舉法。按田水南序云、淸翁退食吳溪、延致鄉遺老方韶父與閩謝翺、括吳思齊主于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爲其評校揭賞云。是先生固嘗往來于浦陽、至戊子歲而始決計去越也。

丁亥　至元二十四年

時年三十九歲。月泉吟社于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竣局、共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中選者二百八十人。首爲羅公福、即三山連文鳳。次馬澄翁、即義烏

濁澄。又次高宇、即武林梁相、各贈貽有差。啓事者凡三十人、授梓者倍之、一時傳爲盛事。先生既與參校、當在浦江。

戊子　至元二十五年

時年四十歲。先生居越。自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猶惓惓于变骨事，因作冬青樹引别唐珏，即于是夏去而之浦陽，主吳渭家。渭爲吳溪著姓，雅好客，故遺逸多依焉。其子幼敏，字功父，登宋亞榜進士，素嚴事先生。無子，以從子貴爲嗣。渭命貴受先生春

秋業、方鳳亦命其子肖學從者翕然。渭之弟謙字仲恭、與先生雅相善。其子似孫、時從先生游。謙方延鳳與思齊爲江源講經社。初、先生亦立汐社以會友至是始合爲一、情好彌篤。游月泉、仙華巖麓諸勝、嘗在此時。是歲又西至睦、主翁登家。其弟衡與馮桂芳俱執弟子禮。睦有小爐峰、遂窮三瀑布之勝。擬四亭二橋名、屬同志經度之。又西入杭、慕屈原懷郢都、託與遠游、自號晞髮子、又稱宋纍者。歲晚歸浦陽、爲文祭信公、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

己丑　至元二十六年

時年四十一歲。正月五日，先生偕方韶卿鳳、子肖翁陳君用公凱、其弟帝臣公舉、吳續古似孫與金華葉審言謹同游金華仙洞及北山諸勝，凡留山中旬有五日，作游錄一卷。是歲寓浦江，授徒著書，有除歲詩。

庚寅　至元二十七年

時年四十二歲。先生寓浦江。是歲爲文公死節之後八年。冬，杪過嚴陵，登西臺，設文公主，酹酒哭奠，

作西臺慟哭記。語多廋詞，稱文山爲唐宰相魯公，三友人爲甲乙若丙。張丁注以甲爲吴思齊，乙爲馮桂芳，丙爲翁衡。先生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竹石俱碎。距乙丑歲侍父鑰初登臺時，蓋二十六年所矣。

辛卯　至元二十八年

時年四十三歲。元旦立春，有詩。時寓浦江，作浦陽先民傳，應是此時。

壬辰　至元二十九年

時年四十四歲。先生往來婺、睦間、憩睦、主翁登兄弟家。嘗過嚴陵、于釣臺南得唐方于舊隱處、名白雲原、有終焉之志。顧其徒曰、死必葬我于此。因作許劍錄、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勒石、未就。睦産薪炭、先生每于秋暮載至杭易米、以其羨充游資。

癸巳　至元三十年

時年四十五歲。先生憩睦、其遊跡無攷。

甲午　至元三十一年

時年四十六歲。先生復由鄞入越、與錢唐鄧牧遇

于會稽。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盡往見之。後從游皆前所聞者。苐牧所舉、不知爲何人。按剡源戴表元作楊氏池堂讌集詩序、凡十四人、如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遂爲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先生所往還者、武卽此數君耶。且表元作千峰酬倡序、復引故友謝羽

皐③之言、似皆聲氣應求之侶。惜晚年詩卷無存、故亦莫得而考矣。是時寓杭、娶遺人劉氏女。買屋西山、日與能文詞者往還。惟牧傳云、先生館嚴陵故舊、因娶某氏女。又云、逮牧歸杭、杭君已挈家錢唐江上、初不知娶于杭之劉氏女。允鎖山人與先生同時交好、何未之悉耶。是歲秋九月、爲吳謙作樂閒山房記。

乙未　成宗元貞元年

時年四十七歲。先生復過婺睢、尋汝祖舊盟。是夏、

由睦入杭、肺疾尋作。八月壬子、終于劉氏舍。辛酉、訃聞、發方鳳、方幼學、方燾、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翁衡、會小廬峰、相嚮哭、遂度釣臺南可葬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越明年丙申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藁殉。同年生吳謙爲誌、納諸壙。兆在故起居舍人范端臣墓右。倣剡上戴顒墓表題曰粤謝翺墓。其徒吳貴處而歸、發貴之父幼敏乃捐田、祀于浦江月泉精舍、以奉蒸嘗、學者稱爲晞髮先生。時有巖侶

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孫，居瀨上，嘗從先生游，乃與社中友即墓前築許劍亭。憲使盧摯高其義，爲之書。今嚴陵子陵祠設位，侑方于右。臺南之墓久荒，并故碣亦失。至正間，楊維禎爲建德理官，即其地得先生所藏故硯名玉帶生者，且爲文刻石以表墓，亦俱湮没。嘉靖中，有里豪傳稿治塚據其上，郡守當塗楊金力爲清復，屬郡人鄧椿記之，道有碑亭是也。墓前方石題謝公之墓，左一碣題宋隱士謝皐羽先生墓，右一碣叢蔽莫辨。當墓爲許劍

亭、重建于萬歷末、碑文直指張養素撰、觀察米萬鍾書、亭楔乃溫陵蔣德璟天啓壬戌歲題、宰木扶疏合抱、森罨亭際、毋舟過輒遙見之。康熙乙卯歲杪、予經釣臺渡溪南謁墓、適土人伐而爲薪、歎惜久之、愛其人以及其樹者、今亾矣夫。庚申孟夏旬有二日復酹酒墓上、爲文哭之、以志悲感云。

跋

人當耆艾之年、苟欲追錄前此歲月所歷而爲之譜、已難于追思索摸。又況生于數百年之後、而追溯乎數百年之前、不尤難之難乎。徐埜公所作謝臯羽年譜、考訂詳明、援引精當、覺宋鼎之魄、而目如生、睎髮之魂、鬐肴畢現、誠可云發潛德之幽光者已。心齋居士題。

校記

①「九年」之上，據年譜正文當有「淳祐」二字。

②理宗：《四庫全書總目》卷六〇《謝皐羽年譜》提要云：「姜夔乞正雅樂在寧宗慶元間，而譜以爲理宗時，亦（徐）沁之誤也。」據此，當作「寧宗」。

③謝羽皐：當作「謝皐羽」。

閑閑老人年譜

清・王樹枬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審稿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閑閑老人年譜》一卷，清王樹枏編撰。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趙秉文（一一五九—一二三二），字周臣，號閑閑，金磁州滏陽人（今河北磁縣）。大定二十五年登進士第，爲安塞主簿，歷邯鄲、唐山令，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由王庭筠薦入翰林，知制誥，坐事免官。知寧邊、平定州。再入朝，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興定間爲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同修國史。天興元年元兵圍汴京，兵事解，草《開興改元詔》，感動士民。是年五月卒，年七十四。秉文工文辭書翰，在金代末年爲文壇領袖，元好問稱其「主盟吾道三十年」。著有《易叢説》、《中庸説》、《揚子發微》、《太玄箋贊》、《文中子類説》，刪集《論語解》、《孟子解》各十卷及文集三十卷、《資暇録》十五卷等。

是譜爲清王樹枏編。本譜上卷爲年譜正文，分年編排譜主事迹，條分縷析，簡潔翔實，每條之下均註明文獻出處，以示信而有徵。於不同文獻所記載譜主行實之異同，亦能臚列衆説，考辨是非，擇是而從。下卷爲附録，載録與譜主有關之評論、人物小傳、時人唱酬詩文。評論以學術、詩文、字畫爲目，重點品評譜主之成就及影響；小傳爲與譜主交往或譜主詩文中涉及之人物，除當世文人隱者之外，尚有僧人、道士、畫工等等；唱酬詩文選自金人文集、筆記。所選資料宏富，兼收並蓄，足見作者勾稽爬梳之功。然揀擇不精，有部分人物，與譜主生平關係不大，只因集中偶一涉及，即概加收列，頗有收録過寬之嫌。

閑閑老人年譜上

王樹枏編訂

金海王正隆四年己卯、公生。①

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侑、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父甫、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元遺山撰墓銘。

案遺山集所載閑閑公墓銘俱作祖諱某、考諱某、軼其名。此據鈔本滏水集後所附墓銘載入、當是其時刻石之文也。

正隆五年庚辰、二歲。

世宗大定元年辛巳、三歲。

大定二年壬午、四歲。

大定三年癸未、五歲。

大定四年甲申、六歲。

大定五年乙酉、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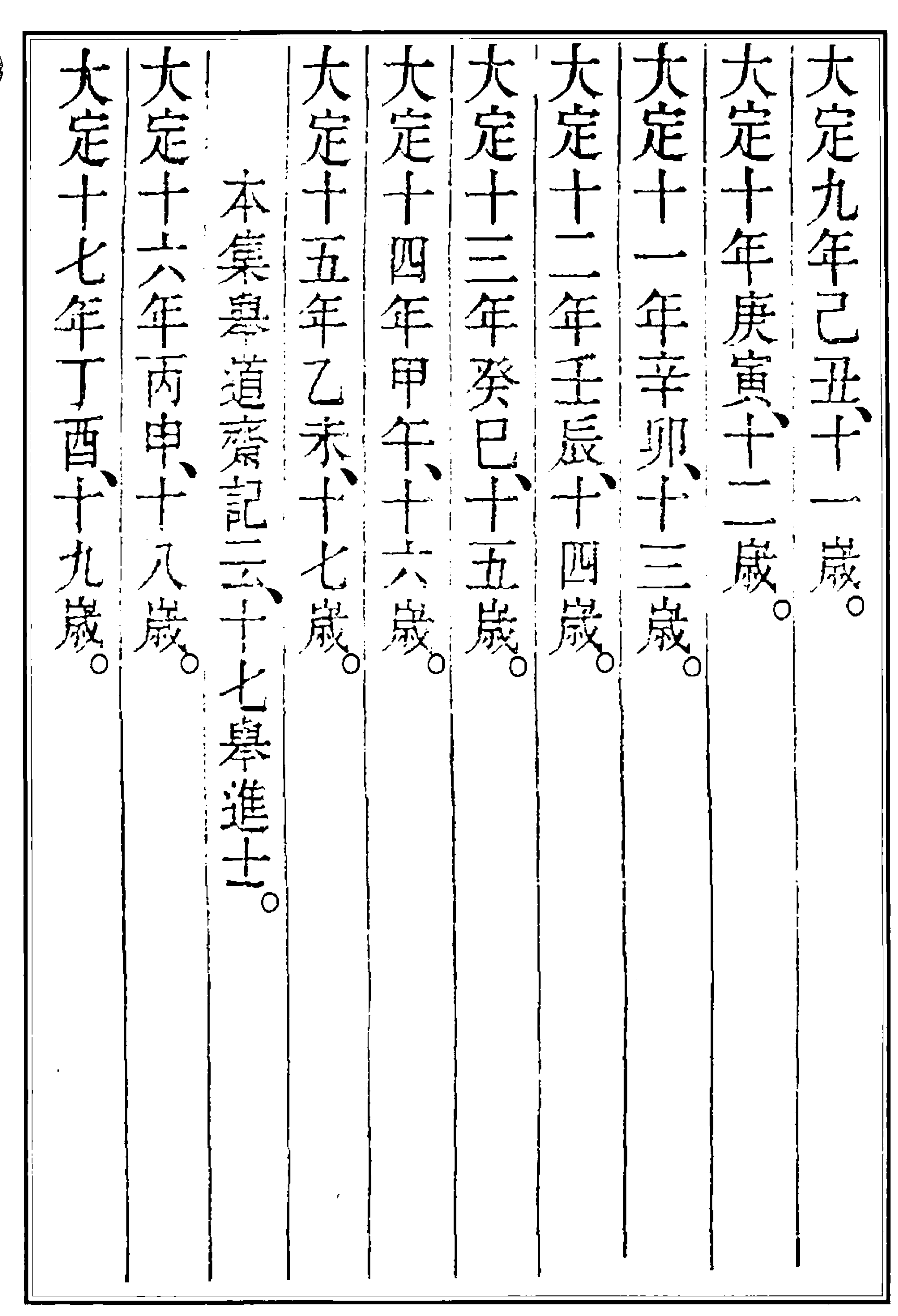
史傳云、幼穎悟、讀書若夙習。本集舉道齋記云、余

七歲知讀書。

大定六年丙戌、八歲。

大定七年丁亥、九歲。

大定八年戊子、十歲。



大定九年己丑、十一歲。

大定十年庚寅、十二歲。

大定十一年辛卯、十三歲。

大定十二年壬辰、十四歲。

大定十三年癸巳、十五歲。

大定十四年甲午、十六歲。

大定十五年乙未、十七歲。

　本集臯道齋記云、十七舉進士。

大定十六年丙申、十八歲。

大定十七年丁酉、十九歲。

大定十八年戊戌、二十歲。

大定十九年己亥、二十一歲。

大定二十年庚子、二十二歲。

大定二十一年辛丑、二十三歲。

大定二十二年壬寅、二十四歲。

大定二十三年癸卯、二十五歲。

大定二十四年甲辰、二十六歲。

大定二十五年乙巳、二十七歲。

登進士第。墓銘。

本集舉道齋記云、余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

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

大定二十六年丙午、二十八歲。

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墓銘。

本集、延安滋戒師、余初主安塞堡簿時相識也。今戊子歲春命作醮平凉、偶得相會、以四十三年之舊、故集句以贈之。戊子爲正大五年、逆推至丙午、正四十三年也。其令邯鄲、唐山蓋亦此一二年之事。

大定二十七年丁未、二十九歲。

大定二十八年戊申、三十歲。

丁郡侯憂。墓銘。

案、公丁父憂年月不可考、據前後事蹟核之、當在此年。

大定二十九年己酉、三十一歲。

章宗明昌元年庚戌、三十二歲。

用薦者及提刑司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句判官。墓銘。

本集遺安先生言行碣云、明昌間參河南轉運幕。間字當爲初、以叢臺賦辛亥孟冬解印南歸之事推之、則參轉運幕在明昌初也。

明昌二年辛亥、三十三歲。

丁太夫人憂。墓銘。

本集叢臺賦云、歲辛亥之孟冬兮、余解印而南歸。據此、則解印卽丁憂時也。至五年服闋、六年王黃華遂薦入翰林。

明昌三年壬子、三十四歲。

明昌四年癸丑、三十五歲。

明昌五年甲寅、三十六歲。

明昌六年乙卯、三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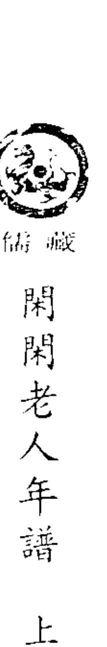
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坐譏訕免官。

墓銘。

史傳云、秉文入翰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見墓銘。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遊者、秉文乃言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由是坐廢。歸潛志云、初秉文由外官爲

王庭筠所薦入翰林院，受職遽上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子小人爲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政胥持國也。上復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爲君子小人。秉文惶懼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上厭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東京。獨持國諂諛，𣂪爲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獄，收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索所作譏諷文字，復無所得。③獨省椽周昂送路鐸外補詩有云，龍移鰌鱔舞，日落鴟梟嘯。未須發三歎，但可付一笑。頗涉譏諷，奏

聞，上怒曰：此政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懼罪在不可測，參知政事孫公鍔從容言於上曰：古之人臣亦有擬爲龍爲日者，如孔明卧龍、荀氏八龍、趙衰冬日、趙盾夏日之類，宜無他。於是上意稍解。翼日有旨，庭箠坐舉秉文、昂坐譏諷，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愚狂，爲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卧，秉文謝焉，大爲昂母所詬。秉文但曰：此前生寃業也。故人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語。其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掩。案章紀，



公上書論姦欺在十二月丁卯、明年即以本等外補。歸潛志紀得其實。史傳謂免官坐廢、後起爲同知嵩嵐軍州事、尙未合當日情事。遺山撰張文貞神道碑云、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姬端修、路鐸、趙秉文皆得罪去、據此則公蓋兼爭李妃事也。

承安元年丙辰、三十八歲。

同知嵩嵐軍州事。墓銘。

本集庚申元日詩云、一從禁院別花磚、四度山城自作年。自丙辰至庚申、正四度也。

承安二年丁巳、三十九歲。

承安三年戊午、四十歲。

承安四年己未、四十一歲。

承安五年庚申、四十二歲。

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墓銘。

案、墓銘不詳轉此官在何時、據庚申元日詩、則正月尚在嵩嵐。據蓋公和尚行狀銘、則八月已在北京、蓋五年轉是官也。墓銘載在五年之前、誤。

是年子似生。本集冬至詩云、行年四十二、始有此兒子。

史傳云、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

利州精嚴寺第一代蓋公和尚行狀銘、本集不載、蓋外集文也。熱河志云、精嚴寺在塔子溝東北大城子、土人掘地得此碑。碑尾云、承直郎、北京路轉運度支判官趙秉文撰。承安五年八月望、北京靈感禪寺任持傳法嗣祖沙門小師崇顯立碑。

泰和元年辛酉、四十三歲。

泰和二年壬戌、四十四歲。

改戸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墓銘。

泰和三年癸亥、四十五歲。

泰和四年甲子、四十六歲。

泰和五年乙丑、四十七歲。

泰和六年丙寅、四十八歲。

據本集、是年公有南征之役、傳誌失載。

泰和七年丁卯、四十九歲。

泰和八年戊辰、五十歲。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五十一歲。

十月、出爲甯邊州刺史。墓銘。

本集黃河九昭序云、大安元年出守甯邊、史傳以十月承泰和二年之下、大誤。

歸潛志云、公往刺甯夏、李屏山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匹絹、留作寒儒裩、譏其爲人多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老腳不作溫、譏其侍妾也。又云、明昌黨事起、實夫子爲根。黃華文章伯、抱根入九原。桀桀周大夫、不得早調元。株連及見黜、公獨擁朱幡。許其舊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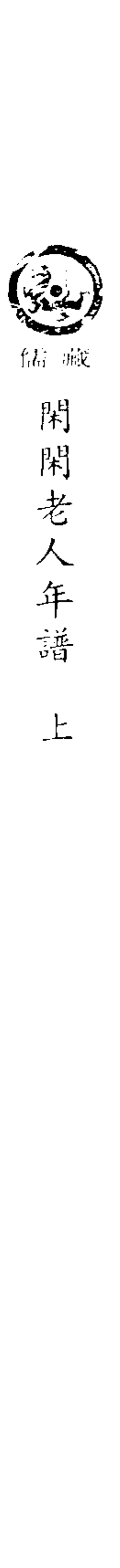
大安二年庚午，五十二歲。

改平定州。墓銘。

案史傳作三年改平定州，又繫之泰和之下，誤之又誤者也。本集湧雲樓記云，大安二年四月，余來莅平定，與墓銘合。但墓銘敘之於元兵南嚮之後，爲失其次耳。

墓銘云，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棓殺之，聞赦將至，棓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迹，終任無犯者。

本集遊懸泉賦云，庚午之歲九月既望，趙子與客



遊於承天之廢關、置酒乎妒女祠之側。平定州志、承天山在州東八十五里、即古承天軍也。妒女祠在娘子關澤發水上。懸泉在紫金山、即澤發水之源也。元遺山遊承天寺懸泉詩云、詩人愛山愛徹骨、十月重來犯冰雪。懸流百里行不前、但覺飛湍醒毛髮。閑閑老仙仙去久、石壁姓名苔蘚滑。此翁可是六一翁、四十三年如電抹。自注、閑閑公守平定、以大安庚午來遊、迄今四十三年矣。此詩蓋作於元憲宗二年。遺山又有鄉郡雜詩二首、自注云、楊吏部之美皐落人、閑閑曾守此郡。又有九日登

平定湧雲樓故基、樓郎閑閑公所建詩。平定州志云、樓在州署東北隅、於宋名思武樓、大觀四年平定尉高公純更名湧雲樓。金刺史趙秉文有記。王漁洋湧雲樓故址詩云、金元文獻誰遺老、楊趙風流果大賢。

又案平定州有湧泉亭、在州南二里許流杯池上。志云、金大安二年、趙秉文建。山西通志云、流杯池、趙公修禊之所、上下二井。

大安三年辛未、五十三歲。

史傳云、北兵南嚮、召秉文論邊策。秉文言、今我軍

聚於宣德城下、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案衞紀、大安三年四月、元太祖將兵南下、遣西北路招討使紐祜祿哈達乞和、不許、命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參知政事完顔承裕行省事備邊。九月、金兵潰於會河堡、居庸關失守、中都戒嚴。墓銘繫之大安初、在出刺甯邊之前、時事倒置。

崇慶元年壬申、五十四歲。

墓銘云、歲饑、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遮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案衛紀、五月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平定屬河東北路、公之賑饑當在此時。

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提點司天臺。墓銘。

至甯元年癸酉、五十五歲。

墓銘云、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案衛紀、三月、太陰太白與日

並見相去尺餘。八月、右副元帥赫舍哩執中殺衛紹王。九月甲辰、宣宗立。墓銘繫之崇慶者、崇慶二年五月始改元至甯、太白晝見在二月三月、故墓銘云然。宣宗立卽改元貞祐、故至甯元年又卽貞祐元年也。

轉翰林直學士。墓銘。

宣宗貞祐二年甲戌五十六歲。

墓銘云、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强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

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隄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隄、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備之禍、翕如秦銷鋒鏑、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令腹内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

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案、本集有遷都論、侯守論二篇、與此議略同。其疏則亡之矣。史傳云、朝廷略施行之。案、是歲元兵圍中都、五月徙都汴、而封公分郡事在興定四年。

貞祐三年乙亥、五十七歲。

歸潛志云、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弊、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程式而已。其逸才宏氣、喜爲奇異、往往遭絀落、文

風益衰。貞祐初，趙閑閑爲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疏，然詞藻莊嚴絶俗，因擢爲第一人，擢麻知幾爲策論魁。於是舉子輩譁然，愬於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譏之。臺官許道眞奏其事，將覆考，久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衆始厭然。案選舉志，貞祐三年，以會試題已曾出，而有犯格中選者，復以考官多取所親，怒其不公，命究治之。今攷史傳墓銘，皆不見罪公之事，蓋其事獲白也。本集答麻知幾書云，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謷謷，爭爲

毀訾。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也。此書在興定末知幾廷試被黜之時，蓋追述此事也。

歸潛志云：國家初設科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於習俗，止力爲律賦，至於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於爲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論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

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少。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爲有司、方於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於詩賦中亦辨别讀書人才、以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貢舉非數公爲有司、則又如舊矣。樹楙謂此不獨金末爲然也、邇來鄉會兩試、三場止重頭場、頭場止重頭篇、名爲十四藝、其實止一藝也。二三場往往數人聚影分湊、互相鈔寫、爲主司者亦不復辨察、惟用筆點對字數而已。科舉之士幸於頭場揣摩格式、倣襲聲

調、空腐庸濫、以苟合繩尺爲幸、而五經四史之名有問而不知者。嗚呼、文弊如是、安得如趙楊諸公者起而作之。

史傳云、是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眞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坐糜廩祿、爲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

貞祐四年丙子、五十八歲。

食貨志云、三月、趙秉文言、比者寶劵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爲之、若半年無過、及劵法流通、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

除翰林侍講學士。墓銘。

案、李演碑爲公所書、在貞祐四年八月、而署銜仍曰翰林直學士、則除侍講在八月後矣。

興定元年丁丑、五十九歲。

轉侍讀學士。史傳。

歸潛志云、興定初、朮虎高琪（郎珠格高琪、一作珠赫哷果勒齊。）爲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諭加箠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誤糧草事、當杖、既奏、宣宗曰、學士豈可箠邪。高琪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案、公攝南京轉運司、史傳墓銘失載、謹記於此。

興定二年戊寅、六十歲。

興定三年己卯、六十一歲。

金史高汝礪傳云、四月、同提舉榷貨④司王三錫請榷油、珠格高琪勸上行之。高汝礪上疏陳五害、上重違高琪意、詔集百官議於尚書省。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學士趙秉文等以爲不便、遂止。案宣紀、興定三年王三錫請榷油、高琪主之、衆以爲不便、遂止。與高汝礪傳合。元遺山撰楊文獻公神道碑云、貞祐六年、王三錫奏請榷油、公引趙秉文、時戢等三數人排其議。案、貞祐止四年、並無六年。金史楊雲翼傳云興定元年、亦失其實。

宣紀八月戊辰、遣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祭后土

於河中府。本集有汾陰祠后土河中八詠。

宣紀、三年十二月、高琪誅。歸潛志云、高琪誅詔、適

當公筆。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

不睦之刑何逃。會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

仇雪矣。今本集失此詔文。

興定四年庚辰、六十二歲。

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史傳。

案、墓銘於拜禮部下云、又明年、知貢舉。知貢舉在

興定五年、則遷此正在四年也。金史楊雲翼傳、雲

翼興定四年由禮部尚書改吏部、則公之拜禮部

即此時矣。

金史楊雲翼傳，九月，上召雲翼及户部尚書高夔、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内殿，皆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説解之，上色乃和。案：四年七月，金使烏庫哩仲端使元求和，呼元主爲兄，元主不允，則召公及之，美議講和策，即指北事言也。與定以來，南開宋釁，西啟夏侮，元兵乘勝進取，國勢日蹙，而議戰議守，支左吾右，兵連禍結，卒以亡國。向使聽之美諫南伐之言，或不至於此也。

元遺山王無競題名記云、興定中、閑閑公爲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閑閑言。字有眞行大小之不一、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遠過前人、至於尋丈大字、自當爲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案公之下蔡州、未詳何事、史傳墓銘俱未載、謹係於此。中州集、王競字無競、安陽人、宋末登科、善作大字、廣長丈餘而結密如小楷。趙禮部以爲古今第一手、唯篆差可配耳。

興定五年辛巳、六十三歲。

知貢舉，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史傳。

墓銘云，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金史李復亨傳云，五年三月，廷試進士，復亨監試，進士盧元謬誤，濫放及第。讀卷官禮部尚書趙秉文、翰林待制崔禧、歸德治中應奉翰林文字程嘉善，當奪三官。降旨，復亨當奪兩官。趙秉文嘗請致仕，宣宗憐其老，降兩階，以禮部尚書致仕。復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案，盧元、盧亞一名互異。中州集有盧元，明昌間已中宏詞科，去此遠甚。哀紀，正大四年賜盧亞進士第。當是

盧亞是年以誤被黜至四年復中第也。

元光元年壬午六十四歲。

墓銘云、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

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墓銘。

史傳云、復爲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愼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案墓銘言不數日復起、日當爲月字之誤。遺山撰楊文獻公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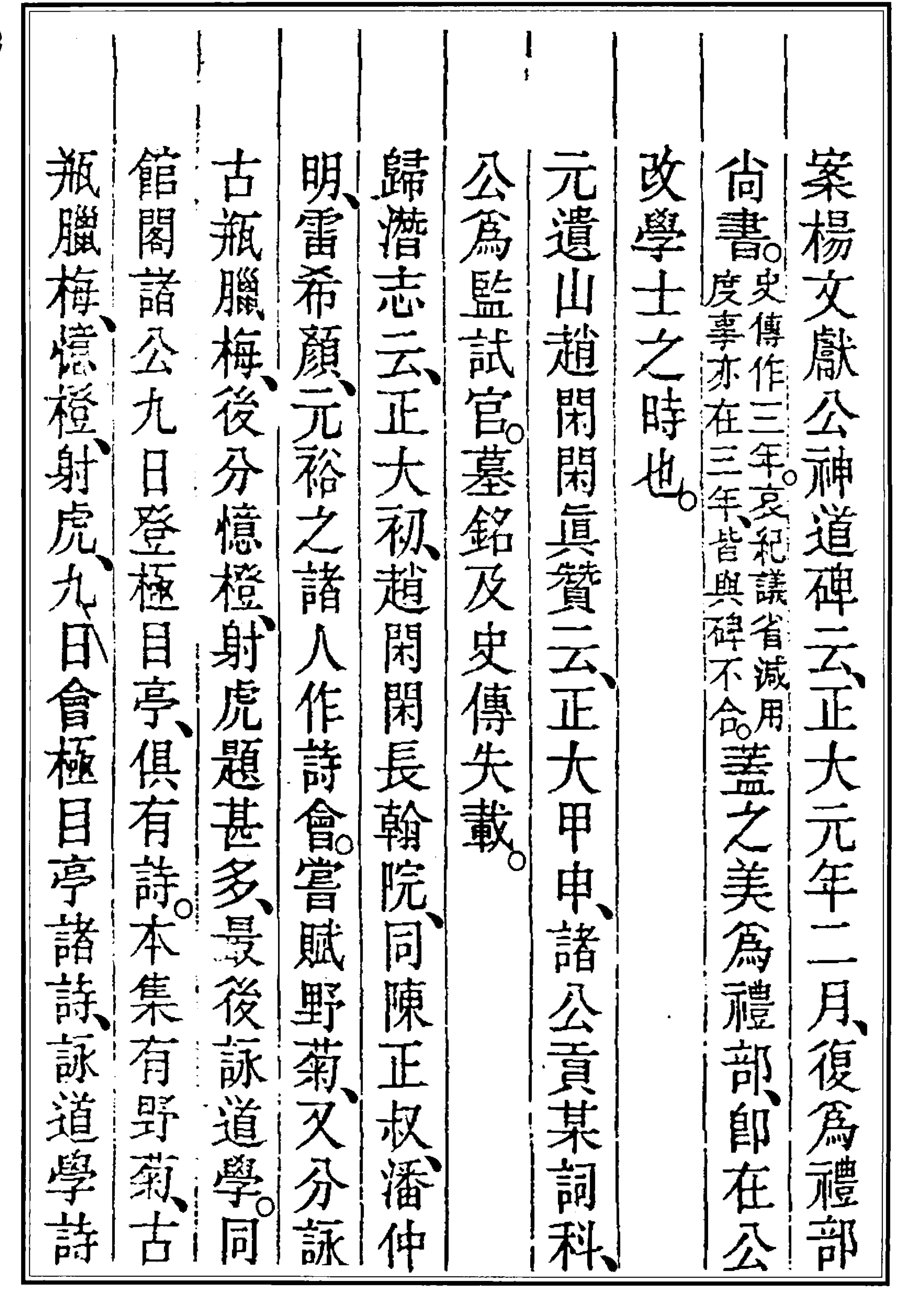
碑云、與定五年復爲禮部尚書。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據此則之美之爲禮部在三月公致仕之時、之美之改學士在四月公起復之時也。六年即元光元年、四月尚未改元。

元光二年癸未、六十五歲。

哀宗正大元年甲申、六十六歲。

哀紀、正月丁巳、詔朝臣議修復河中府、禮部尚書趙秉文、太常卿楊雲翼等言、陜西民力疲敝、未堪力役。遂止。

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史傳。



案楊文獻公神道碑云、正大元年二月、復爲禮部尚書。史傳作三年。哀紀議省減用度事亦在三年、皆與碑不合。蓋之美爲禮部郎在公改學士之時也。

元遺山趙閑閑眞贊云、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爲監試官。墓銘及史傳失載。

歸潛志云、正大初、趙閑閑長翰院、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又分詠古瓶臘梅、後分憶橙、射虎題甚多、最後詠道學。同館閣諸公九日登極目亭、俱有詩。本集有野菊、古瓶臘梅、憶橙、射虎、九日會極目亭諸詩、詠道學詩

亡。

正大二年乙酉，六十七歲。

史傳云，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案，哀紀作龜鏡萬年錄，二公爲之在二年冬。是書亡。

正大三年丙戌，六十八歲。

兼益政院説書官。史傳。

墓銘云，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各一通。史傳云，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以進。案，哀紀，八月辛卯，詔設益政院於内廷，以禮部尚書楊雲

翼等爲益政院說書官，日二人直備顧問。楊文獻神道碑作二年設益政院，蓋誤。歸潜志云，正大初，末帝銳於朝政，議置益政院居宮中，選一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奕、呂待制造數人兼之，文獻碑云，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輪直，每日朝罷，侍上講尚書、貞觀政要數篇，間亦及民間事，頗有補益。楊公又與趙學士秉文共集自古治術，分類號君臣政要，爲一編進之，此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案本集尚書無逸直解引云，蒙因厚恩，無以圖報，謹以注疏撰無逸直解以獻。貞觀政要申鑒引云，聖上

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徧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於戒鑒中重而已。二書蓋公所自著、今皆亡。

公使夏報聘、已而輟不行。墓銘。

墓銘云、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歸潛志云、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爲北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册之。既行、館閣諸公以爲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清貧也。至

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遣追回。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至授以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知爲何事。啟之、乃楊公詩一首也。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爲笑談。李用章俊民亦有和楊之美韻。案金史夏國傳、元光二年、元兵攻夏、夏主遵頊傳國於其子德旺、非爲元兵所廢也。庶齋老學叢談謂、公使西夏、中途聞夏主卒而回。案正大三年、元兵攻夏、夏主德旺驚悸而卒、立其弟晛。本集希夷先生祠堂記云、正

大三年、予以使事道華。據此、則公之使夏在正大三年也。遺山楊文獻神道碑言、正大三年十一月、夏人和議成、議互市諸事、凡數往返不能決。公之使夏或以此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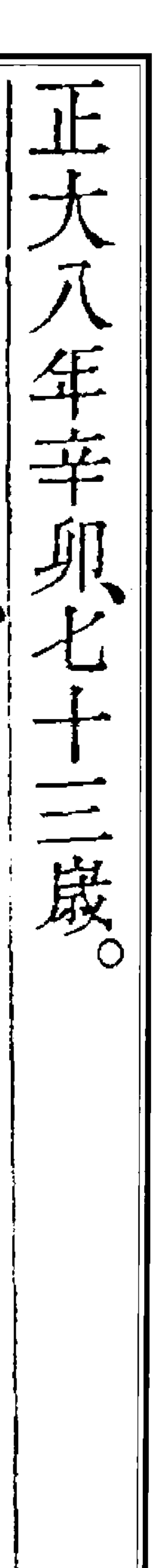
正大四年丁亥、六十九歲。

正大五年戊子、七十歲。

案本集、是年春命作醮平凉、遇延安滋戒師、集句贈詩。墓銘及史傳漏載。

正大六年己丑、七十一歲。

正大七年庚寅、七十二歲。



正大八年辛卯七十三歲。

天興元年壬辰七十四歲。

哀紀、元兵圍汴、三月、遣使諭降、書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金遣曹王額爾克出質。四月、汴京解嚴。史傳云、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爲赦文、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情詞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案金史持嘉喀齊喀傳云、喀齊喀以大兵退、議入賀、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

不入賀，何也。速召翰院官作表。好問以白諸相，權參政內族色埒曰，城下之盟，諸侯所耻，況以罷攻爲可賀歟。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爲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會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

史傳云，三月草開興改元詔，閭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案哀紀，是年正月庚子改元開興，四月甲子改元天興。傳云三

月、當是正月之譌。本集赦文暨改元詔文皆失載。

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

墓銘

墓銘云、公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卒。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閶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案、歸潛志謂卒於夏四月十二日、年七十三、誤。知不足齋藏有公手書和擬韋蘇州詩一卷、後

遺山跋語云、五月十二日下世。遺山集有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詩。又題閑閑書赤壁賦云、辛亥夏月、以事來太原、田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本集題米元章修靜語録引後有跋語云、閑閑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十二日病殁。今案此跋不知何人作、當出金元時人、其言卒在五月十二日、與墓銘同。公題修靜語録引在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九日、而預知死期在

辛卯後、亦一奇也。

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墓銘。

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墓銘。

案歸潛志云、夫人卒、不再娶、蓋郭氏卒後不再娶也。

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椽。女三人、長劉出、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衞州行六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墓銘。

本集遂初園記云、一男三女。

缺页

符遺山所云前後三十卷之數。楊之美滏水文集引云，公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案公自訂其集在元光二年，屏山亦爲作序，而是集多載正大以後諸作，則亦非公所手訂之本也。紀文達謂原本三十卷，以不乖儒理者爲内集二十卷，以主張釋老者爲外集十卷，亦臆言之，無確據也。老子解、墓銘失載，揚子發微本集作法言微旨，文中子類說本集作中說類解。外此又有貞觀政要申鑒、尚書無逸直解二書，今皆亡。劉京叔書證類本草後云，居大梁，得閑閑趙公家素問善本，其上有公

標注、蓋公亦嘗注素問也。

閑閑老人年譜上終

校記

①海王：當作「海陵王」，即完顏亮。

②舉道齋：當作「學道齋」，見《滏水集》卷一三。下二頁同。

③省椽：當作「省掾」，見《歸潛志》卷一〇。

④權貨：當作「榷貨」，見《金史》卷一五《高汝礪傳》。

閑閑老人年譜下

王樹枏編訂

閑閑公掘起①金源、德業文章、宗主一代、前人言之詳矣。今録諸家論定之語、略爲類别、庶可考見公之梗概、而因以知其短長工拙之所在云。

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豫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争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禄。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於太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吴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

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從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墓銘。

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

人亥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絶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閲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墓銘。

公性疏曠，無機鑿，治民鎮静，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娱。夫人卒，不再娶。斷葷肉，麤衣糲

食，不衈也。酷好學，至老不衰。後兩目頗昏，猶孜孜執卷鈔錄。上至六經解，外至浮屠、莊老、醫學、丹訣，無不究心。歸潛志。

學以儒爲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爲主，不根乎理，非文也。自魏晉以下，爲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於異端，不本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爲斯文主盟，近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校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周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至，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

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聾瞽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蘇黄之景歐者出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

楊之美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引。

興定閏、趙閑閑爲翰長、余先子爲御史、李欽止、欽叔、劉光甫俱在朝、每相見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頗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性。楊禮部之美爲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爲二家所作文、并其

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於世。余嘗與王從之言、公既欲爲純儒、又不捨二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丈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耳。又深戒殺生、中年斷葷腥、嘗謂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與人何異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復開目曰、我見數人擔肉數擔過去、蓋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嘗曰吾前生是一僧、又曰吾前生是趙抃閲道、蓋閲道亦奉佛也。公以余家父子不學佛、譏小不可、且

屢誘余，余亦不能從也。嘗謂余曰：學佛老與不學佛老，不害其爲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其爲小人。賀知章好道教，不害爲君子。元微②之好道教，不害爲小人。亦不專以學二家者爲非也。余因悟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論。已而余亦歸淮陽，公又與余書曰：慎不可輕毁佛老二教，墮大地獄，則無及矣。聞此必大笑，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之作手耳。余答書曰：若二教豈可輕毁之？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横取謗議哉？自非有韓歐之智，豈可漫浪爲哉？君子者但知反身，則以誠處事，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然公終於余有所恨。

石抹嵩企隆亦從公游、學佛、公甚愛之、嘗於慧林院謁長老、公親教企隆持香爐三桌脚作禮。因語梁戶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子弟耶。士林傳以爲笑。歸潛志。

閑閑公速睡法云、當睡之時、帖枕擁衾、置身安穩、然後平心定慮、存眞氣如黃金細縷、發兩踵、自後而上過腰合而爲一、衝脊上頂、至前髮際、卻散而爲二、繞黃庭聽會、橫行相交於人中、環口、貫下齦、復合爲一、下咽喉、徑入太倉、留之不動。勃然出氣四道、當如火熱、靑者入肝、紅者入心、白者入肺、黑者入腎。四氣俱滿、然後眞氣下臍、入少府陰交、復散而爲二、下膝下臁下趺前、裹中指

尖順行、度湧泉、復至踵、謂之一帀。存想至五七帀、已溟涬然入睡鄉矣。大段無睡之人、行之不過十數帀、亦自得睡。或用銅人脈絡法、兼達兩手指更佳。此法乃金丹下手處也。敬齋古今黈。

案閑閑之學與東坡最相似、其究心佛老二家、乃文人之餘事、不足爲公病也。觀其晚年自訂文集及削剔屏山傷教之辭、則公之棄取可知。楊文獻爲金源儒者巨擘、而推尊其學爲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遺山亦謂公爲金源儒學之宗、且斤斤以後世不知推崇其學爲恨。論公者當即楊元二先生之言求之、

京叔自以不爲佛學譏公、而史家遂據其說、謂公晚年頗以禪語自污、人以爲恨、其亦不察之甚矣。

右學術

國初文士如宇文大學、蔡丞相、吳深州之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朝文派論之。故斷自蔡正甫爲正傳之宗。黨竹溪次之、禮部閑閑公又次之。自蕭戶部眞卿倡此論、天下迄今無異議云。中州集。

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黨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徐世隆遺山先生文集序。

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眞淳古淡、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及也。墓銘

百年以來、詩人多學坡谷、能擬章蘇州王右丞者、唯公一人。唯眞識者乃能賞之耳。元遺山跋閑閑自書和擬韋蘇州詩。

歐陽永叔教子棐書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

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蘇子瞻上哲宗書曰、古之聖人將以有爲、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近世趙吏部周臣作平定湧雲樓記、全用歐蘇語意。又云、東坡水調歌頭山谷效之、近世閑閑老人亦云、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時眞笑、拍羣仙手、幾度夢中身。敬齋古今黈。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絕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徑、其字畫亦無媿也。元遺山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閑閑公樂善堂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斂衽生敬。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唱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元遺山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後。

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歸潛志。

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於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後進作詩者爭以唐

人為法也。歸潛志。

趙閑閑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曰、文字最硬何傷。王翰林從之則曰、文字無輭者、惟其是也。余嘗以質諸先人、先人以趙論為是。歸潛志。

興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顏諸公游、多論為文作詩。趙于詩最細、貴含蓄工夫、于文頗麤、止論氣象大概。李于文甚細、說關鍵賓主抑揚、于詩頗麤、止論詞氣才巧。故余于趙則取其作詩法、于李則取其為文法。歸潛志。

趙閑閑於前輩諸文則推黨世傑、蔡正甫、詩則最稱趙

文孺、尹無忌。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爲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物議也。李屏山於前輩中止推子端、嘗曰、東坡變而山谷、山谷變而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假借子端、蓋與王爭名、而李推黃華、蓋將以軋趙也。歸潛志。

趙閑閑嘗言、律詩最難工、須要工巧周圓。吾聞竹溪黨公論、以爲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一字不經鑪鍾、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香祖筆記云、此五代人劉昭禹語、黨述之耳。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極難、一篇中須要一聯好句爲主、後但以意收拾之、

足爲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幾何。又曰、小詩貴風騷、今人往往止作硬語、非也。歸潛志。

李屏山雅喜獎拔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於人、然頗輕許可。趙閑閑嘗云、被之純壞卻後進、只獎譽教爲狂。後雷希顏亦頗接引士流、趙云、希顏又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嚮之。至於趙所成立者甚少、唯主貢舉時得李欽叔、後嘗以文章薦麻知幾入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歸潛志。

李屏山教後進學爲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轉一路、勿隨人脚跟、故多喜奇怪。趙閑閑教後進爲詩文、則曰、文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爲。李嘗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趙亦與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向去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嘗序其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純、天英作眞文字、亦陰譏云。歸潛志

趙閑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其次、又其次散文也。嘗

語余曰、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二三人、至吟詩者絕少、字畫亦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王從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字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獻也。歸潛志

劉祁歸潛志論秉文於詩最細、於文頗疏、李之純於文最細、於詩頗疏。蓋責備賢者之論、要其才高學博、亦一世之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當日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如蔡松年、趙秉文之屬、蓋皆蘇氏之支流餘裔。石洲詩話。

合觀金源一代之詩、劉無黨之秀拔、李長源之俊爽、皆

與遺山相近。而由遺山之心推之，則所奉爲一代文宗如歐陽六一者，趙閑閑也。所奉爲一代詩宗如杜陵野老者，辛敬之也。至於遺山所自處，則似乎在東坡，而東坡又若不足盡之，蓋所謂乾坤清氣，隱隱自負，居然有集大成之想。石洲詩話。

案，公之詩當爲金源冠冕，散文則非其所長，劉京叔之論當矣。公自言，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二三人，至吟詩者絶少，則公之自負可知。遺山謂公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蓋微詞也。覃溪謂遺山所奉爲文宗爲趙閑閑，詩宗爲辛敬之，殊

未達遺山之意。

右詩文

字畫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墓銘。

公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歸潛志。

公嘗教余學書、先法張旭石柱記、每曰、汝輩幸有天資、正不許學古人一點一畫寫也。歸潛志。

趙閑閑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爲苦、嘗於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爲人書扇面失體、

請諸人知。既致仕、於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嘗不鈔書。相識輩强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顔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後出古人墨蹟使觀之、又出佳研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興、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歎、凡一點一畫、必曰、此顔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顔堂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在禮部、適公爲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爲從之天下士書、歸雷在側、笑其不工也。閻坐

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滅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此一反。雷希顏而趣售之、其鑒裁如此、然其書不滅李屏山、此一反。後數日公壻張履求書③、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爲張倩書、雷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乃止。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於交友輩、持素紈扇數十詣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叫呼公、公聞而遽召爲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有曰黃花入麥

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風來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獲麥。又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公將往、先謂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兒。文舉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眞兒行也。公笑、又爲書之。歸潛志。

公既致仕、苦人求書、大書榜於門。有一僧將求公作化疏、以釘釘其手於公門。公聞、遽出禮之、爲作疏、且爲書也。歸潛志。

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元遺山跋松庵馮丈書。

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



元遺山跋金國名公書。

此卷爲暮年書，故能備鍾、張諸體，於屋漏雨錐畫沙之外，别有一種風氣，令人愛而不厭也。元遺山跋閑閑公自書和擬韋蘇州詩。

趙秉文畫梅花竹石，筆力雄健，命意高古。圖繪寶鑑。

案：公以書名當代，今所見者惟齊州刺史李濱碑、葉令劉從益惠政碑、鄧州宣聖廟碑、蓋公和尚行狀銘、乞伏村重修唐帝廟記、草書陰符經而已。

右字畫

閑閑品學爲當代山斗，一時羣才翕翕如鳥歸鳳，爭以得一言、識一面爲榮幸。而公之遺言軼行，亦往往

雜見於交遊朋好之中。今自本集及傳記別集採錄、凡與公往來有可據者、編附於後。其有與公同時而諸書不記其與公交遊之實蹟、則概從闕如之例、以俟後之博學君子詳考焉。

大定十八年、洪洞喬扆卒。中州集、扆字君章、初名逢辰、天德三年進士。棻蓮峰眞逸詩刻二首、有大定戊申正月古唐申天祿跋云、正隆之亂、丞蒲邑、保全一城、闔陝至今稱之。先生仙去十年於兹、其子德容以戶曹來光遺迹、公餘搜訪、得數絶句、命刻之石。王昶云、海陵記正隆六年備法駕入於南京。九月、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

伐宋。命河中尹徒單合嘉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平陽尹張中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十月、宋人攻秦州臘家城、德順州、克之。中跋所謂蒲邑保全者、即此時事也。中跋作於大定戊申、云仙去十年、則喬扆之卒在大定戊戌、距正隆之亂又十六年矣。

大定二十一年、華陰楊邦基卒。金史、邦基字德茂、天眷二年登進士第、累官祕書監、出爲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善爲文、尤以畫山水人物名世。本集題祕書監所畫圖甚夥。金詩記事、中州集以邦基爲大定中進士、而史復云天眷二年登第、相去幾四十年、不應懸絕乃爾。且名

氏相同,皆曾官祕書監、官禮部,又皆善畫,定非二人。史敘其歷官始末甚詳,恐中州集所稱官禮部尚書、郎史所稱主事之誤,大約當以史爲斷也。且燕山降金事在宋宣和七年,即金之天會三年也。是時邦基已十餘歲,若至大定中始舉進士,則年六十,亦未必晚達如此。

大定二十九年,良卿崔憲卒,年五十二,長公二十一歲。本集崔公墓銘云:憲字子貞,第進士乙科,官終孝義縣丞。

明昌六年,泰州伯特梅和尚戰死。金史:梅和尚累官崇義軍節度使。明昌六年,有事北邊,左丞相瓜爾佳清臣

行省於臨潢檄爲副統。會敵入，孤軍被圍，中流矢死。本集有梅和尙挽詞二首。

泰和三年，汴梁王磵卒。本集遺安先生言行碣云，磵字逸賓，明昌末以薦賜同進士，授鹿邑主簿。年幾七十，以老乞致仕。又言，秉文參河南轉運幕，時過相見之。自是之後，虛往實歸。蓋公之初識逸賓在明昌時也。

泰和五年，高平李仲略卒。史傳，仲略字簡之，大定十九年登詞賦進士第，官至山東西路按察使。卒，謚襄獻。本集有送李按察詩。

泰和七年，東阿張萬公卒，年七十四，長公二十五歲。元

遺山撰張文貞公神道碑云、萬公字良輔、正隆二年進士、官至平章政事、封壽國公、謚文貞。

布薩揆卒。布薩揆本名臨喜、上京人。少以世胄選爲近侍奉御、官至平章政事、左副元帥、封濟國公、謚武肅。泰和六年伐宋、公從征、凡謝表皆出自公手。見本集。

泰和八年、汝洲宗端修卒、年五十九、長公九歲。本集姬平叔墓表云、端修字平叔、一字伯正、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避衛紹王諱改氏曰姬、終盤安軍節度副使。案、金史中州集俱云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誤。本集舉道齋④記云、余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

第。是平叔與公蓋同年也。中州集云、平叔墓碑及傳、閑閑公爲作、稱其剛棱疾惡、有鐵面陳了翁之風。今傳亡、有墓表、祭文、舉道齋記三篇。

大安二年、奉符黨懷英卒、年七十八、長公二十六歲。金史、懷英字世傑、號竹溪、篆籀爲金朝第一。大定十年擢進士甲科、官終翰林學士承旨。案、本集翰林學士承旨文獻黨公碑作大安二年卒、金史中州集作三年、今從碑。本集又有黨竹溪文集引、題竹溪篆、題竹溪黃山書。

貞祐二年、高平王晦遇害、年六十、長公四歲。金史、晦字子明、明昌二年進士、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順

州受兵被執見殺。案宣紀、王晦之死在十月丁酉、本傳作九月、誤。續夷堅志云、子明初任長葛簿、一日行水邊、忽見回風逐馬、或前或後、數里不去。子明疑其有異、緩轡從之、回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召旁近居民雜職卒入水索之、得一屍、是近日被害者。檢視衣著、於所佩小革囊中得買布單目及木印一。子明默藏之、不以語人。既入縣、即召布行齋布來、官欲買之、積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視、果有布是木印所記者、因甲乙推之、盜尋獲。一縣稱爲神明。自注云、事見閑閑公所撰墓志。今案本集墓志亡、附識於此。

貞祐三年、益都李英戰死。金史、英字子賢、明昌五年進士、累官御史中丞。貞祐三年、收義軍督糧運救中都、遇元兵敗沒、謚剛貞。本集有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完顏承暉仰藥死。金史、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其先出自景祖之裔、累官尚書右丞、兼都元帥。貞祐三年五月、元兵破中都、死之、贈廣平郡王、謚忠肅。本集有廣平郡王完顏公碑。

日照張行簡卒、年六十。案金史及碑不載享年之數、碑云年二十四登第、計己亥至乙亥卒年、蓋六十也。長公三歲。金史、行簡字敬甫、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正。本集有張文正公碑。

貞祐四年、平陰王仲元卒。楊奐然撰錦峰王先生墓表云、仲元字清卿、由阿干縣召爲應奉翰林文字、終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嘗雪中同周臣內翰賦詩。

興定二年、河津李革歸潛志作草。殉難。史傳、革字君美、大定二十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興定元年、知平陽府事、代胥鼎爲河東行省。二年十月、元兵圍平陽、城陷自殺。

興定三年、蔚州田琢卒。金史、琢字器之、明昌五年進士、官終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張林之變、逐器之、道發疽死。本集有從軍行送田器之。

洪洞喬宇卒。中州集、宇字德容、君章之子、八歲能鼓琴。

大定十六年登科、官至益都按察轉運使、與田器之同沒於兵。本集喬君章蓮峰小隱圖云、向來燕趙間、逆旅拜眞逸。兒時弄琴者、天涯老相識。俛仰四十年、父子埋雙璧。據此、則公識其父子蓋在登第之先。

元光元年、大興呂子羽自盡。中州集、子羽字唐卿、大定末進士、仕至陳州防禦使。元光末爲酷吏所誣繫獄、自縊死。宣紀、子羽坐乏軍興自盡、在元光元年。本集有做玉川子沙麓雲鴎硯屛爲呂唐卿賦一首。

元光二年、完顏伯嘉卒。史傳、伯嘉字輔之、北京路額爾袞必喇明安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御史中丞、權參知政

事，行尚書省於河中，卒官。本集有長白山行。

正大元年，襄陰李純甫卒，年四十七，少公十九歲。案，金史云屏山正大末卒，蓋沿歸潛志之誤。劉京叔自言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後月餘以疾不起，雲卿之卒在正大二年。本集和劉雲卿詩云，屏山没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是此時屏山已卒矣。公自訂滏水集在元光二年冬，見楊之美所作引，而屏山亦爲公集作序，據此則元光末年屏山尚未卒，其卒當在正大元年也。正大末當爲正大初之誤。京叔云屏山没，公表其墓。今本集屏山墓表亡。金史，純甫字之純，號屏山，承安二

年進士、官至尚書右司都事、終京兆府判官。歸潛志云、屏山視趙閑閑爲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友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於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慍、亦無如之何也。屏山父名采。

袁從義卒、年六十六、與公同歲。元遺山撰袁君墓表云、從義字用之、世爲虞鄉著姓。年十九入道、居王官谷藏雲道院、因以藏雲自號。閑閑趙公、屏山李公每見必厚相慰藉、互以詩什爲贈。甲申朔方兵起、先生義不受辱、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墓表又云、予官京師、閑閑公以

墓表爲言、并以挽詩見示。今本集無用之挽詩。
正大二年、渾源劉從益卒、年四十四、少公二十三歲。金史、從益字雲卿、大安元年進士、官終應奉翰林文字。案、雲卿之卒、諸書不詳年月。歸潛志云、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集余家、時春旱有雨、諸公喜雨共賦、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爲韻。趙閑閑得發字、先君得好字。詩有云、東風又吹簷滴乾、主人不慳天自慳。後月餘、先君以疾不起。趙以天慳爲讖。云案、哀紀、二年四月京畿旱、公等賦詩當在是年春末、月餘而卒、則值五月初。故劉君遺愛碑謂民聞之、以端午罷酒樂而哭也。

歸潛志云、余先子自初登第識公、公喜其政事。旣南渡、喜其有直名。後由公薦入翰林、相得甚歡、嘗謂同僚曰、吾將老而得此公入官、當代吾。又曰、某官業當爲本朝第一。未幾先子歿、公哭甚哀。又爲文以祭、爲詩以挽。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爲一軸、余請表諸墓。至於新修葉縣學記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筆也。今案本集、墓表亡。渾源州志、劉撝至其曾孫登進士者、若汲、若仲澤、若侃、若儼、若從益、若從禹、共八人、嘗求書八桂堂於趙閑閑。閑閑曰君家豈止八桂。爲書叢桂扃歸之。本集劉君遺愛碑亦云、襲八桂之芳馨。而歸潛志載其赴試開封送詩

云芳聯七桂汝身之七當爲八字之誤。

正大四年高平申萬全卒。中州集萬全字百勝貞祐二年乙科。正大中召爲史館編修從行省慶山即丙族慶善努。南征至淮溺死。歸潛志云趙閑閑爲文以祭哀甚。今本集祭文失載。

正大五年樂平楊雲翼卒年五十九少公十一歲。金史雲翼字之美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官終翰林學士謚文獻。歸潛志云趙周臣爲學士楊之美爲禮部尚書二公相得甚歡。蓋楊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雅重之而楊事趙亦謹。

元遺山云、之美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

正大六年、稷山陳規卒、年五十九、少公十二歲。段成已撰陳規墓表云、規字正叔、明昌五年擢進士第、累官右司諫。以直道不容於朝、出爲中京副留守、兼倅河南府事、未到官卒。閑閑公嘗謂人曰、正叔與人語恂恂如、不能出諸口。及論事人主前、辨別條理、纖悉無不盡、可謂仁者之勇、君子之剛。南渡後儒風日入頽靡、狂生怪士競以口舌取重一時。以閑閑公之宿德、猶被侵侮、至言及公、不敢有異議、而以鉅人魁士目之。歸潛志云、晚喜爲詩、與閑閑諸公唱酬、在正大初詩會之中。

正大七年、河間許古卒、年七十四、長公二一歲。金史、古字道眞、明昌五年詞賦進士。中州集云承安中進士。宣宗朝以直諫稱。哀宗即位、授左司諫。未幾乞身、還伊陽。本集有許司諫古致仕制。

正大八年、張行信卒、年六十九、少公四歲。金史、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尚書右丞。本集有張右丞碑。

渾源雷淵卒、年四十八、據歸潛志及中州集冀禹錫傳。遺山撰希顏墓銘作四十八誤。少公二一十五歲。金史、淵字希顏、別字季默、崇慶二年中進士乙科、官終翰林修撰。事詳元遺山撰希顏墓銘。歸潛志云、希

顏初善李屏山、後善馮叔獻、高獻臣、最後善趙公周臣及陳公正叔、金季豪傑士也。

天興元年、曹州商衡被執自殺、年四十六、少公二十八歲。金史、衡字平叔、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累至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元遺山曹南商氏千秋錄云、閑閑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所推重如此。案金史及商氏千秋錄俱云年四十六、而遺山所撰墓銘則云年四十七。墓銘及千秋錄第進士之年二十五歲、由癸酉推至壬辰年止四十四、與卒年不符、必有一誤。⑤

完顏鑄卒、年六十一、少公十三歲。金史、鑄本名壽孫、世

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正大初封密國公，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頌吟詠爲事，時時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父永功薨後，稍得出遊，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等交善。案金史，永功興定五年薨，與公往來當在正大之初。歸潛志云，其詩藁趙閑閑序之，行世。今集中失載。

通許趙端卿卒，年五十四，少公二十歲。遺山撰奉直趙君墓碣銘云，端卿字正之，興定五年進士乙科，釋褐徵仕郎，守解州安邑丞。即閉户讀書，無復仕進意。正大初修宣宗實録，楊禮部之美、趙内翰周臣連章奏君爲編

修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壬辰避亂京居，卒。平晉李汾遇害。金史汾字長源，舉進士不中，薦爲史館書寫，不自聊。時趙秉文爲學士，雷希顏、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不少下之。諸人積不平，尋罷去，客唐鄧間，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欲除之。汾遁泌陽，仙追獲之，鎖養馬坏，絕粒死。案哀紀，武仙殺李汾在六月丁丑。長源感寓述史雜詩自敘云，正大庚寅，予行年三十有九，獻賦明廷，爲有司所病，從事史館，鬱鬱不得志。據此則爲書寫在正大七年。金史係之元光間，殊誤。庚寅年三十七，則

壬辰年四十一、少公三十三歲。歸潛志云、金亡、長源勸仙歸宋、未幾爲麾下所殺、年未四十。所紀皆失實。

冀州麻九疇卒、（歸潛志作易州。）年五十九、（歸潛志作年五十。）少公十五歲。金史、九疇（歸潛志云、初名文純。）字知幾、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廷試以誤被黜、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特賜盧亞榜進士第、授應奉翰林文字。謝病去、案哀紀、盧亞第進士在正大四年、公送詩及序卽此時也。中州集作正大三年、誤。其答書則在興定末廷試被黜之時。中州集云、知幾嘗爲張伯玉賦透光鏡、欽叔傳之京師、趙

禮部大加賞異，貼壁間，坐臥讀之，嘗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也。

河中李獻能遇害，年四十一。據中州集冀禹錫傳、金史、歸潛志俱作年四十三，誤。少公三十三歲。金史：獻能字欽叔，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續夷堅志云二十三省元、明年。中州集作二十一，誤。官至翰林修撰，正大末，權陝州行省左右司郎中，值趙三軍變，遇害。歸潛志云：欽叔苦學博覽，尤長四六，作詩有志風雅，刻意樂章。趙閑閑、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今世翰院材。故諸公薦之，不令出館。欽叔有上清宮梅同座主閑閑公賦詩。

天興二年，吉州馮延登遭變不屈，投井死，年五十八。少

公十七歲。遺山撰内翰馮公神道碑銘云、延登字子駿、承安二年詞賦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令甯邊時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秋霖害稼、發粟賑貧、躬自區處、閑閑公慨然以良民吏許之。

夏津宋九嘉卒。中州集云、九嘉字飛卿、崇慶二年黃裳榜進士、累官應奉翰林文字、歿於癸巳之禍。歸潛志云、年未五十。

龍山冀禹錫投水死、年四十二、歸潛志云年四十三、誤。少公三十三歲。中州集云、禹錫字京父、崇慶二年進士、累官左右司都事、兼應奉翰林文字。死蒲察官奴之變。歸潛志云、與宰相李蹊同見殺。歸

潛志云、初為洮邱簿、與令不相能、坐廢。朝士屢薦之、為當塗所阻、居閒日與諸公宴遊、蒙昭雪。

烏克遜仲端自盡。金史、烏克遜仲端（原作烏古遜仲端。）本名布希、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元兵圍汴、食盡、自縊死。歸潛志云、興定五年十二月、子正北使歸、備談所見、屬趙閑閑記之。趙以屬屏山、屏山屬予、予為錄其事、趙書以石、迄今傳世間也。

東阿侯摯遇害。金史、摯字莘卿、初名師尹、避諱改。明昌二年進士、累官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都路尚書省

事。致仕居汴、崔立以汴城降、爲元兵所殺。本集有雙溪記、尚書右丞侯公雲溪圖。

蒙古太宗十二年、中山馮璧卒、年七十九、少公三歲。遺山撰内翰馮公神道碑云、璧字叔獻、别字天粹、承安二年中經義進士乙科。累官至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致仕歸嵩山結茅、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字畫楚楚有晉魏間風氣、雅爲禮部趙閑閑所激賞。壬辰、河南破、北歸、終於家。

蒙古乃馬眞二年、稾城王若虚卒、年七十、少公十五歲。金史若虚字從之、號慵夫、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官終翰

林直學士。
蒙古海迷失三年、渾源劉祁卒、年四十八、少公四十四
歲。王惲撰渾源劉氏世德碑云、祁字京叔、從益之子。弱
冠舉進士、不第、閉戶讀書。間出古賦雜說數篇、李屏山、
趙閑閑諸公見之曰、異才也。交口譽之。金亡、還鄉、築室
榜曰歸潛。戊戌詔試儒人、京叔就試、魁西京、選充山西
東路考試官。征南行臺拈合玨聞其名邀至、待以賓友、
凡七年而歿。案、京叔舉進士不第、在興定五年、是時始
見公、後遂從公遊。故歸潛志云、興定末、因試南京、初識
公。已而先子罷御史、歸淮陽、余獨留、日從公遊、論詩講

道、爲益甚多也。

蒙古憲宗五年、奉天楊奐卒、年七十、少公二十七歲。遺山撰楊君神道碑云、奐字煥然、困學齋雜録作字煥卿、又名知章、自號紫陽先生。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庚寅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禮部閑閑趙公、内翰馮公等折行輩與相問遺。金亡、戊戌元開舉選、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官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致仕。

蒙古憲宗七年、秀容元好問卒、年六十八、少公三十一歲。郝經撰遺山先生墓銘云、好問字裕之、興定五年登進士第、官至左司都事。僞職非先生意、不録。金亡不仕、八稱遺山先

生。郝陵川撰遺山墓銘云、裕之從郝晉卿學、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楊之美題裕之繫舟山圖所謂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殆如平生歡、卽此時也。遺山趙閑閑眞贊云、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爲可教、爲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獎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

貢詞科、公爲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顧坐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於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甯欲爲利祿計、欲使之亟進、得以升斗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而迄無所成、用是爲媿負耳。案王鶚序遺山集云、正大中、詔翰院官各舉所知、時

閑閑方握文柄、於人才愼許可、首以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蓋公之舉裕之、皆正大以後事也。蓋遺山一生受知遇最深者、惟閑閑公一人、而深所服膺者、亦惟閑閑公一人。劉京叔謂閑閑詩多法李杜諸公、元裕之輩鼎出、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爲法。其實趙公之詩無所不學、而尤與蘇爲近。遺山之詩出於蘇黃、而尤與黃爲近也。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交城張德輝卒、年八十、少公三十六歲。元史德輝字耀卿、少力學、數舉於鄉。金貞祐間試掾御史臺、趙秉文、楊慥咸器其材。北渡後官至東平宣慰使、表乞致仕。至元五年、復起爲御史、旋致仕歸汲縣。

王惲撰有行狀。⑥輝卿與元裕之、李仁卿遊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

至元十六年、欒城李治卒、年八十八、少公三十三歲。元史、治字仁卿、登金末進士第、辟知鈞州事。壬辰北渡、居忻崞間。晚家元氏、封龍山。至元二年、以學士召、就職朞月、以老病辭去。顧嗣立元詩選云、趙閑閑、楊文獻以道德文章爲一代宗師、仁卿與元遺山皆二公門下客、自南都時才名已相埒、世謂之元李。

右行輩中生卒年齒可考者

完顏守貞本名蘇頁、貞元二年襲祖古新穆昆、官至平

章政事。出外、累知濟南府事、卒、謚曰肅。見金史。
任詢字君謨、號南麓、易州軍市人、正隆二年進士、官至
北京鹽使、年七十卒。書法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本
集有題南麓書後。
張暐字明仲、莒州日照人、行簡之父。正隆五年進士、累
官御史大夫、出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詳金史。本集有
張清獻公慶八十壽詩。
尹妒字無忌、閑閑少初識之、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
黄、何如。無忌曰、學蘇黄則卑猥也。其詩一以李杜爲法、
五言尤工、閑閑嘗稱其游同樂園詩。見歸潛志。

梁襄，字公贊，正平人，大定三年進士登第，仕至保大軍節度使。見金史本集有梁公墓銘。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爲左司郎中，以故降上京留守判官。閑閑公嘗集黨承旨、趙黃山、路司諫、劉之昂、尹無忌、周德卿、王逸賓七人詩，刻木以傳，目爲明昌詞人雅製。事具中州集。

趙渢，字文孺，號黃山，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終禮部郎中。閑閑公云：黃山正書體兼顔、蘇，行草備諸家體，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黨懷英小篆，李楊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黨趙。事具金史、

中州集。本集有題黃山書後。

史公奕字季宏、大名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翰林直學士、致仕、年七十三卒。本集史少中碑云、始余聞季宏父名於相知間、行高而學博、能文翰、善談論。及來京師始識之、溫厚謙沖、殆過所聞。其問學愈叩而愈無窮、與人交愈久而愈不厭。自趙黃山、王黃華諸公皆屈已尊禮之。

張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戶部尚書、卒年五十五。見金史。公有和林卿錦波亭詩。

酈權字元輿、號坡軒居士、安陽人。明昌初徵爲著作郎、

未及卒⑦。見中州集。案潛溪集、元興又號漳水野人、武甯軍節度使酈瓊之子。本集遺安先生言行碣云、秉文參河南轉運幕、過相、謁披軒居士酈元輿、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既見、曰、酈公知人矣。蓋公之識元輿在明昌元年。

李遹字平甫、欒城人、明昌二年進士。官東平府治中致仕、居陽翟、自號寄庵先生。卒年六十七。工畫山水龍虎、詩律切精嚴、雅爲公所激賞。詳遺山撰寄庵先生墓銘。

龐鑄字才卿、自號默翁、遼東人、明昌五年進士。南渡後官戶部侍郎、終京兆路轉運使事。具中州集、歸潛志。畫

史會要云、龐鑄善山水禽魚。本集有題才卿所畫諸圖。
崔禧字伯善、衛州人、承安二年進士。南渡爲翰林待制、
與閑閑屏山同在院、後出刺永州、卒。見歸潛志。
劉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官至翰林修撰。
遭亂北遷、爲兵士所殺。光甫通百家書、從趙閑閑李屏
山諸公遊、甚爲所重、談論亹亹不倦、援筆爲文、奇士也。
詳中州集歸潛志。
李澥字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峰居士。工
詩及字畫、與趙閑閑諸公遊、連蹇科場、竟不第。至六十
餘病終。見歸潛志。

齊希謙、趙閑閑友也。嘗題公南城訪道圖、人頗傳之。見全金詩。

史肅字舜元、京兆人、舉進士、官至御史、終同知汾州事。見中州集。本集有和舜元雜詩。

王特起字正之、代州崞縣人。長於詞賦、年四十餘登泰和三年進士甲科、調真定府錄事參軍、改令沁源。後爲司竹監官、卒。嘗賦華山云、三峰盤地軸、一水落天紳。造化無遺巧、丹青縱失真。閑閑公屢哦此詩以爲妙。嘗在南京龍德宮與李屏山、趙閑閑聯句、正之云、棘猴未窮巧、穴蟻已失王。人多稱之。詳中州集、歸潛志。

趙元字宜之、號愚軒居士、定襄人。經童出身、舉進士不中、以年調鞏西簿。泰和以後、有詩名河東。南渡以後、往來洛西山中。閑閑公、雷御史、王子文、許至忠、崔懷祖皆愛之、所至必虛左以待。詳中州集、歸潛志。

路鐸字宣叔、冀州人。累官翰林待制、兼知登聞鼓院。貞祐初、爲孟州防禦使、城陷、投沁水死。詳金史。

移剌買奴字温甫、契丹世襲猛安。讀史書、慷慨有氣義、喜交士大夫、官終虎賁都尉、自號拙軒。趙閑閑爲賦之。見歸潛志。

張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南渡、累官

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閑閑遊、閑閑本注太元子忠嘗言親授於闕中隱士薛子明、因相與講辨甚久。北渡還鄉、道病死。見歸潛志。

潘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官終翰林修撰。見歸潛志。在正大初詩會之中。

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官右司郎中、後叛降宋。事詳金史。

李獻卿字欽止、河中人、欽叔從兄。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從兄欽若獻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見歸潛志。元遺山送欽叔內翰詩有云、君窮復何辭、不

見閑閑公文章二百年、不救四壁空。蓋言其清貧也。

王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入翰林、遷修撰、爲平涼府治中、復入爲待制。南京被圍、執之、服藥死。見歸潛志。

苗彥實、平陽人。喬君章教以琴事、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詔翰林。南渡後、日從楊趙遊、閑閑嘗有詩推敬、故時人止以高士目之。見遺山琴辨引。

呂貞幹字周卿、大興人、官北京運幕、致仕。自號虎谷道人、感末疾、又號呂跛子。自作傳見志、閑閑公以爲篤志君子也。見中州集。

許國字至忠、懷州人。少擢第、性閒淡、居盧氏山下、不赴調數年。召爲南京豐衍庫使、後告歸。閑閑諸公多重之、末亂病卒。見歸潛志。本集有擬陶和許至忠二首。

王革字德新、一名著、臨潢人。正大中、以六赴廷試賜出身、調宜君簿。年七十八、終於雲中。及第後呈同年云、孤身去國五千里、一第遲人四十年。大爲閑閑所稱。見中州集。

王欎字飛伯、大興府人。正大五年遊京師、樗軒、閑閑二大老皆致禮交館之。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自言受知最深者十人、公其一也。正大末、南京被圍、天

興改元、突圍出、爲東諸侯兵士所得、遇害。事具歸潛志。

案、飛伯之死在甲午乙未二年之間。自作小傳云、正大五年年二十五、則死時年三十一二歲也。

趙觀字維道、平陽人、從事史院。閑閑公許其字畫進進不已、可到古人。見中州集。

王修齡字紹先、同州人、詩有得意、好花開早落、喚愁芳草燒還生。閑閑愛而戲之、目爲癡仙人。見中州集。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歸潛志作大定人。作詩刻苦、李趙諸人頗稱道之。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者、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

不知所終。詳中州集、歸潛志。本集有答天英書、規削甚摯。

楊宏道字叔能、號素庵默翁、博學無所不知、而不爲科舉計。常蔭仕於金、遭亂南歸、爲唐州司戶。北還終於鄉里。見困學齋雜錄。遺山撰楊叔能小亨集引云、淄川楊叔能、興定末與元裕之會京師、見閑閑公及楊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歎、以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信甫、李之純、馮子駿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二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

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本集贈別詩引亡。
段克己字復之、稷山人、幼時與弟成已誠之並以才名。禮部趙公識之目曰二妙、大書雙飛二字名其里。金末以進士貢、北渡後與成已避地龍門山中、廿餘年而卒、人稱遯庵先生。誠之後徙晉甯、元世祖起爲平陽儒學提舉、不赴、年過八十而終、世稱菊軒先生。見虞集撰河東段氏世德碑。
張子和初名從政、考城人、精於醫。南渡後召入太醫院、旋告去。詳歸潛志。本集有遺張子和書。
任履真字子山、長葛人、以醫聞。本集有任子山壙銘、適

安堂記。

楊谷字洞微、代州人、隱居華山、道行卓絕、晚愛中方、卜居之。舊無泉、洞微掘得之、人目爲楊公泉。閑閑嘗爲作文記之。又言、吾友潘若淨字清客、有道之士也、嘗從洞微遊、甚歎服之、云洞微當求之古人中耳。閑閑後過華山、追懷洞微云、前年會就雲臺宿、知有先生在華山。今日白雲峰頂起、卻疑騎鶴下人間。其稱道如此。詳續夷堅志。案本集記與詩俱軼、或外集歟。

性英字粹中、木庵其號也。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仲常遊、得其議論、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

缺页

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謂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李道人見本集題異壺圖。中州集麻知幾雷希顔劉少宣史學優歸潛志趙宜之二妙集段成已俱有李道人嵩陽歸隱圖詩。麻知幾又有竹瘦冠家山圖爲李道人賦二詩。本集墨李道士元老詩云嵩山到嵩陽相望二百里亦此人也。

太原昭禪師正大初屬遺山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爲辭遺山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爲虚明作塔於法王之朝臺有

碣云、以塔爲身、以鈴爲舌。萬仞岡頭、橫說豎說爲公舉似、公欣然從之。見遺山撰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袁用之、趙慶之、馬柔克、延安滋戒師、磨鏡李先生、吳妙亭、識覺公、和尚善仙、薛威儀、俱見本集。

右行輩中生卒年齒失考者

金源詩文多散軼無稽、今掇錄當時文士與贈答之篇、十不一二。其與公同時所賦、如野菊、射虎等詩、而於公無涉者、亦罔載焉。

路宣叔從初園 中州集

行邁已自勞、坐忘猶有爲。動靜一一塵耳、一眞非卽離。舉

頭見青山、曲肱噂黄鸝。心安萬境寂、境轉何妨隨。

王從之翰院閑閑公命題南城訪道圖戲作二詩且爲之解（滹南集）

得道由來不必勞、癡兒含父謾逋逃。閑閑老子還多事、時向招提打一遭。

竹木蕭森蔭緑苔、幽襟自愛北軒開。主人無説吾何問、乘興而來興盡迴。

齊希謙題南城訪道圖（歸潛志）

億劫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今不肯抽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麽。

王清卿雪中同周臣內翰賦 中州集

天上瑞花散不收、溫溫叶氣浹皇州。橫溪月淡梅宜臘、平野風閒麥有秋。清興雅高東武會、孤吟誰似灞陵游。西山玉立三千丈、好句都輸趙倚樓。

李獻能上清宮梅同座主閑閑公賦 中州集

厭住盧家白玉堂、琳宮瀟灑占年芳。光生琪樹風霜古、影占銀潢月露涼。物外根株本仙種、世間紅紫避嚴妝。遨頭詞伯今何遜、一笑詩成字字香。

劉雲卿次韻閑閑公夢歸 中州集

眉間喜色幾時黃、滿貯羈愁著瘦腸。萬里鄉關飛不到、

十年歧路走空忙。杯心蘸月松梢影，鼻觀通風柏子香。
最愛南山舊山色，夢中相覓不相忘。
題閑閑公夢歸詩後用叔通韻中州集
學道幾人知道味，謀生底物是生涯。莊周枕上非眞蝶，
樂廣杯中亦假蛇。身後功名半張紙，夜來鼓吹一池蛙。
夢中說夢重重夢，家外忘家處處家。
和閑閑種竹歸潛志
我家陳郡子梁園，不約同栽竹數竿。清入夢魂千里共，
笑開詩眼幾回看。幽姿澹不追時好，苦節相期保歲寒。
入座文昌天咫尺，得如閒客倚闌干。

和閑閑公韻（歸潛志）

兩地相望雲與泥、敢期膠漆嗣陳雷。遙憐曉鏡霜鬚滿、但對故人青眼開。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過問燕臺。上林花柳驚春晚、蓬勃西風捲土來。

密國公璹聞閑閑再起爲翰林（歸潛志）

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起擢睿恩深。四朝耆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强冠襟。寶巖箈谷西窗夢、不信秋來不上心。

楊之美寄閑閑公使夏詩（歸潛志）

中朝人物翰林（老學叢談作謫仙。）才、⑨全節煌煌使夏臺。馬上（老學叢談作得句。）

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灑（老學叢談作揮毫落紙散）瓊瑰。一封書貸楊州命，（老學叢談三作一，命作牧）半夜碑轟薦福雷。（老學叢談碑雷二字互倒）自古書生多薄命，（老學叢談作窮達書生略相似）滿頭風雪卻迴來。

閑閑公爲上清宮道士寫經并以所養鵞羣副之諸公有詩某亦同作（中州集）

會稽筆法老無塵，今代閑閑是後身。只有愛鵝緣已盡，舉羣還副向來人。

元遺山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遺山集）

厝火誰能救已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力起新阡。

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九日登平定湧雲樓故基樓卽閑閑公所建遺山集

詩翁曾此宴重陽、老樹遺臺認醉鄉。流水浮生幾今昔、高秋雲物自淒涼。飛來野鶴聊堪喜、望隔長鯨又可傷。賴是風流未全滅、白頭門客有王楊。時王無咎、楊子昭在坐。公在郡門生也。存歿遺山集

行閒楊趙提衡早、老去辛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鄉郡雜詩遺山集

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

神仙官府在瀛州、何意閑閑得此留。莫笑山城小於斗、他州誰有湧雲樓。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韻十首之一 遺山集

往年在南都、閑閑主文衡。九日登吹臺、追隨盡名卿。酒酣公賦詩、揮灑筆不停。蛟龍起庭戶、破屋春雷轟。堂堂髯御史、痛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含秋清。我時最後來、四座頗爲傾。今朝念存歿、壯心徒自驚。

趙閑閑眞贊 遺山集

周旋於正⑩廣道、宋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斂避於蔡無可、蕭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厓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溼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青。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啟魏、殄瘁攸屬、古爲悲欷。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

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攜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北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回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絕絃。千載一人猶以旦暮、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

顏如渥丹，雙瞳炯然。彼粹而温，既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又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跫然。

閑閑老人年譜下終

校記

①掘起：當作「崛起」。

②徵：當作「微」，見《歸潛志》卷九。

③「公亦喜」至「張履求書」：《歸潛志》卷九原文頗有異同，茲録於下：「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之。雷希顏趣售之，其鑒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夕後數日，公婿張履求書。」

④舉道誹：當作「學道齋」，見《滏水集》卷一三。下同。

⑤完顔鑄：當作「完顔璹」，見《金史》卷八五本傳。《歸潛志》卷一亦作「完顔璹」。

⑥輝：當作「耀」，見前文及《元名臣事略》卷一〇《宣慰張公》、《秋澗集》卷四一《張公詩序》。

⑦末及：當作「未幾」，見《中州集》卷四鄺權小傳。

⑧縱：當作「揔」，見《中州集》卷五。

⑨全節：當作「金節」，見《歸潛志》卷九。

⑩正：當作「王」，見《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一四。

耶律文正公年譜

王國維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間油印本

《耶律文正公年譜》一卷、《餘記》一卷，王國維編撰。民國年間油印本《王忠慤公遺書》附。

耶律楚材（一一九〇—一二四四），字晋卿，號湛然居士，燕京人，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其父耶律履仕金爲尚書右丞。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早年嘗從事科舉之學。應制策考試，擢開州同知，辟爲燕京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後從萬松老人學佛，法名從源。蒙古軍攻克燕京，降元，侍從元太祖出征西域，攻略金國，深得信任。元太宗即位，助定君臣儀制，設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税使，行賦税制。又奏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刻儒學典籍。太宗委爲必闍赤，漢人尊稱中書令、中書相公。卒於乃馬真后稱制三年，年五十五，謚文正。耶律楚材兼通儒佛之學，長於術數，著有《西遊録》、《庚午元曆》、《皇極經世義》、《五星秘語》、《先知大數》等書，有文集曰《湛然居士集》。

是譜爲清末民初王國維編。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字静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著名史學家、金石考據學家、文學批評家。是譜體例完備，分爲正文、餘記兩部分，各有側重。正文按年記述譜主事蹟，紀事周至，尤注重載録譜主著述，於每年下臚列可繫年詩文，而於未能確考撰著年月或不能詳知書贈何人之作亦詳列於後，以備考索。其徵引廣博，除引述神道碑、《元史》等資料外，於其文集中可考知譜主行實者亦多予採録。而於每條之下註明出處，以示其足可徵信。《餘記》側重考辨，對年譜中的一些問題，如譜主之籍貫，從遼朝故人習學契丹文字，學儒事佛，對全真教之態度，金亡時汴京人口總數，文集刊刻等，或史傳記載各異，或雖有所録而不甚了了，擇其要者予以辯駁申説，以求其是，於後人研究耶律楚材生平學術頗有啓發。

是譜後收入《王忠慤公遺書》内編，其譜後跋語有云「介休齊希潞編校」，爲民國時油印本。

耶律文正公年譜

王忠慤公遺書內編

海寧 王國維

庚辰（金章宗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公生。

公諱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留守生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將軍內剌。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聿魯（案元遺山集二十七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作族弟。）生履、興平鞠以爲子、遂爲之後。以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卽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卽公之考也。（元文類五十七宋子

貞撰公神道碑）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崞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子三人、長曰華國上將軍武衛署令辨才、次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文獻神道碑）三郎公也。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名字。（神道碑）

辛亥（二年）　二歲。

夏六月丙午、文獻公薨。戊申、權殯於鄧城南神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

賜錢二百萬、馬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詔同知臨潢軍節度使營護墓事。（文獻神道碑。案文獻之薨、元遺山撰神道碑繫於明昌元年。宋周臣撰公神道碑云、公三歲而孤、則當在明昌三年。今從金史章宗紀及本傳。元史本傳及神道碑均不著公鄉里。公子鑄雙溪醉隱集有感學詩注云、予家遼上、後家醫巫閭。今觀文獻先塋在義州醫巫閭山、則公本義州弘政人矣。）

壬子（三年）三歲。

公生三歲、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神道碑）

癸丑（四年）四歲。

甲寅（五年）五歲。

乙卯（六年）六歲。

丙辰（承安元年）七歲。

丁巳（二年）八歲。

戊午（三年）九歲。

己未（四年）十歲。

庚申（五年）十一歲。

辛酉（泰和元年）十二歲。

壬戌（二年）十三歲。

學詩書。（文集十二爲子鑄作詩三十韻，十三學詩書。）

癸亥（三年）十四歲。

甲子（四年）十五歲。

乙丑（五年）十六歲。

丙寅（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太祖元年）十七歲。

公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賜補省掾、公不就。（神道碑）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公所對獨優、遂辟爲掾。（元史本傳）文集（十二）爲子鑄作詩三十韻云、二十應制策、蓋擧成數也。是歲、蒙古太祖稱皇帝。（元史太祖紀）

丁卯（七年、二年）十八歲。

戊辰（八年、三年）十九歲。

泰和末、尋去入敎受奈平。（文獻神道碑）

己巳（衛紹王大安元年、四年）二十歲。

庚午（二年、五年）二十一歲。

辛未（三年、六年）二十二歲。

是歲春二月、蒙古太祖將兵伐金、敗金師於野狐嶺。八月、又敗之於會河川。九月、拔德興府、哲伯入居庸關、至中都。（太祖紀）

壬申（崇慶元年、七年）二十三歲。

癸酉（至寧元年、八年）　宣宗貞祐元年　二十四歲。

公倖免州。（案本傳與神道碑均不紀年。文集九和平陽張彥升見寄詩云「大兵出雲中、一鼓平並破。居庸守將亡、京畿肆騎邏。」有

客桓端二（予嘗倅開州）。紿人逃賞。奸臣與叛、逆時君遜撫。皆此余庚午年事則公倅開州當在是年）

是歲秋七月、蒙古兵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哲伯取居庸關。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允濟。（太祖紀）

甲戌（貞祐二年、九年）二十五歲。

宣宗南遷、公兄辨才、善才皆扈從。（遺山集二十六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及二十七奉國上將軍武騎尉令耶律公墓誌銘）公留中都、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神道碑）是歲始參萬松老人。（文集八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錄序云、予既謁萬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祁寒大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目源之。案公得法在二十七歲、則始參當在是年。）是歲夏五月、金主遷汴。六月、蒙古兵圍中都。

（太祖紀）

乙亥（三年、十年）二十六歲。

公留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恒。（行秀湛然集序）是歲夏五月、中都陷。

（太祖紀）

丙子（四年、十一年）二十七歲。

受顯訣于萬松老人。（行秀湛然集序。文集十二寫子鑄作詩三十韻、禪理精畢、覓方年二十七。）

文貢樂番記。（丙子日南至、文集八）

丁丑（興定元年、十二年）二十八歲。

戊寅（二年、十三年）二十九歲。

春三月、蒙古太祖徵詣行在。（西遊錄）入見、太祖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旣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神道碑）呼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蒙古語長髯人也。（本傳）

繫年詩　過閻局河四首。（案閻局河卽元史之臚朐河、西遊記之臚局河、公過此河當在詣行在時、然四首用邱長春辛巳出塞詩韻、又有新見陰山瀑泉冰語、乃辛壬間在西域所追作也。文集五）

己卯（三年、十四年）三十歲。

初、西域殺蒙古使者。（太祖紀）太祖西征、公從。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本傳）公從征夏、六月過金

山。（西游録、道出金山時方盛夏。）秋九月望、過松關。（文集三、過夏國新安縣、時丁亥九月望也。詩云、昔年今日渡松關、往西域陰山有松關。）

繫下詩　過金山用人韻。（文集一）　過陰山和人韻。（七古）　又（五律）　又（七律）　又（七律）　再用前韻。（七古　文集二）以上過金山和人韻三首。（文集七　案以上九章、皆用邱長春辛巳年所作原韻乃辛壬間在西域時追作。）

戊辰（四年、十五年）　三十一歲。

春三月、太祖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太祖紀）　公皆從。冬、復至蒲華。（文集六、再過山城驛詩序。）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神道碑）

繫年詩　壽諸葛元帥七首。　庚辰西域清明。（以上文集三）　夢中偶得。

（正月　文集六）

辛巳（五年、十六年）　三十二歲。

夏、太祖駐蹕鐵門關。（太祖紀）　角端見、公奏請祭之。（案此事元人紀載紛如、然年月事實均有舛誤。神道碑、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衞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早回。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元史略採其語入太祖紀及本傳、皆繫於甲申。癸辛雜志亦著其說、蓋亦出於神道碑。然近程同文跋西游記、魏默深海國圖志、均不信其說。予案盛齋老學叢談引耶律柳溪詩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扼吭問罪西域平。自注、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昔我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已歲駐蹕鐵門關。先祖中書令奏曰、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二目如炬、鱗身五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

之。仍依所言口口則吉云云。是月端之兒在辛巳五月，時太祖方欲南行，尚在班師之前二年。宋居臣説合爲一，後人遂疑爲虚妄，由未考其説之誤也。）旋歸尋忌干。冬十一月，長春真人邱處機語三尊亦下，得燕京士大夫書問，公作詩寄之。閏十二月，復至蒲華城。（文集六再過西域山城驛詩序。）

是歲子鑄生。（文集十二爲子鑄作詩三十韻序云：乙未爲子鑄壽，作是詩以遺之，鑄方年十有五也。自乙未上溯十五年，爲辛巳，是鑄生於此年。）

繫年詩　西域寄中州禪老。（序云：辭師太早，涵泳未精，起乳慕之念，作是詩以寄之。）蒲華城夢萬松老人。（序云：辛巳閏月，蒲華城夢萬松老人，法語諄諄，覺而猶見其彷彿，作詩以寄。）寄巨川宣撫。（序云：巨川宣撫文武兼資，詞翰俱妙，陰陽歷數，無所不通。當學法界觀序，云此宗門之捷徑也。今觀瑞應鶴詩，巨川首唱焉，歎其多能，作是詩以美之。案巨川名檝，元史有傳。時以宣撫使駐燕京，與邱長春善，瑞應鶴詩見長春真人西遊記。公素惡全真教，此詩序云美之，實譏之也。）

寄西域老人呂子英。（案西[illegible]自西北來、人[illegible]時一[illegible]且有五言詩、泐[illegible]上。[illegible]人從天慶子真作詩美其事、[illegible]公皆有詩云云。）

觀持偈詩卷、劉子進治書無詩。（案西遊記有李士謙子進。）

寄德明。（案西遊記有吳章德明、又有吳德明。六鄉李庭富叢集二張吳德明詩注云公太原石州人、學安初中乙科、崇慶末始起名。南渡丙午秦詩韻。）

才卿外郎云年止寄一書。（案西遊記有師請才卿。）

寄清溪居士秀玉。（案西遊記有陳時可秀玉。[illegible]雅識、遺志①老人陳時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國朝爲燕京路課稅所官。神道碑、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如燕京路陳時可、宣德路劉中、天下之選②。）

戲秀玉。

寄張子聞。

寄用之侍郎。（案西遊記有劉中用之。）

和正卿待制韻。（案西遊記有趙中立正卿。）

寄仲文尚書。（案西遊記有楊彥仲文。）

尋呼老人郭傑久不惠書作詩怨之。

謝王清甫惠書。（案西遊記有王直哉清甫。以上諸人大率與長春相識、且於持偈卷題詩、故寄詩。

人語、嘗皆在長春丞西域後、或不諳是年作矣。）再過西域山城驛。（序云、庚辰之冬、馳驛西域過山城驛、中。辛巳暮春再過、題其壁上、案山城驛當在尋思干蒲華二城之間。）

辛巳閏月、西域山城值雨。　十七日早行、始憶昨日立春。　是日驛中作窮春盤。　西域蒲華城贈蒲察元帥。　乙章、　戲作二首。（與上文第六）

壬午（元光元年、十七年）三十三歲。

公居尋思干、夏至行在、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神道碑）秋、太祖班師。九月、至尋思干。冬十二月、宣賜畫圖沒輦。（西遊記）

繫年譜　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　游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案此與邱長春壬午遊西園詩用韻相同、蓋君玉亦和長春詩也。公和長春韻詩皆不著其名）。　河中游西園四首。（案亦用邱長春韻）。　河中春游有感五首。（案亦用長春韻）。　壬午元日二首。（以上文集五）

又在西域所作詩無年月可考者、皆此三年中作。　復用過陰山和人韻唱玄。　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二首。　用前韻感事二首。　思親有感二首。　思友人。　贈李郡王筆。（自注云、李郡王嘗爲西遼執政。又文集八辯邪論序云、及大朝之西征也、過西遼前郡王李世昌於西域。予學遼字於李公、期歲頗習。以上文集二）　寄移剌國寶。　和景賢十首、又一首。（案、他詩題或作景鄭賢。末首云、誰同醫隱本知幾、即西游記所謂三太子之醫官鄭公者也。太宗即位猶爲侍醫見

文集十四謝龍崗遺稿尾二絶詩序）和王君玉韻。（以上文集三）乞扇、感事四首。（案亦用邱長春韻）西域家人輩釀酒戲書屋壁。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和其韻七首。（以上文集五）西域河中十詠。西域和王君玉詩二十首。西域有感。西域元日。（以上文集六）贈遼西李郡王。西域嘗新瓜。（以上文集七）辭義歌。（文集八）

文　進征西庚午元歷表。（文集八。案太祖時，公歷官史無明文，表云欽奉皇旨，待罪清臺，考大唐六典，靈臺郎注、漢則雜候、上林清臺、後漢又作靈臺，守、候日月氣。是清臺謂司天臺也。公此時當爲司天臺官。文集四再用韻謝非熊石飯詩云：聖世因時行夏正，感臣稽數悦眷官。文集七和景賢七絶詩云：龍庭十載兵符詔，亦公嘗官司天臺之證。又知公於太宗初年，尚居是官也）

癸未（二年、十八年）三十四歲。

春正月、太祖駐蹕鐵門南三程之六川。（西遊記）

甲申（哀宗正大元年、十九年）三十五歲。

秋、公在西域阿里馬城。（文集八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錄序）

文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錄序。（甲申中元日。文集八）

乙酉（二年、二十年）三十六歲。

是歲春正月、太祖還行宮。（太祖紀）公尚留西域。冬、在西域、辭海軍之

高昌城。（文集八辨邪論序）

文　辨邪論序。（乙酉日南至。文集八）

案、太祖西征之年、公文并歌、茲表列之。

	己卯	庚辰
元朝秘史	征回回	
皇元聖武親征錄·西域史同	以上[illegible]殺訛答剌、命將帥會議西域、[illegible]三千[illegible]程。	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斡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元史甲	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親征、遂取訛答剌城、擒其酋哈只兒只蘭秃。	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
元史乙		夏、駐蹕也兒的石河。秋、攻斡脫羅兒城、克之。
西游記	五月、劉仲祿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	
西游錄及湛然居士文集	西游錄、大舉西伐、道過金山。	文集八、上征西庚午元歷表、庚辰聖駕駐蹕尋思干城。文集六再過西域山城

辛巳

上與四太子進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克養吉干、八兒眞等城。上駐軍於西域遜里迤逕暑之地。命忽都忽那顏爲前鋒。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傑赤城。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命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塔里寒寨。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

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朮赤攻養吉干、八兒眞等城、並下之。夏四月、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紇

七月、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冬、土寇壞河梁。（阿母河）十二月、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

辭詩序、庚辰之冬、馳驛西域、過山城驛。

雙溪醉隱集一凱歌樂詞注、昔我太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

壬午

司憲府[illegible]罷[illegible]等職。

泰四十六年[illegible]亮從思臣、
宗元亮等職。上以暑氣
子發遣[illegible]四十六子遠

等職。臺
子龍亦、
宗合合、
啓請合
令宮王
龍從宗
等職、下
之。冬十
月、皇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發首刺
思等職。

泰、皇子
擔留元
從思臣、

夏四月、
邱長壽
從車駕



書。西征木剌夷國、大掠之。渡搠搠闌河、克野里等城。上方攻塔里寒寨、[illegible]并兵克之。三太子[illegible]六[illegible]二太子三太子[illegible]是[illegible]高[illegible]亂闌[illegible]之[illegible]爲繼[illegible]後[illegible]不[illegible]亦[illegible]其[illegible]彩[illegible]之

寨不兒等城。還經木剌夷國、大城之。渡搠搠闌河、克也里等城、途[illegible]會合兵、攻塔里寒寨。故之。急遣詔[illegible]、[illegible]西城。三[illegible]子丁出

廏於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將及期、有報同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言。八月八日、發邪米思干。十二日、

卒兵遁去。時度里可汗與札蘭丁合戰敗、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往擊之、追及辛自連河。獲度里可汗、屠其衆。札蘭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部領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掠忻都人民之半而還。

奔、與戚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戚里可汗、札蘭丁遁去。遣八剌追之不獲。

還碣石歲。守秋抵河上、即夜過迭里城。其衆新敗去尚閉犬吠。二十二日、及行宮二十七日章蔑北同。九月朔、發航橋而北、下旬至邪



癸未	癸未
春、上率兵循辛目連河而上、命三太子循河而下、至昔斯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盛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于八魯灣川、候	
夏、避暑八魯灣川○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及	
春正月二十一日、東還、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	米思干六[illegible]西碌三十里○十月朔、駐蹕六歲之京二十里○十二月、駐蹕霞關後窰之京○

	甲申	乙酉
	至額兒的石地面避夏。	回兀剌黑河林營。
八剌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剌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旋師、住冬避暑、且止且行。	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至此凡七年。
八並兵、悉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 癸藍約三程	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	春正月、還行宮。

丙戌（三年、二十一年）三十七歲。

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取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神道碑）

繫年詩　除戎堂二首。（序云、王師西征、貫帥賈公留後於雲内、築除戎堂於城之西阿、以餘戎事、予道過青冢、公召予宴於是堂。湛華大手、題詩屢髮、得蔡於總猿間、皆讚揚公之盛德云云。文集七）

文　贈孛教民十無益論序。（丙戌重午日題於肅州郡書城。文集十三）

丁亥（四年、二十二年）三十八歲。

秋七月、太祖崩於靈州。皇四子拖雷監國。冬、公奉詔搜索經籍於燕京。（文集八燕京崇壽禪院故圓通大師朗公碑銘云、丁亥之冬、予奉詔搜索經籍、馳驛來京。）

繫年詩　丁亥過沙井和移剌子春韻二首。（文集二）過京兆用先君文獻公韻二首。　過夏國新安縣。（原注，時丁亥九月望也。）過青塚用先君文獻公韻。　過青塚次賈搏霄韻二首。　再用韻以美搏霄之德。　再用韻自歎行役。　再用韻感古。　再用韻贈玄。　過雲川和劉正叔韻。　過雲中和張伯堅韻。　過雲中和張仲先韻。　過雲中和王正夫韻。　過白登和李正之韻。　過天城和靳澤民韻。　過武川贈俟敦令人。（案歸潛志九、元遺山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末帝召故俟敦阿嫽女子入宮。從以入言其異、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案即集中芳華怨。其人至汴京破後尚存。此詩有楚魂湘落云云。或即贈其人耶。）　過燕京和陳秀玉韻五首。　還燕京題披雲樓和諸士大夫韻。（以上文集三）　扈從旋師道過東勝秦帥席

上禮社定之說。（文集十四）

戊子（五年、睿宗監國元年）三十九歲。

公奉使燕、時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公往窮治之。公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公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人於市、燕民始安。（本傳神道碑略同。案中使者塔察兒也。元史塔察兒傳、睿宗監國、聞燕京盜賊恣意殘殺、直指富庶之家載運其物、有司不能禁。乃遣塔察兒耶律楚材窮治其黨、誅首惡十有六人。由是巨盜屏迹。）

繫年詩　和李德脩韻。（案詩有曆日隨時避夏寅句、與文集四再用韻謝非熊召飲詩合。文集三）和

呂飛卿韻。再用韻贈國華。謝飛卿飯。再用韻記西游事。再用韻贈摶霄。再用韻謝非熊召飯。再用韻唱玄。再用韻。和摶霄韻代水陸疏文因其韻爲詩十首。寄賈摶霄乞馬乳。謝馬乳復用韻二首。贈摶霄筆。再用韻寄摶霄二首。再用韻別非熊。贈賈非熊摶霄。和李振之二首。非熊兄弟餞予之燕再用振之韻。和遼國華三首。遼國華餞予出天山因用韻。還燕和長德明。和竹林一禪師韻。送韓浩然用馬朝卿韻。（案：雙溪醉隱集三亦收此詩）戊子喜雨用馬朝卿韻二首。戊子餞非熊仍以呂望磻溪圖爲贈。（以上文集四）戊子繼武川劉摶霄韻。（文集七）

己丑（六年、太宗元年）四十歲。

春、公在燕京。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公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公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公曰、眞社稷臣也。元代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公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從之。本是歲、命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命公主之。（太宗紀）

繫年·詩　和楊居敬二首。（有聖上之詔飛第一年句。文集二）得矣。（序二三、王巨川能於灰燼之

餘草創宣聖廟，以己丑二月八日丁酉率諸士大夫釋而奠之，禮也。諸儒相賀曰：可謂吾道有光矣③。是日，四衆迎奉釋迦遺像，行城擊鼓，聲湧沸，諸僕皆頓首禮。文集三）

己丑過雞鳴山。（案：金史地理志，德興府德興縣有雞鳴山，地當燕京雲中間大路，此詩云三年四度過雞鳴，謂丁亥、戊子二度奉使燕京，至己丑始返，過此凡四次也。又云殘花濺淚千程別，則過此山時當在春末。文集四）

文　過恒岳飛來石。（己丑清明日。）西遊錄序（己丑元日。以上文集八）和公大禪師塔記。（己丑清明日。文集十三）

庚寅（七年，二年）四十一歲。

時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公議請肆宥，衆以云迂，公獨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

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税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公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本傳）

秋七月、帝自將南伐、公從、拔天成等堡、遂渡河攻鳳翔。（太宗紀）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歛自私、貲至鉅萬、而官無儲偫。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公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鹽酒鐵冶山澤之利、

歲可得錢五十萬緡、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備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置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本傳　宋、太宗紀）繫於冬十一月。

繫年詩　和王巨川韻。（有聖駕徂征率百工句。文集三）謝王巨川惠蟠桃因用其韻。和王巨川題武成王廟。又用韻。又一首。和景賢七絕。又四絕。和景賢二絕。和高冲霄二首。（以上文集七）

文　燕京崇壽禪院故圓通大師朗公碑銘。（庚寅六月望日。文集八）

辛卯（八年、三年）四十二歲。

春二月、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夏五月、帝避暑於九十九泉。秋八月、幸雲中。公嘗從。（太宗紀）帝至雲中、十路課稅使咸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廷中、帝笑謂公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言、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並以粘合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事無巨細、皆先白之。（本傳）公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咸得卜激於皇叔、（斡辰大王。）俾專使來奏、請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朝廷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上察見其誣、怒逐

來使。（神道碑）冬十月、帝復親征金、圍河中。十二月己未拔之。（太宗紀）

贊年詩　再過晉陽獨五臺開化二老不甚迥。（文集二、又見文集四、題作贈王臺長老。）

過太原南陽鎮題紫微觀壁三首。（文集六）題古并單公秀野園。（集牧菴集二十八河東檢宗李公墓誌銘、武伯英太原、獨交鼓爲言守。攻說單師鎮詩臣賈未嘗一出決戰、意飛賈讒在以爲歸也。儀王欲攻之、公遣人諜師、並日當悉力與戰角、不然屠矣。師如其言。又元史良吏傳譚澄父資榮、金末爲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乃以縣來附、爲金符爲元帥左都監、仍兼交城令。未幾、賜虎符、行元帥府事、從攻汴有功。此單公嘗即某人。）題昭上人松菊堂。（遺山文集三十七、有太原）請顯老住華嚴。華嚴照上人請爲功德主。（有晉近譯師詩跋引、發名翻昭千逼寺、若襲衲冠一隔語。）請眞老住華嚴。請玉公住太原開化。（以上文集七）再過太原題單公秀野園。（文集十上、以上皆太原詩。）和平陽王仲祥韻。（有永

嵗上新句語。（案公文集有平水永嵗老人王鄰序。）和李世榮韻。（以上文集一）題平陽君實吟醉軒。（案王壽鄰序公文集云、管侯王子卿、李君實、許道之、王君玉、薛正之。是君實後爲中書省屬官。文集二）題平陽李君實此君軒。（文集六）題平陽劉子璧玄祭堂。過平陽高廷英宗詩題扁一絕。（案元史太宗紀、二年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楊簡高廷英使平陽。以上文集七）吟醉軒（文集十。以上平陽作。）憩屏州郡薛村英禧院。邵薛村道士廣公求詩。（以上文集七。以上屏州作。）和黃華老人題厭段長氏成趣園詩。（文集一。案此上諸詩、皆作於太原、平陽、屏州及厭段。公去年扈駕至鳳翔、又是春由鳳翔回、是冬又扈駕攻河中、屢過此等地方、然則諸詩皆去歲或是歲所作矣。）和移剌子春見寄五首。（文集三）和李邦瑞韻二首（案元史本傳、李邦瑞字昌國、以字行、京兆臨潼人。）和邦瑞韻送奉使之江表。（案元史太宗紀、三年夏九月、遣綽不干使

宋侵遼，宋敗之，復遼李國昌）侵宋靈璧。以上文集四

壬辰（天興元年 四年）四十三歲。

春，帝征蔣莎河，詔逆蒙之兵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信。公請製旗數百，以給降兵，使歸田里。金史哀宗本傳。正月庚子，帝言召援渡河。（太宗紀）公元東歸，與鄧貢、賈游、濟源等田作。嘉急，公長兄舜才、仲兄善才皆在圍城中。公以哀宗之命，主召見二人於崔德裒，均再奔乞留死，主幸和議可，底賜金帛，因遣之。君臣相視泣下。二月十七日，善才自汝內東出濠水中，死，年六十一。舜才歸，會寓寘定。（遺山集二十六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又二十七輔國上將軍武衛署令耶律公墓誌銘）夏四月，帝出

居庸避暑官山、留過不台圖南京。（太宗紀）

癸年詩　王屋道中。（文集二）　王屋道中。（文集七）　過濟源和香山居

士韻。（文集二）　過濟源登裴公亭用閑閑老人韻四首。　再用前韻四

首。　復用前韻四首。（以上文集七）　過沁園有感。（文集三）　過覃懷二絕。

（文集七）　過濟源謁泐水禪師見訪。（文集二又見文集四、題作過濟源贈法華禪師。案秋澗先生

大全集七十二題耶律公手書濟源詩後、故中書令耶律公當壬辰歲

過濟瀆、留題詩數章。今歲龍集適一甲子。其孫希逸始託總尹靳榮偉

刻石祠下云云。是濟源諸詩皆壬辰所作、而王屋道中詩云、風歛卯敎

冰泮水寒輕還從、雪成泥。行吟想像覃懷景、多少梅花坼玉蕤。又過沁

園有感詩云、水外無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是

是此游尚在春初、太宗鈞州之役、公未嘗扈駕也。）　和裴子法見寄。（一

秦敬庵集二十七安西路同州儒學正溶君所書、

楊時、邵六用、裴子法、呂仲和諸公皆前朝名道士。）　用李德恒韻寄景

賢。過天德和王韓之四首。槐安席上和段裕韻。過天寧寺用彥④老韻二首。過天山周敬之席上和人韻二首。（宗敬之名未詳、時爲爲天山守。文集十四周敬之從夫子廟云、可愛風流賢太守、天山溉起仲尼居。）和人韻。（以上文集二）和威寧珍上人韻（有南征又自六梁還句。文集三）寄武川摩訶院圓明老人五首。過天德用遷上人韻。武川摩訶院壽爲功德主。（以上文集七）和呂飛卿。（有望摩既渡詩侯喜弱見王舟曜古魚句。文集九）過梁州慈氏院。（有今年眉從次鎔壽句。文集十）

文　評唱天章拈古請益後錄序。（壬辰重陽日序於天山。文集八）

癸巳（天興二年、五年）四十四歲。

春正月、金主奔歸德。金元帥崔立以南京降。夏六月、金主奔蔡。（哀宗紀

）蒙古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速不台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猶豫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爲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爲定例。（神道碑）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還遁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公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赤子，走復何

之、奈何因一時之困、遂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本傳）金宣宗之南遷也、公兄辨亦善才、皆扈駕。比公西遊、公母楊太夫人與妻梁夫人亦南行、初居京兆。（文集六思親二首云、老母尋書老自娛、吾山側近結茅廬。吾山即魚山、在京兆。文集十卷送延了真行詩云、吾兄繼世祿、藝食京兆。乃公家湯沐邑。公兄子鈞北歸、亦居京兆。⑤乃其一證。）後寓嵩山。（文集五感事四首、山寺幽居思少室、梅花歸夢繞揚州、萱堂溫凊十年闕、負米供親愧仲由。又文集六思親之二詩、故園屈指八千里、老母行年六十餘、何日掛冠辭富貴、少林佳處卜新居。曰少室、曰少林、皆嵩高亭。又文集十卷送延了真行詩、前歲陽翟設道歷潁偕生。又文集十三祭延女激卿文、欲爲尼於嵩高、而公妻梁氏亦沒於河南之方城。汴京圍城之際、公家皆在嵩南。故太宗爲公運策二兒、而不及其他眷屬。）公拜中書令後、太夫人尚在。（文集二題天寧寺用彥老韻、十年不得舞衣斑、行盡天涯萬里山。負爾倚閭空皓首、蒼生未濟漫胡顏、可以爲證。）逮金亡、則公妻先逝、太夫人亦已棄養。（文集四郭瑞乞歸親因用其韻、干戈擾攘驟交侵、一

猶笑韓侯寄金。已予生還恐未辭、當世僧去根尤深。夢寄木西風怨、
腸斷胡笳夜雨深。養老念終眞有憾、號天如割望雲心。是作此詩時太
夫人已卒。考李郭瑞乞訪親事見於元史郭瑞傳云、郭瑞使宋還、因奏
干戈之際、宗族離散、乞歸尋訪。帝諭遼不得宗卒、臣親遼淳等以察諸
部著荅爵之卒、郭瑞使宋在太宗辛卯、其歸當在壬辰、而遼不口統兵
原在壬癸甲三年、宗卒統兵則在乙未以後、是郭瑞乞訪親亦當爲甲
乙二年中事。公太夫人之卒、當在壬辰、癸巳間矣。金亡後、公兄子鈞、鑄
及兄女了眞淑卿皆北歸、而了眞淑卿公又贖之於俘虜中、故有兄子
生還恐未辭句。

繫年詩　燕京大覺禪寺興公乞經藏記既成以詩戲之。（宋記見文集八、末署癸巳中秋、文集九）

扈從冬狩。（序云、癸巳扈從冬狩、獨予誦書於穹廬中、因自設云。文集十）

文　司天判官張居中六壬袪惑鈐序。（癸巳中秋日。）苗彥實琴譜序。（癸巳中秋後二日。）燕京大覺禪寺創建經藏記。（癸巳中秋日。以上文集八）

甲午（端平元年、六年）　四十五歲。

春正月、蔡州陷、金主自焚死、金亡。（太宗紀）是歲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爲編民。（神道碑）

繫年詩　和琴士苗蘭韻。（案元史禮樂志、太宗十六年、太常用許政所舉大樂令苗蘭詣東平、指授工人造琴

十張。（文集四）用秀玉韻。（序云、甲午之秋、秀玉發學道、以新詩寄東坡故、因用原韻謝之。）用禮亭鼓人韻謝秀玉先生見惠東坡故衣。謝西方器之贈阮咸。（序云、了然居士素善東坡鐵衣泃地字號阮、眞絶世之寶也。天兵既克汴梁、先生攜二言來燕、欲藏之、恐不能終實、欲贈諸賢、南北相去、不知其幾千里、慮中道浮沉、是以默請秀玉發學、田公華儔、欲轉致於予也。甲午之秋、陳西人觀果領之於我、亂道數語用謝厚意。）鼓琴。扈從羽獵。猿山有感。讀譜鼓琴。和董彥才東坡鐵衣詩二十韻。（以上文集十）用張道亭韻。題商居士陰德圖。和馮揚善韻。（宋遺山集七有送馮揚善詩領歸中三）數詩。和秀玉韻。示從智。答蕭庭玉。謁柏巖大禪師韻。和張善良韻。夢棲巖彈琴聲法二絕。（文集八苗彥實琴譜序、古唐棲巖老人苗公秀實、其名彥實、其字。善於琴學、爲當今第一。壬辰之冬、王師圍汴梁、予奏之朝、徙宗棲巖於南京、得之還范陽、而棄世、其子蘭學遺譜而來、凡四十餘曲）

冬夜彈琴頗有所得亂道拙語三十韻以遺猶子蘭。（序云、苗蘭學琴深得豊巖之遺意。甲午之冬、予屢從弼遜、以足疾得告、凡六十日、對彈操弄三十餘曲、豊巖妙旨於是盡得之。） 夜坐彈離騷。 彈秋宵步月秋夜步月二曲。 彈秋水。 彈秋思用樂天韻二絕示景賢。 彈廣陵散終日而成因賦詩五十韻。 吾山吟。 從萬松老師乞玉博山。 寄萬壽潤公禪師用舊韻。 寄聖安澄公禪師。 寄普泉禪師謝惠書。 送房孫重叔行。 從龍溪乞西巖香并方。 借琴。 戲景賢。 再用前韻二首。 寄景賢。 再用知字韻戲景賢。 復用前韻戲呈語商居士兼簡景賢詩友二首。 慕樂天。 彈廣陵散。（以上文集十一） 琴道喻五十韻以勉忘憂進道。 彈琴遣待作解嘲以呈萬松老師。（以上文集十）

）子傳生歌謂之以詩爲壽予因絕句以送之。（詩甲午重午前三日。文集十四）

文　楞嚴外解序。（甲午清明後五日。）釋氏新聞序。（甲午上元後一日。以上文集十三）

乙未（蒙古太宗七年）四十六歲。

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爲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爲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爲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神道碑）

繫年詩　乙未元日。　付從究。　旦日邀從祖。（序云乙未旦日）　旦日示從同仍舊忘憂。（序云乙未旦日）　元日猶示憂道。（序云乙未元日）　轉燈。（序云乙未元日）　錄寄新詩呈沖霄。（有錄寄新詩三十首。蓋自卷十一之首至此詩前凡三十首、亦卽公所錄示沖霄者也。）

（以上文集十一）贈高善長一百韻。（文集十三約善長和詩數首序云、予善善長詩一百韻、仍乞光和、渠詩抑送議、以降君見戲、予亦戲作戰書以督之、聊發一笑耳。書首云、維旃蒙協洽之歲三月甲午朔。）爲子壽作詩三十韻。（序云、乙未冬子壽壽、作是詩以道之、歸方年十有五也。以上文集十二）雲漢遺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詶之。（詩末題乙未閏月上旬。宋遺山集十一有馬雲漢方鏡背有飛魚詩、其前有燕都送馬郎中北上詩、又名臣事略十二引王文康公言行錄、公行時、故人爲雲漢以宣聖畫像爲贈）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製一二十韻和而詶之。（詩末題乙未閏月上休日。宋中州集七王革字德新、一名著、以蔭補官、祿祿筦庫垂三十年、正大中以六赴廷試賜出身、調宣君簿、年七十八、終於雲中。又歸潛志五、王革字德新、宏州人、北渡後居雲內、後還雲中。以上文集十四）

文　屏山居士金剛經別解序。（乙未元日序於六磧黃石山。）書金剛經別解後。（乙未清明日。）約善長和詩戰書。（乙未三月甲午朔。）萬松老人萬壽語錄序。

乙未夏四月（序於和林城。）　祭姪女淑卿文。（乙未三月二十六日。案、淑卿名辨姬、公仲兄善才之女。祭文云、吾兄世榮、載振於清風。考善才兩爲節度使、則世榮謂善才也。又云、德諧人口、名達帝聰。遣使求於故鄉、有詔入於深宮。守志持節、愼心飭躬。吾⑥知命、尙爲嬰童。古所未有、來者孰同。章奏久掌、名位日隆。上謂之女學士、人呼之宮相公。屢有諫諍、多所彌縫。德殊辭輦之班、功勝當熊之馮。忽家亡而國破、歎勢盡而途窮。果全身而不辱、示微疾而善終云云。是淑卿會入金掖庭、金亡之後歸於公所、踰年而卒。乃元遺山作善才墓誌、但云女二人、嫁士族而不及）淑卿何耶。　以上文集十三

丙申（八年）　四十七歲。

春、萬安宮成。（太宗紀）　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臥者、卿之力也。蓋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

悉妥之。（神道碑）有于元者奏行交鈔、公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本傳）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剖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皆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

劉滑者、聞已爲僞矣。宗臣脫歡奏選室女、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遍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括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蠶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神道碑）

祭年詩　丙申元日爲景賢壽。　丙申上元夜夢中偶得。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喜和林新居落成。　題新居壁。

和林建佛寺疏。（文集十四）

文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文集十三）

文宗中詩文記於丙申、其詩作於和林者、皆癸巳、甲午、乙未、丙申四年中作、茲彙錄之。

和李世榮見寄。　和李世榮韻。　再用其韻。　文宗六經。　和移剌繼先韻三首。　和薛伯通韻。　鹿尾。　和裴子法韻。　和許昌張彥升見寄。（叢河詩話若詩集二有石泉張先生字彥升詩。）　和蕭質張學士敏之見贈七首。（案中州集七、張本字敏之、觀津人、貞祐二年進士。工於大篆及八分、四十歲後學詩、詩頗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從曹王出質、客居燕京長壽宮將十年。後遊齊南、病卒。第七首有今日龍庭忽見君句、似敏之亦曾至和林。）　和張敏之鳴鳳曲韻。　和孟駕之韻。（案元史孟攀鱗傳、字駕之、雲內人。）　和陳秀玉梨詩韻。（案此詩作於秀玉入覲時。秀玉於甲午、乙未二年均至和林、見文集十謁西方器之贈阮杖詩序及元史太宗紀。）　和冀先生韻。（以上文集一）

和吳[illegible]韻二首。外道李浩求師吳用韻示景賢。（集道山集三十九癸巳歲
寄中書耶律公、云、篇見南中士大夫歸河朔者、右所考之濟南人李浩輩一人也。）外道李浩和景⑦賢韻字
閑予再和呈景賢。（以上文集二）[illegible]天[illegible]韻。用萬松老人韻作十詩
寄鶴景賢。萬松老人眞贊。贈萬松老人琴譜。寄曲陽飛壇會首
大顛。寄景賢十首。和景賢韻三首。和李世榮韻。（以上文集三）和
王正之韻三首。（案中州集五、王堅使詩定字正之、此別一人。）寄忘憂居士書。（案、集中贈忘憂
詩甚多、且屢爲代作疏文、又稱劉潤之爲忘憂門下館客、乃當時一賢
人而與公厚善者。此詩有玉佩丁東照蘭省句、則忘憂曾入中書省。此
時中書兩丞相、鎭海與公不咸、而粘合重山與公善、疑卽粘合也。）蠟梅二首。謝禪師。公寄閭山
紫玉。和鄭壽之韻。寄沙井劉子壽。和人韻二首。和武川嚴亞

之見寄五首。　郛瑞乞訪親因用其韻。　和李郛瑞韻。（以上文集四）　用鹽政能德寬韻。　用昭禮師韻二首。　和薛正之見寄。（宋孟攀鱗撰公文集序有省僚薛正之。）　和冲霄韻三首。（宋孟攀鱗撰公文集序有門下士高冲霄）　和冲霄十月桃花韻二首。　用薛正之韻。（以上文集五）　和景賢見寄。　用劉潤之乞冠韻。　和楊養卿韻。（以上文集六）　和張敬之詩七十韻三首。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十首。　寄雲中東堂和尚。　謝高壽潤公和尚惠書。　寄雲溪老人乞四景香。　謝王安道公饋粟。　和王正夫韻。　繼孟雲卿韻。　次雲卿見贈。　和王正夫憶琴。　繼宋德懋韻三首。　和平陽張彥升見寄。　跋白樂天儒屏圖。　和請住東堂疏韻。　寄倪公首座。一

宗遺山集三十五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霍余皆河東人。） 戲陳秀玉。（以上文集九　宋、
卷九以上皆作於
癸巳） 和郭瑞韻送行。 繼希安古詩韻。 和非熊韻。 又 用李吾
前。
實韻。 繼崔子文韻。 繼武善夫韻。 寄永宣鼓人。 寄平楊⑧胥和尙。
紅梅二首。 寄西菴上人用舊韻四首。 和漁陽趙光祖二詩。（宗、
歸
潛志十四有漁陽） 自贊。 和韓浩然韻二首。 張漢臣因入覲索詩。
趙著光祖贈詩。
宗遺山集二十八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范陽張公萬臣、名
子良。又元史張子良傳、字漢臣、涿州范陽人、京東路行尙書省兼部
總帥、管
領宿州。） 和諸昭先韻。 德恒將行以詩見贈因用元韻以見意云。
送文叔南行。 和馮揚善九日韻。 示石州劉企賢。 和劉子仲韻。（一
序云、蓬山散人劉鄧子中、頗通儒、依全眞出家、今已還俗。宗遺山集十
九內翰王公墓表、公游泰山、從亭上谷劉鄧子中以嚴侯命從公。是子

中營爲京）李庭訓和予詩見寄復用元韻以謝之。（案中州集八、李
平從亭。過庭字庭訓武
亭人。又遺山集三十九寄中書耶律公書、南中）寄高公堂頭同參。（
士大夫歸河朔者秦人張徵、楊煥然、李庭訓。詩云、三十年前旅永
案遺山集三十七）寄彥剌子春。寄妹夫人。（
有高和尚頌序。安鳳簫樓上倚闌干。
注先叔故居之樓名。案遺山集二十七耶律文獻公神道碑、初與平叟、
公爲子、後生子震與平指館、恐摧家貲、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
復收養之。此妹）送姪九齡行。（案公群從惟鈞年最長。此詩云、而方
夫人蓋震之女。知命正宜歸、則年與公相若。九齡殆
鈞字）送姪了眞行。（案詩云、吾兄纘世祿、襲封食
也。東平、蓋公長兄辨才之女。）和少林和尚英
粹中山堂詩韻。（案、蘐溪小集有冰菴老衲性英跋遺山集）
二寄英禪師詩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閒。和武善
夫韻。和馮揚善韻。（以上文集十）寄東林。戲劉渭之。用劉渭之韻。
（以上文集十一）勉景賢。劉渭之館於忘憂門下作述懷詩有弟子二三

同會食諸會閒口問先生之句予感而和之。劉潤之作詩有厭學之句因和之。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示忘憂。和金城貧士會辭師三絶。再和世榮二十韻寄薛玄之。蘭仲文寄詩二十六韻繼和以謝之。（案歸潛志十四有金城蘭光庭仲文贈詩。又湛山集十有蘭仲文郎中見過詩。）又　又　用言設謝。（序云、頃金城人字幹臣、云云、湛山集十有送雷幹臣詩。）猶若然。從國才索閑閑齋未滅。再用仲蔚韻寄之。（序云、金城薛玄之屏李世榮處讀寄詩於予、蔚擬語已和寄、忽思水鏡、再用仲蔚元韻以寄之。）寄金城士大夫。識之索偈。（案識之劉復亨字見文、集十四送劉征蜀詩。）遊瑤瀛閣香方偈。（以上文集十二）偶之館於忘憂門下生徒乘舄填徒步過稱其識言詩云鼓帽巖崔帝遊棚張扶袁病且從行區區不道圖僧苦一夜山囊

篤到明予僎而和之。贈景賢。寄東林。寄高善渭公禪師。寄甘泉𦿆公和尚。龍岡以麈尾數十枚遺予因録近都人詩於扇以報仍作詩二絕爲引。和景賢贈麈尾二絕。中秋召景賢飲。請定公住大覺疏。請大寂經疏。武川摩訶院提建瑞像殿疏。請奥公住崇壽院。寄雲安隱老乞藥。信之和予謝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賡元韻以復之四首。（案河汾諸老詩集一、麻信之革有上雲內帥賈君詩、是信之嘗爲賈氏客。此信之當即麻革也。）用樂斗南韻。（案湛然集三十九寄中書耶律公書、晉卿如澄內翰叔獻樂都運斗南。）贈姪正卿。（詩云、遙望東丹九葉芳、會陪劍佩侍明昌。案公姪鈞與公年相若、得及侍明昌、則正卿與文集十之姪九齡殆一人也。）寄張鳴道。送省掾郭仲仁行。送燕京高慶民行。（案元史太宗紀、十年秋八月、陳時可、高慶民等

言、諸路旱饉、詔免今年田租、仍）停畜未輸稅者、俟豐歲議之。和趙庭玉子賓韻。（案遺山集十八嘉議尚書趙公神道碑、公諱思文、字庭玉。子賓、尚書省令史。）贈東平主事王玉汝。（案元史王玉汝傳、字君璋、鄆人、嚴實入據鄆、署玉汝爲掾史、稍遷至行臺令史。）周敬之修夫子廟。寄萬壽堂頭亡湖山。寄東林同參。寄簡堂頭。寄孔雀便面寄萬松老師。答僧公敵人。送王彝行。繼介邱穆景華韻。繼平陽張才美韻。德秀嘗許作藝王磐且數年矣作詩以督之。（案德秀劉敏字、見遺山集二十八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元史劉敏傳失載。）卜鄰一絕寄鄭景賢。寄岳君豪玉博山。雲中重修宣聖廟疏。寄光祖。送德潤南行。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贈景賢玉潤鳴泉⑨琴。景賢作詩頗有思歸意因和元韻以勉之。景賢否予飲以

享不桼翌日予訪景賢值出予開奩壺辟而歸留詩戲之。和景賢召飲韻。撫州祐持頌。黃龍三關頌。和太原元大舉韻。太原修夫子廟疏。（以上文集十四）

此外不知何時作者如左

和百拙禪師。從聖安澄老借書。題西菴所藏佛牙二首。和移剌繼先韻二首。寄雲中臥佛寺照老。寄平陽淨名院渭老。贈雲川張道人。贊李俊英所藏觀音像。（案至元辨僞錄三、長春問湛然中書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答、有識聞之、莫不絕倒。觀音贊殆謂此詩，則此詩亦壬午以前在西域所作歟。）題西菴歸一室。（以上文集二）西菴上人住夏禁足以詩戲之。（文集四）用劉正叔韻。（文集五）和松月

野莉海上人見寄二詩。用李德恆韻。松月老人寄詩四用元韻。和薛正之韻。（以上文集六）用李邦瑞韻。寄平陽淨名禍老。和鄭景賢韻。和李茂才寄景賢韻。和李漢臣韻四首。和北京張天佐見寄。過天山和上人韻二絕。題張道人扇二首。題聽公圖。題黃山邊竹便面。請住京堂。請倪公。請嵩公禪師詣天德作水陸大會。和賈摶霄韻二絕。和高麗使三首。夢中偶得。和武善夫韻二首。題墨江接葯圖。題黃梅出山圖。夢中贈聖安澄老。陂定信偈。詠探春花用高冲霄韻。寄休林老人。再和西菴上人韻。和薛伯通韻四絕。和松菊堂主人照老見寄三詩。洞山五位頌。

大陽十六題。　天德海上人寄詩用元韻。　寄白雲上人用舊韻。　和房長老二絕。（以上文集七）

丁酉（九年）　四十八歲。

公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學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公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本傳　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之、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

欽定符印、立選舉。公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土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迷阿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錠、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宮殿用銀一千錠。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召阿散迷阿失詰之、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過、使萬世常

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上意乃解。（神道碑）是歲十一月十一日、長兄辨才卒於真定、年六十有七。（遺山集二十七奉國上將軍武庫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戊戌（十年）四十九歲。

秋、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稅乞權行停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現在可支十年。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燕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

國。至若□□天下□□治□□□□ 口 □。至曰、□□□□數十百人、為害甚
大。度□□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班
超之言甚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神道碑）

己亥（十一年） 五十歲。

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
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
敕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
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錠。及河南既下、戶口滋
息、增至二萬二千錠。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

用、公雖加奬借、終不能滿望、即弄諸鎮兵、百計行間。（宋濂溪潛隱集六瓏山塋域詩序、牽大夫居臺省、竟爲伴食所沮、會不得行其道之萬一。伴食亦謂鎮海也。）嘗引回鶻奥都剌合蠻撰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錠。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爲盜、非國家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爲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覆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鬭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爲少屈、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神道碑）

庚子（十二年） 五十一歲。

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又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爲質。然終不能償。公爲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爲定制。（神道碑　案碑繫於丙申、據元史太宗紀當在此年。）

繫年詩　贈劉陽門。（跋云、庚子之冬、陽門劉滿將行、索詩、以此贈之、賞其能治也暴官猾吏豈不媿哉下署玉泉此詩眞蹟今藏武進袁氏。）

辛丑（十三年）　五十二歲。

春二月、上疾篤脈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爲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爲奏、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脈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畋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獵五日而崩。（神道碑）

壬寅（皇后乃馬眞氏稱制元年）　五十三歲。

癸卯（二年）　五十四歲。

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得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

獲辛喜。（神道碑）夏五月、熒惑犯房、公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欲西遷以避之。公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方定。（本傳、案、時皇叔尊京斤引兵趨和林。）奧都剌合蠻方以資[illegible]、專[illegible][illegible]政、[illegible]亦[illegible][illegible]附、進擢、公治其事、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剌合蠻、令自書填行、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奧都剌合蠻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

手乎。因厲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己、亦以先朝勳舊、益加敬憚焉。（神道碑）

是歲夫人蘇氏卒。

甲辰（三年）　五十五歲。

夏五月十有四日、公薨。（案、太宗紀及本傳皆云、甲辰夏五月薨。神道碑上叙癸卯年事、下即云公以其年五月十四日薨、似以公卒年在癸卯、與元史不合。然遺山撰文獻廟道碑曰、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云云、則癸卯八月公尚無恙。河汾諸老詩集一麻革中書大丞相挽詞下注、甲辰五月十四日。並與公享年五十五歲合、則元史是而神道碑誤也。）蒙古國人哭之如喪其親、罷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流涕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甕山之陽、從遺命也。（案、錢選溪隱集十六甕山堂試詩序、尊大人

領省發丁夫葬在燕京西北一舍、西三五里、實曰甕山、國居在其天□□□寺之右、正□去燕京北一百餘步。寢） 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夫人梁氏、以兵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倉卒。（案鉉卒年無考、當在公卒後。雙溪醉隱集三有壬子秋日客會□□因寄家兄詩。考壬子爲憲宗二年、在公卒後八年。而開平府之名、命於中統元年、則鉉之卒、當在中統元年之後、至元五年以前。公卒後、以鑄襲公位、領中書省、亦用蒙古重少子之俗、非其時鉉已前卒也。） 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貴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鑄、爲中書左相丞⑩。（案元史附公傳） 孫男十一人、曰希徵、曰希勃、曰希亮、（元史有傳） 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案元史云淮東宣慰使。） 曰希□、曰希□、曰希□。（案元史以爲皆鑄子。程雪樓文集九秦國文靖公神道碑、女一、適荊湖北道宣慰副使耶律希圖、中書左丞相鑄之子也。是失名三人中、其一名希圖。） 女孫五人。（神道碑）

癸卯春、蘇夫人卒。公使子鑄奉其喪歸燕京，殯於玉泉山東五里之甕山。（案雙溪醉隱集六有護先妣國夫人喪南行舟別尊大人領省詩云：晝晝門戶無人到，深閉桃花一院春。則以詩抄南行也。遺山集四十有中書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云：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以家奠致昭告於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云云。此代文實雙溪作，而題中令耶律公，蓋後來追記，因雙溪嗣公領中書省，故題云中令也。又案公墓本在頤和園內，修園時徙於園門之西。）并葬伯兄辨才、仲兄善才於燕州弘政縣先塋。命鑄招元好問至燕京、屬撰文獻神道碑，并兩兄墓誌銘。

耶譜

後學介休齊希璐編校

校記

①通寂：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作「寂通」。《說郛》卷四九同。

②撰：當作「選」，見《元名臣事略》卷五。

③鷄鳴：當作「鷄鳴」，本條下文同。按，本譜於「鳴」字多寫作「鳴」，當正。

④時爲爲：當衍一「爲」字。

⑤溫清：當作「溫清」，見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五。

⑥垂知命：當作「垂及知命」，脱一字，見右引書卷一三。

⑦景資：當作「景賢」，見右引書卷二。又年譜所列二詩題當合爲一題。

⑧平楊：當作「平陽」，見右引書卷一〇。

⑨鳴泉：當作「鳴泉」。

⑩相丞：當作「丞相」，見《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附《耶律鑄傳》。

王忠慤公遺書內編

耶律文正公年譜餘記

海寧 王國維

金史耶律文獻傳及遺山所撰文獻神道碑、元史文正傳及宋周臣所撰神道碑、皆不著鄉貫。唯公子鑄雙溪醉隱集注云、予家遼上、後家醫無閭。四庫總目據之以補史闕。案文獻及公二兄辨才、善才皆葬義州弘政縣、醫無閭山正在其東北。然公家自文獻以後、久居燕京。而公詩中多憶閭山之作、如和薛伯通韻云、閭山舊隱天涯遠、夢裏思歸夢亦難。（文集一）送王君玉云、我家東丹有閭山月、高頂松風萬山雪。（文集二）和移剌子春見寄第五首云、他年歸去宗祠業、回到閭山舊隱居。寄景賢第三首云、十載遼

短游榮辱、積年歸夢繞閭山。（以上文集三）和人韻第一首云、年來痛憶閭山景、月照芳亭水一灣。（文集四）和沖霄韻第四首云、無慮閭聲三百寺、遙游吟嘯老餘生。（文集五）和武善夫韻第一首云、何時致政閭山去、三徑依然松菊秀。（文集七）次韻黄華和同年九日詩第五首云、洛陽兵金谷、閭山有別墅。（文集九）謝西方器之贈琵琶云、抱桐夜夜閭山巔、舉觴笑詠秋風送。續武善夫韻云、北闕欲辭新鳳閣、東州元有舊閭山。故琴云、澹然有幽居、舊在閭山陰。送姪元歸行云、閭山自有當年月、一舸西風試式微。（以上文集十）信之和余題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賡元韻以復之第四首云、舊隱醫閭白雲南、故山佳處好停驂。（文集十四）語意皆明指遼東之

澄無間。茶其鉢盂雲須讀云、時欲與尋鋒塵磨、無甚閒山鉢盂賦。高臺松風忽伊蔚、千巖煙雨猶平坡。（文集九）案伊蔚、平坡皆燕京名刹。（伊蔚今仰山、平坡即翠微山香界寺）則閒山亦當謂西山、而謂之閒山者、當時或有所避忌故為謎語也。公生長燕京、似無隱閒山之事、然則集中閒山皆作西山讀可也。

文獻食邑東平、金史與神道碑均不載。公送運丁員行詩云、吾兄繼世祿、襲封食東平。（文集十）是東平與公家亦有因緣。東平有魚山、亦謂之吾山、漢武瓠子歌所謂功無已時兮吾山平者也。公詩中亦多說吾山。和移剌繼先韻云、尚記吾山舊隱居、松風蕭颯松花落。又云、吾山佳處歸來乎、

高逸平林点縱蹟。（文集一）繼題擇菴韻云、不得吾山臥翠霞、西行行遍海之涯。和武善夫韻云、爰憶吾山歸未得、故人書簡怨東陽。（以上文集七）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第四首云、當年別吾山、曾與黃華期。（文集九）又吾山吟云、吾山吾山予將歸。（文集十一）然公詩中用吾山與閭山同意、亦指西山。如和竹林一禪師韻云、蒼生未濟歸何益、一見吾山一度羞。（文集四）此詩繫於還燕和吳德明之後、蓋亦歸燕京時所作。此讀詩者不當以辭害志也。

契丹有大小字與女直同、其文字借漢字偏旁、參互錯綜、以表契丹語。與西夏、女直文字體製相同。金史完顏希尹傳謂、希尹依仿漢人楷字、因契

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可知女直文字即仿契丹。金制、貴言凡女直、契丹、漢字書學士一、即許承襲、是契丹雖亡、其文字仍與女直漢字並行。迨末葉以後、通者漸少。耶律文獻素善契丹大小字、因召除為國史院書寫。世宗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文獻在選中、獨主其事。又張景仁謂文獻職匿遼史、此遼史必契丹國書國史也。是文獻於契丹文字、猶存家門金源之末、此學遂絕。文正醉義歌序云、遼朝寺公大師醉義歌、昔先人文獻公嘗譯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見。及大朝西征、遇西遼前郡王李世昌於西域、予學遼字於李公、期歲頗習、不揆狂斐、乃譯是歌。（文集八）是時契丹文字已少傳習、故文正於西域習之、然則文

正治可謂遼契丹文字最後之一人也。

蒙古初起、用遼大明曆、此專可於文正進征西庚午元曆表（文集八）證之。遂太祖歸自西域、或曾改回回曆。太宗嗣位、乃復用大明曆。文正和李德修韻云、衣冠師古承殷輅、曆日隨時逞夏寅。（文集三）又謝非熊召飲云、聖世因時行夏正、愚臣曾數媿春官。（文集四）此二詩作於太宗初。行秀湛然居士集序亦稱公志天文、以草西曆、則太祖末年必曾用回回曆。（回回歲首常在古天正地正閒）否則、不必作是語也。此專史所不紀、故著之。（元史世祖紀、至元元年、禁私曆回回曆、）亦元初嘗行回回曆之證。）

文正師事萬松老人、稱嗣法弟子、從源其於禪學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

佐漢古安天下者、皆儒術也。公對儒者則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説。而寄萬松老人書、（文集十三）則又自謂此語爲行權。然予讀寄萬松一書、亦未始非公之行權也。公雖洞達佛理、而其性格實與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爲己任、古之士大夫學佛者絶未見有此種氣象。古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謂歟。文正於太祖辛巳、壬午年駐尋思干、長春眞人邱處機適以此時至西域、其相晤對、自不待言。公在西域所作詩、其用長春韻者、如過金山用人韻七律一首、（用長春贈書生李伯祥詩韻。文集一）過陰山和人韻七古一首、再用前韻七古一首、復用前韻唱玄七古一首、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七古二首、用前韻感事七古二首、（以上用長春自金山至阿里馬城紀行詩韻。三）過陰山

和人韻五律一首、(用長春宿鱉思馬大城詩韻。)又七律一首、(用長春過沙陀望陰山詩韻。)又七律一首、(用長春渡霍闡沒輦河夜行望大雪山詩韻。以上文集二)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用長春壬午春分日遊邪米思干郭西詩韻。)遊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用長春二月望日復遊郭西詩第一首韻。)河中遊西園四首、(用長春二月望日復遊郭西詩第二首韻。)河中春遊有感五首、(用長春行抵邪米思干大城詩韻。)過閭居河四首、(用長春出沙陀至鱉思馬詩韻。)感事四首、(用長春住宗元滌驛路西行途中遇風俗詩韻。以上文集五)過金山和人韻七絕三首、(用長春度金山詩韻。文集七)凡四十五篇、皆用長春詩韻、而於過金山、過陰山、則云和人韻、於遊河中西園、則云和王君玉韻、餘亦不著長春之名。蓋公作西遊錄序、(文集八)以全眞爲老氏之邪、而於和劉子中韻詩序(文集十)借

甚幼，依全眞，乃有牽衔不可不愼之語。又於王巨川首唱瑞應鶴詩則譏之，（文集六寄王巨川宣撫詩序。）李子進不題瑞鶴詩，後則美之。（文集六題瑞鶴詩卷後子進造畫無詩。）是公於長春實深致不滿，故和其詩而沒其人，然尚未顯言攻之者，則以全眞託於老氏，非如釋道之託於釋氏故也。

文正以太宗辛卯領中書省至薨，凡十四年，其得君之專，行政之久，實古今所希見。太宗用公，雖承太祖遺命，然十三年之間，君臣無纖毫之隙，余反覆公詩，而得其故焉。考公集中投贈唱和最多者有一人，即鄭景賢是也。集中呈景賢或和景賢之詩至七十五首，占全詩十分之一。（全集凡詩文七百七十六首。）景賢甞與公同在西域，追於[illegible]年，交誼大篤，細讀諸詩，其人蓋

以賢尊太宗、即長春西游記所謂三太子之醫官鄭公者也。景賢號龍岡居士、然名與鄉里均無可考。牧菴集三有鄭龍岡先生挽詩序、稱其友高道凝爲撰埋銘、而文不傳。鮮于伯機困學齋雜錄紀琴之家有鄭太醫、而不著其名字、蓋伯機已不能考矣。唯牧菴紀其三大節、一曰辭。太宗賜綵五萬兩辭、今上賜鈔二千錠償責辭。二曰讓。太宗旨富以地、比諸侯王、再辭、賞以上相位兩中書右、又辭。三曰仁。金以覆國、汴都尚城守、太宗怒其後服、拔將甘心。公惕從曲折陳解、城賴不屠、所全毋慮數十萬人云云。是太宗之眷景賢、蓋出公右、其上相之位固從日所以處公、而汴京之不屠、亦公之所力爭而始得者。然則公之相當由景賢、而其平日維持調護

於君臣之間、使太宗任公而不疑、公得行其志而無所屈君、亦由景賢之力。不幸而史失其名、然其安天下救生民之功、固不在公下。世有孔子、能不興微管之歎乎。

金亡時、汴京人口據文正神道碑云戶一百四十七萬、元史本傳則云凡一百四十七萬人、蓋以戶一百四十七萬、當得四五百萬人、故誤戶爲口。然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此數。又崔立傳、人人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之凡百餘萬人。則汴京人口其庶可知。蓋此時河南北被兵、又盜賊四起、故金之民人皆萃於汴京、則一百四十七萬

戶之說當非蓋誣。

文正集爲中書省都事宗仲亨所集，癸巳歲始刊於平陽。（有平水王鄰及裴山孟攀鱗序、攀鱗亦流寓平陽。）次歲萬松老人又爲之序。其集凡九卷、古律詩雜文五百餘首。今本十四卷、凡古律詩雜文七百七十六首。蓋前九卷癸巳所刊、後四卷則甲午以後續增也、然亦至丙申而止。自丁酉至甲辰、（公薨之年。）凡八年、詩文無一篇存者、蓋今之十四卷未爲足本也。

湛然集中律詩以入聲作平聲者凡數十、見此決非誤字、亦非拗體。蓋公習用方言、不自覺其爲聲病也。公爲詩在三十以後、及官既高、人亦無以此告公者、遂有此病。

蒙古之制、凡攻城而抗拒者屠之、故蒙古入中原所屠名城不可勝計。及金國南遷以後、號令不出國門、故山東河北盜賊蠭起、其禍比蒙古尤烈。劉靜修武強尉孫君墓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二十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殆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餘一。又易州太守郭君墓銘、金貞祐主南遷而元兵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强焉弱陵、衆焉寡暴、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加以蒙古入主中夏、武人豪橫、其君臣又絶不知有治民之術。若此時無文正人之綱紀、正有不知其何如者。宋周臣之言、非門弟子之私言、乃天下之公書也。

皇元聖武親征錄紀太祖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四年之事（一二二〇—一二二三）年而

元史太祖紀因之。

元遺山以金源遺臣、金亡後上耶律中書書、（遺山集三十九）薦士三數十人、昔人恒以爲訴病。然觀其書則云、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際、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云云。蓋此數十人中、皆蒙古之驅口也、不但求免爲民、而必求聚養之分處之者、則金亡之後、河朔爲墟、即使免驅爲良、亦無所得食、終必餓死故也。遺山此書、誠仁人之用心、是知論人者不可不論其世也。

譜餘

後學介休齊希潞編校



元遺山年譜彙纂

繆鉞編撰
周斌審稿

據《國風半月刊》第七卷重排

《元遺山年譜彙纂》二卷，繆鉞編撰。原載一九三五年刊行之《國風》半月刊第七卷第三號及第五號内。

元好問（一一九〇—一二五七），字裕之，號遺山，金太原秀容（今山西忻縣）人。少從郝天挺學，以《箕山》、《琴臺》等詩受知於趙秉文，名動京師。興定五年進士，歷内鄉、南陽令。天興初爲尚書省掾，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建野史亭，儲集金代文獻，欲撰寫金代史，事未就而卒，年六十八。好問以文學名世，在金代末年號爲一代宗工。著有《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壬辰雜編》、《遺山先生集》，並編有《中州集》，收錄有金一代詩人之作。

好問爲金元大家，故爲後人所重，爲編年譜者近十家（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七），其間尤以清翁方綱《元遺山先生年譜》三卷、凌廷堪《元遺山先生年譜》二卷、施國祈《元遺山先生年譜》一卷、李光廷《廣元遺山年譜》二卷爲知名。翁譜雖廣徵博引，攷訂甚勤，仍不乏疏誤之處；凌譜數易其稿，號爲「攷訂綦詳」，然清張穆已數證其誤；施譜以表繫事，極爲簡明，然隨集刊附，不便單行；李譜詳於地理攷訂，多駁翁譜之誤，雖稱詳贍，實未盡然。故四譜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偏，綜爲一譜，實屬首選，近人楊亮基有《元遺山年譜新編》，即綜合各譜而成，今存稿本。此本爲繆鉞集四家之作而成，故曰「彙纂」，取長補短，刊爲一編，可作定本。其序稱：「知人論世，凌氏爲精；作詩年月，李攷最詳；翁譜疏陋，而有創始之功；施作簡略，乃爲箋注之輔。諸家既各有短長，其説亦不無同異。余參稽互校，願爲折中，研尋之餘，時有創獲。」可見雖總合四家，亦時有破其藩籬者矣。



元遺山年譜彙纂

序例

余夙喜讀元遺山詩，讀其詩則求知其人，論其世，而由其人其世更可以深解其詩，故年譜不可缺也。清人爲遺山撰年譜者凡數家，曰翁方綱，曰凌廷堪，曰施國祁，曰李光庭。尚有余集所作遺山先生年譜略，在得月簃叢書中，殊疏略不足論。大抵知人論世，凌氏爲精，作詩年月，李考最詳，翁譜疏陋而有創始之功，施作簡略，乃爲箋注之輔。諸家既各有短長，其説亦不無同异。余參稽互校，頗爲折中，研尋之餘，時有創獲，因草爲新譜，名曰彙纂。編次體例可得而言。

一、全書體例略遵凌譜，每年之下，撮叙譜主行蹟爲綱，而以所據資料爲目，諸家考證論斷及余之按語皆附焉。綱低一格寫，目低兩格寫，考證論斷皆低三格寫。

二、諸家善言悉加甄采，其有謬誤，間爲辨正。至於同一事也而繫年有殊，同一詩也而解説各異，或人棄而我取，或彼略而此詳，其間出入異同之故，因避行文枝蔓，不復一一詳注，諸譜具在，長短得失，覽者自得之。

三、遺山生平交遊多當時文章氣節之士，諸譜於此或疏而未及，或略而不詳。兹編皆述其行性及與遺山交誼，以見其切磋之益，氣類之雅。其卒於遺山前者，皆叙於卒年，卒於遺山後者，則叙於生年，生卒年無可考者，叙於譜中初見時。

四、遺山詩集分體而不編年，施、李兩譜皆著録編年詩。施譜頗略，遺漏甚多，李譜過詳，武斷不免。兹

編録編年詩自非題中或自註明著歲月者，皆就詩中人地情事參稽而定之，非確有證據，不敢著録。而考訂之語，或見譜中，或附題下。遺山文及詞亦編年著録焉。

五、遺山著書論文之意，見諸譜，皆未載。兹編悉加採録，間附闡發。蓋遺山本以詩人而兼史家，此其精華所在，不可遺也。

憶少時讀遺山詩，雖不盡悉其身世，然往往悲凉感激，潸然欲泣。及讀諸家年譜，參之金、元史籍，始知遺山之時，國勢人心，有可爲慟哭流涕者。詩人憂憤，無裨陸沉，其感人者深，而遭逢亦可痛矣。金自大定、明昌以還，文風蔚起，逮於末造，篤生遺山，卓爲一代宗匠，其詩嗣響子美，方軌放翁，古文渾雅，樂府疏快。國亡以文獻自任，所著壬辰雜編雖失傳，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其書，故獨稱雅正。詩文史學，萃於一身，非第元明之後無與頡頏，兩漢以來，固不數數覯也。此所以後人撰譜箋詩，景仰不絶歟。兹編草創於甲戌，削稿於乙亥，歷時一年，成書兩卷。一得之愚，冀補前修之未密，如有疵累，大雅匡焉。溧陽繆鉞自識。

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 宋光宗紹熙元年

先生生。月日無考。始生七月出繼叔父格。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録引、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

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略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巖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

大德碑本郝經遺山先生墓銘、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系出拓跋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團練使。大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父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西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邑食三百户。妣河南縣君張氏。

静樂舊抄遺山詩後世系略、元氏本黄帝後、自昌意少子受封北國、傳至後魏拓跋氏、至孝文、遷都洛陽、改元氏。又傳七世而國祚移、遂落籍汝州。唐元結官禮部侍郎。五季後自汝州遷平定、至先生高祖誼、宋宣和間官忻州神虎軍使。曾祖春、隰州團練使。靖康末自平定遷忻。祖滋善、金正隆二年始仕、爲柔服丞、所謂銅山府君也。生三子。長德明、號東巖、嘗讀書東山福田精舍、累舉不第、以詩酒自適。先生貴後、贈中順大夫、此所謂東巖府君也。次格、官陵川令、以遺山貴、贈明威將軍、所謂隴城府君也。季升、字德清、以兄隴城蔭、補承奉班、亦無子。德明生三子、長好古、字敏之、没於貞祐二年元兵屠城之難。次好謙、字益之。季即先生、出繼叔父隴城君。翁方綱元遺山先生年譜附録引。

李光庭廣元遺山年譜（後簡稱李譜）爲第四女配婿祭廟文云、敢告於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按王氏先生之本生母、即敏之兄墓銘所稱太夫人年在喜懼者也。後不從先生沒、不知其處。當從益之。張氏先生之繼母、即故物譜所稱貞祐丙子之兵余將奉先夫人南渡者也。後卒於內鄉、歸葬於新興。又按先生之親屬曰侄摶者、益之之子、出繼承奉君、北渡後相失、回鄉後依先生。曰侄一飛者、當是敏之之子、北渡後一得安信、後不知其處。曰侄孫伯安者、不知何人之孫、則從先生至南冠録引所云付文嚴以備遺忘、應是字訛、否則文嚴不知何人。又有小功兄寂然、時爲黃冠、亦見集中。南冠録引、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禄七十餘年矣。

鉞按、金秀容縣屬河東北路忻州、今山西省忻縣。

又按、先生嘗言、士之有所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中州集卷十辛願傳）斯言也、實無異於夫子自道。蓋先生本生父德明即以詩名、中州集卷十載楊叔玉爲德明所撰墓銘云、先生自幼讀書、世俗鄙事、終其身不掛口。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雖童子以言欺之、亦以爲誠然也。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未嘗一日不飲酒賦詩。先生作詩不事雕飾、清美圓熟、無山林枯槁之氣。有集三卷藏於家。而先生兄好古、字敏之、亦性識穎悟、讀書能强記、務爲無所不窺。（中州集卷十有小傳）其遺傳之美、家學之善、可知、此所謂父兄淵源者也。金代開國之初、文教不足稱、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南渡以後、趙秉文、李純甫主持壇坫、文尚奇古、詩學風雅、（歸潜志南渡後



文風一變、文多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國運衰而文運反盛焉。先生生於章宗明昌元年、二十五歲時貞祐南渡、適值金代文運最昌之時、此所謂國家教養者也。先生年十四從郝天挺學、即探求根本、不爲詞賦速售之業。南渡後遊於楊趙諸公之門、而與往還倡和以詩文相切劘者、如李純甫、麻九疇、雷淵、王渥、李獻能、李汾、辛願等、皆一時才俊之士、此所謂師友講習者也。三者具備、則知先生之所以卓爲一代文章宗匠者、其培養之功非偶然也。

是年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三十二歲、馮璧字叔獻二十九歲、楊雲翼字之美二十一歲、完顏璹字子瑜、封密國公十九歲、王若虛字從之十七歲、李純甫字之純、號屏山十四歲、李冶字仁卿十一歲、麻九疇字知幾八歲、雷淵字希顏七歲、王渥字仲澤五歲。

李冶、真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知鈞州事。金亡、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冶正言應對、世祖嘉納。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與先生及張德輝遊、時人號爲龍山三老。世祖即位、以學士召就職、期月以老病辭、卒年八十八。元史卷一百六十有傳。中統中、嚴忠傑刊先生集、冶爲作序。趙秉文諸人事並詳後。

是年耶律楚材字晉卿生。張柔字德剛生。王鶚字百一生。

張柔、易州定興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聚衆保西山、仕至中都經略使。元兵南下、兵敗被執、遂以衆降。後滅金伐宋、柔功甚多、仕至萬户、鎮順天府。元史卷一百四十七有傳。柔與先生爲宗盟之僚婿。先生北渡後、時至其幕府。

王鶚、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仕至左右司郎中。元張柔破蔡州，輩歸保州。世祖即位，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多所裁定。卒謚文康。元史卷一百六十有傳。中統中，嚴忠傑刊先生集，鶚作後引。

明昌二年辛亥

先生二歲。

趙天錫字受之生。

明昌三年壬子

先生三歲。

李汾字長源生，李獻能字欽叔生，冀禹錫字京父生。

明昌四年癸丑

先生四歲。始讀書。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録引，予自四歲讀書。

本集卷十六王黄華墓碑，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

鉞按：初學語能誦詩，至早當在四歲時，故繫於此年。

明昌五年甲寅

先生五歲，從父格官掖縣，過濟南。

本集卷三十四濟南行記、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

翁方綱元遺山先生年譜後簡稱翁譜方綱按先生乙未歲濟南雜詩云四十二年彈指過、則其隨隴城君至濟南、在四五歲時也。

鉞按金掖縣屬山東路萊州今山東省掖縣。金濟南府屬山東東路、治歷城縣、今山東省歷城縣。

明昌六年乙卯宋寧宗慶元元年

先生六歲。

承安元年丙辰

先生七歲入小學。

本集卷一古意詩、七歲入小學。

本集卷二曲阜紀行詩、我昔入小學、首讀仲尼居、百讀百不曉、但有唾成珠。

金史本傳、七歲能詩。

墓銘、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

鉞按先生南冠録引、八歲學作詩、則此云七歲能詩、殆約略之詞、不及先生自述之可據也。故學詩一事、繫之次年。

承安二年丁巳

先生八歲學作詩。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録引、八歲學作詩。

承安三年戊午

先生九歲。

承安四年己未

先生十歲。

承安五年庚申

先生十一歲。從父格官冀州路鐸、教之爲文。

墓銘、年十一、從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

鉞按、金冀州屬河北東路、今河北省冀縣。

中州集卷四路鐸傳、鐸字宣叔、伯達之子。與弟鈞和叔、父子俱有重名、而宣叔文最奇、尤長於詩、精緻温潤、自成一家。任臺諫、有古直臣之風。貞祐初、出爲孟州防禦使、城陷、投沁水死。金史卷一百有傳

宋朱熹卒、年七十一。據王懋竑朱子年譜

泰和元年辛酉 宋寧宗嘉泰元年

先生十二歲。

泰和二年壬戌

先生十三歲。

十月十日王庭筠卒年五十二。本集卷十六有墓碑、中州集卷三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鈫按王庭筠卒年、墓碑作五十二、中州集作四十七、金史本傳同、今從墓碑、庭筠字子端、蓋州熊岳人、仕至翰林修撰。隱居黃華山、號黃華山主。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尤善墨竹。爲人眉目如畫、善談笑、風流蘊藉、冠冕一時。先生雖不及相接、而甚嚮慕之。癸丑歲爲作墓碑云、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逮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

泰和三年癸亥

先生十四歲。從父格官陵川、受學於郝天挺。

本集卷二十三郝先生墓銘、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遊公卿間、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

官皆苦於饑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今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能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墓銘、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政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

金史卷一百二十七隱逸傳、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略 貞祐中居河南。略 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於舞陽。

凌廷堪元遺山先生年譜後簡稱凌譜按、元史又有一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朵魯別族、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謚文定。嘗修雲南實録五卷、又注唐人鼓吹集十卷、行於世。此天挺非晉卿也。時先後有二郝天挺、一爲先生之師、一爲先生之弟。王文簡池北偶談辨之甚詳。

鉞按、先生所作郝先生墓銘云、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未言卒於何年。中州集同金史本傳作卒年五十、亦不詳何年卒。施國祁元遺山詩集箋注後簡稱施注考遺山師友年齒、謂郝長先生二十九歲、然則當卒於興定元年丁丑、惟不知其何所據也。先生成童就學、即遇良師、受業六年、生平學術文章之根基已具於是矣。

又按、金陵川縣屬河東南路澤州、今山西省陵川縣。

劉祁生。劉祁字京叔、渾源人、先生友劉從益之子。

泰和四年甲子

先生十五歲、在陵川、學爲時文。

本集卷一古意詩十五學時文。

本集卷四題張彥寶陵川西溪圖自注、陵川在太行之顛、蓋天壤間淸涼境界也。江淮太平散人題詩東廟、自謂已造仙府、恨居民不知其樂耳。此縣先君子舊治、宴遊西溪、僕以童子侍焉。本集卷三十一通眞子墓碣銘、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眞子之大父。

鉞按、通眞子之大父、即秦事輒、先生友人秦略之父也。

續夷堅志卷三、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以杏棣棠枯枝爲翦綵花者。燈罷、家僮乞之、供於縣署佛屋中。四月上七日、先夫人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眞贋相間。先人會賓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予年始十五矣。

泰和五年乙丑 宋寧宗開禧元年

先生十六歲。在陵川、曾赴試并州。

遺山新樂府卷一摸魚兒題序、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嗚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余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識、號曰雁邱。同行者多爲賦詩、

余亦有雁邱詞。

鉞按、金史選舉志、金代科舉之制、凡諸進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章宗明昌元年、罷去鄉試。先生赴試、蓋府試也。并州即太原。考選舉志、府試策論進士凡七處、無太原府。試詞賦經義進士凡十處、有太原。則先生蓋舉詞賦或經義進士也。又府試之期、詞賦進士則以八月二十五日試賦及詩、又間三日試策論、經義進士又間詞賦後三日試經義、又三日試策。先生之赴試、蓋在八月間、故道逢捕雁者也。

又按、先生所作雁邱詞、張炎謂其模寫情態、立意高遠。見詞源先生十六歲時所作、已能如此、可以見其天才之超逸矣。録其詞於下、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别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横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黄土。千秋萬古、爲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按此詞題序云、舊所作無宫商、今為改定。似其中不乏後來改定之處、然大體固仍為當時原稿也。

又按本集卷二十三劉景玄墓銘、泰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爲予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而初無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取市人日曆、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蓋是年事。

又按金太原府屬河東北路、治陽曲縣、今山西省陽曲縣。



先生本生父德明卒年四十八。中州集卷十有小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鉞按先生本生父東巖君德明卒年無明文可據中州集卷十敏之兄傳云年二十就科舉、時先東巖君已捐館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户爲甚切敏之殁於貞祐二年甲戌年二十九是年適二十歲故翁凌兩譜皆定東巖君殁於是年。李譜從翁譜而施國祁元詩箋注本年譜後簡稱施譜則據中州集東巖君傳先人捐館後十年好問避兵南渡合之與聰上人書甲戌渡河之言當在泰和三年癸亥鉞考先生因避兵舉家南渡在貞祐二年丙子集中虞坂行詩注南冠録引故物譜承奉河南元公墓銘孫伯英墓銘均道及其事甲戌南渡惟見於與聰上人書或以他事或記載偶誤參看本譜甲戌年下殆不足據東巖君若卒於是年則至丙子恰爲十年與中州集東巖君傳合故從翁凌兩氏之説。

編年詩詞摸魚兒問世間情是何物

泰和六年丙寅蒙古鐵木真即皇帝位、是為太祖元年。

先生十七歲。

徐世隆字威卿生。

徐世隆、陳州西華人金正大四年進士國亡後居嚴實東平幕府仕元至山東提刑按察使後召爲翰林學士以疾辭。元史卷一百六十有傳。中統中、嚴忠傑刊先生集世隆爲作序。

泰和七年丁卯

先生十八歲。始一歸鄉里、仍回陵川。父格教以民政。

本集卷三十五忻州天慶觀記、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二。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

鉞按本集卷二十三郝先生墓銘、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所謂先人罷官者、不知在何年。然先生十九歲即離陵川至長安、若以留事二年計之、則罷官早當在上年。遲則在本年。别無他證、故不敢定。李譜謂隴城君於上年罷官、本年先生蓋歸娶、亦推測之辭也。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録引、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

宋辛棄疾卒、年六十八。

泰和八年戊辰　宋寧宗嘉定元年　十一月丙辰、章宗崩、衛王永濟立。

先生十九歲。曾至長安。

遺山新樂府卷一蝶戀花題序云、戊辰歲長安中作。

鉞按本集卷三十七送秦中諸人引、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沉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蓋即是年事。二十許者、約略言之、舉成數也。金長安縣屬京兆府路京兆府、今陝西長安縣。略陽、漢縣名、金爲隴城縣、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北百里。許蓋隴城君官隴城令、先生隨赴任所也。又按金史本傳云、從陵川郝晉卿學、六年而業成。先生十四歲從學於郝、業成當在是年。本集卷一古意詩云、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是也。



編年詩詞夢歸卷二李譜以詩中有長安佳麗地、遊子自枯槁句、定為此年作。蝶戀花一片花飛春意減、戊辰歲長安中作。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

先生二十歲。

長女真生。

墓銘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勝程思温。

施譜按示程孫詩云、生女四十年、知有爲父樂、詩爲戊申作、長女生於是年。

凌譜案先生子三人、長撫、次振、次摠、女五人、生年可考者、惟真及三女順、長子撫而已。鉞按第三子摠生年亦可考、詳戊申年。

李譜兩山行記云、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此代州南樓也。按辛丑代州南樓詩云、東洛西秦往復回、幾番風雨與塵埃、家山最與南樓近、三十三年恰再來。此正指赴洛陽試長安事、而燕試則誤也。蓋先生後此嘗燕試、故大略憶之、而誤記於此。即所云二十許、亦大略之詞、證以古意詩、斯得之耳。是年至洛陽、赴長安試、不遇、復回新興、往遊代州。鉞按李譜謂先生赴秦在本年、誤。蓋先生赴試長安、在上年、蝶戀花題序云、戊辰歲長安中作、可爲明證。李氏殆未詳考。至於遊洛在何年、則不敢遽定矣。先生登南樓、當在父殁歸里之後、約在二十三四歲時、所云自燕都試、並非誤記。詳見癸酉年下。

宋陸游卒、年八十五。據趙翼甌北詩話陸放翁年譜

大安二年庚午

先生二十一歲。父格卒官隴城、先生扶護還秀容。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録引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

續夷堅志卷二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午春先人疽發於鬢、好問愚幼、平居作舉子計於藥醫懵然無所知、庸醫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

大安三年辛未　蒙古太祖來伐、前軍至中都、中都戒嚴。

先生二十二歲。

本集卷二蕭齋詩引故民部長陵蕭公、泰和、大安之間名德雅望、朝臣無出其右、其爲太原道漕使、時不肖方厠諸生間、顧嘗一望眉宇、以爲甚幸、然亦以齒少且賤、不得與横經之末、而爲恨也。鉞按此事約在是年、蕭公即蕭貢、字真卿、咸陽人、官至户部尚書、好學不倦、注史記百卷、中州集卷五有傳、金史卷一百五有傳。

九月、党懷英字世傑卒、年七十八。中州集卷三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文藝傳。

崇慶元年壬申

先生二十三歲。

李譜辛未年下云、按兩山行記云、予自燕都試、當在此一二年間。出都詩云、漢宫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可奈何。是曾至燕也。本年下云、是年及去年皆家居中、至燕試、元夕詩、青衫驄馬踏東風、

是在燕作。又云「二十三年似夢中」，鉞按：李氏推定先生赴燕試在此二年中是也。至謂元夕詩爲在燕作，則非。蓋「青衫驄馬踏東風」既無由定爲確在燕作之證，而「二十三年似夢中」上句云「彰陽舊事無人記」，則似追憶舊事之意，非謂作詩時恰二十三歲也。

至寧元年癸酉　八月，胡沙虎弑衛紹王，立昇王珣，九月以後爲宣宗貞祐元年。秋，蒙古兵三路來伐。

先生二十四歲。

本集卷三十六十七史蒙求序：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吴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

鉞按：十七史蒙求序謂「後三十七年，得而序之」，序文之作在庚戌歲，先生年六十一，逆溯三十七年，正此年也。施譜繫於二十二歲時，嫌太早；翁譜繫於貞祐二年，考貞祐二年三月，蒙古兵破忻州，先生倉皇避寇，似無暇與朋友優遊講習矣。

本集卷三十四兩山行記：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聞説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巖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説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檐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

鉞按：此事不詳何年，約在辛未、壬申、癸酉三年中，故附於此。翁、施、李三譜皆繫於己巳歲，頗誤。己巳歲先生方在秦中，無由與客登南樓也。南樓在代州

李譜、按元史太祖紀、是年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臺、窩闊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洺、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隰、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是由太行之東而南、復循太行之西而北也。皇弟哈撒兒等爲左軍、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是山東、河北、河東俱無完土、金只存燕京矣。而在是年、與集中不合。

貞祐二年甲戌　夏五月、徙都汴京。六月、蒙古復圍中都。

先生二十五歲。三月、蒙古兵陷忻州、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

先生兄好古遇害、年二十九。本集卷二十五有墓銘、中州集卷十有傳。鉞按、敏之卒年中州集作三十一、續夷堅志作三十二、今從墓銘。

中州集卷七王萬鍾傳、貞祐二年、州忻州破、死者十餘萬人、時三月三日也。又卷五趙元修城去詩注、甲戌歲、忻城陷、官復完治。

本集卷二十五敏之兄墓銘、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强記、務爲無所不窺。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歿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

李譜、敏之墓銘三月屠城之禍、元史詳於去年。而是年三月、金主以衛王女與蒙古和、則屠城一舉與集不合。又曲阜紀行詩云誰言甲戌亂、煨燼入炎燎。明著其年、似屬史誤。竊嘗推之、元史所舉自合用兵始末而言、爲地既多、未必去年即能盡撤。則金主說和之時、濟南及忻州尚在焚掠、及和事定然後歸、三月尚屠城也。又按金宣宗紀是年正月、大元兵徇懷州、則三月屠忻州、信矣。

本集卷三十九答聰上人書、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

施譜案、虞坂行、故物譜皆云丙子奉母渡河、是年或以他故先渡耶。鉞按、先生避寇南渡、在貞祐丙子、集中數言及之。蓋甲戌歲蒙古兵破忻州、先生避兵太原、南冠録引所謂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居、殆即此後一二年中事。

本集卷十四有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詩、蓋即是年避兵時作。及丙子二月、蒙古兵復圍太原、先生知河東終不可守、遂於是年夏盡室南渡。乃答聰上人書又有甲戌渡河之語、殊爲可疑。施氏求其故而不得、於是以猶疑之辭解之曰、或以他故先渡。然觀書中所謂遂登楊趙之門云云、即丙子南渡後之情況。然則答聰上人書中所言渡河、即丙子歲之事、而所謂甲戌、所謂年二十有五、殆先生晚年誤記耶。凌譜亦謂二者恐有一誤。無他左證、疑莫能明、姑志於此、以俟知者。

編年詩詞

石嶺關書所見卷十　按宋史地志、石嶺關在秀容縣。詩云、連營突騎紅塵暗、微服行人細路高。已化蟲沙休自嘆、厭逢豺虎欲安逃。蓋是年避兵時作。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卷十四。

貞祐三年乙亥　五月庚申，中都破，留守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焚宮室，月餘不滅。

先生二十六歲。

李譜謂先生於甲戌年春避兵，夏回鄉，復往汴京。乙亥春在汴，試不遇，夏由潞州回新興。謂來時取道太行之東，以過井陘詩卷四爲證；歸時取道太行之西，以雜詩六首卷十二爲證。又以天井關詩卷三有二十年前走大梁，當時塵土困名場之句，定爲往汴乃赴試。鉞按：所謂塵土困名場者，無非言己當時屢試不遇，並無赴試之意。先生晚年常往來於燕晉之間，其過井陘非止一次，且玩過井陘詩，亦無由證爲甲戌年作。至於雜詩六首，鉞定爲己亥歲先生年五十由冠氏歸里時作。詩云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吴中喚傖父，却來河朔作炎兒。又云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裹新詩一千首，不愁錦綉裹山川。皆似久離鄉井，飽更患難之辭，決非少時之作，故不從李說，附辨於此。

編年詩詞：梁園春卷六　自注：車駕遷汴京後作。按宣宗於上年秋七月至汴京，詩爲春日作，故定爲是年。

貞祐四年丙子　二月，蒙古兵圍太原。

先生二十七歲。忻州被兵，夏五月，奉母張太夫人避亂南渡河，寓居三鄉。十月，蒙古破潼關，避兵女几之三潭。

本集卷三虞坂行自注：丙子夏五月，將南渡河，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録引：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

本集卷三十九故物譜、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徐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册、並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

鉞按金史地理志、三鄉鎮屬嵩州福昌縣、女几山亦屬福昌縣。福昌縣在今河南宜陽縣西六十里。

本集卷二十五承奉河南元公墓銘、公諱升、字德清。略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

鉞按元升墓銘有考滋善兄隴城府君之語、則升即先生叔父也。是年蓋與先生同南遷、翌年卒、遂葬於河南。故墓銘有遂爲南遷第一祖之語。

本集卷三十一孫伯英墓銘、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

鉞按孫伯英墓銘云、伯英雄州容城人、居洛陽四世。先生南渡時、過洛陽與相見也。中州集卷七有劉昂霄送裕之往洛陽兼簡孫伯英詩、殆作於是時。詩曰、洛水崧山壽樂堂、每從熱惱得清涼、竹床石枕應無恙、尚可分風供十方。

金史本傳、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

鉞按金史乃約略之詞、未確指箕山等詩即本年作。然墓銘謂趙秉文見先生箕山等詩、以書招

之考先生見趙在次年，則箕山等詩殆即是年作歟。

編年詩詞：箕山卷一、元魯縣琴臺卷一、虞坂行卷三、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卷三、落魄卷七詩云：行役魚頳尾，歸期烏白頭。中州遂南北，殘息付悠悠。故李譜定爲本年作。八月并州雁卷七自注：三鄉時作。詩云：南來還北去，無計得隨君。懷鄉之思也。

編年文：市隱齋記卷三十三

興定元年丁丑

先生二十八歲，在三鄉，撰錦機一卷。往汴京，以詩文見禮部尚書趙秉文。

本集卷三十六錦機引：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遍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閒居氾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疑「所」字之誤有書而録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黄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綉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本集卷十一論詩三十首自注云：丁丑歲三鄉作。

鉞按：錦機引所謂閒居氾南，蓋即三鄉也。先生是歲既集前人論文之語爲錦機，又作論詩三十首，歷評古作者。蓋閒居無事，故於詩文用力特深。錦機一書已佚，論詩絶句三十首，效杜甫、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后王士禛、袁枚皆仿其體，遂於詩中别啓一户牖。先生論詩之重要意見，

亦多存於其中。兹略述其大端、

一、吾國因疆域廣闊、故學術文章皆有兩種不同之風氣。以詩文論、大抵北人雄壯、其失也粗質。南人婉秀、其失也靡弱。先生爲北人、故喜雄壯之作。如云、慷慨歌謡絶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又云、有情芍藥含春泪、無力薔薇卧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盛稱敕勒歌而譏秦少游之作爲女郎詩、可以見其意矣。

二、先生稟性豪爽、其詩亦然、故不喜寒苦艱澀險怪之作、於孟東野、陳後山、盧玉川皆不滿意。其咏東野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咏後山云、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咏玉川云、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横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三、先生天資極高、功力亦深、故其追溯源流、裁量高下、亦頗具特識。其論柳子厚云、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遺音在、却是當年寂寞心。謂柳詩出於康樂、可謂洞悉源委。其論黄山谷云、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所見尤卓、惟其中微意、須稍加闡發。蓋世之學杜者、於唐莫善於李義山、於宋莫善於黄山谷。二子之學杜、皆得其神而變其貌、故往往非淺學者所能識。宋初西崑體諸人、尸祝義山而謂老杜不免有村夫子面目、蓋純以貌取、而不知義山即源出於杜也。山谷面目與義山迥别、而其精神則相通。蓋兩人皆學杜、山谷實不免有借徑於義山之處。朱少章詩話云、黄魯直獨用昆體

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禪家所謂更高一著。此實入微之論、非皮相者所能知。蓋唐人善學杜者無如義山、而宋人能由義山以上接老杜者無如山谷也。西崑體諸人不能知義山、江西派諸人名爲宗山谷、亦實不能知山谷。然山谷之真價並不因末流之弊而貶損。故先生詩曰古雅難將子美親云云、意謂江西派諸人之詩既無子美之古雅、又無義山之精純、而山谷之詩即由義山以上接子美、精神實與兩家相通。今既不能得兩家之妙、亦自不能得山谷之妙矣。故吾寧推崇山谷而不願附於江西詩派中也。當先生時、南宋則江西派之勢猶盛、金朝如王若虛等又痛詆山谷、皆不若先生之見爲精卓而持平也。

四、北宋詩人蘇、黃爲巨擘、元祐以後作者率不出二家範圍。先生則欲獨樹一幟、別辟境界。如云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又云金人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若有功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皆譏當時作詩者甘爲古人籠罩、不能推陳出新。卒之先生果能卓然自立、與南朝之陸游同爲蘇、黃以後兩大家、後人並稱蘇、黃、陸、元、可謂不負其言矣。

本集卷三十九趙閑閑真贊、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爲可教、爲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金史本傳、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墓銘、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



震京師、目爲元才子。

鉞按、先生舉進士在興定五年、則初見閑閑當在是年也。李譜謂先生是年赴汴京試、不知何據。

本集卷三十七木庵詩集序、英上人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

鉞按、序中所述、蓋此時事。辛、趙、劉皆先生至友、辛、劉二人事詳後。趙宜之名元、號愚軒、中州集卷五有傳、曰、元字宜之、定襄人、經童出身、舉進士不中、以年及、調鞏西簿、未幾失明、自少日博通書傳、作詩有規矩、泰和以後有詩名河東。南渡以後、往來洛西山中、閑閑公、雷御史、王子文許至忠、崔懷祖皆愛之、所至必虛左以待。爲人有材幹、處事詳雅、既病廢、無所營爲、萬慮一歸於詩、故詩益工。宜之之父名淑、與先隴城爲莫逆交、故好問交遊間得宜之之詩爲多。金史卷九十有趙元、與此非一人。

又按、中州集卷七有劉昂霄中秋日同辛敬之、魏邦彦、馬伯善、麻信之、元祐之燕集三鄉光武廟諸君有詩、昂霄亦繼作一詩、殆是年作。先生是年亦有秋日載酒光武廟詩、本集卷十也。

先生叔父升卒、年五十五。本集卷二十五有墓銘。

編年詩詞、龍門雜詩、卷一　寄英禪師師時住龍門寶應寺、卷二　按龍門雜詩有學詩二十年之句、寄英禪師詩有呻吟二十年之句、先生八歲學詩、至是二十年矣。又此二詩皆涉及英禪師、據木庵詩集序、先生與英禪師相往還時方在三鄉、故此二詩殆是年作。　勝概、卷七　自注、三鄉作。　秋日載酒光武廟、卷十　論詩三十首、卷十一　步虛詞、卷十二

自注、後二首三鄉時作。三鄉時作卷十二　三鄉雜詩卷十三

編年文、承奉河南元公墓銘卷二十五　錦機引卷三十六

興定二年戊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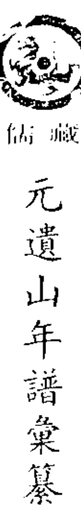
先生二十九歲。

李譜、雪後招鄰舍王子襄飲、此詩爲先生一關鍵。其云去年春旱百日強、小麥半熟雨作霜。多情青山不留客。單衣北風官路長、遺山山人伎倆拙。食貧口衆留他鄉。五車載書不堪煮。兩都覓官自取忙、無端學術與時背。如瞽失相徒倀倀、此指去年不遇最爲明晰、而未說移家也。今年得田昆水陽、積年勞苦似欲償。則因家鄉已失、置田謀食、自是此時實在情事。下云宋公能詩雅好客、勸我移家來水旁。此移家之眉目。而題中子襄已稱鄰舍、則先移登封。又考之集中、學東坡移居詩云、舊隱崧山陽、筍蕨豐饋餉。是崧山之居、家人聚處之地。飲酒五首云、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此則襄城之居、先生營耕之地。蓋自三鄉移崧邱、於道爲近、而置田昆陽、離崧三百里、故亦置宅以便往來。即後灣別業是也。但不移家耳。又云是年由三鄉移居登封、復往昆陽。鉞按先生本年行蹟在本集中無明文可考、李說乃臆測之詞、姑附於此。

興定三年己卯

先生三十歲。在登封。

三女阿秀生。



本集卷二十五孝女阿秀墓銘、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興定己卯、生於登封。

凌譜、廷堪按墓銘載先生女五人、長曰真、次嚴、女冠、次順、早卒。考孝女阿秀年十三、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與墓銘所謂次順早卒者合、則阿秀當名順。集中有示女珍詩、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順當作珍、四女名柔、則阿秀又名珍矣。元蔣子正山房隨筆稱先生有妹爲女冠、能詩、先生之妹爲女冠、無可考、或恐因次女嚴爲女冠而致誤耳。

鉞按、蔣子正山房隨筆、元遺山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屬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之、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無論爲先生之妹或女、其才思敏捷如此、可見先生家教之善矣。

中州集卷八劉光謙傳、好問爲舉子時、識於登封、相得甚歡、尊酒間談笑有味、使人不能忘也。

編年詩詞、寄趙宜之卷五　詩云、自我來嵩前、千旱歲相仍。又云、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按先生於二十七歲南渡居嵩前、至是三年、故此詩殆是年作。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卷十一

編年文、登封令薛侯去思頌卷三十八

興定四年庚辰

先生三十一歲。居崧下。六月，與雷淵、李獻能同遊玉華谷。八月，至汴京。

中州集卷六王渥送裕之還嵩山詩注：興定庚辰夏六月望，予與河南元好問、趙郡李獻能同遊玉華谷，又將歷崧前諸剎，因憩於少姨廟。元周行廊廡，得古仙人詞於壁間。然其首章直屋漏雨，爲所漫剥，殆不能辨，乃磴木石而上，拂拭泛滌，迫視者久之，始可完讀。觀其體則柏梁事，則終始二漢，字畫在鍾、王之間。東井又元鼎所都，幽州必賢宗子虞也。夫眷眷不忘幽州者，非吾田疇尚誰歟？田復所事之讎，却曹瞞之賞，哀俗波蕩中，挺挺有烈丈夫風氣，其死而不亡，蓋無疑。其能道此語亦無疑。觀者不應以文體古今之變而疑仙語也。噫！仙山靈岳宜有閎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而世人莫之識也。予三人者，乃今見之，夫豈偶然哉！再拜留蹟，以附知音者。末渾源雷淵題。按自此以上雷淵所題。此詩爲仙語無疑，然直謂田疇則似亦未安。屏山李純甫題。

鉞按：本集卷十一有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詩，即是年作。中州集有雷淵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詩，又有李獻能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詩，皆同時作。

本集卷三西園詩自注：興定庚辰八月中作。

鉞按：西園在汴京。本集卷六探花詞：不見西園風露秋。卷十汴梁除夜詩：數日西園看車馬。可證先生是歲八月蓋至汴京，遊西園，故云。西園老樹搖清秋，畫船載酒芳華遊。西園蓋宋徽宗所營構，因此而感宋事，哀徽、欽之北狩，故云：百年此地旃車發，易水迢迢雁行没。梁門回望綉成堆，滿面黄沙哭燕月。又云：富貴已經春夢後，典刑猶見靖康前。末云：秋山秋水今猶昔，漠漠荒煙送



斜日。銅人携出露盤來、人生無情泪沾臆。麗川亭上看年芳、更爲清歌盡此觴、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須作賦擬阿房。則感慨盛衰、托意深遠。蓋是時金室南渡、國勢微弱、先生已預憂其將蹈北宋之覆轍、故觸物興感、隱約其詞、所謂憂深而思遠也。姚範謂西園在燕、凌譜謂西園詩哀中都之破而作、均誤。

編年詩詞、西園卷三　會善寺卷八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首卷十一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卷十一　水調歌頭山家釀初熟　少室玉華谷月夕與希顏、欽叔飲、醉中賦此。　水調歌頭、雲山有宮闕

編年文、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卷三十七

興定五年辛巳

先生三十二歲。三月、登進士第、不就選。座主趙秉文。

金史卷十六宣宗本紀、興定五年三月己亥、省試經義進士、考官於常額外多放喬松等十餘人。

金史本傳、中興定五年第。

墓銘、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

本集卷三十八趙閑閑真贊、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獎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不之卹也。

施注本傳箋、其同年登詞賦第可考者、如第一劉過鼎臣、見滹南銘、歸潛志。又李國維德之、見本集沁州、碑洛西詩。又趙端卿正之、見本集奉直銘。又史元邦直、見本集墓表。又李欽若獻誠、李欽用獻甫、見本集贊皇銘、探花詞。又康塘、見康公銘。又敬鉉鼎臣、見贈答詩。又張夢祥、見探花詞。又董德卿、見別詩。又盧元長卿、見李復亨傳。又王元禮、見中州集景覃傳。又郭邦彥平甫、田錫永錫、見同上。又趙璧敏之、見陵川集銘。又焦茂才、見學古録朝列趙公碑。又□獻臣、蘇遘、見改建碑。以上共一十八人。若宣紀喬松等十餘人、乃同年經義進士、選志榦勤業德二十八人、乃同年女直進士也。

鉞按、宣宗南渡之後、趙秉文等掌貢舉、主壇坫、頗有轉變頹風振興文運之力、歸潛志備載其事云、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敝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貞祐初、趙閑閑爲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愛之、擢爲第一人。擢麻知幾爲策論魁、於是舉子輩嘩然。俄欽叔中宏詞科、入翰林、衆始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爲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爲第一、於是舉子輩復大噪。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議者亦息。又云、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爲法也。凌譜云、先生自貞祐南渡河、與諸巨公遊、所得師友之益日多、故能鬱爲一代宗工。蓋先生之生、實間氣所鍾、集金之大成、開元之先聲、以主持數百年文章氣運、非偶然也。



本集卷三十六楊叔能小亨集引興定末叔能與予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嘆以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内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

編年詩詞送欽叔内翰並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修五首 卷一 詩云君年始三十按欽叔卒於天興元年壬辰年四十一本年正三十歲故知此數詩為本年作又先生本年三月登第不就選往來箕潁間而詩云君歸豈不佳交遊滿京師細話洛陽事高咏嵩山詩蓋先生方居嵩下送欽叔往京師也 探花詞五首 卷六 聞希顏得英王記室 卷七 按歸潛志希顏興定末召為英王府文學故此詩蓋是年作 家山歸夢圖三首 卷十一 詩有别却并州已六年之句故李譜繫於此年又趙秉文楊雲翼劉景玄趙宜之皆有題裕之繫舟山圖詩見中州集

元光元年壬午

先生三十三歲與李獻能在孟津曾赴召至汴京

中州集卷十辛愿傳元光初予與李欽叔在孟津敬之自女几來爲之留數日其行也欽叔爲設饌備極豐腆敬之放筯而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美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饑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僕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予二人爲之惻然

本集卷三十五興福禪院功德記予赴召京師通與縝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趣裝未暇也丁酉之秋見净文於山陽予欣焉爲記之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

鉞按興福禪院記作於丁酉歲先生年四十八上溯十五年應爲三十三歲故知先生是年曾赴召至汴京李譜繫此事於癸未年誤。

編年詩詞懷叔能卷八　按先生上年與楊叔能會於京師，而詩中有别却楊侯又一年句，故知爲此年作。臨江仙今古北邙山下路自洛陽往孟津道中作。臨江仙試上古城城上望孟津河上亭同欽叔賦因寄希顔兄。浣溪沙一夜春寒滿下廳宿孟津官舍。木蘭花慢流年春夢過孟津官舍寄欽若、欽用昆弟並長安故人。

元光二年癸未　十二月庚寅，宣宗崩，子守緒立，是爲哀宗。

先生三十四歲。春在崧下，夏至昆陽，又嘗過郾城。

中州集卷六馮璧詩題序：元光間，予在上龍潭，每春秋二仲月，往往與元雷遊歷崧少諸藍，禪師汴公方事參訪，每相遇，輒揮毫賦詩，以道閒適之樂。

鉞按先生摸魚兒詞笑青山不解留客題序：正月二十七日，余與希顔陪馮内翰遊龍母潭，韓吏部釣於龍潭遇雷事見天封題名，即此地也。既歸，宿於近潭田舍翁家。是夜，雷雨大作，望潭中火光如燭，明日，旁近言龍起大槐中。父老云：正月龍起，前此未見也。約此時事。

本集卷三十二葉縣中嶽廟記：癸未之夏，予過昆陽。

本集卷二十四真定府教授常君墓銘：元光癸未，予過郾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疑舍字之誤，因得接杯酒之歡，然未款也。

鉞按古昆陽即金之葉縣，屬南京路裕州，在今河南省葉縣。金郾城縣屬南京路許州，今河南省



郾城縣。本集卷八有昆陽詩二首、殆即是年作。詩云、并州倦客初投躓、楚澤寒梅又過花。又云、去日黄花半未開、南來忽復見寒梅。似先生是年夏至昆陽、秋去而冬又返者。本集卷二光武臺詩亦云、遊子十月來、登高送長鴻。至於其過郾城在何時、則不可詳考矣。歸潛志云、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坊州郝仲純賦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溠水橫陳處、計隨劉郎小怯中。天上雷風掃妖氣、人間虎豹畏真龍。千秋一片昆溪月、曾照堂堂蓋世雄。郝云、戰骨至今埋溠水、暮雲何處是春陵。李長源云、潁川南下鬱陂陁、遐想當年戰壘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爲豎子試干戈。元裕之云、英風未覺消沉盡、試向春陵望鬱葱。王飛伯云、落日一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後云、誰倚城樓吊興廢、一聲長笛暮雲開。李欽叔、白文舉、史學優皆有詩、余亦作一古詩也。蓋此時事。志所稱先子翰林、即劉從益。歸潛志又云、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知從益令葉在此時、先生之來、殆訪從益也。

又按本集卷三范寬秦川圖詩自注、予七年前過郾城、伯玉知予來、而都無賓主意。予亦偃蹇而去。爾後雖願交、而髯殁矣。未嘗不以爲恨也。蓋亦是年事。伯玉張瑴之字。

又按本集卷九有溵亭同麻知幾賦一詩。溵亭在郾城、此詩殆是年作。詩有句云、天闊平野莽無際、水繞孤城閑不流。自注、元是深字、知幾謂予改作閑字。觀此可知先生於詩推敲之功、及朋友切磋之益。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張橘軒與元遺山爲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爲逼人。此爲子。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

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爲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樹爲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爲死、垂爲歸、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百倍精采。先生詩律之細、真不減杜陵也。

又按墓銘、登第不就選、往來箕潁間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按其什、人嚼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於道途、巍然坡谷復出也。凌譜謂應在此時。

六月十三日、劉昂霄卒、年三十八。本集卷二十三有墓銘、中州集卷七有傳。

鉞按、劉昂霄卒年、墓銘作三十八、中州集作三十七、今從墓銘。中州集昂霄傳云、昂霄字景玄、陵川人。學無所不窺、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座聳聽、噤不得語。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而景玄病不起矣。乙酉歲、先生銘其墓。

郝經生。

郝經字伯常、即先生師郝天挺之孫、後又受學於先生。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仕元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被留十六年、然後歸、卒謚文忠、著陵川集。元史卷一百五十七有傳。先生墓銘即經所作。

編年詩詞、緱山宿酒卷一　自注、同內翰馮文叔、獻雷兄希顏賦詩、分韻得賓字。光武臺卷一　先生本年曾至昆陽、此詩蓋此時作。瀍亭卷一　劉曲龍潭卷一　麥嘆卷一　詩云、如何落吾手、羊年變雞猴。李譜謂羊年即此年。虎害卷



五　金史宣宗本紀及五行志均言元光二年有虎害、此詩蓋是年作。度太白嶺往昆陽 卷八　寄希顏詩 卷八　按寄希顏詩凡二首、非一時作。前一首云、偃卧嵩邱七見春。李譜云、丙子南渡、自丁丑至此凡七見春也。昆陽二首 卷八　葉縣雨中 卷八　濦亭同麻知幾賦 卷九　水調歌頭 石壇洗秋露　緱山夜飲　摸魚兒 笑青山不解留客　臨江仙 世故迫人無好况　飲昆陽官舍有懷德新丈。

編年文、葉縣中岳廟記 卷三十二

正大元年甲申

先生三十五歲。五月應宏詞科。權國史院編修官。

本集卷三十八趙閑閑真贊、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爲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顧座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於自信蓋如此。

本集卷十五章宗皇帝鐵券行引、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自注、已上二篇、正大元年五月應辭科程文、餘二篇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亡不及録。擬賀登寶位表自注云、已下五題、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鉞按、金史選舉志、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士。

本集卷三十七太原昭禪師語録引、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此文本集失載、見元文類。 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録已具、正書

藏祕閣副在史院。

鉞按：凌譜、翁譜皆定先生權史館編修在正大二年，以本集吏部掾屬題名記及警巡院廨署記有明文可據也。此處僅云正大初，未言何年。然觀本集卷八帝城詩自注云「史館夜直作」，詩有「半夜商聲入寥廓」句，當作於秋日。而先生於正大二年夏即告歸崧山，則此詩當是元年作，故知先生入史館當在元年也。歸潛志云：正大初，趙閑閑長翰林，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岡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叢號蟋蟀，病葉掛蠨蛸。欲訪陶彭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當是此時事。本集卷八有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卷九又有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兩詩。又本集卷二九日讀書山詩云：「往年在南都，閑閑主文衡。九日登吹臺，追隨盡名卿。酒酣公賦詩，揮灑筆不停。蛟龍起庭户，破壁春雷轟。堂堂髯御史，痛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含秋清。我時最後來，四座頗爲傾。」所咏蓋即本年事，可想見先生在京時詩酒之樂。詩中所謂髯御史即雷希顏，李即李獻卿，王即王仲澤也。

又按：金史百官志，國史院編修官正八品，女直、漢人各四員。

王鶚遺山集後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

鉞按：元史王鶚傳：鶚於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則所謂同在史館者應在是時。惟先生居史館僅二年，則所謂三歷春秋者，亦約略之詞也。

又按：先生在史館似不甚得意。本集卷八有帝城詩二首，自注：史院夜直作。殆即本年所作。施注

以先生四十擧兒子、而是年僅三十五歲、乃有預遺兒書一語以為疑。鉞按兒字不必拘看、女亦未嘗不可稱兒、先生長女生於己巳年至是已十六歲矣。詩云帝城西下望孤雲、半廢晨昏愧此身、世俗但知從仕樂、書生只合在家貧、悠悠未了三千牘、碌碌翻隨十九人、預遺兒書報歸日、安排鷄黍約比鄰、又云羈懷鬱鬱歲駸駸、擁褐南窗坐晚陰、日月難淹京國久、雲山唯覺玉華深、鄰村爛漫鷄黍局、野寺荒涼松竹林、半夜商聲入寥廓、北風黃鵠起歸心、又水調歌頭詞史館夜直云形神自相語、咄諾汝來前、天公生汝何意、寧獨有奇偏、萬事粗疏潦倒、半世栖遲零落、甘受衆人憐、許汜卧床下、趙壹倚門邊、五車書、都不博、一囊錢、長安自古歧路、難似上青天、鷄黍年年鄉社、桃李家家春酒、平地有神仙、歸去不歸去、鼻孔有誰穿、觀此可知先生宦情之淡、歸思之濃、故明年遂謁告出京矣、又按歸潛志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不相咸、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擊經、元好滑稽、李輒以詩譏罵、元亦無如之何、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末帝召故駙馬都尉僕散阿海女子入宮、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焉、一時士人傳以爲笑談、元詩云略李詩云略元和其詩、先子稱工、此事凌譜繫於正大二年、考文中有先子稱工之語、則其時劉從益尚在、劉從益之卒當在本年、則作此詩必本年事也、故附於此。

三月二十一日、程震卒、年四十四。本集卷二十一有墓表、金史卷一百一十有傳。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官監察御史、震之子思溫娶先生長女真

劉從益蓋卒於是年，年四十四。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中州集劉從益傳：從益字雲卿，大安元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者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爲葉縣令，修學講義，弊善抑惡，有古良吏之風。未幾，被召，授應奉翰林文字，逾月以疾卒，時年四十四。雲卿博學强記，於經學有所得，爲文章長於詩，五言古詩又其所長。中州集未言從益卒於何年。考歸潛志云：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參之中州集召入翰林逾月以疾卒之語，知從益之卒蓋在是年，故附於此。本集卷一有贈答劉御史雲卿四首，詩云：舊聞劉君公，學經發源深，驊騮萬里氣，聖途已駸駸。又云：共學君所貪，適道我豈任。相酬無别物，徒有好賢心。其傾倒甚至。詩有大梁語三日，副我夙所欽之句，蓋作於汴京，惟在何時則不可考矣。

編年詩詞：贈答楊煥然卷一。按本集卷二十三楊奐墓碑：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詞旨剴切，保爲當國者所沮。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此詩蓋是年作。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横幅卷二。張左丞即張行信，金史本傳：哀宗即位，徵用舊人，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詩蓋是年作，詩云：嵩丘動歸興，突兀青在眼，何時卧雲身，團茅遂疏懶。仍有思歸嵩山之意，與帝城詩同。閻商卿還山中卷三。詩中有蘭臺從事更閑冷句，蘭臺蓋指史館，故知爲此年作。芳華怨卷六。帝城二首卷八。自注：史院夜直作。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卷八。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卷九。燕府白兔卷九。金史哀宗紀：正大元年正月庚子，邠州節度使移剌求納阿卜貢白兔。水調歌頭形神自相語。史館夜直。石州慢擊築行歌。赴召史館，與德新丈别於岳祠西新店，明日以此寄之。蝶戀花牢落羈懷愁有信。甲申歲南都作。



編年文章宗皇帝鐵券行引、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擬賀登寶位表、擬立東宮詔、擬除樞密使制、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擬除司農卿制 以上均卷十五 拙軒銘引 卷三十六 文中所謂左轄公即尚書左丞張行信。

正大二年乙酉 宋理宗寶慶元年

先生三十六歲在汴京權國史院編修官。春、被命赴鄭州見賈益謙訪先朝遺事。夏、告歸崧山。作杜詩學。

本集卷三十四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正大初、公賈益謙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弒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謂衛王失道、天命絶之、虎實無罪、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爲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弒、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毒驁狠、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邪。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於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 本集作北後 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公答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慚政府舊妨賢。物華

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公又敕諸子、賢卿臺掾、翔卿閣門、凡某京師用物、月爲供給之。其曲相奬借如此。

鉞按、先生自上年應宏詞後、即在史館、而赴鄭州就賈益謙訪先朝遺事。所以知在此年者、以本集卷八僕射陂醉歸即事詩有春波澹澹沙鳥没之句、僕射陂在鄭州、故知此詩殆即訪賈時所作。故李譜謂此事應在本年春、今從之。又金史卷一百六賈益謙傳、亦載史館遣人訪先朝事蹟事、惟僅云遣編修一人、未言姓名。證之本集賈氏千秋録後記、知所遣者即先生也。此可補史文之缺。

本集卷三十三史部掾屬題名記、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同卷警巡院廨署記同。

本集卷一出京詩自注、史院得告歸崧山侍下。

本集卷二十三劉景玄墓銘、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遊最爲知己、當爲作銘、無使埋没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好問爲宜。乃作銘。

鉞按、墓銘謂景玄終於永寧之寓居、金永寧縣在今河南省洛寧縣東北。先生自京師歸崧山時、蓋枉道過哭其墓也。

本集卷三十六杜詩學引、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録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

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志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鈜按、杜詩學一書、明時尚存、曾見於文淵閣書目、然已殘缺、後遂佚矣。先生詩學老杜、其論杜詩、必有深造自得之言、惜乎此書之不傳也。杜詩學引載先生論杜詩之意見云、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美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没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編年詩詞、出京 卷一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卷一 李道人嵩陽歸隱圖 卷二 詩云、愧我出山來、京塵滿山衣。春風四十日、夢與孤雲飛。李譜定為是年作。 寄王丈德新二首 卷七 自注、欽叔時赴鄭州幕官、李譜、金史李獻能傳、貞祐三年進士第一、在翰苑十年。出為鄭州觀察判官。應在是年。 僕射陂醉歸即事 卷八 鄭州上致政賈左丞相公 卷

八　寄欽用卷八　詩有憔悴京華苜蓿盤、南山歸興夜漫漫之句、李譜定為是年作。　浣溪沙萬頃風烟入酒壺　史院得告歸西山。

十六

編年文劉景玄墓銘卷二十三　史部掾屬題名記卷三十三　警巡院廨署記卷三十三　杜詩學引卷三

正大三年丙戌

先生三十七歲。夏四月、過方城、從商帥完顏鼎至南陽。秋歸嵩下、旋除鎮平令、不久即罷去。

本集卷三十八良佐鏡銘、丙戌夏四月、予過氾南、良佐請銘其鏡。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爲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鉞按、良佐即完顏彝、小字陳和尚、事蹟見金史卷一百二十三忠義傳。天興元年、先生爲作墓碑、見本集卷二十七。良佐此時方隨其兄完顏鼎在軍中。完顏鼎字國器、又名色埒默、原作斜烈、曾鎮商州。金史完顏彝傳謂正大二年、色埒默落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先生良佐墓碑亦謂二年正大、安平即完顏鼎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則知良佐此時方隨其兄在方城。鏡銘所謂予過氾南、即指方城也。金方城縣在今河南省方城縣　先生滿江紅詞漢水方城題序云、方城商帥國器軍中寄同年李欽用、蓋此時作。又本集卷八有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一詩、自注、時從商帥國器軍至南陽。同卷有中秋雨夕詩、自注、商帥國器筵中作。卷九有即事詩、自注、商帥國器見

免從軍。又有三奠子詞上高城置酒題序云、同國器帥良佐仲澤置酒南陽故城。知先生又曾從國器軍至南陽。按本集卷十一出鄧州詩云、六年留滯鄧州城、自辛卯離鄧入京、逆溯至此、適足六年。則從商帥於南陽、即在是年。又卷九即事詩自注商帥國器見免從軍。云、到家慈母應相問、爲說將軍禮數寬。是先生離商帥軍中即歸家也。本集卷八有留別仲澤詩。中州集卷六王渥有送裕之還嵩山詩、即次此詩之韻。二詩或即作於是時。先生詩云、避俗無機日見侵、逐貧不去巧相尋。半生與世未嘗合、前日入山唯不深。綠水紅蓮慚大府、清泉白石識初心。相思命駕非君事、能寄詩來或賞音。王渥詩云、高懷不受簿書侵、清穎鷗盟欲重尋。老去宦情如我薄、閑來道念見君深。對床夜雨他年夢、滿馬西風此日心。嵩頂勝遊誰得共。仙闈仙馭待知音。

本集卷二十三曹徵君墓表、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

鉞按、此事蓋在是年。曹徵君名珏、字子玉、時居方城教授。據墓表

墓銘初筮仕除鎭平令。

凌譜、廷堪按、郝伯常稱先生初除鎭平令、再轉內鄕。考先生乙酉歲居嵩山、丁亥已轉內鄕令。則官鎭平時應在丙戌。施注本傳箋、大德碑云、初筮仕除鎭平令、再轉內鄕。考本集夾谷碑云、正大三年初置申州、南陽、上梁文云、改隸新州。宋理紀淳祐五年四月、鈐轄王雲襲鄧州鎭平縣。元史地志南陽府、金爲申州、有南陽、鎭平二縣。是正大三年初昇南陽縣爲申州、即立鎭平縣可知。夾谷於是年刺新州、先生即於是年初筮知新縣、無可疑者。鉞按、凌施兩家皆以先生爲鎭平令在本年、施氏之說尤爲詳明。翁譜因先生鎭平縣感懷詩有四十頭顱半白生之句、不知所謂四十

者乃舉成數約略言之、而拘泥詩句、以爲先生四十歲始官鎮平令、反謂郝經墓銘爲考之未詳、實誤。又李譜亦從翁説、謂先生爲鎮平令在四十歲時、而謂本年從商帥至南陽、辭免歸、登封、復至洛陽度歲、以除夜詩爲證。然除夜詩云、一燈明暗夜如何。夢寐衡門在澗阿。明爲出仕後追憶山中隱居之詞、物外烟霞玉華遠、花時車馬洛陽多。亦追憶昔時在崧下及洛陽之情況、折腰真有陶潛興、明點出曾爲縣令矣。爲縣令不久即罷去、故結句云、三十七年今日過。可憐出處兩蹉跎。李氏誤解詩意、今不取。金鎮平縣在今河南省鎮平縣。

又按本集卷八鎮平縣齋感懷詩、四十頭顱半白生、静中身世兩關情。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鳴嗚却自驚。老計漸思乘款段、壯懷空擬漫崢嶸。西窗一夕無人語、挑盡寒燈坐不明。可見先生在鎮平時不甚得志、故不久即罷去也。新樂府有清平樂詞、題序云、罷鎮平歸西山草堂。

續夷堅志卷二穰縣宋莊王叟、人目爲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婦年八十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其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推户爲縣中第一。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健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陰德致然。問之、不答。旁一叟云、王評事年雖高、乃以診治爲生、病家來請、上馬去、不以僮僕自隨。爲人處方、一藥不備、不以和劑。貧家調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既平、不責一錢。此非陰德耶。翁乃肯自言、今商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耳負甘草來、塵垢糞穢、何所不有。卸之藥肆中、隨即銼以與人。某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濯、暴晾如法、然後和藥。他品悉然、非敢自爲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爾也。予酌酒與之曰、此公陰德大矣。



賈益謙卒年八十。中州集卷九有傳、金史卷一百六有傳。

編年詩詞飲酒五首卷一 自注、襄城作。按本集卷三十九酒裏五言說、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眞。此余三十六七時詩也。後飲酒五首卷一 豐山懷古卷一 方城道中懷山中幽居卷七 除夜卷八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卷八 自注、時從商帥國器軍至南陽。 十日登豐山卷八 中秋雨夕卷八 自注、商帥國器筵中作。 鎭平縣齋感懷卷九 即事卷九 自注、商帥國器見免從軍。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鎭平卷十一 鎭平寄侄孫伯安卷十一 鎭平書事卷十一 自鎭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卷十一 滿江紅漢水方城 方城商帥國器軍中寄同年李欽用。 三奠子上高城置酒 同國器帥良佐仲澤置酒南陽故城。 浣溪沙百折清泉繞舍鳴 方□原缺、疑是城字仙翁山北水莊成、良佐以事繫獄、以此寄之。按良佐繫獄在此年。 清平樂垂楊小渡 罷鎭平歸西山草堂。

編年文良佐鏡銘卷三十八。

正大四年丁亥

先生三十八歲。爲內鄉令。

本集卷三十二長慶泉新廟記、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爲內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

鈦按、金內鄉縣、屬南京路鄧州、今河南省內鄉縣。本集卷二九日讀書山詩云、我在正大初、作吏淅江邊。山城官事少、日放淅江船。菊潭秋花滿、紫稻釀寒泉。甘腴入小苦、幽光出清妍。歸路踏明月、醉袖風翩翩。父老遮我留、謂我欲登仙。又臨江仙詞內鄉寄崧前故人云、昨夜半山亭下、醉窪尊

人日留題放船直到淅江西冰船天上下雲錦樹高低。世上紅塵争白日山中太古熙熙外人初到故應迷桃花三百里渾是武陵溪可見先生官内鄉時遊賞山水之樂趣又臨江仙詞夏節秋林在内鄉北山云夏館秋林山水窟家家林影湖光三年閑爲一官忙簿書愁裏過笋蕨夢中香。父老書來召我隱臨流已蓋茅堂白頭兄弟共論量山田尋二頃他日作桐鄉先生蓋愛内鄉景物有久居之意也。

又按本集卷一有宿菊潭詩乃先生官内鄉時所作詩云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且勿往問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難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毫釐汝鄉之單貧寧爲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鬥復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清白直下村稀我雖禁吏出將無夜叩扉教汝子若孫努力逃寒饑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違鞭扑傷汝肌傷肌尚云可夭閼令人悲又卷八内鄉縣齋書事詩云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饑鼠繞床如欲語驚烏啼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舂陵老使君可見先生愛民之心南冠録引所謂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者也。

本集卷三十七張仲經詩集序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早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挈家就予内鄉時劉内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



中州集卷六王渥傳。嘗與予行内鄉山中。馬上賦詩云。霜風十月餘。千山錦峥嶸。

編年詩詞　宿菊潭卷一　半山亭招仲梁飲卷三　去歲君遠遊送仲梁出山卷五　據張仲經詩集序。知先生官内鄉時。杜仲梁攜家來就。而詩中有去歲君遠遊今年客他州之語。客他州殆即指客内鄉。故知詩為本年作。詩中又道及鄧州大帥。即移剌瑗。仲梁之出山。蓋就鄧帥幕府之辟也。　内鄉縣齋書事卷八　自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卷八　西齋夜宴卷八　自注。時為内鄉令。　春日半山亭遊眺卷八　滿江紅老樹荒臺　内鄉作　滿江紅江上窪尊　内鄉半山亭。浮休居士張芸叟窪尊石刻在焉。　臨江仙昨夜半山亭下飲　内鄉寄崧前故人。　臨江仙夏館秋林山水窟　夏節秋林在内鄉北山。　江城子纖條裊裊雪葱蘢　内鄉縣廨芳菊堂前大酴醾架。芳香絶異常年。聞時人言。見素衣美婦。迫視之無有也。或者以為花神。故記之。

編年文　墳雲墓銘卷三十一

正大五年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蒙古皇子拖雷監國。

先生三十九歲。爲内鄉令。丁内艱。能官。冬十月。居縣東南白鹿原。

本集卷十二紀夢詩自注。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内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遂觀法駕導引畫幄。最前負弩三人中。有金書小字題裕之者。夢中不自知其爲予也。

先生太夫人張氏卒。　鉞按。先生墓銘。終喪。辟南陽令。先生官南陽在正大八年。則遭喪當為正大五六年間事。凌譜定在六年。施譜定五年。今從施譜。説詳後。

本集卷一新齋賦序。予既罷内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厭

飫、若有所得、以爲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爲新齋、且爲賦以自警。

本集卷一行齋賦序：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略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

本集卷三十七張仲經詩集序：及來内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淅江觀漲詩。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鉞按：新齋賦序作東南、此作西南、二者必有一誤。名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崖、同抱緑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詠彌日。

鉞按：新齋賦序云：予既罷内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未言在何年。而行齋賦序有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略名曰行齋之語。考張仲經詩集序、仲經之行齋亦在白鹿原、則新齋賦序所謂出居縣東南白鹿原、即行齋賦序之新居。而先生之罷内鄉即在戊子歲矣。罷官之故、蓋以丁内艱故。先生太夫人之卒當在是年也。凌譜分營長壽新居及出居白鹿原爲二事、分附戊子、己丑兩年中、殆未之詳考也。

又按：本集卷八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詩中有三載素冠容有愧、一時墨絰果何心之句、蓋本先生丁艱後罷官閒居、鄧州帥辟之、而先生不應辟也。鄧州帥即移刺瑗、事蹟附見金史武仙傳。歸潛志稱其弟兄俱好文、幕府延致名士、爲將鎮静、守邊不擾、蓋亦當時武人中之佼佼者。凌譜以鄧州帥爲劉祖謙、誤。祖謙僅官武勝軍節度副使、且先生官内鄉時、劉已解官矣。又本集卷八有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詩、則先生後復應移刺瑗之辟、詳庚寅年。

八月七日楊雲翼卒、年五十九。本集卷十八有墓銘、中州集卷四有傳、金史卷一百一十有傳。

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興定末拜吏部尚書、終於翰林學士、謚文獻。南渡後二十年、楊雲翼與趙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獎借後進不遺餘力、李平甫爲先生畫繫舟山圖、雲翼題詩有句云、彼美元夫子、謂先生父東巖君學道如觀瀾、孔孟澤有餘、曾顏膏未殘、向來種德深、真與山根蟠。之子起其門、孤鳳翥羽翰。計偕聊爾耳、平步青雲端、雲翼卒後、先生爲作挽章有受恩知己無從報、獨爲斯文泣至公之句。

王惲生。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少以詩文受知於先生。仕元至翰林學士。卒謚文定、著秋澗集。元史卷一百六十七有傳。

編年詩詞、觀淅江漲 卷一 詩有一旱千里赤之語。又自注云、時拜大赦五日矣。按金史哀宗紀、正大五年六月壬戌旱、赦雜犯死罪以下。故知此詩乃本年作。 阻雨張主簿草堂 卷一 本集張仲經詩集序、及來內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淅江觀漲詩。 鸛雀崖北龍潭 卷一 本集卷十一女嚴詩注、鸛崖在內鄉往盧氏道中。按紀夢詩注、先生本年曾由內鄉往盧氏、此詩殆道中作。 長壽新居三首 卷七 楊之美尚書挽章 卷八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卷八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卷八 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 卷十一 記夢 卷十二 自注、戊子七月二十四日。 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傳體 卷十四 水調歌頭 蒼煙百年木 新長壽齋 聲聲慢 林間雞犬 內鄉淅

江上作。

編年文、新齋賦卷一、行齋賦卷一

正大六年己丑 蒙古太宗元年

先生四十歲、閒居內鄉、作東坡詩雅。

本集卷三十六東坡詩雅引、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絶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録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子阿千生。

本集卷七阿千始生詩、四十舉兒子、孩提聊自夸。

凌譜、廷堪案墓銘載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撫、次曰振、次曰揔。繹詩意、則阿千當屬先生長子撫也。

編年詩詞、此日不足惜卷五 詩有四十豈不知頭顱句、故知為此年作。 阿千始生卷七 劉光甫內鄉新居卷八 長壽山居元夕卷十一 按公於戊子年罷內鄉縣、是年冬營長壽新居。此詩蓋本年所作、時先生四十歲。詩中云三十九年何限事者、以新年元夕回憶已過之三十九年、故云然。若以為戊子年作、則尚未罷縣、無由山居也。施譜誤。 蝶戀花負郭桑麻秋課重 白鹿原新齋作。先生於去年冬十月出居白鹿原。此詞作於春日、當是本年作。



編年文、長慶泉新廟記卷三十二　東坡詩雅引卷三十六

正大七年庚寅

先生四十一歲。閒居內鄉、曾赴鄧州辟。

本集卷三十五竹林禪院記、正大庚辰、按辰當為寅字之誤、正大無庚辰也。予閒居空上、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因爲記其事。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鉞按先生赴鄧州移剌瑗之辟、應在何年、本集中無明文可考。按前後事蹟推之、當在丁艱之後、爲南陽令之前、故李譜繫於此年。今從之。

許古卒年七十四。中州集卷五有傳、金史卷一百九有傳。

許古、字道真、承安進士。宣宗朝以直言極諫稱。哀宗即位、授右司諫。未幾、乞身還伊陽。中州集許古傳云、正大七年年七十四、卒前三日有書見及、字已欹傾矣。

編年詩詞、鄧州城樓卷三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卷七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卷八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卷八　新野先主廟卷八 自注、次鄧帥韻。　巨然秋山圖爲鄧州相公賦卷十一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卷十一

編年文、孫伯英墓銘卷三十一　竹林禪院記卷三十五

正大八年辛卯

先生四十二歲。終喪、辟南陽令、內遷尚書省掾、移家汴京。

金史本傳、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

墓銘、終喪、正大中、辟申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威惠、詔爲尚書都省掾。

鉞按、金南陽縣屬南京路鄧州。正大三年、初置申州、今河南省南陽縣。

又按、本集卷三十三鄧州新倉記作於正大八年。文末題云、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知先生爲南陽令在是年。本集卷三宛丘歎詩自注、髥李令南陽、配流民以牛頭租、迫而逃者餘萬家。辛卯七月、農司檄予按秦陽陂田、感而賦詩。可知先生七月間猶在南陽、而本集卷八有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一詩。卷二十一希顏墓銘云、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則八月間先生已在京、其被詔内遷尚書省掾、蓋在是年七八月間。本傳所謂天興初擢尚書省掾者、乃約略言之也。中州集卷十李汾傳、辛卯秋、遇予襄城、金襄城縣、在今河南襄城。杯酒間誦關中往來詩十數首。蓋由南陽赴京、道出襄城也。又本集卷十一有出鄧州詩、蓋是年作。詩云、本無奇骨負功名、取次誰教髀肉生。未到白頭能幾日、六年留滯鄧州城。先生自正大三年從商帥南陽、至此六年矣。

先生夫人張氏歿。

本集卷二十五孝女阿秀墓銘、年十三、予爲南陽令、其母張病歿。

施譜案、新樂府離南陽後三奠子詞、有閑衾孤枕語、又寄李欽叔洞仙歌詞、有無復求凰語、皆見

缺页

無所不窺、而於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爲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三十歲後、遍觀佛書、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學書讀之、著一書、合三家爲一、就伊川、横渠、晦庵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髮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難也。好賢樂善、雖新進少年遊其門、亦與之爲爾汝交。其卒也、先生作挽章二首。見本集卷八 其一云、世法拘人虱處褌、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辛愿與先生交誼尤篤、爲先生三知己之一、生平贈答詩甚多。中州集本傳云、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於三傳爲尤精、至於内典亦稱該洽、杜詩韓筆、未嘗一日去其手。作文有綱目、不亂、詩律深嚴而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敬之、麻衣草履、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饑凍、又不得不與世接、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往往見之於詩。甲辰歲、先生過三鄉、望女几村、追懷辛愿、作詩二首。見本集卷九 時愿歿已餘年矣。其一云、萬山青繞一川斜、好句真堪字字夸。棄擲泥涂豈天意、折除時命是才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欲就溪南問遺事、不禁衰涕落烟霞。

編年詩詞、范寛秦川圖卷三 自注、余七年前過鄜城云云。按先生過鄜城時在元光二年、則此詩至遲當是本年作。宛丘歎卷三 自注辛卯七月。岐陽三首卷八 按金史哀宗紀、正大八年四月、大元兵平鳳翔府、則此三詩當作於是年。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卷八 希顔挽詩五首卷十一 出鄧州卷十一 三奠子悵韶光流轉 離南陽後作。



編年文、希顏墓銘卷二十一　贊皇郡太君墓銘卷二十五　華嚴寂大士墓銘卷三十一　南陽縣令題名記卷三十三　鄧州新倉記卷三十三

天興元年壬辰　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元天興。三月、蒙古兵攻汴京。四月、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奉金帛詣蒙古兵乞和、蒙古兵退、汴京解嚴。七月、飛虎卒殺蒙古使唐慶、和議遂絶。十二月、汴京糧盡援絶、哀宗出奔、蒙古兵復圍汴。

先生四十三歲、在京師、官左司都事。冬、哀宗將東狩、先生言於時相、請以小字書國史一本隨駕、未及行。

金史本傳、頃之、除左司都事。

墓銘、居無何、除左司都事。

本集卷二十七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天興元年六月乙亥、詔尚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爲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

本集卷二十八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絶、危急存亡、朝不及夕。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録引、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

本集卷三十八趙閑閑真贊、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

相薦引者十七章。

中州集引、本集失載見中州集。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内翰子駿、劉鄧州光甫約予爲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

本集卷四雲巖詩自序、楊户部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詩、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

金史卷一百十三内族博索原作白撒傳、已而兵退、朝廷議罷博索、博索不自安、乃謂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爲我撰乞致仕表。

金史卷一百十三持嘉喀齊喀原作赤盞合喜傳、戊午、喀齊喀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喀齊喀以守城爲己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好問以白諸相。

鉞按、金史百官志、尚書省有左右司、每司郎中一員、正五品、員外郎一員、正六品、都事二員、正七品。先生謂東曹蓋即左司也。而良佐碑又有東曹掾吏部主事之語、按百官志、吏部主事四員、從七品、豈先生以左司都事兼攝吏部主事耶。

又按、是年蒙古兵圍汴京數月、城中情況極危急。金史卷一百十五完顔納新原作奴申傳、時汴京内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歸潜志録大梁事云、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震恐、士庶往往縱酒歌呼、無久生心、時民間皆言官將搜百

姓糧、人情洶洶、甚以爲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相以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留之、人三斗、餘入官。隱匿者處死。本集卷二移居詩云、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勺。卷八圍城病中文舉相過詩云、愁多頓覺無詩思、計拙唯思近酒杯。俱可想見圍城中之苦况、所謂危急存亡朝不及夕者、而段成己遺山集引曰、余亡友曹君益甫嘗謂余曰、昔與元遺山爲東曹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又可見先生好詩之篤也。

本集卷四十毛氏家訓後跋語、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牒、相好善已數十年矣。

施譜、案先生入京後、當續配毛夫人。

三月朔、三女阿秀卒。

本集卷二十五孝女阿秀墓銘、開興壬辰三月朔死。

五月十一日、完顏璹卒、年六十一。中州集卷五有傳、金史卷八十五有傳。

鉞按、本集卷九有五月十一日樗軒老忌辰追懷詩、則完顏璹之卒應在十一日、而如庵詩文序又謂在十二日。詩題當不誤、今從之。完顏璹、字子瑜、號樗軒老人、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封密國公。蘊藉工文、好賢樂士。中州集本傳謂、其家所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設蔬飯與之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商略之、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或終日不聽客去。先生在京時、常與往還。卒後、先生有五月十一日樗軒老忌辰追懷詩云、遺後交情老更傷、每逢此日倍

難忘。神光何處埋泉壤、落月無言滿屋梁。秘閣圖書疑外府、謝家蘭玉記諸郎。靈均漫倚騷經在、宗國河山半夕陽。丁巳歲、先生又爲作如庵詩文序。

五月十二日、趙秉文卒、年七十四。本集卷十七有墓銘、中州集卷三有傳、金史卷一百一十有傳。

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滏陽人。仕至禮部尚書、秉文工詩文、善書、與人交至誠樂易、不立崖岸、在金末以高名重望主持文壇、如歐陽修之於北宋。先生甫南渡、即以詩爲秉文所賞拔、厥後登進士、又出其門。秉文亦傾心獎掖、竭力薦引、妒之者至目爲元氏黨人。秉文卒、先生既爲之撰墓銘、次年諱日又爲作詩、後又跋其書、贊其像、蓋生平知己之感最深、故眷念之情久而不忘也。其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見本集卷九云、厝火誰能救已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力起新阡。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六月、李汾卒、年四十一。中州集卷十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鈠按、中州集李汾傳未載汾歿於何年及歿時年歲。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六月丁丑、武仙殺士人李汾、知汾卒於是年。中州集載汾感寓述史雜詩序云、正大庚寅、予行年三十有九、知是年汾四十一歲、而金史李汾傳及歸潛志均謂汾年未四十、殆約略之詞、未足據也。李汾字長原、平晉人、元光末從事史館、以謾駡官長罷、往說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後爲武仙所害。汾恃才忤物、在史館時、雖雷李諸人皆不能容之、而先生獨與之終身相厚、稱爲三知己之一。先生嘗評其詩、謂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摇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然失在無穰茹本集



卷三十六逃空絲竹集引。先生嘗作四哀詩。見本集卷九。其一即悼汾者。詩云：「冀都事死東州，禍李翰林亡陝府。兵方爲騷人箋楚些，吏禁書客墮秦坑。石苞本不容孫楚，黄祖安能貸禰衡。同甲四人三横霣，此身雖在亦堪驚。」

七月，王渥卒，年四十七。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附卷一百一十一内族錫林傳。

王渥字仲澤，以字行，太原人。興定二年進士。歷仕諸軍府經歷官，後以左右司員外郎從色埒軍，兵敗，殁於陣。中州集本傳稱仲澤博通經史，有文采，善談論，工書法，妙於琴事，詩其專門之學。與先生交誼甚篤。其殁也，先生作四哀詩，其一即悼渥者。詩云：「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顔喜，幕下籌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紹血沾衣。從來聖牘褒忠義，誰爲幽魂一發揮。」

九月四日，趙思文卒，年六十八。本集卷十八有神道碑銘、中州集卷八有傳。

趙思文字庭玉，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公爲撰神道碑銘曰：「好問甫從官學，即聞高誼。南宫獻賦，誤爲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褚裒之問。」蓋趙思文對先生亦頗賞識也。

十一月，李獻能卒，年四十一。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年二十一，以省元賜第，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天興元年，權陝府行省左右司郎中。軍變，遇禍。中州集本傳稱欽叔資禀明敏，博聞强記，輩流中少見其比。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與人交不立崖岸，杯酒相然諾，赴難解紛，不自顧藉，

時輩以此歸之。先生嘗作四哀詩，其一即悼獻能者，詩云：赤縣神州坐陸沉，金湯非粟禍侵尋。當官避事平生恥，視死如歸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無我與君深。悲來不待山陽笛，一憶同衾淚滿襟。

麻九疇卒，年五十。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鉞按：麻九疇卒年，金史本傳作五十九，今從中州集。翁譜定九疇卒在崇慶元年，大誤。九疇字知幾，莫州人，幼有神童之目，正大三年以第二甲第一人及第，授太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謝病去。壬辰歲遇亂卒。中州集本傳稱：知幾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徑去不返顧。作詩工於賦物，先生評其詩，謂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略有之，然病在少持擇。本集卷三十六逃空絲竹集引。

鉞按：先生知交多歿於此一二年中。本集卷三十九答聰上人書云：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顔、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内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爲專門之業，可見辛、雷、王、李、麻諸人於先生切磋觀摩之益甚大也。

編年詩詞：雙峰競秀圖爲參政楊侍郎賦卷三　參政楊侍郎謂楊叔玉也。按中州集，楊叔玉京城受兵，權參知政事。今題中稱參政，故知爲是年作。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卷八　讀靖康籤言卷八　雨後丹鳳門登眺卷八　以上二



首、玩其詞意皆當是圍城中作、故李譜繫於本年、今從之。

浩然師出圍城賦鶴詩爲送 卷八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 卷八 玉漏遲 淅江歸路杳 壬辰圍城中有懷淅江別業為欽用弟賦。

編年文閑閑公墓銘 卷十七 族祖處士墓銘 卷二十五 孝女阿秀墓銘 卷二十五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卷二十七

天興二年癸巳 正月丙午朔、哀宗濟河兵敗、走歸德。戊辰、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蒙古。六月、哀宗入蔡州。九月、蒙古兵築長壘圍之。十月、宋孟珙率師助攻。

先生四十四歲。蒙古蘇布特圍京城甚急、先生白留守完顏納新及副樞薩尼雅布、欲立二王監國以城出降、亦紀季入齊之義、以全兩宮與皇族。議未決、明日西面元帥崔立反、殺納新及薩尼雅布、以太后令立衛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以先生爲左右司員外郎。立自稱鄭王、遂送款蒙古、脅百官父老立碑頌己功德、劫先生及太學生劉祁撰文。四月、先生出京、至青城。五月、北渡、羈管聊城、始編中州集。

金史卷一百十五完顏納新傳、天興二年正月丙寅、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納新、鉞按金史卷一百二十四富察琦傳、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哈塔寧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是先生此時領講議所看讀陳言文字、故得受許安國之議而白之留守也。納新曰、此論甚佳、可與副樞議之。副樞亦以安國之言爲然、

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款語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薩尼雅布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二相命好問受其詞白之。納新顧曰、亦爲此事也。且問副樞、此事謀議今幾日矣。薩尼雅布屈指曰、七日矣。納新曰、歸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在陷阱。議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況北兵中已有曹王也。衆憤二人無策、但曰死守而已。忽聞召京城士庶計事、納新拱立無語、獨薩尼雅布反覆申諭、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明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富珠哩昌格、韓鐸、藥安國等爲變、率甲卒二百横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納新。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灾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能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愞熟無鋒芒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黄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

金史哀宗本紀、天興二年正月戊辰、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舉兵爲亂、殺參知

政事完顏納新、樞密副使完顏薩尼雅布勒兵入見太后、傳令立衛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即自爲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略尚書省掾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

鉞按、金史本傳、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墓銘、再轉爲中順大夫、行尚書左司員外郎、皆指崔立變後之除授也。翁譜、史所書署官之言、果有其事、亦必崔黨畏先生名重、署之官以自爲地、與先生固無預。

本集卷十九內翰王公墓表、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冬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群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構、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從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辭情閑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托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

歸潛志録崔立碑事、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

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予家、賫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予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耶。即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予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予即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予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予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爲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於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於義也。余於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於不得已耶。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略爲草定付裕之。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即引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杯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既飲、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鄭王碑文今



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予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予既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予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於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予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予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叙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即於燭前焚其稿。遲明、予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齎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爲大不孝矣。况身未禄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爲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於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爲、且有曹通甫詩、楊叔

能洞在，亦不待余辯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少年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本集卷四十外家別業上梁文：遺山道人，蟫蠹書痴，鷄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蹟，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閑。窮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荊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泪。初一軍構亂，群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蹟？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予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枚舉之類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憑。

郝經辨磨甘露碑：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流涕。數樽黄封幾斛米，賣却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靦顔。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鉞按：崔立碑文一事，關係先生一生名節，此事本末具見於先生作内翰王公墓表及劉祁歸潛

志録崔立碑事兩文。金史王若虛傳亦載此事。前半取材於王內翰墓表、後半即取材於歸潛志。茲不具引。據王公墓表、此文乃出於太學生手、蓋即暗指劉祁、若據歸潛志、則此文出先生手、而先生外家別業上梁文、郝經辨磨甘露碑詩、均辨其誣。故碑文究屬誰作、兩造異詞、實爲疑案、後人於此事亦頗多考辨、今録諸家之說於後。雖所見不同、然比而觀之、則此事真況如何、大致可睹矣。

趙翼甌北詩話卷八、遺山以崔立功德碑一事、大不理於衆口。金哀宗天興元年冬、帝自汴京出、謀復河北、留完顏奴申、完顏習捏阿不等總諸軍守京師。及帝攻衛州敗、奔歸德、汴城中食盡、群議欲奉帝庶長兄荆王監國、以汴降蒙古、庶救一城之命。或以告二相、二相未敢專決。西面元帥崔立遂因民之怨、殺二相於尚書省、劫荆王以汴京降。其時立黨獻媚者、謂立此舉活百萬生靈、應作碑以紀此功德。碑之說所由起也。按金史王若虛傳、謂立黨翟奕以功德碑屬若虛、若虛曰、學士代王言、此碑謂之代王言可乎。奕不能奪、乃召太學生爲之。此本遺山所作若虛墓誌、金史據以為傳。是若虛與遺山均無與也。若虛傳又云、若虛辭免、後召太學生劉祁、麻革到省、元好問時爲郎中、謂祁等曰、衆議屬二君、其毋辭。祁不得已爲草定、以示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然止直叙其事而已。據此、則碑文係祁先作、好問改作。然郝經有辨磨甘露碑詩云云。前已引、故略去。早已辯明碑文非遺山所作、其作者姓名雖未直斥、而托之於林希兄弟。希本北宋人、為章惇所用、肆詆正人者、郝詩借以引喻作碑文者耳。然既有作文之人、則非遺山可知。但若虛傳謂遺山改作、止直叙其事。而郝詩中仍有盜據中國等語、豈遺山所作不曾用、而仍用太學生所作耶。郝詩所云林希兄弟、

是此碑必有兄弟二人共爲之者。遺山外家上梁文備述此事，有云：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與陸機之手蹟。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是當時作文者已受賞，而後反嫁名於遺山。又云：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自注云：予北渡後，獻書中令君，薦諸名士，而造謗者即書中所薦之人也。考遺山上耶律楚材書，薦士凡五十四人，其中有兄弟二人並列者，惟渾源劉祁及其弟郁，則郝詩所云林希兄弟，必指祁、郁而言。而祁作歸潛志，又力辨非己作，而委之遺山，想見當時共以此碑爲諂附逆賊，故各諱言耳。然遺山於此事終有干涉。其上梁文先叙圍中食盡、待斃之狀，云：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盗垂涎之口。是請荆王監國，以汴城降，既係遺山先上書執政，及崔立肆逆，又嘗保護多人，免於兇害，則其於立情分素熟可知也。即王若虚傳所云召劉祁、麻革至省，遺山以衆議咸屬二君爲囑，是遺山已爲之關說，原不必論碑文之作與否矣。

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六考異：崔立立碑事，金史略本於歸潛志而刪潤之。按歸潛志云云，前已引，故略去。云云，前已引，故略去。歸咎於元好問者至矣。然元好問遺山集有外家别業上梁文云云，前已引，故略去。自辨誣。然郝天挺紀立碑事，亦於好問有微詞，當日變起倉卒，好問諸人不能潔身遠去，巽詞免禍，均有不得辭其咎者。事過之後，互相推諉，恐皆未得其平允也。郝經陵川集有甘露碑詩云：勒文頌德召學士，濘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

罪元遺山。此持平之論也。

翁譜、方綱案崔立碑事始末具詳於劉祁歸潜志第十二卷、今全録於此、前已引、故略去。劉祁所作歸潜志述崔立碑事如此。而此碑當日爲劉祁作無疑矣。其曰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爲者、則即遺山上梁文所云於我嫁名者也。其曰止實叙事無褒稱立之言者、則後來據以入史、即今金史王若虚傳所本也。撰金史者於若虚一傳前半則依好問之文、後半則依劉祁之文、是以參錯致疑也。其曰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是固以滹南與遺山同入事中矣。而今史家於王則稱之、於元則有微詞、何哉。且遺山上梁文一則曰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再則曰造謗二三、亦書中枚舉之類、是其詞微而隱、未嘗明指劉祁也。而祁歸潜志則若惟恐世之不知此事中有遺山者。以是二者較之、孰爲嫁名後世學人必有公論矣。況郝經兄弟之言已自曉然、林希之稱或爲廋語、而其言極口吠堯、則必郝目見此文、安得謂之止實叙事而已。郝之詩憤此碑也、非止辨此碑也。如是而其出遺山與否、固不待更考矣。

凌譜、廷堪案崔立功德碑事、爲先生生平一大疑案。今反覆詳考、知其爲劉京叔所撰無疑也。他不具論、歸潜志乃京叔所自著之書、載撰文始末甚詳、其語皆遊移無定、蓋有愧於中而不覺其詞之遁也。試即其所記而論之。其曰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出於不得已、是以揚雄自解其撰文之慚也。其曰欲以死拒、則吾二親何以自存、是以二親自釋其撰文之罪也。其曰知不能辭、即略爲草定、則已自承不諱矣。乃云其文皆衆筆、其誰信之。其曰賫告身三通付余輩、則已受賞不

辭矣。乃云諸公欲嫁名、又誰信之。既以碑序誣先生矣、而曰銘辭存予舊數言、則天良蓋不容盡泯焉。既以起草屬先生矣、而曰書某名在諸公後、則真情或有時一露焉。其曰並無褒稱崔立之言、夫諛詞非出己手、何煩代爲末減乎。況陵川集有林希極口吠堯之語爲明徵也。其曰王丈爲定數字、夫惡名已有所歸、何事過爲株連乎。況金史有王若虛以死自誓之文爲左驗也。良由當時迫於威勢、事後物論不容、欲辭其名、難昧其實、聊爲此以分己之謗耳。易傳曰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其京叔之謂歟。

施譜、嗚呼。先生此時俯仰隨人、不能奮身一決、遂至污僞職、納降款、剃髮改巾、甚而碑序功德。幸門一開、他日臨川東澗輩得以藉口、而先生究非其倫也。此生不辰、尚何言哉。名職之纍人、不敢爲先生諱。

鉞按、就上録諸家考辨之語觀之、翁、凌二家極力爲先生出脱、而斷定撰碑文者爲劉祁、固出於愛護先賢之美意。然若謂此事與先生毫無關涉、似亦未得其平。趙、畢兩家所論頗合於當時情事。蓋先生及劉祁爲名所累、被迫撰文、皆出於至不得已。後人惟應諒其心、矜其遇、不必深加呵責、亦不必巧爲辯護。惟劉祁撰歸潛志、記述始末、力自出脱、並逆探先生及王若虛之用心、謂欲避其名而嫁諸布衣、而先生外家別業上梁文則既未明斥劉祁之名、且爲作恕詞曰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則二人居心之厚薄、固自不同。而劉祁晚節不終、較諸先生之以遺民終老者、人品高下、亦有間矣。



本集卷十三李仲華湍流高樹圖自注、癸巳正月之變、逆黨中有欲謀害己者、賴仲華力爲營護得釋。

本集卷十二有俳體雪香亭雜咏十五首。

凌譜、廷堪按本集俳體雪香亭雜咏十五首、當作於是年。考金史地理志、南京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則后妃位也。此禁掖嚴密之地、是年四月癸巳崔立送二王及諸宗室於蒙古。甲午兩宮北遷、故先生入覽故宮而興感也。今詳詩中有云、爲向杏園雙燕道、營巢何處過明年。是時金源妃主始遷青城、曰過明年者、借雙燕而傷身世之飄零也。又云、若爲常得熙春在、時上高層望宋州。是時哀宗車駕尚在歸德、曰望宋州者、借登樓而念君臣之瑣尾也。又云、批奏内人輪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間。言去冬故君始東狩也。又云、重來未必青風在、更爲梨花住少時。言此身今夏將北渡也。雖未明紀歲月、而行間紙上、歷歷可尋。況哀宗於是年五月始走蔡州、今詩尚云望宋州、宋州者歸德也、則在五月以前可知。又詩中如海棠、流鶯、暮春等語、景物亦在三月四月之交、皆可爲作於癸巳年未北渡之證。楊升庵藝林伐山以爲咏宋徽宗時事、誤不待言。金詩紀事辨之、曰遺山集中雪香亭雜咏、乃金亡之後、重過汴京而作、黍離之感、觸目興懷、白髮纍臣、自傷故國、非爲隔代咏也。其說當矣。然不知即作於癸巳年未北渡之時、而漫云重過汴宮、是於先生詩亦未之深考也。

本集卷三十九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

公閣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平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焕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大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吕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彦、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句龍瀛、東勝程思温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略誠以閣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

趙翼甌北詩話卷八：遺山在汴梁圍城中，自天興二年春崔立以城降蒙古後，四月二十九日始得出京。而二十二日已先有書上蒙古相耶律楚材，自稱門下士。此不可解。時楚材爲蒙古中書令，遺山在金由縣令累遷郎曹，平日料無一面，而遽干以書，已不免未同而言。即楚材慕其名素

有聲氣之雅、然遺山仕金、正當危亂、尤不當先有境外之交。此二者皆名節所關、有不能爲之諱者。豈蒙古曾指名取索、如趙秉文之類耶、抑汴城之降在正月、至四月則已百餘日、此百餘日中楚材早慕其名、先寄聲物色、因有感恩知己之誼耶。又按楚材奉蒙古主命、親至汴來索其弟思忠等、遺山蓋即是時與楚材投契故也。

續夷堅志卷一、趙王熔煉丹成、不及餌、藏之鎮州庫藏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陽、爲胥莘公所劾、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衍庫、收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變後、予同戶部主事劉彥卿往觀之。略丹體殊輕。略色如棗皮、漆而裂璺縱横、絶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耳。壬辰年親見

鉞按、所謂京城變後、蓋指崔立之變、故繫於此年。文末自注壬辰年親見之語、殆指陰晦中所見火光而言、非先生自謂觀丹在壬辰年也。

本集卷八有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詩、卷十二有癸巳五月三日北渡詩。

凌譜、廷堪案、本集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詩云、塞外初捐宴賜金、此言蒙古初起也。當時南牧已駸駸、此言中都繼陷也。只知灞上真兒戲、此言武仙鄭州之潰也。誰謂神州遂陸沉、此言崔立汴京降也。華表鶴來應有語、此言徙百官也。銅槃人去亦何心、此言遷重器也。興亡誰識天公意、留着青城閱古今、此哀二王之被害、兩宮之播越也。

施注、癸巳四月二十日出京詩云、歸潛志録大梁事、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教醫匠人等出城、

俄復遣入予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二十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案先生出京乃二十九日、殆以亡金故官將拘管聊城故不同日也。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張柔傳、崔立以汴京降、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録並秘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

施譜、按汴京既下、居民四出、名族皆自拔歸、先生眷屬不獨早爲耶律理索而已。緣毛夫人家與蒙古滿城帥有連、先生與之爲宗盟之僚婿、其家必爲萬户張柔所扶護而出。且柔之獨取亡金實録、亦當陰受先生指。雖事不概見、皆無可疑者。若先生則自就拘管、同赴聊城矣。

中州集引此文本集失載、見中州集。商右司平叔衡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略、云是魏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爲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内翰子駿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爲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爲事、馮、劉之言日往來於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爲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計所存者纔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湮滅而無聞、爲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遊諸人之詩、隨即録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録者爲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河東人元好問裕之引。

鉞按、先生編中州集始於是年、至己酉歲趙國寶爲鋟木以傳、距此十六年矣。金聊城在今山東聊城縣。

三月、冀禹錫卒年四十二。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附卷一百十六富察官努傳。

冀禹錫、字京父、龍山人。崇慶二年進士、調沈丘簿、爲縣令所誣罷官、坐廢十年。正大中、當路諸公力辨其被誣、乃得以常調守扶風丞。歸德奏充知事、車駕至、授左右司都事兼應奉翰林。富察官努之變、自投水中死。中州集本傳曰、在京師時、希顏、仲澤、欽叔、京父相得甚歡、升堂拜親、有昆弟之義、而不肖徒以文字之故、得幸諸公間。希長予六歲、澤長四歲、欽與京少予二歲。希歿於正大辛卯之八月、年四十八。澤歿於明年之七月、年四十七。欽歿於其年十一月、年四十一歲。京歿於又明年之三月、年四十二。蓋不二三年而五人者、唯不肖在耳。今日録諸君子詩、感念平昔、不覺流涕之被面也。先生嘗作四哀詩、其一即悼禹錫者。詩云、先公藻鑒識終童、曾拔崐山玉一峰。不見連城沽白璧、早聞烈火燎黃琮。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耿耿胸。欲弔南雲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編年詩詞南冠行卷五　自注、癸巳秋為曹得一作。　癸巳除夜卷七　十二月六日二首卷七　詩有聊城今夜月之句、定為此年作。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卷八　淮右卷八詩云、淮右城池幾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蓋歸德變後哀宗幸蔡州時作。　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卷九　趙秉文卒於去年、詩有陸氏莊荒又一年句、故知為本年作。　曹得一扇頭卷十一　俳體雪香亭雜咏十五首卷十二　雜著四首卷十二　按詩有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句、應是此年作。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卷十二

編年文聶元吉墓誌銘卷二十一　聶孝女墓銘卷二十五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卷三十九　中州集引

天興三年甲午 宋理宗端平元年 正月戊申，哀宗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己酉，蔡州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承麟爲亂兵所害，金亡。

先生四十五歲，羈管聊城，作南冠録。

本集卷三密公寶章小集詩自注：甲午三月二十有一日，爲輔之書於聊城至覺寺之寓居。

鉞按：本集卷二學東坡移居詩亦云：去年住佛屋，盡室寄尋丈。與此相證，可知先生是年在聊城寄居佛寺中。又移居詩第四首云：聊城千里外，狼狽何所托。諸公頗相念，餘粒分鳧鶴。得損不相償，抔土填巨壑。一冬不制衣，繒纊如紙薄。一日僅兩食，强半雜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識瓢飲樂。敵貧如敵寇，自信頗亦慤。兒啼飯籮空，堅陣爲屢却。滄溟浮一葉，渺不見止泊。五窮果何神，爲戲乃爾虐。可見先生在聊城時窮困之情况。

本集卷三十四校笠澤叢書後記：右叢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涂抹稠叠，殆不可讀。此本得於閻内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顔蕘後引。其間脱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爲完書。向在内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爲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窗。

本集卷三十五清真觀記：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於幕府諸君請予爲記。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本集卷三十七南冠録引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遨在襄漢、略姪摶俘縶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於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王公餘烈賢俊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皂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録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以先世雜事附焉、以行年雜事附焉、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録、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鉞按南冠録一書已佚。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此文本集失載、見元文類。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殁。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殁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册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録、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録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孟克辛、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

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絶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

鉞按、耶律公卒於天興元年、墓誌中謂後二年大人歿乃合葬、其弟請作碑文、故知爲本年作、因録於此。觀此文可見先生惓念國史、恐其零落、表揚忠義、以備後世修史者之資藉。移居詩第六首云、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知。廢興屬之天、事豈盡乖違。傳聞入讎敵、只以興駡譏。老臣與存亡、高賢死兵饑。身死名亦滅、義士爲傷悲。哀哀淮西城、萬夫甘伏屍。田横巨擘耳、猶爲談者資。我作南冠録、一語不敢私、稗官雜家流、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兹。亦即此意。又可見先生集中碑銘一體多存史料、與通常文士酬應諛墓之作不同。惟文中所言承旨子正以下諸人之墓誌、集中存者甚少、蓋多散佚、殊可惜也。

鉞又按、是年六月、崔立爲李伯淵刺死、本集卷八有即事詩、即咏此事。詩曰、逆豎終當鱠縷分、揮刀今得快三軍。燃臍易盡嗟何及、遺臭無窮古未聞。京觀豈當誣翟義、衰衣自合從高勳。秋風一掬孤臣淚、叫斷蒼梧日暮雲。

凌譜、廷堪按、本集甲午除夕詩、暗中人事從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燃。已恨太官餘麯餅、争教漢水入膠船。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哀泪灑吴天。此詩首句哀金社之已墟、次句冀金源之復振、三句感汴京之被圍、四句痛義宗之不返、五句言禮樂之明備而懼國史之淪亡也、六句言章廟之澂平而思興陵之德澤也、七句則紀金代享國之數也、八句則

傷纍臣去國之情也。一篇之中、故君故國之思、纏綿悱惻、先生眞完顏氏忠臣也。又按淮右詩及續小娘皆作於是年。淮右詩云淮右城池幾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輔車謾欲通吳會、突騎誰當搗薊門。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空餘韓偓傷時語、留與纍臣一斷魂。小娘歌云黃河千里扼兵衝、虞虢分明在眼中。爲向淮西諸將道、不須誇說蔡州功。並譏宋人渝盟助蒙古以蹙金、而自失輔車脣齒之計也。鉞按淮右詩乃癸巳年作、說見癸巳年編年詩下、凌譜定爲本年作誤。

李獻甫卒年四十。中州集卷十有傳。

李獻甫字欽用、欽叔從弟、博通書傳、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有精神滿腹之目。仕至右警巡使、車駕東巡、死於蔡州之難。先生中州集三知己、獻甫其一也。本集卷二十四蘧然子墓碣銘亦云天下愛予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

編年詩詞　西窗卷三　李譜詩少年樂事總消歇、此當即聊城寓居之西窗。　密公寶章小集卷三　覓神霄道士古銅爵卷三　續夷堅志神霄在聊城。　贈周良老卷四　詩有我居聊城欲二載句、蓋是年作。　紀子正杏園燕集卷五　自注甲午歲。　續小娘歌十首卷六　懷益之兄卷七　南冠錄云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邀在襄漢。此詩蓋是時作。時金已亡、故云陸已向來沉。先生方在拘管中、故云羈中無曠蹟也。　喜李彥深過聊城卷八　李譜詩寄食且依嚴尹幕、附書誰往鄧州城。此時已依嚴實也。鄧州城指益之寄居襄漢。　夢歸卷八　詩云憔悴南冠一楚囚、歸心江漢月東流。又云殘年兄弟相逢在、隨分齏鹽萬事休。蓋是年作。　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往高唐同李輔之贈別二首卷八　詩有杏花尊酒記聊城句、故知為此年作。　即事卷八　甲午除夜卷八　聊城寒食卷十二　宿神霄北庵夢

中作卷十二

編年文校笠澤叢書後記卷三十四　清真觀記卷三十五　南冠録引卷三十七　跋國朝名公書卷四十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蒙古太宗七年乙未

凌譜、自是而後、先生在蒙古、故以蒙古紀年。

先生四十六歲。春、仍在聊城。七月、遊濟南、還居冠氏。

本集卷三十七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時則暮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

鈜按、觀此二語、可知本年春先生仍羈管聊城也。又按中州集卷八李天翼傳、天翼字輔之、固安人。貞祐二年進士、歷滎陽、長社、開封三縣令。所在有治聲。遷右警巡使。汴梁既下、僑寓聊城、落薄失次、無以爲資。辟濟南漕司從事。此所謂官濟南、蓋即辟漕司從事時也。

本集卷三十四濟南行記、予兒時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旁近有亭曰水西、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州渚之想。爆流泉在城之西南、字又作趵突。金綫泉有紋若金綫、夷猶池面。泉今爲靈泉庵。此遊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十四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峰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烟出沒、顧揖不

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

本集卷三十二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乙未冬、副元帥趙侯惻其頹圮、復爲完補之。某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鈜按金冠氏縣隸大名府、在今山東省冠縣。是年先生居冠氏、依冠氏令趙天錫。趙天錫字受之、冠氏人、從嚴實攻上黨有功、授冠氏令。先生爲趙所撰神道碑銘卷二十九云、四境之内、獨爲樂土、賓客至者、宴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爲侯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可見趙之爲人、殆賢而好士者。後仕至左副元帥、同知大名路兵馬都總管事。元史卷一百五十一有傳。

鈜又按、本集卷二有學東坡移居詩八首、其第五首云、去年住佛屋、蕭室寄尋丈。今年僦民居、卧榻礙盆盎。甲午歲、先生寄居聊城至覺寺、故知此數詩乃本年作。凌譜謂應作甲午誤。再證以本集卷三戲題新居二十韻丙申年作云、去冬作舍誰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可知移居在冬日、而新居之成、則趙天錫助之也。移居詩第八首云、此州多寓士、論年悉肩隨。風波同一舟、奚必骨肉爲。倪家蓮花白、每釀必見貽。季昌妙琴事、足以相娛嬉。郭侯家多書、篇帙得遍窺。趙子篤於學、問以所疑。王生舊鄰舍、窮達心不移。千里訪存殁、十口分寒饑。獨有仲通甫、天馬不可羈。直以論詩文、稍稍窺藩籬。永懷王與李、朔漠行當歸。書來聞吉語、報我脱縶維。慚非一狐腋、不直五羖皮。我作野史亭、日與諸君期。相從一笑樂、來事無庸知。可知先生在冠氏時頗有朋友往還之樂、非

復若在聊城時之寂苦矣。

鉞又按、本集卷十三有追録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一詩。金莘縣屬大名府、在今山東省莘縣。蓋先生自濟南遊歸往冠氏、道過莘縣也。

凌譜、廷堪按、集中乙未正月九日立春詩云、重碧總誇燕市酒、小紅誰記上林花。又濟南雜詩云、別有洞天君不見、鵲山寒食泰和年。是亦旄邱之誕節、宗周之行邁也。

是年六月、劉祁作歸潛志。祁於甲午歲還鄉、時年三十二。

編年詩詞　學東坡移居八首 卷二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卷二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卷二　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 卷二　汎舟大明湖 卷五　後芳華怨 卷六 詩有豈知汴梁破來一千日句、故李譜定為本年作。　望王李歸程 卷八 移居詩、永懷王與李、朔漠行當歸、即指此、故定為此年作。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卷八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卷八　三仙祠 卷八 詩有簫鼓有休寒食酒、樵蘇時見舊都人句、李譜云、二詩原編在立春詩後、是一時作。　繡江汎舟有懷李郭二公 卷八　送杜子 卷八 濟南行記云、約仲梁俱東、當是此時事。　華不注山 卷九 自注云、濟南作。　送李甫之官青州 卷十　答郭仲通二首 卷十 即移居詩之仲通甫。　楊煥然生子 卷十二 詩云、七歲元郎髻已丫。元郎指先生長子阿千、己丑年生、是年七歲。楊時主趙天錫。　濟南雜詩十首 卷十二　題解飛卿山水卷 卷十二 濟南行記云、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遊者凡十許日。　追録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 卷十三　藥山道中 卷十三 濟南行記、藥山以陽起石得名。　臨江仙 葉葉荷花開處好、大明湖上新秋

編年文　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卷三十二　濟南行記 卷三十四　紫微觀記 卷三十五 李譜、紫微觀記、乙巳

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又云、侯名天錫、字受之。此天錫為其太夫人建也。按元史趙天錫傳、戊戌征宋、駐兵蘄黄間、被病還、卒於冠氏。年五十六。又集中千户趙侯碑銘、戊戌南征、駐兵蘄黄、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卒、春秋五十、與元史合、惟壽不合耳。而庚子至乙巳事隔六年、忽又再生、不特與元史不合、即本集已顯相牴牾。竊嘗考之、蓋乙巳是乙未之訛也。冠氏趙侯碑云、侯之太夫人資性善良、夙尚内典、即建觀之張本。而乙未則先生初至冠氏、其時最合。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卷三十七

太宗八年丙申

先生四十七歲。客居冠氏。三月、偕趙天錫往泰安、會行臺嚴實、因遊泰山、旋返冠氏。六月、馮璧見過。

八月、作故物譜。九月、作東坡樂府集選。

本集卷三十四東遊略記、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於泰安、侯以予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略記之。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靈巖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鷄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太山舊説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嶽頂四峰、曰秦觀、日觀、越觀、周觀。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間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録之。

略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樸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此行遊太山者五日、靈巖、龍泉皆一



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翁譜、方綱按今靈巖寺中殿西階下党承旨碑陰有先生手蹟石刻云、冠氏帥趙侯、齊河帥劉侯率將佐來遊。好問與焉、丙申三月廿五日題

鉞按金泰安州屬山東西路、元改隸中書省。在今山東省泰安縣。金長清縣屬山東東路濟南府、元改隸中書省泰安州。在今山東省長清縣。金平陰縣屬山東西路東平府、元改隸中書省東平路。在今山東省平陰縣。

本集卷十贈馮內翰詩序云、內翰馮公往在京師日、渾源雷淵希顏、太原王渥仲澤、河中李獻能欽叔、龍山冀禹錫京父皆從之問學。某齎緣亦得組豆於門下士之末。然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五人者惟不肖在耳。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將展墓於鎮陽、以某在冠氏、枉駕見過。時公方爲髀股所苦、吟呻展轉、若非老人之所能堪。然間語及舊事、則危坐終日、往往爲之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掛冠歸嵩山時較之、其談笑風流固未減也。作詩二章以道區區之懷於公之行而爲之獻。

中州集卷八韓玉傳、子不疑、丙申之夏過予冠氏。

本集卷三十九故物譜、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並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略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住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

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髣髴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本集卷三十六東坡樂府集選引、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删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就孫集録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删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候更考。丙申九月朔、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凌譜、廷堪案、冠氏縣爲漢館陶縣地、宋書州郡志、魏分東郡及魏郡爲陽平郡、治館陶縣。故先生每稱冠氏爲陽平。

鉞按、東坡樂府集選已佚。先生於詩則作杜詩學、於詞則選東坡樂府、可見其嗜好之所在、故其所作亦與之相近也。

鉞又按、本集卷三有戲題新居詩、施譜定爲乙未年作。詩云、去冬作舍誰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賢郎檢視日復日、規制從頭盡牢固。南風一夕怪事發、突兀楮垣殘半柱。又云、君問新居在何許。只去火餘纔數步。學宮分地與閒冷、使館有墻遮雜污。就中此宅尤費手、官給工材半傭雇。十寒一暴半載强、纔得安床置鐺釜。則此詩與東坡移居詩所言之新居、非一事也。蓋先生於乙未至冠氏、營新居、翌年、爲火所焚、遂又營此、則此詩爲本年作無疑矣。

編年詩詞、戲題新居二十韻卷三　遊泰山卷五　贈馮内翰二首卷十　登𤣥山寺三首卷十二　龍泉寺四首卷十二　清平樂江山殘照　泰山上作

編年文、東遊略記卷三十四　東坡樂府集選引卷三十六　故物譜卷三十九

太宗九年丁酉宋理宗嘉熙元年

先生四十八歲。居冠氏。秋、還太原。冬十二月、復返冠氏。

本集卷三十八范文正公真贊、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爲之贊。

本集卷三十七太原昭禪師語録引、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録、求作序引。

本集卷三十五興福禪院功德記、丁酉之秋、見淨文於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

鈸按、金山陽縣屬河東南路懷州、在今河南輝縣西南七十里。

鈸又按、先生自貞祐丙子南渡、至此始還太原、已二十一年矣。宗國丘墟、羈囚數載、初還故土、百感叢生。本集卷九有太原及外家南寺兩詩、皆此時作、可見先生之感慨也。太原詩云、夢裏鄉關春復秋、眼明今得見并州。古來全晉非無策、亂後清汾空自流。南渡衣冠幾人在、西山薇蕨此生休。十年弄筆文昌府、爭信中朝有楚囚。外家南寺詩云、鬱鬱秋梧動晚煙、一庭風露覺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殘陽更亂蟬。去國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記當年。白頭來往人間遍、依舊僧窗借榻眠。

鈸又按、李譜謂外家別業上梁文當作於是年、四忻時。其云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蓋故居已

失且於讀書山營新居也。東諸侯助草木之養，則嚴、趙兩侯俱有資助。王録事寄草堂之資，指王君璋，時啓事西凉未回，故曰寄。其説亦無確據，姑附於此。

本集卷二十四蘧然子墓碣銘：亂後，予客冠氏，蘧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蘧然子聞之，誦予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蘧然子下世以（疑已之誤）數月矣。其婿商挺孟卿爲予言：予已北歸，蘧然子爲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爲可喜事，而公爲之捐（疑損之誤）眠食，何也？蘧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蘧然子故書，凡予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爲慨嘆，蘧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徑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思欲與之鄰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悉記録之。曾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凶，所與遊者皆爲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蘧然子之遽也。蘧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

鉞按：就此文上下文意觀之，則丁酉冬復來東州，當是謂還冠氏。凌譜以爲往東平，誤。蓋先生是年秋歸太原，冬復返冠氏。本集卷九有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詩，即是時作也。

編年詩詞：贈蕭煉師公弼（卷三）　説詳後寄汴禪師。蕭煉師時在衛州。　天井關（卷三）　詩云：二十年前走大梁，當時塵土困名場。山頭千尺枯松樹，又見單車下太行。蓋由太原還冠氏途中作。所謂二十年前走大梁者，謂丙子南渡也。　寄汴禪師（卷八）　李譜此與贈蕭煉師詩注皆云時汰佛老甚急。按元文類宋子貞耶律文正碑云：丁酉，汰三教僧道。當在是年。　衛州感事



二首卷八　按卷九有再過新衛詩、為戊戌年作。則此二首蓋本年歸太原時過衛州所作也。　望蘇門卷八　望崧少卷九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卷九　別覃懷幕府諸君卷九　羊腸坂卷九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卷九　以上諸詩蓋皆是歲歸太原途中作。　太原卷九　外家南寺卷九　桐川與仁卿飲卷九　李譜已分故人成死別、寧知樽酒對生還。桐川屬崞縣。按元史李冶傳云、亂後北渡、往來忻崞間、當是回忻時往崞重見。　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卷九　十二月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卷九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卷十二　外黃道中楚王廟卷十二、　跋蕭師鷺鷥敗荷扇頭卷十四　感皇恩夢寐見并州。今朝身到。　應是初歸時作。

編年文　興福禪院功德記卷三十五　太原昭禪師語録引卷三十七　范文正公真贊卷三十八

太宗十年戊戌

先生四十九歲。夏在東平。秋八月、挈家自冠氏還太原、本月抵濟源、十月至山陽。

本集卷三十八范煉師真贊、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煉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真求予為贊。

本集卷三十七傷寒會要引、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遊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大概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引、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鉞按、金東平府、隸山東西路、元改東平路、隸中書省、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治。時鎮東平者為嚴實。

嚴實（本集卷二十六有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元史卷一百四十八有傳。）字武叔，泰安長清人。以軍功官東平路行軍萬户。實性寬厚，好賢愛士，故東平幕府得人爲盛。元史卷一百五十九宋子貞傳云：嚴實素聞其名，招置幕府，用爲詳議官，兼提舉學校。汴梁既下，飢民北徙，餓莩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見周給，且薦用之。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與之同列。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又徐世隆傳：癸巳，世隆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先生居冠氏時，蓋亦時往東平，惟本年行蹟見諸文集，餘則不可考耳。

本集卷九別冠氏諸人詩自注：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本集卷二十九千户趙侯神道碑銘：予往客平陽（按當作陽平）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於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別。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酒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

凌譜考別冠氏諸人詩云：分手共傷千里別，低眉常愧六年貧。他時細數平原客，看到還鄉第幾人。云平原者，即指天錫，蓋先生得歸，天錫之力爲多，故詩及之。又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亦作於是年。（鉞按：先生己亥春尚在濟源，詳後，則本年並未能歸里。初挈家還讀書山詩乃己亥年作，凌氏蓋未細考也。）

鉞按：金新鄉縣屬河北西路衛州，元改隸中書省衛輝路，在今河南省新鄉縣。



鉞又按、先生自癸巳北渡、羈管聊城、後復客冠氏、至是六年、始得北歸、故詩屢以爲言。本集卷二別李周卿云、六年河朔州、動輒得謗訕。卷九出東平云、往來空置六年家。卷九雨夜云、六年真作賈胡留。卷九別冠氏諸人云、低眉常愧六年貧。

本集卷四十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戊戌八月八日。

本集卷九入濟源旅舍詩自注、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本集卷三十五通仙觀記、戊戌之秋、予客濟上。

鉞按、金濟源縣屬河東南路孟州、元改隸中書省懷慶路孟州、在今河南濟源縣。

本集卷二有戊戌十月山陽夜雨詩二首。

編年詩詞、別李周卿三首卷二　酬韓德華送歸之作卷二　按本年先生以叔父之命、將就養於太原。詩云、良朋滿東州、歲月見忠恒。又云、昨聞遂歸養、見謂竹林流。殆是年作。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卷二　芸峽卷四　李譜按、元史王玉汝傳、玉汝字君璋、鄆州人。戊戌歲以東平之地分封諸貴、藉其言得不分。字云營事西涼、即其事也。詩當上半年東平時作。　別康紙之卷九　康顯之名曄、為東平府學祭酒。詩有後夜并州月、千里南窗樽酒且流連句、蓋留別之作。　雨夜卷九　詩有六年真作賈胡留句、故知為是年作。　別張御史卷九　詩有祇應千里并州道、常並虛危候德星句、亦留別之作。　出東平卷九　再到新衛卷九　詩有伶傳十口催還鄉句、蓋是年作。　別冠氏諸人卷九　自注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入濟源旅舍卷九　自注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和仁卿演太白詩意卷九　詩有四十九年堪一笑、昨非今是可憐生句。　太一蓮舟閣三首爲濟源奉先老師賦卷十二　普照范煉師寫真三首卷十四　浣溪沙湖上春風散客愁

按本集卷十三善應寺詩自注、前題善應寺壁有紅塵鞍馬幾時休之句、又七年矣。即指此詞。善應寺詩當在甲辰再來洛西時、逆溯此詞應在是年。

浣溪沙 綠綺紅埃試拂絃 懷李彥深。李濟南人、繡江在長白山下。按先生遊濟南在乙未歲、而詞中有岸花汀草繡江船、舊遊回首又三年之句。故知為此年作。

編年文、冠氏趙侯先塋碑 卷三十　通仙觀記 卷三十五　傷寒會要引 卷三十七　范煉師真贊 卷三十八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卷四十

太宗十一年己亥

先生五十歲、春發濟源。四月、遊天壇、夏經銅鞮、歸秀容、居讀書山。

本集卷七己亥元日詩、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漸稀頭上髮、別換鏡中人。野史才張本、山堂未買鄰。不成騎瘦馬、還更入紅塵。

鈲按、金史本傳、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爲。時金國實録在順天張萬户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蹟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録、至百餘萬言。傳中僅言晚歲、未言何年。凌譜因己亥元日詩有野史才張本之句、故繫之此年。然似嫌太早。細玩詩意、蓋先生是年始有此意、尚未真從事撰述也。

本集卷三十八老人星贊、老人星像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濟源。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己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



鉞按、觀此知正月間先生尚在濟源。本集卷七發濟源詩有殷勤雙語燕、愧汝遠相依句。則先生發濟源時蓋在二、三月間也。

續夷堅志卷四天壇中巖有仙貓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鷄犬亦昇仙、而貓獨不去、在洞已數百年。遊人至洞前呼仙哥、間有應者。王屋令臨漳薛鼎臣呼之而應。親爲予言。己亥夏四月、予自陽臺宮將之上方、過洞前、命兒子叔儀呼之、隨呼而應、聲殊清遠也。因作詩云、仙貓聲向洞中聞、憑仗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丹竈、不隨鷄犬上青雲。

鉞按、此乃由濟源北返過天壇時之事。本集卷十二遊天壇雜詩十三首、即此時作。

鉞又按、本集卷二銅鞮次村道中詩、武鄉有便道、故繞銅鞮、境涉險艮、獨難又復觸隆景。蓋先生是年由濟源北歸、繞道銅鞮、時已至夏也。金銅鞮縣、今山西沁縣。詩又云、南北二十年、夢寐猶耿耿。喻如萬里別、燈火得對影。所謂二十年者、蓋回憶丙子南渡時也。

本集卷十三有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其一云、并州一別三千里、滄海橫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幾家兒女待安全。其二云、天門筆勢到閑閑、相國文章玉筍班。從此晉陽方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自注云、繫舟、先大夫讀書之所。閑閑公改爲元子讀書山、又大參楊公叔玉撰先人墓銘。

鉞按、一統志、繫舟山在太原府城東北九十里、禹治水繫舟此山、故名。有石如環軸、曰繫舟嵬。元好問父德明讀書其下、趙秉文改曰讀書山。好問詩、從此晉陽方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

鉞又按、先生自貞祐丙子避兵南渡、至此凡二十三年、始復北歸鄉里。鷓鴣天詞云、華表歸來老

令威、頭皮留在姓名非。舊時逆旅黃粱飯、今日田家白板扉。沽酒市、釣魚磯、愛閑直與世相違。墓頭未要征西字、原是中原一布衣。又云：籬邊老卻陶潛菊、一夜西風一夜寒。又云：鹿裘孤坐千峰雪、耐與青松老歲寒。雖不知爲何年、要皆歸里後所作、可見先生遺民之懷抱矣。

編年詩詞：銅鞮次村道中卷二、讀書山雪中卷四。施箋：按本集有己亥讀書山雪晴東龕看月詩。知此詩當亦是年作、詩云前年望歸歸不得、即蘧然銘復來東州之意、又云去年中途脚無力、即通仙記十二月初吉事、又知去年尚在濟源也。己亥元日卷七、發濟源卷七、倪莊中秋卷七。自注：己亥。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東龕看月卷九、明日作卷九、遊天壇雜詩十三首卷十二、雜詩六首道中作卷十二。玩詩意蓋由濟源北歸時作、詩云隆州兵騎往來衝、金史地志潞州、宋隆德府、故曰隆州。蓋先生由濟源北歸取道潞州也。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卷十三、清平樂小橋流水。己亥春濟源奉先觀賦杏花。

編年文：老人星贊卷三十八。

太宗十二年庚子

先生五十一歲。家居秀容。十月、應嚴忠濟之聘往東平。

中州集卷十滕茂實傳、庚子春自山東還鄉里。

四月、嚴實卒、年五十九。本集卷二十六有神道碑。元史卷一百四十八有傳。

凌譜案：先生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云、以庚子四月己亥薨於私第之正寢。又云、五月壬申、葬於鵲里之新塋。又云、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以神道碑爲請、則先生往東平當在庚子嚴實薨後、



故閻侯墓表云、辛丑元日、予方客東平也。

鉞按、本集卷九有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詩、李譜按、己酉石嶺關詩、行去行來又十年、逆溯是此年。時往東平。是先生往東平在十月中也。

鉞又按、嚴實卒後、其子忠濟嗣位。忠濟尊賢敬士、頗有父風。元史卷一百四十八忠濟傳云、襲東平路行軍萬户管民長官、開府布政、一法其父。養老尊賢、治爲諸道第一。

五月二十四日、趙天錫卒、年五十。本集卷二十九有神道碑銘。元史卷一百五十一有傳。

鉞按、趙天錫卒年、元史作五十六。今從墓銘。

七月十四日、馮璧卒、年七十九。本集卷十九有碑銘。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卷一百一十有傳。

鉞按、馮璧字叔獻、真定人。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爲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鞫大獄、興定末、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致仕。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諸生從之遊與四方問遺者不絶。賦詩飲酒、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爲神仙焉。其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爲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制誥典麗、風流蘊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北渡還鄉里、終於家。

編年詩詞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凄暄風息氣清天曠明爲韻賦十首 卷二　李譜、按第一首云、大似丁令威、歸來歎墟墓。疑是去年初回詩。不知去年中秋方在倪莊、九月僅足抵家、未能與鄰舍諸人遽如此款洽也。又讀書山雪中方述前年、去年之事、不應九日不及今考。首二句云、行帳適南下、居人蹋庭户。元史是年命張柔等八萬户伐宋、應太原亦徵兵南下、居人避兵不出也。忠濟以七月見請、而十月始往、亦是避兵。則詩當作於是年。　庚子三月十日作 卷七　杏花二首 卷九　自注庚

子歲南庵賦。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卷九

編年文、内翰馮公神道碑銘卷十九　蘧然子墓碣碑銘卷二十四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卷二十六

千户趙侯神道碑銘卷二十九

太宗十三年辛丑宋理宗淳祐元年

先生五十二歲。客居東平，春末歸秀容。

本集卷二十九故帥閻侯墓表：辛丑元日，予方客東平，載之閻珍盛爲具，召予及大興張聖予、祁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太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於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謔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歡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僕地遂不起。

本集卷三十九答大用萬户第一書：東原留宿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内省衰謬，愧無以當之耳。略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

李譜：此書當在是年，蓋因聘而往，故有津送。又元史嚴忠濟傳以其弟皆爲萬户而自統之，此在辛亥後，是時大用猶未得萬户也，殆因第二書而追叙之。

鉞按：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張寓齋相公即張夢符少年與孫德謙於東平嚴侯府從元遺山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二字爲韻。孫得詩云：鵲山一帶傷心碧，羨煞孫郎馬首東。公得詩云：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脚與雲平。孫竟不永年，即此時事。又別孫詩云：津橋垂楊



雪花白、挽斷春衫苦留客。西湖一雨春意濃、絶似銅駝洛陽陌。則先生之東歸蓋在春末也。

鉞又按、本集卷二十八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參佐陳玠、李侃、侯玠自曹南走書幣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考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寵、維吾子惠顧之。據文中所述、張子良以侯伯之服展墓在辛丑歲、至其遺使請先生撰碑文、是否在本年、碑中並無明文、施譜未細按、繫之此年、似先生本年曾至順天者誤矣。

編年詩詞、贈別孫德謙 卷四　答公茂 卷九　公茂即姚樞、元史本傳云、辛丑賜金符、為燕京行臺郎中。施注、案詩中除目云云、當即辛丑除郎中時。

編年文、郝先生墓銘 卷二十三　故帥閻侯墓表 卷二十九　答大用萬户第一書 卷三十九

壬寅年 凌譜、廷堪按、是年春、太宗昭慈皇后稱制攝國者五年。元史本紀不紀年、但書干支、今從之。

先生五十三歲。家居秀容、輯元氏集驗方。

本集卷九壬寅正月九日晨起詩云、掣鯨莫倚平生手、只有東溪把釣竿。自注云、時欲營神山別業。

本集卷三十七元氏集驗方序、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閒居州里、因録予所親驗者、爲一編、目之曰集驗方。十二月吉日、書於讀書山之東龕。

鉞按、先生頗注意方藥。續夷堅志卷二載背疽方、並云、先君官隴城、疽發於鬢、竟用是捐館。其後

還鄉、得此方於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感念疇昔、慚恨入地、爲人子不知醫、其受禍乃如此。元氏集驗方一書已不傳、續夷堅志中亦多載驗方、除背疽方外、尚有延壽丹、救熏死方、神人方、揩牙方、夢藥丸、可見先生平生之留意醫方也。

編年詩詞、感興卷九　自注、夜宿讀書山作、詩有五十三年等聞邊句、故知為本年作。　晨起卷三　都運李丈哀挽卷九　自注、李丈殁於壬寅夏六月。　跋紫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橫披四首卷十三　自注、時年八十六。李譜、按劉至癸丑年九十七、則在此年。

編年文、寄庵先生墓碑卷十七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卷二十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卷二十八　忠武任君墓碣銘卷二十九　按墓誌謂任君卒於壬辰、而任君之子乞碑文有先君棄養十年之語、故知為此年作。

癸卯年

先生五十四歲。家居秀容。八月、在燕京。旋南下、過慶源。九月、遊黄華山水簾及棋谷、復北歸、道出稾城、拜王若虚墓。冬、復應耶律鑄之請至燕京、枉道弘州、視曹珏。冬季還鄉、經范陽、慶源。

本集卷五癸卯歲杏花詩、讀書山前二月尾、向陽杏花全未開。

本集卷七病中詩自注、病因食豬動氣而作。癸卯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書。

鉞按、觀此知先生本年春夏間家居秀容也。

本集卷三十三引臨錦堂記、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幕

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爲小圃、堂於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

凌譜、廷堪按、先生北渡後、是年始往燕京。元史地理志、大都路、元太祖十年克燕、初爲燕京路。太宗紀、八年夏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召儒士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編修所者、史也。先生燕中之行、蓋爲史事。又集中有贈趙仁甫詩、元史儒學傳、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伐宋、拄俘籍、姚樞脫之以歸。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考先生至燕在是年、則贈復詩亦當作於是年。詩云、江國辭客多、玉骨無泥塵。軒昂見野鶴、過眼無鷄群。又云、老來詩筆不復神、因君兩詩發興新、都門回首、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其稱之不過如此。則知復所言者、先生亦未必以爲然也。鉞按、本集卷一贈答劉御史雲卿詩云、我觀唐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獨程張儔。聖途同一歸、論功果誰優。戶牖徒自開、膠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韓歐。可見先生推挹韓、歐、以爲其有功聖道、不讓程、張。趙復爲理學家、宜其與先生不能深相契合也。

本集卷三十二趙州學記、歲癸卯、眞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爲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

鉞按、慶源、宋府、隸河北西路。金天會七年降爲趙州。大德三年改名沃州。元太宗七年復改趙州、治平棘縣、今河北省趙縣。

本集卷五水簾記異詩自注、癸卯九月四日同杜仲梁賦。同卷[illegible]谷聖燈詩自注、九月五日作。

鉞按、黄華山及洪谷山皆在林慮縣。金屬彰德府、元屬彰德路、今河南省林縣。

鉞又按、水簾洪谷二詩、李譜定爲丁未年作、謂自注癸卯乃丁未之訛。蓋以水簾詩有七年長路今一到之句、李譜謂指前遊黄華詩（在卷四）而言。前遊黄華在春三月、李譜定爲辛丑由東平回忻時、下數七年、適爲本年。又謂先生是年五月至真定、復由真定至相州、於情事殊合。鉞考丁未年先生家居秀容、八月在家營葬事（與樞判白兄書）、竝作圓明李先生墓表、無由至相州。（李譜據元史張德輝傳有丁未五月應召北上之事、而先生是年爲德輝題西山歸隱圖、遂推測先生五月至真定、殊不足據。）李説不足據。然七年之語、若由本年上溯、應在丁酉。然是年春先生居冠氏、秋始還太原、不能三月中遊黄華、豈七字有誤耶。故卷四遊黄華山詩不敢定爲何年作、而水簾洪谷二詩則遵本集自注、繫於此年。

本集卷十九内翰王公墓表、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内翰王公遷化於泰山。恕（王公子）既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

鉞按、王若虚、稾城人。此蓋先生九月遊黄華山北還時過稾城也。稾城縣、金屬河北西路真定府、元屬中書省真定路、今河北省稾城縣。

本集卷三十九答中書令成仲書、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

鉞按、成仲乃耶律鑄之字。鑄、楚材子。楚材薨、鑄嗣領中書省事。書中所云先相公、謂鑄之祖父耶律履也。觀此書所云、先生本年冬復至燕京、蓋應耶律鑄之聘、爲其祖父履撰碑文。考先生故金

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文集中無此篇見元文類卷五十七。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蓋是歲八月間先生在燕京時鑄已有此請、未及爲而先生南下、故冬又遣使往迎也。先生自國亡後、篤守遺民之節、不仕新朝、所念念不忘者、惟故國之典章文物及君臣之奇節偉行、不忍使之泯沒耳。耶律鑄慕先生文名、以先人墓碑爲請、而其先人實又爲金之名臣、則先生應其所請、固無損名節。惟耶律氏父子相繼爲相、聲勢甚盛、於是宵小輩遂多方揣測、以爲先生有夤緣干進之意、謗罵嬉笑、無所不至。故其後耶律鑄復請先生至都、先生遂謝不往、復以書曰、按此書不知作於何年。惟稱中書令成仲、則知必在楚材既卒而鑄嗣位之後也。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閑博、藹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本集卷九又有感事詩、施注謂即感此事而作。詩云、富貴何曾潤髑髏、直須淅米向矛頭。血讎此日逢三怨、風鑒生平備九流。瓢飲不甘顏巷樂、市鍇真有楚人憂。世間安得如川酒、力士鐺頭醉死休。可見其悲憤之意矣。

本集卷二十三曹徵君墓表、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壬辰之兵、君流

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闊，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

鉞按：金史地志西京路弘州治襄陰縣，今察哈爾陽原縣。新興即忻州，蓋忻州在晉爲新興郡，先生偶用古地名，如稱冠氏爲陽平也。

本集卷三十一通玄大師李君墓碑：「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

本集卷三十五太谷觀記：「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煉師館予慶源道院。」卷三十八太古堂銘：「癸卯冬，過慶源，館煉師所居。」

鉞按：金范陽縣屬中都路涿州，元改隸中書省大都路涿州，今河北省涿縣。先生於是年季冬出都，並未抵里，翌年春始至家，故本集卷三十二壽陽縣學記云：「甲辰之春，予歸自燕，嘗道壽陽。」可證。惟是年在何地度歲，則不可考矣。

鉞又按：燕京即金之中都，先生於國亡後，本年初至燕京，不禁興麥秀黍離之感。本集卷九有出都二首，蓋即本年作。詩云：「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可奈何。但見觚棱上金爵，豈知荊棘臥銅駝。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行過盧溝重回首，鳳城平日五雲多。」又云：「歷歷興亡敗局棋，登臨疑夢復疑非。斷霞落日天無盡，老樹遺臺秋更悲。滄海忽驚龍穴露，廣寒猶想鳳笙歸。從教盡剗瓊華了，留在西山儘泪垂。」鉞又按：先生本年遊歷南北，兩至燕京，行蹟最爲繁亂。就本集詩文中關涉本年事者，依其月日集録考訂如上。惟本集卷十七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

墓表云、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緯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考先生九月初四日有遊黃華山觀水簾詩、則其出都當在八月、而第二次赴都又在冬日、所謂九月客燕中殊與本年行蹟不合、豈九字有誤耶。疑莫能明、姑附於此。

四月、王若虛卒、年七十。本集卷十九有墓表。中州集卷六有傳、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藝傳。

鈇按中州集本傳、若虛字從之、槀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博學強記、善持論、釋褐鄜州録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東遊、登太山、憩於黃峴峰之萃美亭、談笑而化。從之天資樂易、負海内重名、而不立崖岸、滑稽多智、而以雅重自持、謀事詳審、出人意表。自從之殁、經學、史學、文章、人物、公論遂絶、不知承平百年之後、當復有斯人不也。

編年詩詞　寶巖紀行卷二　按寶巖寺在洪谷、先生遊洪谷在是年。　癸卯歲杏花卷五　贈答趙仁甫卷五　水簾記異卷五　洪谷聖燈卷五　病中卷七　懷安道中寄曹徵君子玉卷九　宏州贈曹丈子玉卷九　出都卷九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卷九　別緯文兄卷十　施注、按先生癸卯秋為緯文作墓表、還太原時為此別。定為癸卯作。　蜀昭烈廟卷十　贈答趙仁甫卷十　黃華峪十絶句卷十三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卷十三　詩有杖屨遠從洪谷來句、故定為此年作。　摸魚兒問樓桑故居何處　樓桑漢昭烈廟。

編年文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卷十七　内翰王公墓表卷十九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卷二十七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卷二十七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卷三十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卷三十一　趙州學記卷三十二　臨錦堂記卷三十三　太古觀記卷三十五

太古堂銘卷三十八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卷四十　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本集失載，見元文類。

甲辰年

先生五十五歲。春，自燕歸鄉里，過壽陽。夏五月，至崞縣，遊鳳皇山及前高山，至燕京。秋，出京歸里，又赴洛陽。冬，過洛西，蓋往舉母張太夫人旅殯也。

本集卷三十二壽陽縣學記：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

鉞按：壽陽縣金屬河東北路太原府，元改隸中書省冀寧路，今山西省壽陽縣。

本集卷九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有句云：新詩寫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鉞按：觀此，可知三月間先生已在故鄉矣。

本集卷三十四兩山行記：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崞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遊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聞予來，欣然出迎。即日與純甫之和并山而東，出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半山一峰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嶺，爲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峰回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絶異也。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峰、劍聲錚然，

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築箏笛、歷歷可辨。之和持莊練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謖謖有聲、雲煙草樹濃澹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又明日爲前高之遊。

鉞按、崞縣金屬河東北路代州、元升爲州、屬中書省冀寧路、今山西崞縣。

本集卷十甲辰秋留別丹陽詩、疎疎衰柳映金溝、祖道都門復此留。又過寂通庵別陳丈詩、自注、甲辰秋。違離更覺從公晚、却望都門一慨然。

李譜、二首皆有都門、此燕都之門也。丹陽未考。按金史地志、河東南路澤州縣高平有丹水。此自是懷孟以北澤州之地、若由燕至洛、取道亦順。而詩有千里關河動歸興句、則是回忻道中偶爾停留、後復由忻回洛也。此必燕南道觀、惜無確據耳。鉞按、本集卷十四有留贈丹陽王煉師詩。則丹陽蓋道觀之名、李說是。

本集卷四、詩題、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

本集卷二十八、廣威將軍郭君墓表、歲甲辰冬、予過洛西。

本集卷二十九、顯武將軍吳君阡表、歲甲辰冬、予過洛西。

鉞按、先生自國亡北渡、至是始至河南、舉其母張太夫人之旅殯。說詳下年本集卷九有洛陽詩、蓋

是年過洛時作詩云。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見陸沈。已爲操琴感衰涕。更須同輦夢秋衾。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擬就天公問翻覆。蒿萊丹碧果何心。亦黍離之感也。

五月十四日。耶律楚材卒。年五十五。

編年詩詞。宿張靖田家卷二　自注。地屬壽陽。按先生是年自燕歸。道出壽陽。詩蓋此時作也。高門關卷四　施注。通志。河南府永寧縣有高門關。李譜。詩。許李申楊竟何辜。只今惟有石灘聲。注云。許楊申李隱盧氏。時以多田推之。亂後不知所在矣。此由三鄉往內鄉之路。天涯山卷四　下黃榆嶺卷五　按卷四馬嶺詩自注。予去歲往河南。還奉亦取黃榆路。先生往河南還奉在此年。故知此詩乃是年作。黃榆嶺在河北省邢臺縣西北百二十里。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卷七　洛陽卷九　過三縣望女几村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二首卷九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卷九　甲辰留別丹陽卷十　過寂通庵別陳丈卷十　自注。甲辰秋。善應寺五首卷十三　自注。前題寺壁又七年矣。李譜。自戊戌至此七年。寺在山陽。是由忻至洛所過。前高山雜詩七首卷十三　滿江紅問柳尋花。再過水南。按詞云。問柳尋花。津橋路。年年寒節。又云。白鶴重來人換世。淒涼一樹梅花發。又云。老眼只供他日淚。春風竟是誰家物。津橋即洛城南之天津橋。玩詞意。蓋國亡後重過洛陽之作。故定爲本年詞。有梅花發之語。先生是年過洛正在冬日也。定風波熊耳東原漢故宮　三鄉光武廟懷故人劉公景玄。婆羅門引短衣匹馬白頭重過洛陽城　過孟津河山亭故基。

編年文。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卷十八　按趙思文卒於天興元年壬辰。碑云。公殁後十有二年。諸孤以神道碑銘爲請。則應在是年。廣威將軍郭君墓表卷二十八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卷二十九　壽陽縣學記卷三十二　創開滹水渠堰記卷三十三　兩山行記卷三十四　郡守天池祈雨狀卷十四



乙巳年

先生五十六歲。往內鄉扶母殯還秀容。秋遊崞山祠。冬往東平曾謁孔林。

本集卷三十九與樞判白兄書、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李譜是年張柔掠淮北地或有滋擾。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問。

鉞按書中所謂以葬事往東平者、蓋先生家貧、葬事不克舉、故往東平乞助於嚴忠濟耳。李譜誤解此句之意、謂先生復往內鄉、大謬。

鉞又按白樞判即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天興中權樞密院判、哀宗東狩、奉命往鄧州召移剌瑗、瑗降宋、華亦入宋。後范用吉降元、因而北歸。金史卷一百十四有傳。

本集卷四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庵、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檀金、明靜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爲賦長韻、予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鉞按先生扶母柩北還、在乙巳歲、而其首途往河南、則在甲辰。故郭君吳君墓表、俱有甲辰冬予過洛西之語。且與白樞判書中云首尾閱十月之久、而觀黃葵花詩、知乙巳夏六月先生已在鄉里、則其赴河南、必在上年秋間矣。

鉞又按先生於正大間作吏鄧州凡數載。國亡後十年、復來此還母殯、重見州人、感慨今昔、慟傷家國、故本集卷九有爲鄧人作詩一首、最爲沉痛。詩云、再見州人本不期、相留相挽忍相違、携盤渭水空流涕、種柳金陵已合圍、事去恍疑春夢過、眼明還似故鄉歸、題詩未要題名字、今是中原

一布衣。

本集卷三十四王無競題名記、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遊崞山祠。

本集卷十九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内翰馮君神道碑銘、乙巳冬、好問過大名。

本集卷四雲巖詩序、觀州倅武伯英崞縣人。嘗得宣和湖石一、竅竅穿漏、殆若神劖鬼鑿。炷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佈槃水上、濃澹霏拂、有煙江疊嶂之韻。興定末、伯英殁於關中、楊户部叔玉購石得之。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雲巖、乃爲詩道其故。

本集卷三十八手植檜聖像讚、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刻之爲宣聖顔孟十哲像。

編年詩詞曲阜紀行十首卷二　甲辰秋、洛陽得黄葵子、種之南庵。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檀金、明静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爲賦長句。予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卷四　馬嶺卷四　自注、予去歲往河南遷奉。按先生往河南遷奉在甲辰秋、故知此詩作於是年。馬嶺在邢臺縣西北百三十里。詩云、石門木落風颼颼、僕夫衣單。望南州、臯落東南三百里。鬢毛衰颯兩年秋。蓋往東平時途中作。　雲巖卷四　舊國卷七　爲鄧人作詩卷九　贈張主簿偉卷九　詩有江岸墳荒草棘秋句、又有莫向瓜田認故侯句。蓋是年遷奉時作。　望廬氏西南熊耳嶺卷九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卷十一　贈答要襄叔二首卷十三　詩云、鄧下舊人多念我、感君兼有故鄉情。

編年文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内翰馮君神道碑銘卷十九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卷二

十　王無競題名記卷三十四　手植檜聖像讚卷三十八

定宗元年丙午

先生五十七歲。自東平歸秀容、過彰德。

本集卷十七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歲丙午、某過彰德。

鉞按金彰德府屬河北西路、元改爲彰德路、屬中書省、倶治安陽縣、今河南安陽縣。

本集卷二十三曹徵君墓表、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予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倶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禄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爲之喜見顏間。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爲位而哭、且爲文以哀之。

本集卷七丙午九日咏菊詩有今年病居士句。

本集卷三十九與樞判白兄書、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症、賴醫者急救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妒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

鉞按與樞判白兄書不詳何年作、則書中所謂去秋云云、亦不知指何年。惟書中所述病況及人傳已死之事、皆與九日詩及曹徵君墓表所言相合、故繫於此年。李譜謂足疾應在甲辰年、殊誤。甲辰年先生正往河南遷奉、如有足疾、焉能仆仆道途中耶。

鉞又按、曹徵君墓表云、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施譜據此、謂先生是年秋居鎮州。鉞考先生是年秋得疾、幾至偏廢、必在家靜養、無由遠至鎮州。曹徵君卒於本歲、而其子孫求先生作墓表、未必爲本歲事。施氏殆未之詳按也。

鉞又按、李譜據先生新樂府阿中百晬日詞云「阿齡扶路阿中隨」、謂阿齡至己酉尚扶路、則當生於是年。鉞謂「扶路」一語、形容三四歲小兒皆可用、阿齡之生未敢遽定爲是年、故不從李譜。

編年詩詞、丙午九日咏菊二首卷七　喬千户挽詩卷十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己亥秋七月予得於馮翊宋文通家、會侯之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予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子得之、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者。方謁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端、因賦三詩。丙午春三月、河東元某謹題。卷十三

編年文、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卷二十七

定宗二年丁未

先生五十八歲。家居秀容。春、遊三泉。八月、葬母張太夫人。

本集卷三十一藏雲先生袁君墓表：始予能内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丁未春、芮城李邦彦過吾州、重以斯文爲請。

本集卷三十五朝元觀記：歲丁未春二月、梁煉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

本集卷十有丁未寒食歸自三泉詩。

鉞按本集卷三十三創開滹沱渠堰記、滹水之源出於雁門東山之三泉、是知三泉在雁門。

本集卷三十一圓明李先生墓表、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反真於成道之中堂、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淸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爲請。

本集卷三十九與樞判白兄書、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録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

鉞按與樞判白兄書雖無撰作年月、然就書中所言情事、可知爲本年作。說詳上年譜中李譜謂爲乙巳年作、殊誤。又書中所謂大葬者、即謂葬母張太夫人也。

編年詩詞、酬中條李隱君邦彦卷七　送邦彦北行卷七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卷十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卷十四　耀卿西山歸隱圖二首卷十四　自注、馬卿為耀卿張君寫真、未幾、被召北上。按耀卿即張德輝、據元史本傳、德輝被召在是年。　滿江紅桃李漫山　三泉醉飲。

編年文、圓明李先生墓表卷三十一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卷三十一　朝元觀記卷三十五　與樞判白兄書卷三十九

定宗三年戊申 凌譜、廷堪按、是年三月定宗殂、欽淑皇后聽政者六月、議所立三歲未决、元史不紀年、但書干支。今從之。

先生五十九歲。往南宮視程思溫婿。九月過寧晉、歸里。

本集卷二示程孫四首第一首云、并州望南宫、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鬱鬱心不舒。程孫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况是涉畏途。鞍馬二十日、面色爲焦枯。白兒應見笑、此行亦區區。第四首云、會聚樂不貲、言別凄以惻。風雲動老懷、車馬見行色。明年吾六十、家事斷關白。唯當近酒盞、亦復抛書册。提携兩童子、款段或下澤。玉雪念吾孫、未覺千里隔。乘興徑一來、髯婿當速客。

鉞按、詩中有明年吾六十句、故知爲本年作。南宫縣、金屬河北東路冀州、元改屬中書省真定路冀州、今河北省南宫縣。先生長女適程震之子程思温、字端甫、所謂程孫、殆思温之子也。

本集卷二十一大司農丞康君墓表、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

鉞按、寧晉縣、金屬河北西路沃州、元改隸中書省真定路趙州、今河北省寧晉縣。蓋先生由南宫歸里時過寧晉也。

子阿中生。

鉞按、新樂府卷三定風波詞、兒子阿中百晬日云、六十平頭年運好、投老大兒都解把鋤犁。醉眼看花驢背上、豪放。阿齡扶路阿中隨。子生一歲爲晬。先生六十歲時阿中周晬、則當生於是年。且能扶路隨兒至少亦須周晬之兒。李譜謂阿中生於次年先生六十歲時、殊誤。李譜、大兒即阿千、小字叔儀、阿齡即阿寧、小字叔開、此阿中即叔綱。常山侄詩云、回頭却望元叔綱。注云、遺山之季子者也。是時先生有四子、特第二子阿辛殤耳。

宋張炎生。



編年詩詞示程孫四首卷二　別董德卿卷十　董南宫人、先生同年。詩有懸知後日登高地、剩為行人望太行之語。蓋由南宫歸里時別董之作。

編年文大司農丞康君墓表卷二十一　清真道院營建疏卷三十九　南宫廟學大成殿上梁文卷四十

己酉年

先生六十歲。四月、度石嶺關、往真定、客真定總府經歷張德輝所。中州集成、龍山趙國賓爲鋟木、張德輝爲作後序。九月、往燕京。冬、出都、將歸太原、至順天。

本集卷十四有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詩。

鉞按、宋史地志、河東路忻州秀容縣有石嶺關。

本集卷三十二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廢興、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德輝奉命而南、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蒇事、八月落成。釋菜、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

凌譜、廷堪按、元史張德輝傳、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爲經歷官。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治等二十餘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悦而受之。因啓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德輝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與元裕、李治遊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考先生北渡後、往來真定者凡數年、其卒也亦在真定、蓋皆寓德輝所。真定廟學記所謂王者、即世祖在

潛邸時也。

鉞按：元史地志：真定路，唐恒山郡，又改鎮州，宋爲真定府，元初置總管府，治真定縣，今河北省正定縣。

張德輝中州集後序：遺山北渡後，網羅遺逸，首以纂集爲事，歷二十寒暑，僅成卷帙。己酉秋，得真定提舉龍山趙國寶資藉之，始鋟木以傳。王鶚遺山集後引：聞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事之工，概可見矣。其爲時人推重可知。

凌譜按：金史本傳云：有中州集、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歐陽元圭齋集送振先宗文歸祖庭詩小序云：近年奉詔修三史於翰林，故府中擱金人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雜編一帙。然則金史之成，多本先生之書可知。中州集成於是年，壬辰雜編已佚，不知成於何時。竊謂先生以史自任，故天興顛沛之際，猶請以小字書國史，一本隨駕。蓋綜金元一代而論，收國之平遼，天輔之滅宋，征伐之功，不可泯也。天眷之守成，正隆之好大，治亂之蹟，不可沒也。大定之深仁厚澤，比於堯舜，明昌之典章制度，幾及漢唐。尤先生所惓惓不忘者也。至於貞祐遷汴以來，學士大夫風雅相尚，山林韋布，文章自雄，矧夫戈船東狩，旃車北渡，國君殉社稷，烈士死封疆，疾風勁草，觸處生悲，皆先生目睹而身罹者。國可亡，史不可亡，身可死，史不可死，所以奔走間關，終身不受升斗之禄，不過欲以此身存百年之掌故而已。向使奉詔辟館之日，群小不沮，則網羅散佚，搜採舊聞，其所成之書，當必明備詳核，蔚爲大觀，豈歐陽元輩所可及哉。然金源一代文獻，

卒賴野史亭紀載之力、令後人猶有可考、雖謂先生纂述之功與完顏彝之死節、張天綱之不屈爭烈可也。再考先生北渡在癸巳歲、至是年亦僅十七年、張德輝後序言歷二十寒暑、蓋約計之也。

鉞按、本集卷十三有自題中州集後五首、蓋是年作。詩云、鄴下曹劉氣盡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其二云、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其三云、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其四云、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屬子期。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其五云、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中州集十卷、附樂府一卷、今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云、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金元好問編。是集錄金一代之詩、分爲十集、以十干紀之。其例每人各爲小傳、詳具始末、兼評其詩。其選錄諸詩、頗極精審、實在宋末江湖諸派之上、故卷末自題有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及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句。士禎亦深不滿之、殆以門戶不同歟。

鉞又按、通行有唐詩鼓吹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趙孟頫序稱爲金元好問所編。四庫總目提要謂其書與方回瀛奎律髓同出元初、而去取謹嚴、軌轍歸一。大抵遒健宏敞、無宋末江湖、四靈瑣碎寒儉之習、實出方書之上。惟金史本傳記先生生平所著書、無唐詩鼓吹、而先生詩文中亦未嘗道及之。河汾諸老詩有曹之謙讀唐詩鼓吹詩云、傑句雄篇萃若林、細看一一盡精深。才高不似人間語、吟苦定勞天外

心。白璧連城無少玷、朱絃三歎有遺音。不經詩老遺山手、誰解披沙揀得金。

本集卷三十六楊叔能小亨集引今年其所撰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爲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别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絶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册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别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馬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飢困憊、一寓於詩、而其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掩、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驁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媕阿、無傅會、無籠絡、無衒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癲、無爲妾婦妒、無爲讎敵謗傷、無爲聾俗哄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横、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强、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筭沙僧困義學、



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只以增愧汗耳。己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鉞按、此序可見先生論詩之意見及其作詩之態度、故備録之。又考金史本傳、先生有詩文自警一書、其書今不傳。蓋皆言作詩之戒律。論詩絶句亦云、曲學虛荒小説欺、俳諧怒駡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蓋當時爲詩者、往往叫囂駡詈、有乖詩人忠厚之旨。滄浪詩話、近代作詩、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駡詈為詩、至此可為一厄。所言雖南朝風氣、北朝諒亦相似。故先生深以爲戒也。

凌譜、叔能名宏道、淄川人。金亡、仕元、謚文節。即歸潛志引其詞以證崔立碑者。金史、元史皆無傳。今小亨集、始從永樂大典録出、故王文簡居易録不能詳其生平本末也。

本集卷二十九、信武曹君阡表、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

本集卷三十七、木庵詩集序、木庵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遊、得其論議、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愛君梅花咏、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愧百年間。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爲序引。

本集卷四十毛氏家訓後跋語、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其。公夫人、予姨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侄婿河東元某斂衽書。

鉞按、先生繼配毛夫人與張柔之爲族姊妹。此所云幕府即指順天幕府。先生是歲出都、並未抵里、蓋即在順天度歲也。

編年詩詞、贈答郝經伯常卷九　李譜按、集後郝經原古上元學士詩、作疆建子月、投我以照乘、即指此詩、時居順天。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卷十三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卷十四　定風波五色蓮盆玉雪肌　兒子阿中百晬日作。詞中有六十平頭年運好句。

編年文、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卷十八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卷二十七　信武曹君阡表卷二十九　令旨重修真德廟學記卷三十二　三皇堂記卷三十二　楊叔能小亨集引卷三十六　木庵詩集序卷三十七　孔道輔擊蛇笏銘卷三十八　毛氏家訓後跋語卷四十

庚戌年

先生六十一歲。二月自真定還秀容。五月過真定。七月往順天路萬户張柔家觀金寶録。

本集卷三十五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

本集卷三十六十七史蒙求序、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吴君庭秀嘗以所撰蒙求見示。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吴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又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叙。

鉞按金元史地志皆無鎮陽之名殆即真定之別稱馮璧真定人而先生爲撰神道碑銘亦有嘗憶公還鎮陽之語可證也

本集卷三十三順天府營建記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

凌譜廷堪按本集與樞判白兄書云惟有實録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興廢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則知先生是年順天之行爲觀金之實録也

鉞按元史地志保定路宋保州金順天軍元太宗十一年升順天路置總管府至元十二年改保定路治清苑縣今河北省清苑縣

又按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經傳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蓋在是時

本集卷三十七陶然集詩序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佈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止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

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謳謠詞調怨歎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脱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秘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艱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疊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説又有學至於無爲之説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爲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溯石樓歷雪堂問津

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蕩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鉞按此序有先生論詩之意、見故備録之。

本集卷四十爲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以庚戌八月爲第四女擇配。

凌譜案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淤没、失其所在。公甫冠、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又先生邢州石橋記、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爲經久計、乃命里人郭生立集計工。考郭守敬卒於元仁宗延祐三年丙辰、年八十六、則其甫冠當在是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一。守敬水利、律數及儀象制度之學、皆前世所未有、論者推爲一代異人、而少時蒙先生一語之稱道、作行狀者且據之以爲榮、則先生在當時聲望固何如也。

劉祁卒、年四十八。

編年文天慶王尊師墓表卷三十一　順天府營建記卷三十三　李參軍友山亭記卷三十三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卷三十五　十七史蒙求序卷三十六　陶然集詩序卷三十七

憲宗元年辛亥

先生六十二歲。五月、來太原。九月、至真定。冬、過順天。

本集卷四十題閑閑書赤壁賦後、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

本集卷二十四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

續夷堅志卷三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巖寶教院大小二青龍在寺潭中。辛亥冬、予與毛正卿、德義昆仲、郝伯常、劉敬之諸人一遊寺僧纘淳質有道行、時年七十八、說龍之美。

編年詩詞常山侄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爲賦詩、使洛誦之卷四　李譜按善人白公表孫常山尚幼云云。表作於是年、與詩合。常山白樞判華之子。　與同學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卷九　李譜詩三十餘年老兄弟自辛巳登科至此三十一年。　常仲明教授挽詞卷十　辛亥寒食卷十一　辛亥九月末見菊卷十四

編年文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卷二十四　善人白公墓表卷二十四　順天萬户張公勛德第二碑卷二十六　爲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卷四十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卷四十

憲宗二年壬子

先生六十三歲。與張德輝北見元世祖於潛邸。十月、遊平定、承天懸泉、至真定、復往東平。

元史卷一百六十三張德輝傳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鉞按元史叙先生事、或稱元好問、或稱元裕、蓋修史者采摭舊文、成於倉卒、誤脱之字。凌廷堪疑先生北渡後或改名爲裕、非也。李治元遺山集序、主上向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殆即此年覲見時事。

凌譜、廷堪案、先生以金源遺老而往見元世祖於潛邸者、亦許魯齋不如是則道不行之義也。夫明夷陳范振鷺來雍、古人固已有之。魯齋未仕金、故拜爵而不復辭。先生已仕金、故往見而不受祿。出處之道易地則皆然也。

本集卷五遊承天懸泉詩自注、閑閑公守平定以大安庚午來遊、迄今壬子四十三年矣。

鉞按金史地理志河東北路平定縣承天鎮、金平定在今山西平定縣。詩中有十月束來犯冰雪句、故知此詩乃十月中作。

凌譜、顧亭林日知録云、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之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妒女、祠其碑大曆中判官李諲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妒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滸、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考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實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何所取。子胥鼓浪怒未泄、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聾聵。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誰復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姥。當時大曆十才子、爭道李諲鏖陋語。此是千古正論、亭林通儒、嘗薄文人爲不足爲、今乃推崇先生之詩如此、蓋亭林所薄者、弇陋剿襲之文人、而非有根柢之文人也。

本集卷二十六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

本集卷三十四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

本集卷十贈蕭漢傑詩序、壬子冬、與予相值於東原。

鉞按、東原即東平、尚書禹貢東原底平、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東原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

本集卷四壬子冬至張聖與求爲兒子制名詩有玄默之冬客須城句。

鉞按、須城縣即東平路治所。

又按、李譜、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名今春遊鹿泉爲余寫真賦二十韻答之詩、去國二十年。自癸巳出都至此二十年。故謂先生本年春在鹿泉。又曰、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七律注、高曾任御史、北渡後謀還保塞而困於無資者二十年矣。按陵川集、高嶷字士美、金亡入燕、則時在燕、故謂先生本年由東平復至燕京。鉞按、詩中所謂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往往舉成數而言、非必恰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故二詩苟無他證、僅據此二十年之語、無由斷爲本年作。且陵川集謂高金亡入燕、亦撮叙之詞、無由知高本年即在燕京也。且癸丑寒食、先生尚在東平、則是年蓋在東平度歲、李説誤、故不取。

編年詩詞、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求爲兒子阿平制名余名之曰琥以仲玧字之小字明復有善禱之義焉詩不工當令阿玧灑落誦之卷四　遊承天懸泉卷五　壬子月夕卷七　九日登平定涌雲樓故基卷九　平定鵲山神應王廟卷九　寒食卷十　自注、壬子清明後作。　賀中庸老再被恩綸卷十　按中庸



老即張特立。元史張特立傳、壬子歲、復降璽書諭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故知是此年作。

過皋州寄聶侯 卷十 李譜、金史地志平定州樂平縣、興定四年升皋州。聶名珪、時為平定帥。 賈漕東城中隱堂 卷十 賈漕即千秋録後之賈顯之。 贈蕭漢傑 卷十 鄉郡雜詩五首 卷十三 自注、文中以平定為鄉郡。 壬子寒食 卷十四

編年文、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 卷二十 南峰先生墓表 卷二十四 蘇彥遠墓銘 卷二十四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卷二十六 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 卷三十四 送高雄飛序 卷三十七

憲宗三年癸丑 宋理宗寶祐元年

先生六十四歲。居東平。寒食、靈泉宴集。夏至燕京。冬、以行臺之召赴東平。

本集卷三十七寒食靈泉宴集詩序、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為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昭陽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為壽。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為之序。諸公可共和之。德華、周卿、德昭、英孺、文伯、元某、期而不至者、聖與、子中。不期而至者、德謙、夢符。

鉞按、天平地名無考。文中有東藩應聘之語、而所期諸人中、德華即韓德華、周卿即李周卿、德昭即靖德昭 字文煒、南湖先生靖天民之子、北渡後亦居東平。見本集卷五南湖先生雪景乘騾圖詩序。 英孺即句龍英孺、聖與即上年先生為其兒子制名作詩之張聖與、子中即劉子中、德謙即孫德謙、夢符即張夢

符皆東平幕府中客，故知是時先生在東平也。天平豈東平之誤耶。又考文中有昭陽蒍歲之語，爾雅太歲在癸曰昭陽，癸卯年先生五十四歲，行蹟未嘗至東平，故定爲是年作。李譜謂是年春先生在鹿泉，蘁泉宴集乃鹿泉事，德華諸人皆東平之客奉命往聘者，蓋亦考之未審。按本集卷三十九商氏千秋録作於二月，卷三十六鳩水集引作於清明日。商氏千秋録爲商挺作，鳩水集引爲宋子貞作，二人皆東平幕客，則是年春先生在東平明矣。且如在鹿泉，嚴氏遣一二人往聘足矣，豈有七八人同時並至者。序文中所謂燕路言歸、東藩應聘，蓋指上年事。上年先生與張德輝北覲世祖於潛邸，蓋嘗至燕，自燕歸後，冬復應聘東平也。

本集卷三十三致樂堂記：癸丑之夏，予以事來故都。

本集卷十六王黃華墓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

本集卷三十宣武將軍孫君墓碑：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

編年詩詞：張彦寶陵川西溪圖卷四　自注癸丑十一月廿日題。劉時舉節制雲南卷四　李譜按元史世祖紀，壬子奉命征大理，癸丑十二月入大理，以劉時中爲宣撫使，即此，當名不合。送崔夢臣北上卷四　自注癸丑二月望日。王敦夫祥止庵卷十　即致樂堂記之王惇甫。

編年文：王黃華墓碑卷十六、御史張君墓表卷二十一　按墓表謂張御史卒於庚戌，葬於壬子，時乞先生撰表，時有棄養以來三見霜露之語，故知為此年作。宣武將軍孫君墓碑卷三十、致樂堂記卷三十三、鳩水集引卷三十六、寒食靈泉宴集詩序卷三十七、曹南商氏千秋録卷三十九、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卷四十、跋紫



微劉尊師山水　卷四十

憲宗四年甲寅

先生六十五歲。正月、過故關。六月、遊臺山。七月、還太原。九月、遊獲鹿龍泉寺。十二月、出真定。

本集卷七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詩三首。

施注引劉效祖四鎮三關志、故關東至井陘四十里、西至平定州八十里、南至泉木頭口六十里、北至娘子關二十里。鉞按、詩云千里不易到、三冬須少留。又云殷勤行記上、今日是東州。故李譜謂去年東平過年、今年始回。然王惲秋澗集遺山先生口誨謂先生是年二月自汴北歸、如正月末始歸里、無由二月復自汴北歸。次年乙卯、先生有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詩。王惲所記或即乙卯年事、而誤爲甲寅耶。附錄王惲原文於後。

王惲遺山先生口誨、遺山先生向與頤齋張公自汴北歸、過衛、先君命録近作一卷三十餘首、爲贄拜二公於賓館。同志雷膺在焉。先生略叩所學、喜見顏間。酒數行、命張燈西夾、曰、吾有以示之。先生憑几東面坐、予二人前侍、披所獻狂斐、且讀且竄。即其後筆以數語、擺其非是、且見循誘善意。而於體要工拙、音韻乖叶、尤切致懇。每篇終、不肖跪受教、再拜起立。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温、言益厲。覺泉蒙茅塞、洒洒然頓釋、如醉者之於醒、萎者之於起也。説既竟、先生復昌言曰、千金之貴、莫逾於卿相。卿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業。如日星昭回、經緯天度、不可少易。顧此握管銛鋒、雖微、其重也、可使纖埃化而爲泰山。其輕也、可使泰山散而爲微塵。其柄

用有如此者。況老成漸遠、斯文將在後來、汝等其勖勿替。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覺歎而發愧者。既而鼓動客去、先生覆衾卧、予二人亦垂頭倚壁熟睡。及覺日上、先生與客已觴咏久矣。於是胠篋取一編書、皆金石雜著、授予曰、可疾讀吾聽。愜其音節句讀不忒、顧先君字而謂之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得一二、歲累月積、針綫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可令吾侄從予偕往、將一一示而畀之、庶文獻之傳罔隕越於下。先君起拜謝、不敢曰、先生惠顧若爾、何幸如之。知王氏且有人矣、敢不惟命。期以明年春當見先生於西山。時歲甲寅春二月也。鉞按、金衛州屬河北西路。元中統元年升衛輝路。今河南省汲縣。

本集卷十四臺山雜咏十六首、自注、甲寅六月。

施注史炤通鑒注曰、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處。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雁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叠土之臺、故曰五臺。

本集卷三十七屬和尚頌序、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

本集卷十有甲寅九日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奉先、賈千户、令春李進之、冀衡甫遊龍泉寺僧顯求詩二首。

鉞按、金元獲鹿縣、隋時名鹿泉縣、在今河北省獲鹿縣。

本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

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无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鉞按、觀此文可見先生論詞之意。見先生於詞喜豪放而不喜婉麗、故推尊東坡甚至也。

本集卷七有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辛魯伯詩。

凌譜案、先生自癸巳北渡後、戊戌始歸秀容。中間或在冠氏、或在東平、或在河南、或在燕京、或在順天、或在真定、或在秀容、行踪無常、最難考定。非若癸巳以前有本傳及墓銘可憑。蓋即徐世隆所謂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者是也。其在冠氏、主趙天錫家。在東平、主嚴實及忠濟家。在河南者爲扶櫬事。在燕京者爲國史事。在順天者主張柔家。在真定者主張德輝家。在秀容者則家居也。及其卒也、乃在獲鹿。則鹿泉新居或亦依德輝者歟。

編年詩詞、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卷七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恭辛魯伯卷七　赤石谷卷九　詩云、山近清涼覺地靈。　甲寅九日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奉先、賈千户、令春李進之、冀衡

甫遊龍泉寺僧顥求詩二首卷十　十日作卷十　與前首連編，故附於此年。　贈答普安師卷十　詩云、入座臺山景趣新。　題蘇氏寶章卷十二　臺山雜咏十六首卷十四

編年文、新軒樂府引卷三十六　張仲經詩集序卷三十七　鵲和尚頌序卷三十七　題蘇氏父子墨帖卷四十　跋蘇叔黨帖卷四十

憲宗五年乙卯

先生六十六歲。二月、自汴梁歸，往太原視女嚴病。八月、自真定往東平。十一月、歸真定。

本集卷十四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内鄉一詩追録於此今三十年矣

本集卷三十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婿來請。

本集卷三十二東平府新學記、經始於壬子之六月、而落成於乙卯六月初五。八月丁卯、侯率寮屬、諸生舍菜於新宫、越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

鉞按、元史卷一百五十九宋子貞傳、子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曄、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爲之一變。

凌譜案、元史閻復傳、弱冠入東平學。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

預選者四人、復爲首。考復卒於皇慶元年壬子、年七十七、則冠時當在是年乙卯。時嚴實已前卒十三年。迎先生於東平校士者、當屬嚴忠濟、云嚴實者、元史誤也。

鉞又按本集卷三十九答大用萬户第二書、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愧衰謬無以當之。即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即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時暑强學、爲親加愛。此乃答聘之書、無撰作年月。惟書中有時暑之語、可知作於夏日。又有奔詣太原留百許日之語、可知嚴氏之聘先生、蓋在先生作書時前百許日、可推知爲春日。考先生自辛丑年由東平歸後、至是年凡四往東平（乙巳、壬子、癸丑、乙卯。）乙巳冬往東平營葬事、壬子係應聘而往、然來聘之時在孟冬、與此書情事不合。癸丑之行亦由應聘、然是年春先生方在東平、亦與書中情事不合。惟是年情事與書恰合。是年二月先生自汴梁北歸、即書中所謂西歸鹿泉也。是時蓋得嚴氏之書、而以女病往太原、留百許日、則已至夏日矣。方欲東行、而聞相君（嚴忠濟）北上、又復少留、故至八月始成行。嚴氏之聘先生、蓋以東平府學將落成、欲請先生撰文記之、並邀先生校士也。又據元史卷一百四十八嚴忠濟傳、乙卯朝命括新軍、山東益兵二萬有奇、忠濟弟忠嗣、忠範爲萬户、以次諸弟暨勛將之子爲千户、城戍宿州、蘄縣、而忠濟皆統之。書中所謂相君北上者、蓋爲山東益兵事、則尤足證是書之作於是年矣。李譜謂是書作於癸丑、蓋考之未審也。

又按本集卷三十九答聰上人書云、某頓首啓、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

什、反復熟讀、且喜且歎、又愧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爲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内、則未能至於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贋、考古今詩人之變、有戇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上人天資高、内學富、其筆勢縱横、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饜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即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亦無撰作年月、惟書中云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今四十年矣、則此書蓋作於六十五歲前後數年中。然此數年中均無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事、惟本年二月、自汴梁北歸鹿泉、往太原視女病、留百許日、其返鎮州時約當四月末、此書或即作於是年耶。不敢遽定、姑志於此。施譜定爲甲寅年作。李譜定爲癸酉年作。均無確證。聰上人即劉秉忠、邢州人、初從釋氏、名子聰。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至於天文、地理、律曆、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世祖即位後、返初服、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一代典制、多所創立。元史卷一百五十七有傳。觀書中所言、似聰上人有爲先生刊印錦機之意、後亦不知果實行否。

本集卷七有乙卯十一月往鎮州詩。



鉞按、本集卷三十五壽聖禪寺功德記、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師曰、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洒掃於此者十寒暑矣。文中未載選述年月、施譜據洪倪師自丙午洒掃於此者十寒暑之語、定爲本年作。然則是年夏、先生又嘗至燕京矣。然不敢定也。

九月初一日、楊奐卒、年七十。本集卷二十三有神道碑、元史卷一百五十三有傳。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金末舉進士不中。金亡、居冠氏、趙天錫幕府。耶律楚材奏薦之、授河南路徵收課税所長兼廉訪使。在官十年、公私便之。卒、謚文憲。

編年詩詞、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卷十　約嚴侯泛舟 卷十　詩云、酒怯清秋醉易醒。李譜、是秋作。秋在東平者、惟此年。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追録於此今三十年矣 卷十四

乙卯端四日 卷十四

編年文、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卷三十　東平府新學記 卷三十二　陸氏通鑑詳節序 卷三十六　答大用萬户第二書 卷三十九

憲宗六年丙辰

先生六十七歲。在獲鹿。

本集卷十有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遊龍泉詩。

本集卷二十三故河南路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

淩譜、廷堪案、本集有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遊龍泉詩云、明年此日知何處、莫惜題詩記姓名。先生竟以次年九月四日卒、蓋詩讖也。

鉞按、本集卷四有鹿泉新居詩、蓋本年作。詩云、寧州假館又兩年、未保東來不西去。山城百家家有山、覿面呈山誰一顧。賣書買得呂氏園、不謂全山舉相付。元史地志、獲鹿、太宗在潛邸改西寧州、即位七年復爲獲鹿縣。是寧州即獲鹿也。

又按、本集卷二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薄遊鹿泉、因爲余寫真、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余詩而已、賦二十韻答之一詩、蓋本年作。詩有去國二十年之句、計先生自癸巳北渡至此二十三年矣。又詩中叙國亡後己身窮困之況頗悉、詩云、去國二十年、跬步即異境。中閒歷齊晉、陡下如墮井。轍涸困波神、祠廢卧土梗。垂翅附危柯、饑腹得畫餅。皂櫪並牛驥、泥淖鬨蛙黽。紛紛疲應接、碌碌陪造請。尚賴𪌷生賢、真味留雋永。蹉跎鐘鼎意、盡副銅尾秉。

編年詩詞、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薄遊鹿泉、因爲余寫真、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余詩而已、賦二十韻答之卷二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卷四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携家遊龍泉卷十

編年文、故河南路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卷二十三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卷四十　題許汾陽詩後卷四十

憲宗七年丁巳

先生六十八歲。在東平。七月、西歸。九月四日、卒於獲鹿寓舍。歸葬於秀容。郝經銘其墓。



本集卷三十四尚藥吳辨夫壽冢記、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預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

鉞按文中謂吳氏世爲東平人、則先生作此文時、蓋在東平。所謂將西歸者、由東平西歸也。凌譜誤以爲將由鹿泉西歸。又本集卷四十有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張仲可即東阿人、東阿距東平甚近。其乞先生作文、必在先生居東平時。文爲五月中作、可知先生是時已在東平。至於何時往則不可考矣。

墓銘、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經走常山三百里、爇文爵酒、哭於畫像之前。又某年月日、葬於秀容之先塋。

鉞按本集卷三十八先生所作寫真自贊云、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窣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爲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蘊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强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恤、橫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可想見先生之容貌性情。

金史本傳、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沉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

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録在順天張萬户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蹟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録、至百餘萬言。今所存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墓銘：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僻澀、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黄、振起衰踣、益爲瑰奇、復於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决科干禄、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群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絶。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黄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絶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碧、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謡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於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恩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見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曀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絶、其有功於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爲。而國史實録在順天道萬户張公



府、乃言於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辟館、爲武安樂夔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録、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録、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録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

金史卷一百十五完顔納新傳贊、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

李冶遺山集序、興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脱去前日畦畛矣。

徐世隆遺山集序、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斲喪、文氣奄奄幾絶、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爲不輕。故力以斯文爲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蹟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奬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爲汎愛、至於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爲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制最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

杜仁傑遺山集後序、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

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餖飣、可謂並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予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説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

王鶚遺山集後引、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群書、且多與名士遊、故於蚤歲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爲尤長、不惟可以追配古人、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士林英彦、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北渡以來、放懷詩酒、遊戲翰墨、片言只字、得者猶以爲榮。閒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事之工、概可見矣。國朝將新一代實録、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巨筆、不得馳騁於數十百年之間、吁、可悲夫。

鉞按先生殁後、嚴忠濟之弟忠傑爲刊其詩文、張德輝類次、共四十卷、前有李冶、徐世隆二序、後有杜仁傑、王鶚二引。書刊於中統壬戌、所謂中統本是也。明弘治戊午、李翰又刻之、仍四十卷。中統本佚、不得見。遺山集刊本之傳於今者、以弘治本爲最古、四部叢刊即影此本、清人諸刻本亦皆從此出。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六、遺山集四十卷、附録一卷。金元好問撰。是集凡詩十四卷、文二

十六卷。爲明儲巏家藏本。宏治戊午。沁州李翰爲刊板以行。前有李冶、徐世隆二序。末有王鶚、杜仁傑二跋。集末附録一卷。則儲巏所裒輯也。好問才雄學贍。金元之際。屹然爲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不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宋南渡末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衆體悉備。而碑版誌銘諸作。尤爲具有法度。晚年嘗以史筆自任。構野史亭。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裒輯紀録至百餘萬言。今壬辰雜編諸書。雖已無傳。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所著。故於三史中獨稱完善。亦可知其著述之有裨實用矣。

凌譜案。倪魯玉補遼金元藝文志。載先生所著書目。史部雜史類有壬辰雜編。子部小説家有續夷堅志。集部別集類有遺山集四十卷。附録一卷。遺山詩集二十卷。詞曲類有中州樂府一卷。遺山樂府二卷。總集類有唐詩鼓吹十卷。注云元中書右丞郝天挺注。中州集十卷。文史類有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一卷。校本傳所載。多續夷堅志。遺山樂府。中州樂府。唐詩鼓吹四種。壬辰雜編。續夷堅志不載卷數。今新刻續夷堅志二卷。有至順二年石民瞻跋。中州集十卷。與今所行本同。陵川墓銘作百餘卷。恐誤。詩文自警一卷。與本傳作十卷者亦異。詩集二十卷者。即汲古閣毛氏所刊本也。今四庫著録者。惟遺山集四十卷。附録一卷。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唐詩鼓吹一卷。元潘蒼厓金石例所取之文。韓柳與先生爲多。並云韓魏公祭式。元遺山記其大略。姑録之。此必在先生所著書之内。今不可考矣。壬辰雜編。倪氏不載卷數。是亦未見。興化任幼植禮部嘗爲予言。昔校歸潛志。以爲壬辰雜編已佚。後聞江南藏書家尚有之。偃

師武虛谷進士亦云朱笥河學士有此書。戊申冬、詢之朱少白同年、云幼時見家有藏本、虛谷所言不妄。亦不知其確否也。附記於此、以俟博雅者。

又又案徐威卿先生集序云、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遊、雅敬遺山、永其完集、以大其傳。又李仁卿序云、東平嚴侯弟忠傑、有文如淇澳、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予序引。考忠傑爲嚴實之子、忠濟之弟。見元史嚴實傳。刻先生遺集在中統三年、距先生之歿方六稔、蓋先生北渡後、設館授餐、買山投老、俾得肆力於編纂、身後並爲刊布遺書、雖趙天錫、張德輝等分任之、而嚴氏父子兄弟實始終其事云。

趙翼甌北詩話卷八、遺山仕於金、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郝經墓志謂入翰林知制誥、蓋兼官也。國變後、以詩文重名爲海内魯靈光者幾三十年。客東平嚴實幕下最久。以國亡史作己所當任、聞累朝實録在順天張萬户家、乃往請於張、願以身任編纂之責、爲樂夔所阻而止。於是構野史亭於家、凡金君臣事蹟、采訪不遺、至百餘萬言。所著壬辰雜編等書、爲後來修金史者張本。其心可謂忠且勤矣。雖崔立功德碑一事、不免爲人訾議、然始終不仕蒙古、則確有明據。故郝經所撰墓志及金史本傳、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謂完節矣。乃李治、徐世隆二序、俱以其早死不得見用於元世祖爲可惜、此真無識之論也。設使遺山後死數年、見用於中統、至元中、亦不過入翰林知制誥、號稱内相而已、豈若金亡不仕四字、垂之史册哉。余嘗題其集云、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頗道着遺山心事矣。

施、譜遺山先生親見國亡所欠惟一死耳。始讀此集、輒擬論著、特不敢以後學妄議前賢。久之、次爲年譜、知其必不死者、固自有在。誠以國史存亡一也、知交淪歿二也、且才名一世、自處不碌碌、避兵詩云、世故驅人真有力、天公困我豈無心。第不見知於君上、簿書佐領、滯於常調。出山詩云、少日漫思為世用、中年直欲伴僧閑。自楊趙密公故後、朋好皆散之四方、存没不可知。其在上者努申阿不白撒合喜輩、庸姦誤國、不堪共事。圍城中無一知己。逮崔立變起、手無大柄、反以虛聲屢招實禍、抑遏悶極矣。北渡之後、才名照耀、無出其右、一時推爲碩果、仰爲宗工。又蒙古貴臣耶律楚材爲故交、張柔爲僚婿、嚴實、史天澤、趙受之、趙天錫等爲新知。鉞按、趙天錫字受之、此歧為二人、蓋一時之疏誤。皆愛才下士、咸交書幣、四方碑版、爭趨其門。而先生聲光雖振、貧困自如。即事云、已被吳中喚傖父、却來河朔作炎兒。周旋之間、不過商訂金石、與鄧人云、題詩未要題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道中云、本餘姓氏喧時輩、不救飢寒趨路旁。評論詩文而已、無他望也。所致意者、惟私録之赴告、風雅之散亡、惓惓於流離遷徙之中、寓訪逸徵聞之意、庶幾野史亭中、成此一編一集、冀以盡忠本朝、補救於萬一。其力良勤、其心良苦、其志亦良可悲已。

又全謝山論甘露碑事、以先生在圍城、何不早去、此手豈可使著賊。不知遺山重名、與張正倫等爲崔立採望授官、轅駒促縮、何處可逃。趙雲松論先生云、事有干涉、與崔立情分素熟。夫反狀一語明挾威制、刀鋸滿前、情分安在。謝山又以碑文中先太師先東平之稱爲降辱、大抵因朝臣所諱、係後人所改。雲松作詩、又有國家不幸詩家幸一語。人生至於零落棲遲、呼天搶地、悲憤從血

性中流出。恐無此心要之先生有志恨之辭、移居詩云、空悲龍髯絶、永負魚腹葬。置錐良有餘、終身志懲創。有解嘲之句、題眞詩云、幽澗有冰含太古、無人和玉試洪爐。山林且漫蹉跎去、莫問人間第幾流。自悲身世、己不願爲第一流人、品量自定矣。至其晚年見元世祖於潛邸、卒以終身不仕、比之集中諸人如陳時可、楊正卿、徐世隆、李輔之、王萬慶、李治、王鶚輩有間矣。區區碑事乃先生之不幸也、何足以累先生哉。因全趙二論附辨於此。

李譜先生從業之師、祇郝天挺一人。至座師舉主受恩最深者、莫如趙閑閑秉文。餘若密國公璹、侯蕭國摯、楊之美雲翼、馮叔獻璧、王從之若虛、李奇庵平甫。先生皆師之。至李屏山純甫輩行雖尊、則友之矣。汴京所交雷希彥淵、王仲澤渥、李欽叔獻能、冀京父禹錫、見內翰馮公碑。至答聰上人書、有辛愿無京父。最爲密契。渡河而後、則辛敬之愿、趙宜之元、劉景元昂霄、皆崧山時友。而麻知幾九疇、又過從於郾城者也。又平昔所稱最見愛者三人、敬之而外、復有李長源汾、李欽用獻甫、見蘧然子墓銘。內鄉之官、則張仲經澄、杜仲梁仁傑、高信卿、盤麻信之革、康仲寧國、皆往依之。而劉光甫祖謙亦相從文字焉。北渡以來、凋殘略盡、東州六載、惟張仲經、杜仲梁、猶是舊交、餘見於詩者、楊叔能、楊煥然二人而已。又考與耶律文正書、自耆舊馮叔獻、梁斗南、王從之僅存三人外、集中所見、尚有王百一鶚、張君美徽、李庭訓過庭、李欽止獻卿、樂舜咨夔、李輔之汝翼、魏邦彥璠、張聖俞、張緯文緯、李進之謙、張耀卿德輝、高雄飛鳴、李仁卿冶、胡德珪、敬鼎臣鉉、李微之微、楊正卿果、徐威卿世隆、曹居一、劉京叔祁、商孟卿挺、句龍英孺瀛及婿程思溫二十三人、較所列之四十九

人尚未得半也。鄉里言旋、仍勞鞍馬、杖履所至、冠蓋爲傾、然亦率爾應酬、無關肝膈。張文舉特立、白文舉華、曹子玉珏、常仲明用晦、追叙舊遊、猶多真意。此外則李周卿楨、楊飛卿鵬、詩酒之友、抑其次焉。至入元名宦、如宋周臣子貞、姚公茂樞、劉才卿肅、世祖之代、咸奮經綸、而遇合已遲、先生亦不復見。所以交遊遍天下、而蘧然一碣、尚欷嘘於知交之零落也。大抵金源文學、末流爲盛、生平心折、亦在於此。若乃龍興朔漠、以甲冑爲詩書、制作之任、祇耶律文正一人、門下之稱、尚論勢位、餘子卑卑、無甚高論矣。讀漢書詩云、室方隆棟非難構、水到頹波豈易回、豐沛帝鄉多將相、莫從興運論人才。論其世、知其人、是亦考古者所宜講矣。

又先生薦達、固在楊趙、而癸巳北渡、全賴文正、非有人焉、亦難從容以至河北也。案四月廿九日出京、至五月三日居青城者凡五六日。觀移居詩第四首瞑目就束縛、攘臂留空橐語、不無摧抑。然第二首尚有百本書、第三首羅列故物、則家具未失也。施箋引歸潛志、劉祁以四月二十日出城、復回、至五月廿二日始北渡。與此不同者、蓋先生是官、自不與三教醫匠人一例處置也。至聊城、冠氏、始依嚴帥、繼託趙侯。鉞按、先生先依趙侯、後托嚴帥、具詳譜中。築館授餐、厥禮尤備。戲題新居詩云、去冬作舍誰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則授館於陽平外家別業。上梁文云、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録事寄草堂之資、則定居於故里。先生憂貧之詩、惟見於學東坡移居第四首、時則倉皇北渡、狼狽於聊城者半年。此後吟咏自如、曾無内顧、賢侯折節、百世猶興。觀夫世廟諸賢、得於東州者過半、宋子貞、商挺、王磐、王鶚、李謙、李昶、劉肅、徐世隆、孟祺、閻復、張昉、申屠致遠。爲國儲材、有古大臣風矣。嗚呼、以悍帥武夫、鼠化而虎、尚能築宮擁篲、草澤求賢、視彼衛紹王、重吏輕

儒、一廢一興、乃如蓍蔡。賢者亦何負於人國哉。

又幽并之人久勞鞍馬、先生遊興尤爲宿尚、顧河出既阻、踪蹟亦不能周。今就全集考之、西行至長安。隴城次則道出虞鄉。後此無西征也。寓河南者凡十六年、東不過汴梁、西不過商州、南不過郾城。至河朔、移居僅至濟南、泰安林廟之拜、已是重來、然亦不過兗州、蓋由此而南則與宋爭地也。回鄉以後、往來煩數、東至於燕、西及徐溝、車轍所經、曾不越太行之東西、蓋不過千餘里耳。出關二次、道出雁門、祇傍邊城、北及懷安而止。漠北諸王並無東平冠氏之好客、亦可見也。然嵩少而外、泰山、林慮、王屋、鳳山、前高、北嶽、五臺、龍山皆所親歷。五嶽遊三、亦自不俗、詎必窮九州外哉。

又先生墓在今忻州南十里之韓巖村、俗所稱五花墳者也。始則郝經伯常爲之碣、列銜云大德四年七月吉日、男奉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元拊並元振立石。無元揔名、蓋是時已死。此一石也。又墓碑詩人元遺山之墓碑陰云至元十有九年五月廿二日建、列銜云通議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魏初、字大初、宏州順聖人、世祖朝官至侍御史中丞、元史有傳。大中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濟南姜彧。字文卿、官至御史中丞、元史有傳。此又一石也。按至元是世祖朝、大德是成宗朝。據此則彧、初因按部而來、爲之立石、而拊則達後始因郝碣而再立之也。鉞按、清葉廷琯鷗波漁話引朱梓廬壺山吟稿題遺山墓碑搨本詩自注云、碑陰有魏初、姜彧記云、彧與初嘗先辱先生教誨、又聞先生之言曰、某身死之日、不願有碑誌也。墓頭樹三尺石、書曰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彧與初適按部河東、得拜先生墓下、因買石刻之。時至元

十九年。

編年詩詞、張村杏花卷十　自注、丁巳二月初二日。

編年文、告山贇禪師塔銘卷三十一　尚藥吳辨夫壽冢記卷三十四　如庵詩文序卷三十六　按密國公璹卒於壬辰年、公年四十三、文中云後二十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則當為公六十九歲時、而公卒時年僅六十八、文中蓋多計一年也。故從施譜定為六十八歲時作。　琴辨引卷三十六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卷四十

原載國風半月刊第七卷第三號第五號專號、一九三五年、鍾山書局。



許文正公考歲略

元・耶律有尚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許文正公考歲略》，元耶律有尚編撰。原載清乾隆五十五年刊《許文正公遺書》卷首。

許衡（一二〇九—一二八一），字仲平，號魯齋，元覃懷河内（今河南沁陽）人。幼讀經書，從姚樞、竇默講習程朱理學。憲宗四年，忽必烈召見，任命爲京兆提學，後還河南。中統元年復召至京師，拜太子太保，辭不就，改國子祭酒，以病辭歸。至元二年受命議事中書省，上《時務五事疏》，又與劉秉忠等議定官制、朝儀。任中書省左丞，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再辭官歸居。十三年起領太史院事，與郭守敬等新製天文儀表，編定《授時曆》。十八年，以病卒於家，年七十三。大德初賜謚文正。著有《魯齋遺書》等。

耶律有尚（一二三五—一三二〇），字伯强，遼東丹王突欲十世孫，金時寓居東平，嘗從學於許衡。後仕元，嘗五次執掌國學，爲一代大儒。其教生徒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慤。《元史》卷一七四有傳。是譜爲門生追憶之作，故感情真摯，而又記述平實，僅簡述譜主歷年行實，幾乎不徵引原有文獻，亦較少旁及其餘事蹟，如時事、交遊、著述等内容，文字簡略而無冗長之弊。又原譜側重在「考歲」，不似他譜一年列一目，是譜采取有事則書，無事則闕之例，當年無事蹟者概從删削，故條目亦較精要。原譜正文間夾有雙行小字注，注文中述及《元史》紀、傳，當非耶律有尚原編時所撰；其譜末附語謂「元統三年（當爲至元元年，一三三五）順帝敕賜神道碑」云云，其時耶律有尚亦殁十有餘年，是語亦當爲後人增補。增補者究爲何人，俟考。



考歲略 續

己巳（金）永濟大安元年 此行實、金史綱目所紀。神道碑、元史本傳作泰和九年。蓋據年前故主已頒之歷與。九月 日、神道碑作丙寅。按、宋金元史九月無斯日。許公生。公諱衡、字仲平、覃懷河內人也。父通、以避地故流寓新鄭陽緩里而生公。幼有異質、賦性端慤。與羣兒嬉、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爲之師乎。遂

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亂後、公知三師皆迴避、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年十餘、有道士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當爲命世大賢、人間富貴不足道也。但兩額頗瞻、清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而見之。

甲申年一十有六。舅氏適典縣史、從受吏事、參摭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辦。因見執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及見、公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嘆曰、民不聊生、而日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



而決意求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時歲饑、民食橡粟、或易子而食、公聞人有書、即往求觀、其父危之、每與俱往。嘗從日者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凡三往就宿、鈔歸讀之、即能有所開悟。由是刻意墳典、欲求古者爲治爲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雖備極艱阻、亦未嘗稍廢學焉。

壬辰、八月、蒙古師次新鄭。九月、公爲游騎所得、九日思親五言絕句詩、疑此時所作。引義曲譬、卒免於難。時年二十有四。

癸巳、年二十有五。是歲蒙古滅金、河北稍定。北往渡河、由河陽有梨

雖無主、吾心獨無主乎之語。東去隱岨崍山、始得王弼易註、晝誦夜思、身體而力踐之。既轉寓魏、今大名府故城。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

丁酉蒙古大宗九年、遣官挍儒士於河朔、魏人力勸應試。時年二十有九。既中選、占籍爲儒、留魏三年、始還懷。

庚子、年三十二。由懷入洛、求弟衍得之。因懷攻暴虐、又東去隱居大名、垂綸講論、學者翕然歸之。時肥鄉縣名、隸廣平府。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謚文正。亦隱於魏、與講、深



加敬遇焉。

壬寅、年三十有四。時柳城隸永平府。姚樞字公茂、諡文獻。棄官隱居蘇門、在衛輝府輝縣治西北五里。傳授趙復字仁甫、湖北德安府人、宋末講學江漢之上、學者稱爲江漢先生。蒙古陷其墟獲之、命主燕京太極書院。伊洛之學。公詣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及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一一手寫。還魏、聚徒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

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時諸生出入惴栗惶謹、客至則歡然迎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漸善意而後出。而公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公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飢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他書、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全文、亦病其太多。

戊申、著揲蓍說、時年四十歲。

己酉、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公於書於易、尤多致力。有讀易私言一卷。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

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名、所謂又十載覇樓古魏城是也。右庚子至斯、俱館大

庚戌春、自魏力疾還鄉里。年四十二。過衛、聞懷之政猶虐、遂移家蘇門。與姚樞、竇默日事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星曆兵刑食貨之類、靡不研精。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

甲寅、憲宗四年、徵爲京兆教授。時世祖龍潛藩位、以河南關中湯沐之地、命廉希憲爲宣撫使。希憲嘗

造公廬諮訪治道、繼思所以化秦人、遣使徵之、公自蘇門避於大名、使者訪焉、乃偕往。

乙卯二月朔、詔以公爲京兆提學、時年四十有七。從廉希憲請也。公屢辭、不許、仍詔頒俸給之、力拒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强也。時著小學大義以教學者。後世祖南征、始還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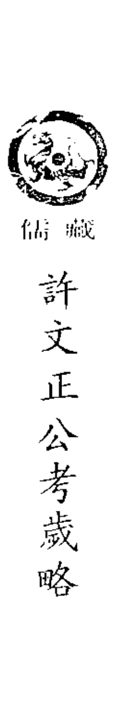
庚申、世祖中統元年、帝即祚開平、詔公時年五十有二。乘驛北上。按丙辰、憲宗六年、世祖在潛邸、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崗、遂城焉、號曰開平。至是、世祖即位於此。迨甲子至元元年、世祖遷都於燕、號曰中都、以開平爲闕庭所在、號曰上京、亦



日上都。至元八年復加號燕京爲大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務農、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帝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初公北上、道謁劉靜脩先生、劉謂之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靜脩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辛酉、年五十三。三月詔自燕至開平、帝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曰、犯顏諫爭、剛毅不屈、許衡其人也。故有是名。時王文統字以道。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公與姚樞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主。文統患之、且薦默與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

謚文康。復於帝前面斥文統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懌而罷。文統益憾之、五月本紀作八月、誤。奏授姚太子太師、竇太子太傅、公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公毅然以爲不可、乃與姚竇懷麻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改授姚大司農、竇翰林學士、公國子祭酒。尋公奉旨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帝令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謚文肅。子寬賓並從公游。日侍講解、且命皇子眞金受業焉。後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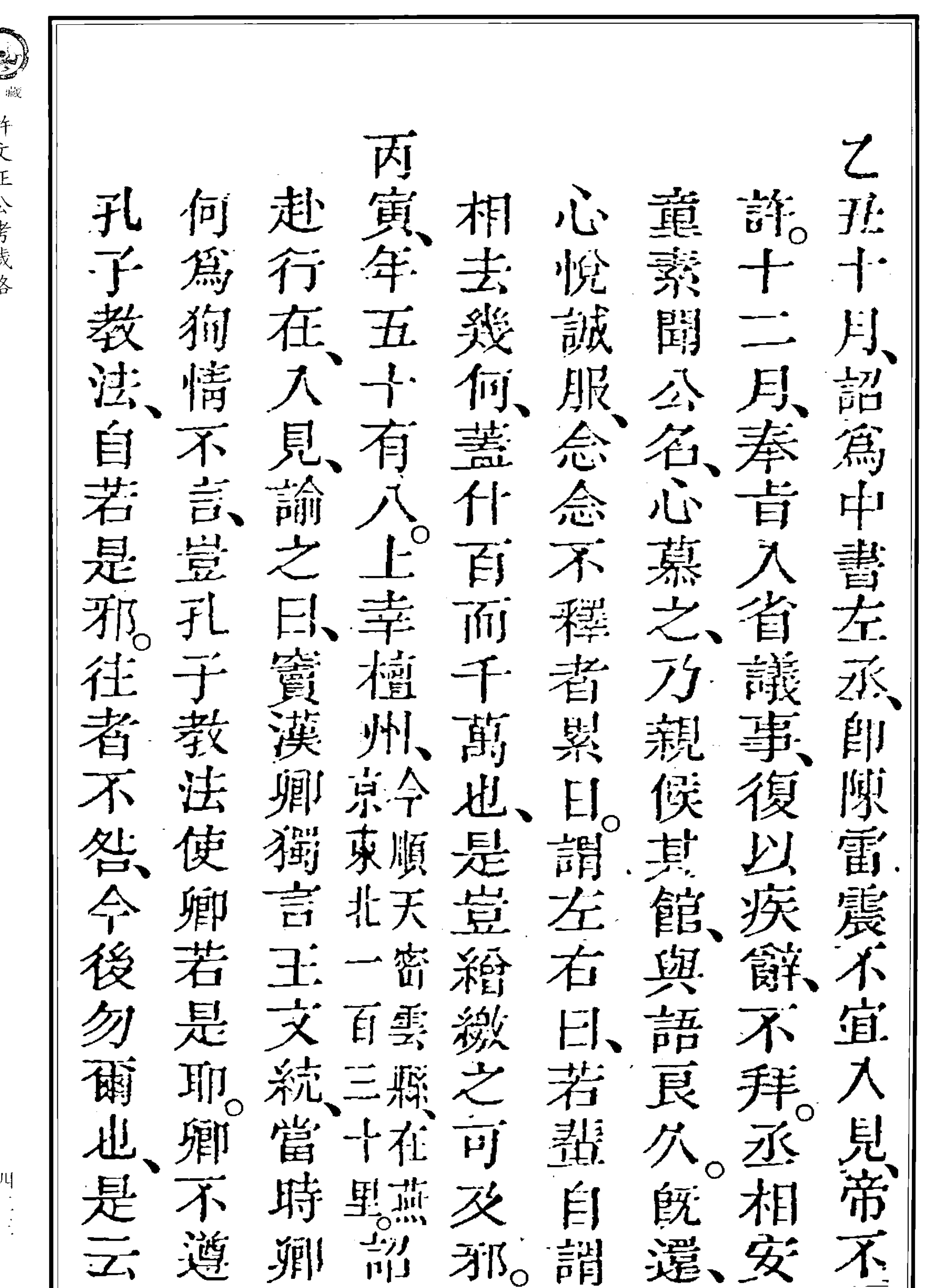


侍上言論、多與王文統不合。九月、本紀作七月、誤。以疾辭、得告南還、仍賜詔即家教授懷孟生徒。

壬戌九月、詔入開平、病止於燕。假館道庵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時相過、始終如一。初、中書左丞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諡文靖。見公、屢請執弟子禮、力拒而止。謙素以復古進賢爲己任、一時豪俊多所薦拔、士大夫多依賴之。然性褊、數忤權幸、故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公貽書曰、弼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

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含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大。旣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後仲謙每詣公所、辨析窮究、至忘寢食。故史稱仲謙晚交許公、尤粹於義理之學云。

甲子、世祖至元元年、年五十有六。正月、固懇還懷、許之。公自壬戌至燕、辭歸頻數、至是始聽其還。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公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壜匠從者仆地、而公弗動也。



乙亥十月、詔爲中書左丞、卽陳雷震不宜入見帝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復以疾辭、不拜。丞相安童素聞公名、心慕之、乃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旣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錙銖之可及邪。

丙寅、年五十有八。上幸檀州、今順天密雲縣、在燕京東北一百三十里。詔赴行在、入見、諭之曰、竇漢卿獨言王文統、當時卿何爲狥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卿若是耶。卿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邪。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

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卿無他、省中事、前雖命卿、意猶未悉。今面命卿、人皆譽卿、想有其實。卿之名分、其酬酢在我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卿。謂卿年老未爲老、謂卿年小不爲小、正當黽勉從事、毋負平生所學。安童尚幼、苦未更事、卿謹輔導之。卿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今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不能強也。



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論、悉能領解。臣以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閒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若此、未知是否。

夏四月、自中都分省召至上都、屢蒙訪問、上疏陳時務五事。未幾還燕、以疾不復入省。元史本紀云、九月戊申、拜國子祭酒。疑或失實、故未敢入。十二月、寫崇天觀著陰陽消長論。

丁卯正月、謝病還懷。十一月、復徵入中都。時年五十有九。

己巳、年六十一。二月、詔與太保劉秉忠、順德邢臺人。徐世隆陳州西華人。等同定朝儀、儀成奏上之。帝御高果後行宮、觀之、大悅、舉酒賜之。

八月、又詔與劉太保、王恂、張文謙詳定官制。公等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制、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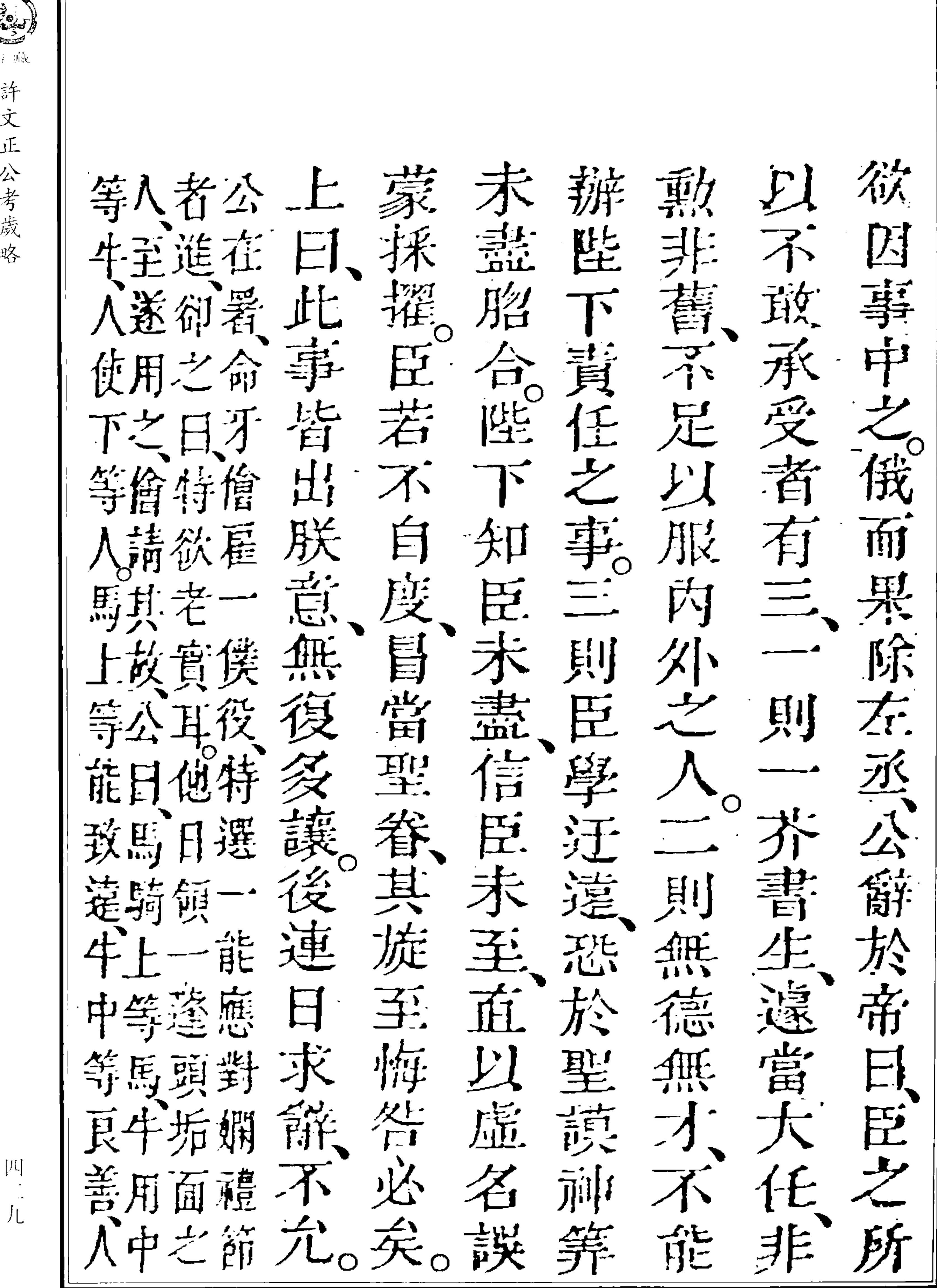


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禀、因大言以動公曰、院臺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公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朕意亦若是。時至元六年也。右定官制、備考諸書、俱紀爲是年事、獨綱目續編紀於中統元年。採元史百官志作分註、今附於左、俾來者參閱焉。

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者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世祖即位、大新制作、遂命許衡、劉秉忠等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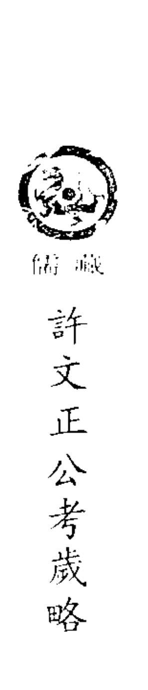
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則有路州府縣。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庚午，年六十二。正月，詔爲中書左丞，辭，不允。時阿合馬總尚書六部事，典民與財，又命其子忽辛簽樞密之任，典兵柄。公獨以爲不可，奏曰：「此反側之道也。」上以語西相，相詰曰：「君何以言吾反？」公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相復之曰：「君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力爵禄聲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公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由是阿合馬銜之，亟薦公宜在中書，


欲因事中之。俄而果除左丞、公辭於帝曰、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學迂遠、恐於聖謨神筭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吝必矣。上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後連日求辭、不允。公在署、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嫻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頭垢面之人、至遂用之、儈請其故、公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

下等易馭。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郎如司馬相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問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司馬驚問，以實告，日，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五月，從幸上京，具奏阿合馬專權罔上，蠹國害民若干事。不報。乃謝病請解機務，不允。初，公劾阿合馬時，或曰，先生夜處疏潤，無他妨備，猝有横逆奈何。公曰，主上在此，何敢乃爾，脱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

辛未，蒙古改國號曰元。四月，以公時年六十有三。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是，竇默言於帝曰，三代所以



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士民俊秀者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會公求罷左丞、益力、帝乃改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俾主教事、詔設學於南城（按、丁卯至元四年、詔於燕京之東北隅復營城闕、而遷都焉、仍號曰中都。時呼新城爲北城、舊城爲南城。）舊樞密院。公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居大學二年餘、凡設教之方、訓廸之辭、備載後國學事蹟內。所著大學要畧、大中直解、並稽古千文、編年歌括、俱以次載入各卷中。

癸酉、年六十有五。時權臣阿合馬屢毀成法、國學廩餼又不繼、諸生多引去、時有學者治生最爲先務之語。由是以改葬親喪請歸。四月、召赴上都、遂請朝辭以行。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字鹿庵、一字文炳、廣平永年人、卒謚文忠。磐以勿聽其去對。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謂許公出處關世道之隆汙、其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我輩不可彊也。遂合辭奏曰、國學設立、於今三年、教專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衡所以告歸之意、言爲年老殘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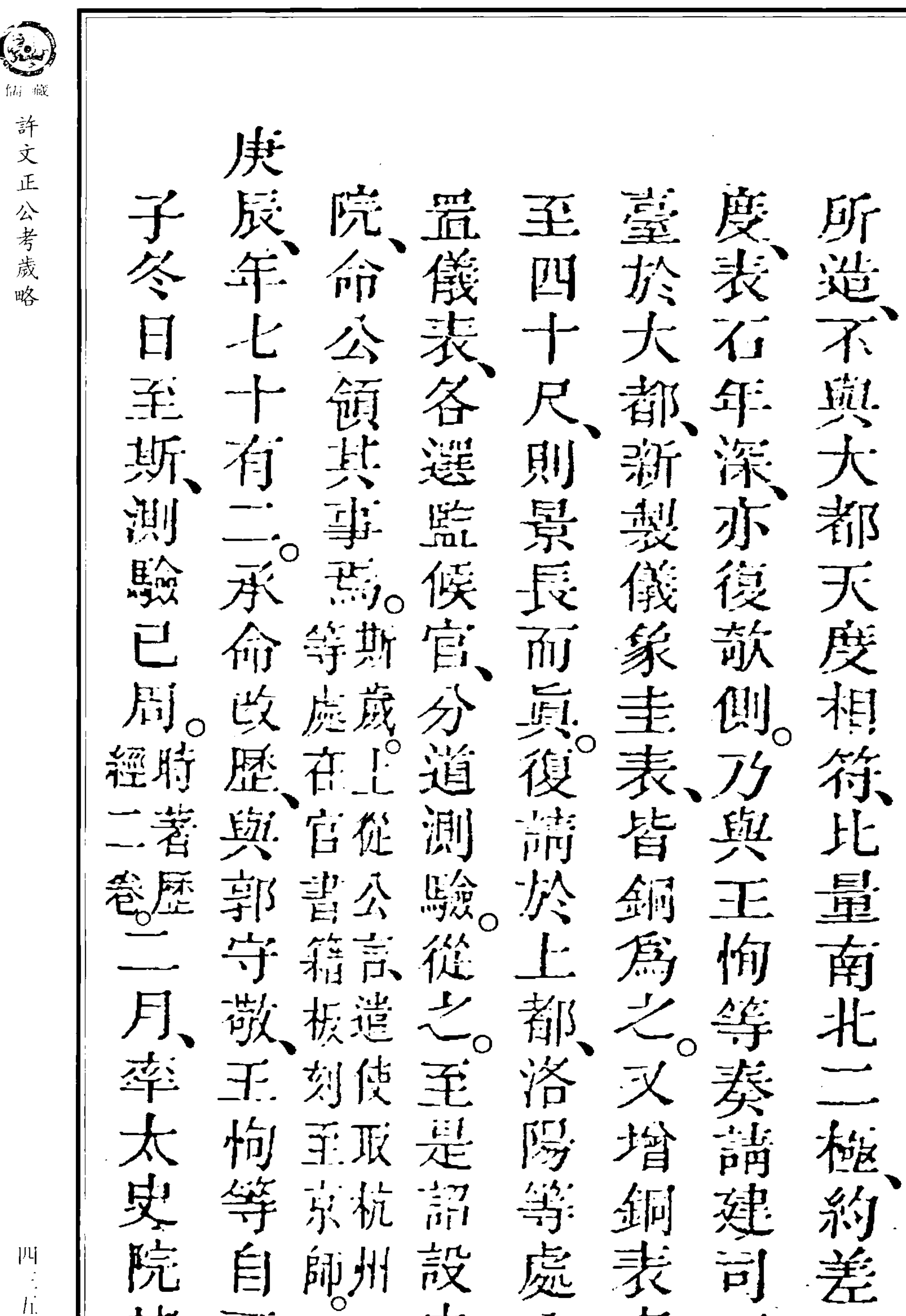
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帝許之。公還懷、簡絕人事、常處山下、課童僕事耕墾、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公亦賴其內助焉。凡喪葬（葬親喪於李封村東二里許脩武界先塋內。）一遵古禮、不用佛老、懷孟化之、四方聞風、亦多效之者。每過僧人、未嘗面抵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亦悔其陷溺之深也。（時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

汝祖宗之嗣。此化、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丙子、年六十有八。六月、召訂歷法、帝以承用大明歷歲久浸差、命王恂與江南日官更造新歷、以樞密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歷家徒知歷數、罕明歷理、宜得耆儒許衡商訂之、乃召至大都。斯歲有汰冗官疏。

丁丑、年六十有九。上生民利害疏。

戊寅春二月、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初、公至京師、嘗謂金雖改歷、止因宋紀元歷微加增益。況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



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大都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與王恂等奏請建司天臺於大都、新製儀象圭表、皆銅爲之。又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眞。復請於上都、洛陽等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分道測驗。從之。至是詔設史院、命公領其事焉。斯歲、上從公言、遣使取杭州等處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

庚辰、年七十有二。承命改歷、與郭守敬、王恂等自丙子冬日至斯、測驗已周。時著歷經二卷。二月、率太史院諸

臣楊恭懿字元肅、陝右人。等入朝上奏、帝謂公及恭懿曰、二卿老矣、勿自勞也。命賜坐、讀奏、帝覽之大喜、名曰授時新歷。詔次年頒行天下。

八月、致仕還懷。公自入史院、恩眷日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是年六月疾益進、屢請致仕、至斯始聽其歸。

辛巳、年七十有三。病革、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之謂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公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適春祠、公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力疾奠獻如儀、既徹、



家人餽、怡怡如也。越旬餘、曳杖於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子朱子睡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圞、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卻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時三月戊戌初二日也。朝野識與不識、聞訃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公嘗語予師可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

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敕賜塋内、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時蒲人王楫年踰六十、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與。楫曰、吾師也。衛藝之師與、書吏之師與。吾猶懼報之無從也、吾終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昔王文忠公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每與公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赧爾。及公訃音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謚、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公者、不易磐之言矣。大德元年、成宗詔贈司徒、封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文正。元統三年、順帝敕賜神道碑文、樹諸墓左。

許魯齋先生年譜

清・鄭士範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周 斌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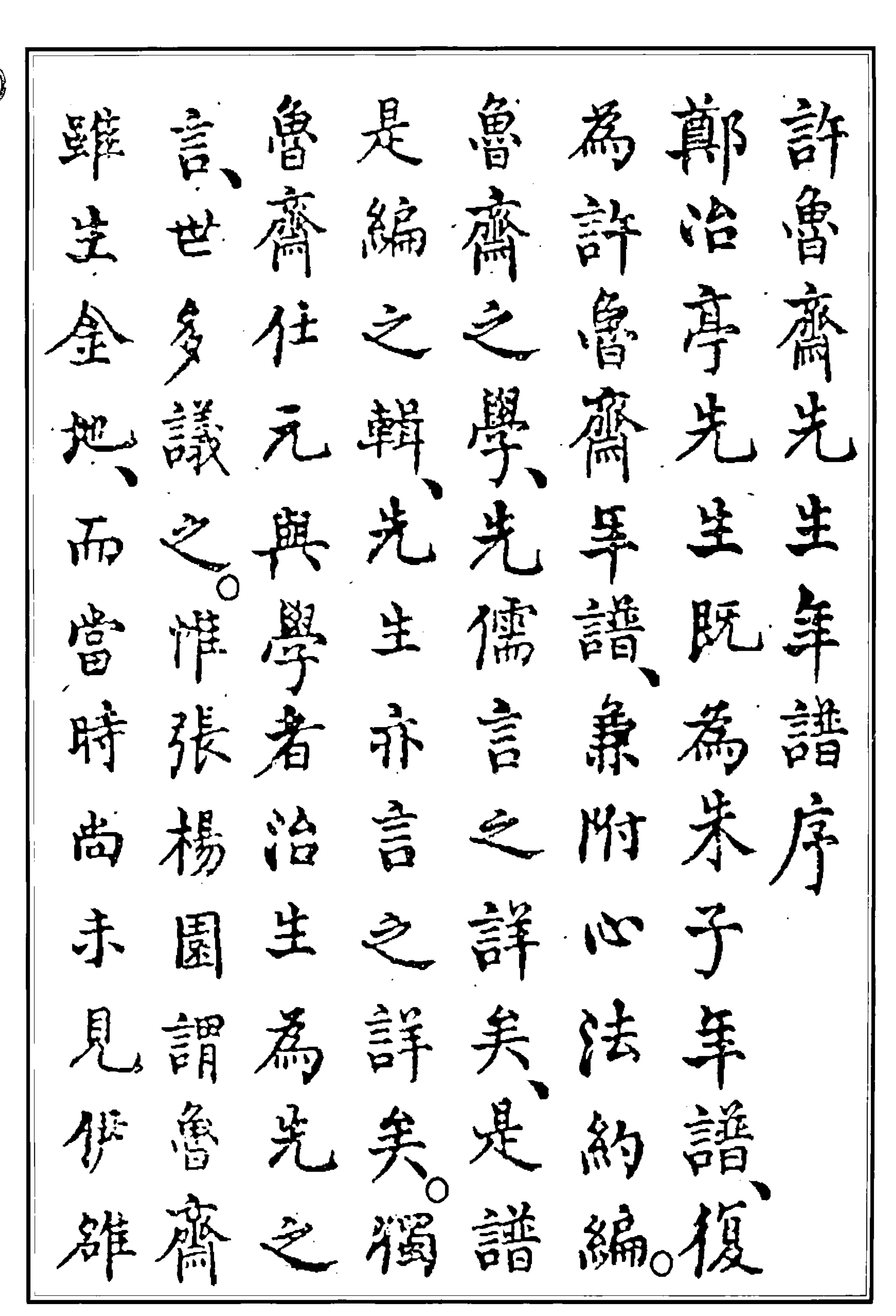
清光緒六年刊本

《許魯齋先生年譜》，清鄭士範編撰。清光緒六年鳳翔周宗釗正誼堂刻本。

許衡（一二〇九　一二八一），事蹟已見前耶律有尚編《許文正公考歲略》。

鄭士範，號治亭。其於譜後跋語稱「《魯齋集》附録一册，録事頗詳，而雜亂無章，爲次叙之，仿朱子《伊川年譜》例，著《魯齋年譜》」。所謂「附録」云者，即指耶律有尚《考歲略》、神道碑、《元史》紀傳之類文獻而言。據考察，是譜乃據耶律有尚所撰《考歲略》成編，並參證文集、《元史》紀傳、神道碑等，有所補益，其所論説多採《讀書録》，以辨駁後世諸人對許衡仕元之非議。是譜較之《考歲略》有長處二：一於每條目下均註明文獻出處，以供後人採信；一是大量徵引譜主詩文，以彰顯譜主政見、學術、人品，其中徵引最多者爲譜主所上元世祖奏疏，以明其治政事功。然載録奏疏往往未加删汰，如全文引用《陳時務五事》一疏，佔去全譜近三分之一篇幅，顯得冗長寡要，令人不耐卒讀。又，本譜編排概不分欄，一氣貫通，眉目極不清晰，不便於閲讀，亦爲其一失。

據譜後跋語，譜成於咸豐戊午（八年）。後於光緒六年刊刻行世，又有光緒十六年周氏正誼堂重印本。



許魯齋先生年譜序

鄭治亭先生既爲朱子年譜、復爲許魯齋年譜、兼附心法約編。魯齋之學、先儒言之詳矣、是譜是編之輯、先生亦言之詳矣。獨魯齋仕元與學者治生爲先之言、世多議之。惟張楊園謂魯齋雖生金地、而當時尚未見伊雒

之書、無賢師友。既應試舉選、後自不能不仕。及學益進、義益明、固知仕元之非、臨終悔其至乎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其志可見。蓋以魯齋之賢而仕元、以仕元而蒙譏、爲魯齋之不幸。且曰、吾於魯齋敬其人、而未嘗不悲其遇。此語家爲持平。至於治生

之言、亦程子士有養方定志於學之意。然治生不過務農或商賈之不失義理者、若教學作官、規圖生計、非古人之意。魯齋固自言之、楊園亦甚取其說而不爲非、蓋亦時爲之也。又有謂魯齋可比朱子、夫兩賢所至之境、非後學所敢私議。然魯齋於小

學四書敬信如神明、教諸生無大小悉自小學入、薛文清謂其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此亦斷無可疑。熊潔川學統獨不載魯齋、未免瓊山之見、非至公之論、豈足服天下後世人之心哉。予嘗欲刻魯齋遺書而未果、學者讀是書、尤可得其綱要而識其



所從入之門矣。周士甫既刻朱譜、并與鋟板、豈獨有功治亭先生已哉。庚辰季冬乙巳、賀瑞麟復齋甫序。

許魯齋先生年譜

鄭士範編集

先生諱衡、字平仲、懷之河內人。世爲農。父通、母李、避地河南、以金大安元年己巳之歲九月丙寅、生先生於新鄭縣西大隗山左陽緩里之寓舍。見族譜、傳、及新鄭祠堂記。幼有異稟、賦性端慤、與羣兒嬉、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七八歲受學於鄉師。時金末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農隙之際、下第老儒會閭里正句讀、以餬口耳。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不忘。嘗問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擧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旨義。師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

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爲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卒遁去。亂後、三師皆遇難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見行實。稍長、嗜學如饑渴。見元史本傳。値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卽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有道士詣其門、謂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目光射人、當謹視之。苟非名冠天下、卽當神遊八表、馳騁方外者也、人間富貴不足道耳。但兩頷頗暗、淸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見之。正大初、民間徭戍繁興、舅氏適與縣吏、先生從受吏事、參摭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辦。當事方怒、

男民不敢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既還嘆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是時國日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爲避難計、遂令與日者遊。故於日者家見舊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凡三往、就宿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欲求古者爲治爲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故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見考歲略。天興元年壬辰、先生年二十四、爲蒙古渡河避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算。萬夫長

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見神道碑。始得易王輔嗣說。兵亂中、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行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自如。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見本傳。還泰安之東館鎮、尋還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見神道碑。時竇默子聲以鍼術得名、累被朝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過從坐終日、出入經史、汎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精。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相與聚居、剖微窮深、忘

寢與食。見考歲畧。蒙古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聞亂且定、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内、魏人致儀馬、不聽。入洛求弟衍、得之。聞河内政虐、仍適魏。十餘年閒、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予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忮求、鄙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識至、始留館下。既賢、諄誨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見神道碑。壬寅、詣蘇門、訪雪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從今始聞

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講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慄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普意而後出。己酉、先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歲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見考歲畧。案考歲畧又云讀易私言是五十後作。庚戌、方賓還鄉里、過衞、聞懷之政猶苛虐、遂止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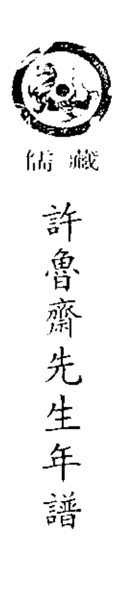
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爲還鄉之漸。辛亥，雪齋赴徵，先生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見考歲畧。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時姚樞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見本傳。

甲寅，元世祖出王京兆，聞先生名，徵爲教授，避之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京兆提學，

仍月俸，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强也。見考歲略。下居雁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爲義桑。見神道碑。秦人漸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戊午，世祖南征，乃得請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見本傳魯齋集與某人書，提學每日望考校賦詩，議論是爲所職，而某於舉業初不曾攻習。向者雖守小序，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其職，是羸夫負烏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絕，其可勉强。恃愛舊，願致此意，若獲專奉元受恩命，教授子弟，則爲養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與廉宣撫云：某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爲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果，而志慮益堅於向時矣。與子聲義之云：得受共城一廛，與老妻稚子竭力耕耘，閒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去墳隴不遠，尤爲快便。今按傳云還懷，是居衛亦終未遂。中統元年，庚申，世祖正位宸極，召於家，既至，諭歸。

既歸，復召至上都。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薛文清公讀書録：觀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楊維楨正統辨：魯齋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修。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靜修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今案：魯齋病中詩：直須眼孔大如輪，照得前途遠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華夷千載亦皆人。至哉言矣！見處極高明，便道中庸矣。劉靜修、吳幼清盡皆不足以知其行義之精也。

二年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與姚竇日夜顧問。見神道碑。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而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見本傳。深忌姚竇、先生，素無因緣而無憚也。及竇在上前力排其學術之非，必將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説。元史



實默傳世祖問默默欲求如唐魏徵者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某其人也他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懌而罷曾齋集與實先生書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適來相從實望見敎不意復有引爲之言聞之赧賜且驚且懼即合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憶他說聞之不終前意是用嘆嘆重陳向來懇禱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尋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安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矣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矣折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將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通得失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惟能察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

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韋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斲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言。的貝這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言直爲的信而守之、固敢自異。今先生眞欲以、助民之方、執之傳于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耳。無益清朝、能臺後世、戒交游之，泛、不足爲之慮耶。抑眞以博衰爲可用之有也。間交之謀、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不乘更未有歲老、秀收參、將參園盈倉、貯門階童、查菜蒲琴書、山色木才、詩禮酒與、揣謀或可以辨此也。是以心居意、向日日在此、安此樂此吉亦此害、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可而此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推怨察、言不能覺憶、憚息待見。五月、奏授姚太子太師、竇太子太傅、而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備顧問也。竇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東宮以避禍、與姚拜命、將入謝。先生獨以爲不可、曰、此不安於義姑毋論、且以一事言之。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

太子乃坐，今能遠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而廢也。姚亦以爲然，相與懷制立殿下，辭數日，乃改授姚大司農，竇翰林侍講學士，而先生拜國子祭酒之命。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即家爲校，教授懷孟路生徒。歸乃躬耕如故，未嘗以詔示人。見考歲略、神道碑。 三年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逍菴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相過從，始終如一。左丞張公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中原士大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爲己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道達上意，挽之留之，

豈有以不屑去也。然性褊躁，悻悻自負，故被讒責，至是過八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若甚難，終知甚易。可畏者命，可憑者天，人無幸爾，事有偶然。令苗不芸，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見考歲略。四年癸亥四月，召至上都。見元世祖本紀。至元元年甲子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觀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墁匠從者皆仆，而先生弗動也。二年乙丑十月，召至大都，即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以疾辭。丞相安童素聞先生

名、心慕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時流皆欲輩行許先生、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伯而千萬也、是豈錙銖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見考歲畧。答丞相問、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也。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工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爲生來的氣稟拘之、又爲生以後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

蔽之，故明德晦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為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縱清然則清美變為濁惡，明明德則濁惡變為清美。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畧也。禮記一書近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便索要敬，為臣為

子、爲君爲父、皆宗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宗要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先要窮理、且如論人才、如何知得高下云云。文惜不全。見遺書。三年丙寅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面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王文統、當時汝何爲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昔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面命汝、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謂汝年老未爲老、謂汝年小不爲小、正當黽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尚

幼哲未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間，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未知是否。夏四月，自分省召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諭令繕寫以進。（見考歲略。）疏云：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

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陛下知待如此、其曷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乃爲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冀有小補云。一曰立國規模。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皆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

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說。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卻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屈還曲折、必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需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

言傳也。是謂之規模。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朝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爲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

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爲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靡之，舒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所當審擇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誠爲可惜。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模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

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爲是則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

知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寧孰總其要而歸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輕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慮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曆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廄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之耶。古人謂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謂此。夫

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爲詼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必堆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

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嚮賈鬻數之便、箝糴嘗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耳、而能行與不能行、則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三曰爲君難。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

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要而款陳於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愼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難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

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罷勉、而無所持循、汩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

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踐言。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苟使孝薰剛嚴明直、號為明察、然一小

吏而能欺之。夫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悞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

此尙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防欺)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故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不

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皆者亦豈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尚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

哉。此任賢之難也。任賢。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辭誘人入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詔近習者、勢在宮闈則詔宮闈之類。入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

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去邪。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亦然。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纔敗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

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載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旣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道。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

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得民心。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此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彌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信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歟偉歟、未見有此也。秦之苛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

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戀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恆在於下、恆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

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順天道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四曰農桑學校。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

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道堯舜之實也。是議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賢聖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亦然①。然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

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爲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倉庫之積、當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

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曰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五曰慎徽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喜怒之色見於貌、喜怒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令、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失、何苦使人之不信也。見道書。讀奏未徹、

上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卽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稿、世罕得聞。見神道碑。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至燕、以疾不復入省、見考歲畧。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見神道碑。是歲、小除、與子師可書云、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章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我雖貴顯云云、適足禍汝、萬宜致思。且專讀孟子、孟

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見遺書。四年丁卯正月、謝病還懷孟。見續綱目。十一月、召至大都、復爲國子祭酒。見元世祖本紀。六年己巳、奉旨議官制、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轄弼之制、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陳。其所以取舍從違、咸書而未暇也。七年庚午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大槩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辨陛下

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於陛下聖謨神算、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上不允、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上令左右掖出、左右掖之、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去耶。上曰、出殿門爾。爾後連日求辭、不允。夏五月、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事。阿合馬銜之、或謂先生、夜寢疏闊、無他防備、卒有橫逆、奈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既而阿合馬欲以其子同簽樞密院、先生執奏、以爲國

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久位尚書省、典兵與財、而子又典兵、不可。上曰、卿慮阿合馬反耶。先生曰、此反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如此者。上以語阿合馬、阿合馬詰先生、公何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阿合馬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 者、勢力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因謝病請解機務、丞相安童不許、中丞孛羅爲之請。上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見、喻使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見考歲略。揚維

楨日、魯齋在中書日、命下僮顧二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御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蒙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僮請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爲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昔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喻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八年辛未六月、授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居相府時、丞相傳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卽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謂學中者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訾、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乃上命也。日令家人具早膳午膳、以老疾日西不

復食矣。以宿疾當忌鹽、肉食、麪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以瀉，故曰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爲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莅事，略無老人疲倦之意。謂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燉、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他人從否，未可知也。」見國學事蹟。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

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蘗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舉止、望而知其爲先生弟子、卒皆爲世用也。見考歲畧。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讀貫之精、而後進於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爲吏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見姚牧菴集。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驕人、至

於能說書者亦可以驕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說。見學者有能疑問、喜氣溢於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意、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强之

也。學記自一年能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爾。治生者農工商賈、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

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官守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尤年壬申、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算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爲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制爲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話說、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

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爲可法。見國學事蹟。十年癸酉、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爲不可、其辭甚秘。見考歲畧。歐陽玄曰、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皆攻取之策、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决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爲歉、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讀書錄、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其志大矣。阿合馬屢毀漢法、諸生廩餼或不繼、稍稍引去。夏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上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上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懇請之、姚樞曰、先生出處關時世之汙隆、我輩不可强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相待。遂奏曰、國學設立於今三年、教導嚴謹、諸生學

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爲年老發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宜賜允從。於是劉秉忠等奏，以竇善、王恂攝學事，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見本傳及考歲畧。王恂爲太子贊善，太子從容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版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見元史王恂傳。姚牧菴曰：先生嘗時於大名、於輝、於河內、於秦，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諸請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訥鈍不一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丞，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屬紀二千石吏碁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賛乎。讀書録：魯齋學徒在當時爲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聞也。秋七月，得告還懷孟，僻絕

人事、常居山下、課童僕事耕墾。先生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内、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祭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州士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詆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覺内愧、發赤、或涕出、悔其陷溺之深也。十三年丙子、使者來召、議改歷。見考歲畧。時大明歷浸差、命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恂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耆儒如許某者領之、故召赴京師。見元世祖本紀。先生以爲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

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

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缺、蓋非一事。見本傳。十四年丁丑三月、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見神道碑。十五年戊寅、上以先生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見元世祖本紀。先生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饑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見考歲畧。讀書録、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十七年庚辰、先生年七十二矣。測驗已周、歷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問先生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奏事皆跪、上令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見考歲畧。裕皇

在東宮聞之，爲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爲憂。見神道碑。讀書錄：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又曰：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眞聖人之學也。

十八年三月戊戌，先生卒。見元世祖本紀。初，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乎。遂力疾奠獻如禮，既徹，家人餕，怡如也。曳杖於門，曰：吾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

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子朱子睡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卻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中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唁於途、雖農夫里婦亦嘆息焉。四月乙酉、葬李封邨先塋之南。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人王楫年踰六十、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歟。書吏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厄之際、所守益堅。好

學不倦、聞一善言善行、不啻饑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縱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無忤也。儒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懔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羣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見考、歲略。大德元年十月、勅贈司徒、謚文正。

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見本傳

謹案讀書錄曰、實過其名者、魯齋其人也。吾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已。武功康對山海、鄠游涇野谿田閒、謂魯齋充實之謂美、而愚竊意魯齋居美大之中也。王鹿菴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魯齋。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訃音至、曰、若朝廷賜謚先生、非文正不可。然磐撰魯齋像贊云、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大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

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是蓋徒知先生之德，而於其學初未有聞。先生治命、平生虚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已，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此誠深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故聊示不可榮以禄之意。而或者因疑先生以仕元爲疚，郝綰曰：楚之僭，公山弗擾之叛，孔子尚欲往，況生其地而爲之民，坐視生民之糜爛而不之救，則心亦何能忍，而身亦何所逃哉。自今觀之，綱常不至於滅絶，人類不至於禽獸，誰之功也。夷考或者之行，其是其非，必有能辨之

者。鄉亦嘗思巨璞山聾瘂議魯齋問諸强輿庵師。師曰、魯齋非宦貴功名中人也。嘗曰金亡、元有中原、魯齋非宋遺民、又未仕金、責以不宜臣蒙古、未免過求。善乎歐陽圭齋之言也、曰、太祖丙寅建國、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嘗與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是蚤以先生爲朱子後一人而已。故愚尙論魯齋、直以讀書錄爲定論。然學者未能子細讀魯齋語錄諸書、又孰知敬軒之不我欺哉。咸豐戊午夏五月、治亭鄭士範書。

魯齋集附錄一册、錄事頗詳、而雜亂無章、爲次敍之、仿

朱子伊川年譜例、著魯齋年譜。範又書。

許魯齋年譜終

長安梓人蕭鎰鐫

校記

①理固亦然：「亦」當作「宜」，見《元文類》卷一三、《中州名賢文表》卷一八、《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六。



郝文忠公年譜

清・秦萬壽 編撰
清・王汝楫
張翥 增補
劉琳 校點
郭齊 一審
周斌 二審

清道光十六年重印本

《郝文忠公年譜》一卷，清秦萬壽、王汝楫編撰，張翥增補。原載清道光十六年重印本《郝文忠公全集》卷首。

郝經（一二二三—一二七五），字伯常，元澤州陵川（今屬山西）人。避亂河南，金亡北徙，寓居保定。家貧而好學，後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使教諸子，遂得博覽二家藏書。其間嘗從元好問學。蒙古憲宗時，入忽必烈（元世祖）王府，甚得信任。隨忽必烈攻宋鄂州，被命爲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會憲宗征蜀死，經建議撤軍北還，奪取汗位，忽必烈遂與賈似道議和退兵。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元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議和，被賈似道扣留真州（今江蘇儀徵）達十六年，不爲屈服。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始得歸元，尋卒，年五十三，延祐中謚文忠。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著有《續後漢書》、《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及《陵川集》，凡數百卷，今惟《續後漢書》與文集存。《元史》卷一五七有傳。

郝經年譜最早爲清嘉慶十四年己巳秦萬壽編，次年王汝楫亦爲之，二譜間有異同。至道光八年戊子，張翥以二譜合校，並取金、元、宋三史及《陵川集》參互考證，補輯改編爲《郝文忠公年譜》一卷，附於同年刊行之《郝文忠公全集》卷首。道光十六年楊豫成等重加校刻，仍附於重印之《郝文忠公全集》前，即今所影印之本。秦萬壽字恒山，王汝楫字松舟，張翥號雪塘，楊豫成字立之，均爲陵川人（以上參見原譜前後諸序跋及張翥《凡例》）。

此譜爲表格式，分爲紀年、時事、出處、著述四欄，簡潔明晰。「紀年」以干支爲主，並列蒙古、金、宋之相應年份；「時事」簡列蒙、宋大事，而於賈似道始末及文天祥出處記述較詳，意在正反對照郝氏人品；「著述」則爲郝氏詩文著作繫年。年譜前後備錄有關序跋。本譜僅爲簡譜，但對研究郝經仍有一定價值。《郝文忠公全集》原附有《元史》本傳及同時人盧摯所撰神道碑銘、閻復所撰墓誌銘、郝氏門生苟宗道所撰行狀，及有關封贈檔案，今一並收錄，以資參照。

元史本傳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葅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遣兵於宋、憲宗

入蜀、命世祖總統京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潰斃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

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卒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畧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

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次①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

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師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京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强弱、必

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邱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遣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陜、以欺②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徼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

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死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③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爇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

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鬭、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諭、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諭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比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諭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

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罷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攀附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設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

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④函肆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鋭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鋭。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

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⑤襄陽、絶其糧路、重兵皆趍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鋭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之間、掇

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蹯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淮⑥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

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幸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幸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内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

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亭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鋭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⑦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令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

之心、則憸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京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强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眞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

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静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諭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

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戍⑧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疲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疲，鬭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間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

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滸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

人之罪乎。並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覬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覬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潜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

新月城、自西南隅⑨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幷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秖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眞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廼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

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抄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璮以書止經，經以璮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璮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翿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却敵為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眞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

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鬭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

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10]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

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校記

①次：《元史》作「佽」。

②欺：當作「敗」，見《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

③之：「之」下脱「力冒無限之」五字，見《陵川集》卷三二《東師議》。

④函：當作「亟」，見《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

⑤綴：當作「掇」，見《陵川集》卷三二《東師議》。

⑥淮：當作「維」，見《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

⑦⑧戍：當作「成」，見右引書。

⑨隅：「隅」下脱「抵東南隅」四字，見《陵川集》卷三二《班師議》。

⑩方：當作「弓」，見《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神道碑銘

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盧摯撰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殁，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堨休滔慶，迺發于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沉塞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爲學，晝或忘晡，遁夕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剖劘捥摩，磊砢而直，廉臬而粹，涵積操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超武周孔，比肩淵軻，雷風斯文，

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拔，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閫伯嘗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為賓友。公一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去聲）。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說，粲若所陳也。帝喜，諭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剴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聲（上）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荊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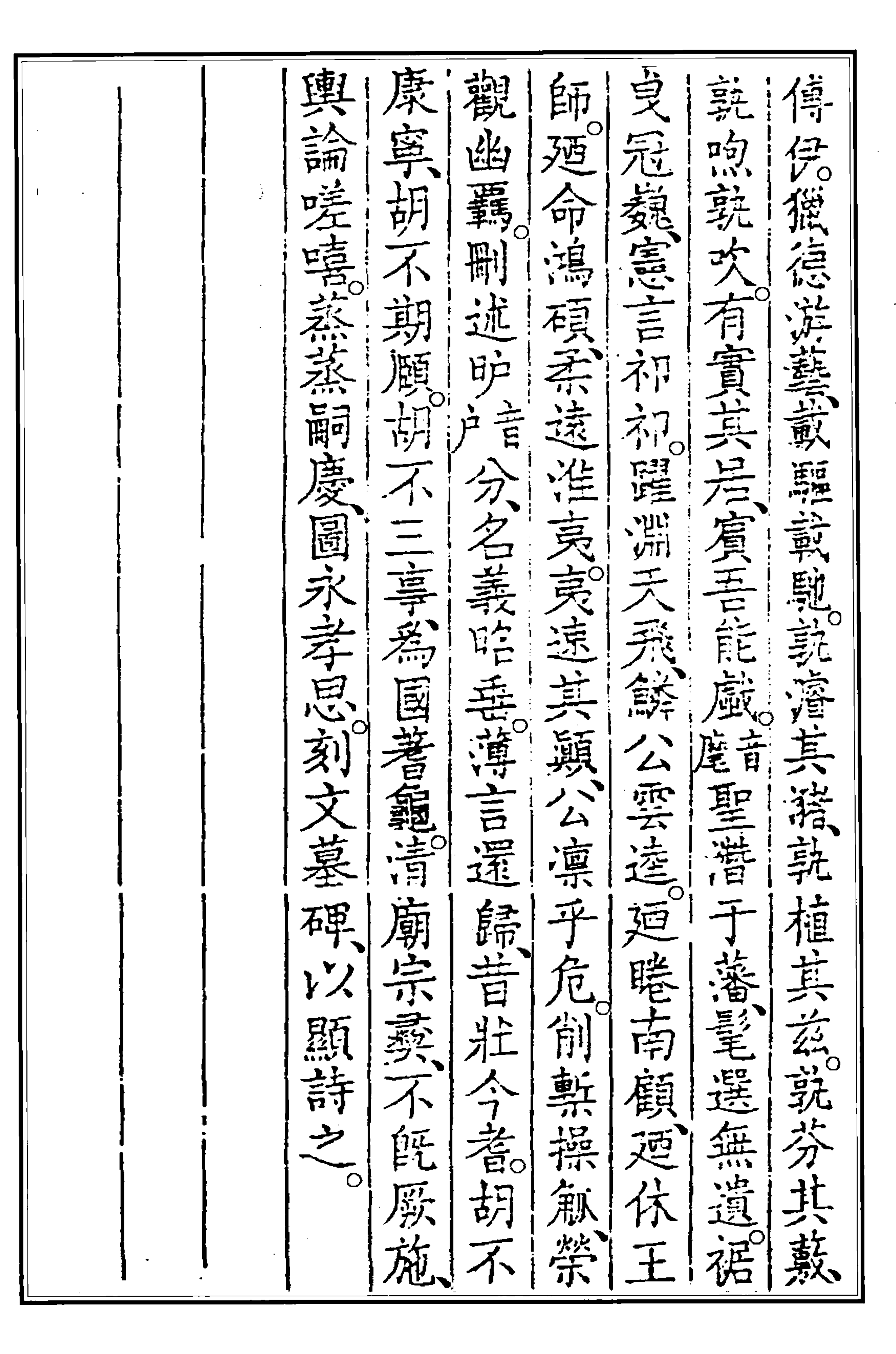
未見利。雖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與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民、以培埴元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駴遽請和。屬憲廟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壇輙潛師侵宋、兩淮制置李庭芝寓書于公、譏以歛兵館留眞州、藉爲口實。公荅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敢釁自擅、一

旦偉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辯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頡窮極變詐以壞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詭數也、建鎖館所、塹垣荐棘、驛吏訶閽、夜士鳴柝、防閑控扼、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艾于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②、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可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厲。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

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艱、以張巽睠、隱其瘁于屋事也。詔治疾於家。病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宋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欵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郤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稽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眞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良善、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會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陋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窘

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遠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息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脩奇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紐丕擠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爲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乎、捐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

張氏，淑明祗修，婉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一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擢置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從公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吉，則次公生平事，來謁涿郡盧摯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于國，敘德暴庸，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撓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没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鍾氣之奇，喈志是持。緒道之徽，而才可爲。振國鄭魯，縣乘③



傳伊。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藻、孰植其茲。孰芬其藪
孰呴孰吹。有實其居、賔吾能巇。音麾聖潛于藩、髦選無遺。裾
皃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餘公雲逵。廼瞻南嶺、廼休王
師。廼命鴻碩、柔遠准夷夷。遠其顯、公凛乎危。削塹操觚、榮
觀幽羈。刪述昈音户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
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為國蓍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
輿論嗟嘻。蒸蒸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校記

①「見」下當脱「其」字，見《元文類》卷一五。

②卿：當作「鄉」，亦即「嚮」，見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九六。

③國：當作「轂」，見右引書。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閻復撰

一天下之道有二、以仁以得人。奚以仁。孟軻氏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奚以得人。漢史所謂知人善任使、所以成帝業也。洪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之取江南、其畧是道歟。我朝肇起朔方、奄宅中夏。惟靖康餘孽、假息一隅、干戈相尋、餘數十年。中統建元之初、首遣信使通好、以偃兵息民爲務。宋人怙險、執我行人、火之而不返、始與問罪之師。臨軒命將、引宋將曹彬不殺爲戒、其一天下之仁灼見于此。爲將帥者卒能以仁義之師席卷三吳、所過市不易

肆、三代名將不嘗過焉。奉使節者被執十六年之久、卒能完節而歸、不辱君命、兩漢名臣無以尚之。嗚呼、世祖皇帝知人之明、遠追堯舜、豈區區漢祖所可比隆哉。將帥謂誰。大丞相伯顔是已。奉使謂誰。故翰林侍讀學士郝公其人也。公諱經、字伯常、系出有殷。帝乙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因土命氏。八世祖祚、自潞徙澤之陵川、遂爲陵川人。祖諱天挺、考諱思温。八世同居、以儒術教授鄉里。考殁、門人謚曰静直處士。静直公三子、公其長也。幼不好弄、沉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挈之河南、偕衆避兵、潜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煙于穴、燻死者百餘人、母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

索得寒葅一瓿、抉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于童稚若此。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晝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于鐵佛精舍、俾專業于學、坐達旦者凡五年。初被郡帥賈侯之知、待以賓禮。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授諸子。蔡國儲書至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才識超邁、務爲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華、發爲詞章、論議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爲任。自是聲名藉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時世祖在潛、以太弟之貴開府朔庭、招集四方賢士、講明當世之務。歲丙辰、公應召而北、優被

顧問。首陳唐虞三代治道以對、又條經國遠圖及民間利病、凡數十事、悉見嘉納。歲己未、憲宗皇帝大舉伐宋、取道巴蜀。世祖奉命帥東道兵、直趣鄂岳、以公從行。公乘間進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巴蜀地險、宋人邊圉孔固、萬恐鑾輿西邁、非萬全之舉也。我師未可輕進、宜修德以應天心、布澤以係民望、敦族以固根本、警備以防未然、蓄銳以養兵力、相時而動、江左不足圖也。世祖偉其說。會立江淮宣撫司、授公宣撫副使、以先啓行。布宣威德、招納降附、所活不可勝計。是歲秋、王師渡江圍鄂。憲宗皇帝次合州、綴于一嶅、師久無功、未幾上仙。凶聞至軍中、會宋人請和、即命

班師。明年、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爲公言、宋人譎詐叵信、盍以疾辭。公曰、自南北搆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初、鄂渚之役、宋將賈似道遣介乞和。王師既還、遂以扞城爲已功、入拜僞丞相、顓制國事、宋主仰成而已。聞公來聘、恐泄匄和之議、故館于儀眞、不聽其入。公被留既久、上書宋主、移文相府、開陳古今和戰利病、諭以禍福存亡之理、累

數十萬言，皆不報。又數以詭計撼公，公曰，吾家業儒，凡七世矣，顧肯虧忠義大節，以辱宁州士大夫乎。佐從數十輩雖被館穀，嚴扃錮鐵，環兵擊柝，如瞶從犴中，人人鬱抑，殆無生意。公厲志堅貞，確然如石，不可轉也。至元十一年，大丞相伯顔戈船南下，奉辭伐罪。宋主懼而歸，公始知似道姦謀誤國，即加慁殛。十二年，公至京師，世祖錫宴于路朝，慰勞良久。公自中途遘疾，至是增劇。異日，車駕幸上都，公留治疾，以七月乙酉終于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朝廷憫其忠節，特授公子采麟奉訓大夫、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爵有差。噫，宋之亡也，非若吳皓之昏暴、陳叔寶之

皆滌。以姦臣制主，弗體聖朝好生之德，拘執行人，自啟兵端爾。使從公之言，講信修睦，則干羽之舞，不專美于虞庭；宗廟血食，微若敖氏之嘆矣。蓋宋運將終，天開皇元混一之期，以至歸版圖于職方，納降王于軒陛，惜公不及見焉。悲夫！公在儀眞日，以著述爲事。准通鑑綱目作續後漢書，以正史壽之失。著春秋、周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眞觀、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凡數百卷。先哲立言垂世，多自幽憂困吝中，是知天之厄公，適所以厚公也。夫人淇澳張氏，貞靜端淑，教子有法，後公十年卒。三子，二早卒，采麟今官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文章行業，克

世其家。二女適某氏、適某氏。孫曁尚幼。二弟、㚟字仲常、韜晦不仕。膚字季常、累官奉訓大夫知潁州事。公之殁也、權厝於保定西郭静直君墓側。大德三年春、遷窆於河陽虎頭山之原、從吉兆也。先事、朝請君持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荀宗道所述家傳、請銘幽隧。復嘗與君同僚、義不可辭。銘曰、

虎山兮蒼蒼、河水兮洋洋。山之麓兮河之陽、有堂其封兮鄴公之藏。昔公之往矣、金虎斯煌。偃革息民兮、仁信是將。羌宋人之弗𢈔兮、乃底滅亡。公陷荆吴十六年之久兮、秉使節之堂堂。英風義槩高古之人兮、耿百世其垂光。虎山

兮茫茫，河水兮湯湯。山之永兮河之長，郝氏餘慶兮淵乎未央。

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爲世①。八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爲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母某氏。大父諱天挺，字晉卿，母某氏。父諱思温，字和之，既殁，門人謚曰静直處士。母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匿德不仕，教授鄉里，爲一郡望族。静直君生三子，長即公也，次曰彝，曰庸。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强記不忘。歲辛卯，静直君與夫人許氏攜公避亂于河南魯山，與衆數百皆匿于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薰穴而死者殆盡。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絶。

時公甫九歲，匍匐摸索，得黃②虀一瓶，又得蜜一器。隨用太夫人所佩翦刀抉其齒，以蜜和虀汁飲之，少頃而蘇。靜直君異之，雖奔走瀕死者數，愛公，不忍棄也。歲壬辰，河南亡，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靜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君以爲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雞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營幹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僧張仲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徹明

者五年。每遇疑難、則沉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娛。賢則顏孟、聖則孔周。詎如帚如脂、爲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爲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爲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爲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既冠、順天路左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户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于帥府、

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公③之管鑰，恣其搜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儒世之器。厥後，張賈子孫比皆爲將相名臣，以顯於世。初，遺山元先生學於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爲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各欲聘爲已用，皆拒而不荅。歲壬子，今上以皇太弟開府於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諸公

累薦公於上。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名公，不起。十一月，召使復至，公乃歎曰：讀書爲學，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賢思治，如此，吾學其有用矣。歲丙辰正月，見於沙陀。上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以爲創法立制，必有一定規模，然後可行。故有一國規模，有天下規模，有萬世規模。當④今依倣前代，建立萬世規模。皆嘗時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今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上皆以爲善。

雖不能即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用公之言十六七。歲己未，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宋，自西川入。今上總兵直趣荆鄂，遣使召從行。上駐蹕於濮，會軍師有以宋臣楨齋奏議呈獻者，言宋邊防衝要，忌吾者凡七處。上召諸公共議，公乃具奏，以爲古之一天下者，必以之德澤深厚，紀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敗亡有釁，天命人歸，一舉而取之。其地醜德齊，驕肆妄動，輕則見沮而還，重則覆亡之不暇。我國家開創以來，彎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立，民不聊生。彼之君臣輯睦，政事修明，無釁可乘，我乃空國而來，僥倖一舉。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彫弊於下，故人之

攻吾者不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久備之道、而或之、臣見其危矣。願王整兵修武、以俟西師、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與⑤帝修帝德以應天心、明王道以慰人望、簡賢良以尊將相、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僭慝、制諸道以防窺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鋒、興學校以育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可弭、社稷無虞、我無釁而宋可圖矣。上見公儒生、談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汝與張抜都共議邪。公曰、臣少館於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論議、此特臣臆説、張侯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凡七千餘言。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忠爲江淮荆湖南北

等路宣撫使。命公爲副使。以歸德路一軍聽二公節制。行至襄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公曰。嚮者奉命。令我輩布宣恩信。以先啟行。傳聞王師已踰淮蔡。我若背馳還汴。是大不可。楊公弗聽。公反覆辨爭。楊公怒而起曰。專當從長。遂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率戲下擬建旆而南。楊公悔懼。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矣。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唯命是聽。翼日。遂與之俱會王師於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爲阿諛詭隨。有如此者。公等存恤遺黎。聽納降附。所至民皆聚拜馬首。故遠近降者如歸。所活不可勝計。繼而聞西師果以萬乘之威綴于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衆。公

急上奏、曰東師議、大略以為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以防禍於未然者周至懇到、上稱善者久之。然與帝業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未幾、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還。明年庚申三月、上即皇帝位於開平。四月、遣使召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上回、或勸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益於世。今天下困弊已極、幸而天誘其衷、主上有意息兵、是社稷之福也。儻乘幾挈會、得解兩國之鬭、活億萬生靈、吾學為有用矣。遂赴召。夏四月、見於開平、以公為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齎國書入宋告登寶位、布

通好弭兵息民意。仍詔沿邊諸將毋得出境侵抄。及陛辭、公請與一二蒙古偕行、帝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且賈似道在鄂時巳嘗請和於我矣。將出、帝賜蒲萄酒三爵、且命公曰、朕初即位、凡事草創、卿今遠行、所當言者可亟上之。公乃具草、言帝臨御之初、當大有為、以定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略、凡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王、罷諸道世襲、尤為切至、帝皆節次行之。初、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壇先差人達知亡宋。夏五月、公至濟南、壇以書來止公云、近遣劉仙等二人至淮安、巳為知州葉再遇所殺。宋人意殊叵測、公等可無行也。壇意實不喜和議、

故因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言而遽回、罪也、遲疑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擅言聞諸朝而行。六月、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亡宋三省樞密院制置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而不報。時邊帥有侵略宋境、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人追及之、責以不遵約束之罪、仍將生口數十護送各歸本業。七月、進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寶臣、遥授陳州通判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遠軍招撫司參謀潘拱伯來館伴、仍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憂朝廷初政、治具未完、事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言闕失、以爲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

樂、雖不能便如三代、亦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參用憸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脉、方今最爲敗亂、當速修理。行次眙信、伴使潘拱伯傳兩淮制置使李庭芝欲一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於半塗、其故何哉。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眞州、館於忠勇軍營。宋人規模布置、已成囚所矣。十月、宋遣吉州刺史兩淮制置司諮議官衛司愈來傳宣撫問云、蒙國遣使通好、實出美意。爲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留儀眞。又出李庭芝一書云、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欺我。仍械繫李璮敗將劉軍判者、

以爲口實。初、公之在宿州、李璮潛師侵宋、宋人敗之淮安、故以欵兵之事誣我。公荅書、大略開陳聖主通好美意、中間別無蓋藏。至於邊將用兵啓釁、彼自不遵詔旨、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主、有云、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置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上書宋主闕下、反復辨論古今南北戰和利害、幷令次遣使止是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等但云、朝廷已有定議矣。初、公之爲使也、雖出於聖上本意、平章王以

道忌公威望軋已、乃力贊之、仍親作國書、以促公行、蓋欲排置于外也。宋人既定議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少沮、明年、伴使朱寶臣等僞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累言之、欲離貳公心、以起降意。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設若有之、更當發遣我輩還國。公乃與介佐一行束裝、露次于庭者月餘、以請歸。宋人知公終不可屈、乃堅請復位。後果虛妄。公在眞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館門扃鐍牢固、無故不復啓鑰。院中舊有大樹數株、盡皆斫去。牆高丈餘、上則樹以蘆柵、下則荐之以棘、外則掘壕塹、置鋪屋。兵卒坐鋪者恒百餘人、晝則周圍覘伺、夜則巡邏擊柝、所以防閑拙抑者

無所不至。公皆不以爲意，益振其剛大之氣，不作委靡乞憐之態。公御下頗嚴，介佐人員見宋以長久之計羈縻不遣，時亦有怨嗟者。公謂之曰：吾一介書生，蒙主上兩徵而起，一命爲宣撫使，再命爲國信大使，捨忠與義，其何以報。嚮在淮北，猶豫顧望，畏避不前，我之罪也。一渡長淮，宋既接納，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死生進退，在於彼國。吾惟有一守節不屈耳。吾祖宗以來七世讀書，寧肯爲不忠不義，以辱及中州士大夫乎。但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以天時人事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悅服。故雖被拘執十有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與公俱歸，益以

公平生忠義之氣有以激厲而然也。歲丙寅春、三節人有因鬬毆相殺死者。公曰、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不可與久處此囚厄也、恐別生事端、玷吾大節。乃與幕僚苟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者又九年。片天之下、四壁之内、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定、雖萬折而不回、著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奪、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日給廩餼、頗有加焉。至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顏將兵伐宋。既渡江、帝命兵部尚書廉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焉。明年三月、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逆

公者相次于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來，懇至。賜宴畢，復召入，賜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諭宋詔草不稱旨，俾公改作，公援筆立就，帝稱善，即行之，至晡乃出。翌日，車駕幸上都，令公就醫，看治無何，宿疾復作。秋七月十有六日，疾革，其子采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執筆，目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終于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日，采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于保定府西郭外静直君之墓側。公雖沒，四海九州之内，牛童馬

老皆能道公姓字矣。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歸者各命官有差，特命其子采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初，上之圍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上未之許。而聞先帝昇遐，班師北歸，似道遂以為己有卻敵之功，誣奏宋主，即軍前拜相。甫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尋前約。似道諱其前言之失，恥為城下之盟，故定議羈留公等于真州。舉國皆知其非，惟似道主而不遣也。噫，公入宋之初，而似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公沒之明年，而宋亡。公之一身，關係兩朝之興喪，惜乎不得一見而終也。公生於喪亂之後，能[illegible][illegible]振拔，不為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為

成已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機，道德性命之情之妙，與夫聖賢心傳踐履之實，古今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乎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也。蓋將唱鳴吾道，擯斥百家邪説之蠹，横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兆特公游泳陶寫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藴蓄之久，理足而氣有餘。蓋有激于中，則吐而爲之辭，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

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韻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攄寫至理、吟咏性情、不爲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姿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爲已有、故有筆勢俊逸遒勁、⑥似其爲人、無傾側頗媚之態、亦爲當代名筆。公自幼事父母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全八世同居之義。亂後得親族疏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終以誠、而又喜交游、好施與、樂爲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爲人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辭鋒雄辨、望之凛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惡太甚、故屢中小人

之禍。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究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菴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辭例森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姦雄之僭僞、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干卷、制作本義若干卷、比類條目若干卷、可使讀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泝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也。又學春秋者必自三傳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

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已極其至，近世諸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易外傳十卷。又爲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公娶淇澳張氏，賢明端淑，貞靜有守。公在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法，寬惠慈愛，篤於恩義，宗族賴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即采麟也，今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孫埜，尚幼。女二人，長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仕郎安陸縣

尹肅玠。弟夔，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官達，以醇德篤行終。男二人，長早卒，次克紹。弟庸，字季常，累官奉訓大夫、潁州知州而卒。有女二人，長適洛陽裴氏子讓，次適潁州學正申必敬。奉直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門生苟宗道狀。

校記

①世：當作「氏」，見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八九《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

②密：當作「蜜」，見前文及右引書。

③公：當衍，見右引書。

④當今：當作「今當」，見右引書。

⑤與帝：當衍，見右引書。

⑥故有：右引書無「有」字，當是。

封贈

翰林國史院呈

皇帝聖旨裏翰林國史院謹呈、照得故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始於丙辰年世祖皇帝名赴闕庭、己未年欽授宣命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至中統元年、欽授宣命授前職、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使宋、宋人輒留一十六年。逮王師入境、始得北歸。無幾、宿疾暴發、身故。至元二十四年、元貞二年、禮部、御史臺俱為本官封贈事舉呈都省、至今未蒙聞奏。本院參詳、本官抱幽鬱之憤者一十六年、其風節耿耿、始終不移。向非彼取滅亡、必無生還之道。與言及此、

良可哀也。且江南未平之前，朝廷惟以拘留使人爲宋朝之罪，蓋覩奉使爲甚宣也。及其幸免而來，則不暇行賞而歿。歿既有年，而封贈之典尚闕，此尤可哀者也。抗孤身之危，而待一國之斃，方之蘇武，功則過之。禮宜優加爵謚，表異忠賢，以彰聖朝崇義報功之美。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大德七年七月　日。

御史臺呈

皇帝聖旨裏，御史臺據監察御史呈，伏惟剖符析爵，崇德報功，加謚定封，褒忠勸善。匪徒誇觀美而飾虛文，將以表

勤勞而斂實用也。如唐贈白起、周封比干、苟著忠勳于異代、猶加寵命以旌之。況捐軀竭節、宣力當世乎。竊念故翰林侍讀學士郝經、負匡濟之略、荷特達之知。方世祖皇帝龍飛之初、歎殘宋之未服、生靈糜爛、方域繹騷、亟欲保境寧民、戢兵講武、擇公卿將以遣之。見大夫無可使者、遂授公以前職、充國信使、持璽書往諭旨。屬僞主孱懦、邪臣擅朝、絶不爲通、拘弗令反。屢欲加害、略無改容、守節益堅、抗言彌厲。我朝以其執使拒命、阻兵安忍、故一怒興師、而長江失險、勢將銜璧、危若綴旒。國至臨亡、公始得釋。被拘十有六年、蹈禍患而弗撓、觸威武而弗懾、忠義肝腸、始終如

一。雖蘇屬國之持節漠北，顏平原之[illegible]笏淮南，殆無以過也。因奉命無辱，莫顧一身，致伐罪有辭，遂混六合。歸朝未幾，以疾不祿，褒崇之典，咸謂闕然。欽惟聖主嗣登寶祚，動遵憲度，禮遇忠賢，或生封以酬其勳，或死贈以獎其魂，莫間幽冥，均霑寵渥。唯公服勞今世，不媿古人，封贈未加，寔孤衆望。若蒙錄其忠勳，錫以贈謚，庶幾陳力就列之臣益思勉勵也。乞照詳。得此，本臺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大德七年十月　日。

封贈誥詞

大德九年六月，成宗皇帝制曰，鄂渚之役，彼因紓難以旬

和中統之初，首議遣書而通好。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毅然銜命，志在息民，往諭聖祖一視之仁。卒被僞相姦謀所梗，雖蒙假館，遂見拘留。鴈書未達於中原，龍棹已橫於江上。閉儀眞者十六載，臣操益堅；訖宋籙之三百年，兵端自此。甫遂生還之願，遽傳哀訃之音。永懷忠亮之風，宜舉褒崇之典。於戲！請纓象闕，既酬終軍繫粵之心；圖像麟宫，式表子卿歸漢之節。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謚曰文忠。主者施行。

大德九年六月　日。

延祐四年四月，今上皇帝加贈推誠保節功臣、昭文館大

學士、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忠。

敘

自古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並重，惟倜儻非常豪傑之士，足以一體用，兼本末，統三者，而卓然樹立於其閒。然功德著於一時，至於歷世久遠，傳之無窮，則又視乎其言，以考其功，知其德，而因想見其爲人，於是立言尤足賴焉。嘗考郝文忠公文集，載於四庫，而獨以陵川名，不忘其所自也。觀其學問純篤，志節堅忍，挺然特立，實爲有元一代偉人。惜乎遭時遇主，不獲大展厥用，出使宋廷十餘年而歸，歸不逾年而卒也。然安知非天之畀以斯文之統，任以斯道之傳。窮阨困頓，益肆力於學問文章，深造自得，成一家

言以上追古作者之林。嗚呼、其眞足以傳世而不朽矣。前因舊板漫漶、錢唐鹿田朱公守澤時重授梓人、剞劂一新。是固公之靈不忍斯板之剜蝕、而假手於積學好古之士、以振刷而流傳之也。而朱公攜以南、其裔孫鏶復載以北、梅南張君見之漳南、因納値載歸鳳臺之黃石村。是又烏知非公之神不忍斯板之淹沒於異地、默令自浙而豫、自豫而歸於陵之鄰封、使之去陵逾近、而豫爲陵人購贖之地也。迄於今二十餘年、陵之人咸思有以歸之。林 自承乏茲土、嘗登棣華之堂、謁文忠之廟、未嘗不傾心嚮往、慨然想見其生平。夫蒞茲土、猶仰其人、矧世處於陵者哉。以公

之未嘗居陵、而猶以名其集、有惓惓故國之思、別陵之人有不惓惓於公者哉。秦君恒山、王君松舟、篤志士也、考之國史、參之文集、傳之故老、輯爲年譜、張君雪塘又從而增訂焉、既已斟酌賅備、裒然成冊、而終以不獲文集一板爲憾。適高邑皇甫君甚、部君丕協倡捐公項、從張姓買出、謀貯郡學。鳳邑趙君爾崁悉其事、謂貯府不如歸陵。陵人承其意、與皇甫君商、卽慨然舉櫝相贈、使數百年斯文之脉復歸故土、貯之公祠、責之掌守。林　因嘉諸君子之篤志惓惓於公、有不負公惓惓於陵之意者。事既成、因述顛末、而爲之記、亦以誌嚮往之心也。

旹道光八年戊子孟夏、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庶吉士、知陵川縣事溧陽彊上林
謹記。

郝文忠公年譜敘

公爲陵川人，其生其殁皆不於陵川，而當流移轉徙、幽囚拘縶之時，其著書立説必揭陵川於姓名之上者，蓋以先人邱壟所在，未忍一日忘也。歲庚午，予館上黨郭氏，置公集於書簏中，每落花滿徑，時鳥變聲，輒向旅窗展誦，公之生平歷歷在目。公生當金源末造，中原日尋干戈，二親攜之流離於戎馬間，刻無甯晷。至十六歲，始得保之僧舍讀書焉。假令躬際承平，安居樂業，其造詣又不知何如，此不得不爲公惜者。然公之學由是成，而公之節即由此著，迨後館於賈張者幾十稔，兩家蓄書甚富，公日擁萬卷，愈肆

厥力。其於天人之際、性命之微、盛衰之理、興亡之迹、無不探根躡窟、至是學益粹而節益堅。公時年甫三十有一。迄今誦其詩、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又不覺高山仰止、心嚮往之矣。又二年、始應金蓮川之聘、再徵而起。意謂明良遇合、千載一時、坐而言、不難起而行、公之讀書爲有用矣。乃沙陀一見、公雖剴切敷陳、當宁傾聽、而遽爾寂寂、復經三年、竊嘆人生遭逢、何如此之難也。洎乎荆鄂多事、奪情起復、方有宣撫之命、豈公志哉。蓋自是公初入仕於元、賈即秉政於宋矣。賈還朝進爵、而公入宋拘留矣。遲之十六年之久、賈以有罪免、公始奉使還朝矣。公疾作、尋卒、而賈貶置

被誅矣。天生似道、若故與公始終爲難者。嗟乎、讀史至此、未嘗不裂眥扼腕、且爲之泣下霑襟也。噫、公之節固不能屈、而公之學更不可泯。其文章節義卓卓可傳於後世者、全集具在。予忝公桑梓、謭陋無聞、原不足以表揚先哲、姑就集中所載出處著述、其歲月有可按稽者、具隸於分年之下、爲譜以系之。且題四截句於帙端、以誌私淑之意云。

伯常先生年譜題辭

故家珠玉妙玲瓏、才器非常類若翁。剩有遺山老門下、一時賞識到宗工。河東元好問、金源一代宗工、爲公大父晉卿先生門人、一見公奇之、曰、子貌類祖、才器非常、勉之。其贈答詩有故家珠玉自成淵之句。

關山明月杜鵑魂、阿慶香閨舊句存。阿慶爲汝南張忠武王第入文公幼時所聘。日誦數百言、善屬對、十歲前天。見遺山續夷堅志、首句卽其詩也。十六年來淮海繫、羈愁領略付吟罇。

風流異代悵淪亡、茂宰南來祝瓣香。癡絕全椒王叔子、殷勤親手種甘棠。江南王九亭先生篤祜全椒人、自號太原叔子、先君庚辰同年也。乾隆戊子宰陵川、重新公祠、遷其族人於河南、名之以棠、使奉公香火。

小隱風雨讀遺編、寥落文章五百年。自元世祖至元乙亥至今嘉慶庚午、計五百三十六年矣。譜出行藏標大節、枌榆爭不重鄉賢。

嘉慶庚午穀雨前六日、同里後學王汝楫松舟甫識。

凡例

一、公文集行世，未有年譜。嘉慶己巳，秦恒山攷褄川集，始序爲譜。恒山殁後，鈔本失落，僅獲其草册。庚午，王松舟亦著公年譜。二集合校，間有異同，遂取金元宋三史參互考証，補輯斯譜。卷首仍列其名，不敢掠美。

一、秦王二譜每歲總序閒入時事，似賓主不分。因仿王漁洋年譜，分紀年、時事、出處、著述，列爲四格，庶縱横考核，眉目清楚。

一、公始終元室，其生時陵猶屬金。宋爲正統，又出使羈留之地。故紀年先元，次金，又次宋，非徒於時事易於

考證，亦見公之一身實關三朝興廢也。

一、南北興亡之際，時事叢雜，其無關公事者，概置不録。然興廢大故，於公之出處可以印証者，采入譜中，非侈談史，亦知人論世宜然耳。

一、公之使宋，與公爲難者賈似道也。似道之生，不止亡宋，亦所以玉成我公也。向非似道，公歸輔有元，不過如耶律、姚、廉諸公相業炳蔚耳，詎邊作述哉。今獲讀公文集，則似道之巧設牢籠，公之仇，正後人之福也，故於似道始末備載之。

一、天地正氣，隨在而見。天生郝公，所以開元之始。天生

文山、所以結宋之終。二公易地、則皆然耳。故於文山出處、亦詳載於譜、非喧賓而奪主、存正氣也。

一、公之世系、雖有碑記、漫漶難識、就可認者、按公文集、補列篇首。閩公覇州後裔子姓蕃盛、惜未能訪求、以成全璧、容俟異日。

一、公之出處光明正大、非廣爲蒐羅、殊難殫述。身處僻壤、所見甚寡、僅守正史數部、掛漏必多、尚望鴻博匡我不逮。

道光八年歲次戊子春日、　雪塘張　翥謹識。

郝文忠公年譜

世系

始祖儀（自太原遷潞之龍庄）。八世祖祚（自潞遷陵）。七世祖善。六世祖從義。高祖璋。

昜　源（字濟卿）。　宣　葦（字正之。壬辰俱沒於兵）。　彝（字仲常、不仕）。　克紹　克操

曾祖昇（字子進）。祖天挺（字晉卿）。父思溫（字和之、諡靜逍處士）。　經（字伯常、諡文忠）。　采鳳　采藝　采麟　墅

震（字子陽、號東軒老人）。天眞　天節　天祠（字賢卿）。　思直（字蘊先。壬辰俱沒於兵）。　庸（字季常、奉議大夫、潁州知州）。保定

世系記

郝氏系出有殷、帝乙支子封於太原郝鄉、因以爲姓。十世祖諱儀、值五季之亂、自太原遷潞之龍庄。九世祖諱祚、復自潞徙澤之陵川、遂爲陵川人。八世祖諱善。七世祖諱從

義。六世祖諱璋、字　公。高祖諱昇、字子進。曾祖諱天挺、字晉卿。祖諱思溫、字和之、金貞祐之亂、避兵河南。金亡、寓居保。卒而權厝郭外、門人誄曰靜直處士。父諱經、字伯常、夙負海內重名、終翰林侍讀學士。嘗奉命使宋、拘執一十六年、全節而歸。二叔父諱彝、字仲常、隱玉不仕。三叔父諱庸、字季常、奉訓大夫、知潁州。昆季三人沒、而權安厝保定。不肖孤采麟暨克紹、伏因陵川故居淪沒、惟松楸宛然、且塋原湫隘、遂買田孟州西北虎山之原、遷祖父母以下合塟焉。一則取其水土深厚、一則距鄉先不遠、歲時往來、便於拜掃、特伸霜露之感。

大德己亥月初吉、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宋䗲謹識。

右世系及記在陵川縣東北三里楊大坂郝氏祖塋

晉卿先生之墓碑、面刻元遺山誌銘、文載邑志。碑陰

上截列世系圖、下刻記、文字皆漫滅難識、謹就可識

者、按公諸誌銘補次成帙、以資考鏡。

道光戊子正月、　雪塘輯錄。

郝文忠公年譜跋

文忠公使節炳曜，世以匹蘇屬國，其行事載於史，著於文，具於志乘銘誌，詳且備矣，獨未有年譜。邑泰君恒山創之，王君松舟續之，張君雪塍補之。余得而讀焉，見其綜覈慎密，條貫分明，金元宋三朝之興替，公一生之遭歷，與夫學問經濟著述，咸如指諸掌。特詳覈似道者，以其與公爲難。并詳文信國者，蓋公出而仕，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新政十六條，漸見施行，而元遂以混一。使宋被留，宋日以蹙，得歸，旋殁，而明年伯顔入臨安，則是信國忠宋，而宋之終繫之，公啓元，而宋之終并繫之，而以屬國匹公，乃人事之偶

符以信國匹公、實天意之攸屬也。此三君所爲具識而用心者與。書諸後、以質世之讀公年譜者。

道光十一年六月、知陵川縣事浙江山陰謝翀謹跋。

郝文忠公年譜

同里後學　王汝楫松舟
秦萬壽恒山甫輯
張[illegible]雪塘補編

紀年

癸未、一歲。蒙古太祖十八年、金宣宗元光二年、宋甯宗嘉定十六年。

時事

時河北河東俱屬蒙古、惟潞澤尚屬金。夏四月壬午、蒙古兵攻陵川縣。七月丙辰、上黨公完顏開復澤州。十二月、金宣宗卒、太子守緒立、是爲哀宗。

出處

冬十一月、公生於許州臨潁之城皋鎮。

著述

紀年

甲申、二歲。蒙古太祖十九年、金哀宗正大元年。

時事

八月、宋甯宗崩、太子昀立、是爲理宗。

出處

公隨父母在城皋。

宋甯宗嘉定十七年。

乙酉。三歲。

蒙古太祖二十年、金哀宗正大二年、宋理宗寶慶元年。

丙戌。四歲。

蒙古太祖二十一年、金哀宗正大三年、宋理宗寶慶二年。

是年、五星聚於西南。

丁亥。五歲。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金哀宗正大四年、宋理宗寶慶三年。

蒙古兵自鳳翔侵京兆、關中大震。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七月、蒙古太祖却特特穆津卒于六盤山、少子圖壘監國。

戊子，六歲。

蒙古圖魯監國、

金哀宗正大五年、

宋理宗紹定元年。

己丑，七歲。

蒙古太宗却特烏格台元年、

金哀宗正大六年、

宋理宗紹定二年。

秋八月，蒙古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奉太宗即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剌里之地。時庶事草創，楚材始定冊立禮儀，定算賦。是月，金移剌蒲阿再復潞澤，遣使聘于蒙古，不受，遂議伐金。冬十月，圍金慶陽。

庚寅，八歲。

蒙古太宗二年、

金哀宗正大七年、
宋理宗紹定三年。
辛卯九歲。
蒙古太宗三年、
金哀宗正大八年、
宋理宗紹定四年。

按是年蒙古克金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十一月、圖蟲入饒風關、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據堡險阻、以避之。蒙古遣使假道于宋、會兵伐金、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圖蟲曰、宋自食言、令曲直有歸矣。

公父避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窨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公母許亦死。公氣屬索得黃鹽一瓶、蜜一器、月母所假剪刀決其齒、以鹽和鹽汁飲之、即蘇。鄰直先生異之、雖奔走瀕死者數、不忍棄公也。

壬辰十歲。
蒙古太宗四年、
金哀宗天興元年、

蒙古太宗由白坡渡河、及金師戰于鈞州之三峯、大敗之、獲金

是年、河南亡、公父母携公北渡、居于保、後從順天。繼娶公[illegible]

宋理宗紹定五年。

將蒲阿、克鈞州、遂下商虢嵩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金遣曹王訛可質于蒙古請和、太宗退軍河洛、遣唐慶使金諭降、金殺之。十二月、復遣使于宋議夾攻金、宋許之。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蘇布特復圍汴。

二弟。是年、郝氏之流寓河南者、公叔祖天祐及堂叔興輩、思直俱沒于兵。

癸巳、十一歲。

蒙古太宗五年、

金哀宗天興二年、

宋理宗紹定六年。

春正月、金主濟河與蒙古戰、大敗、走歸德。金元帥崔立作亂、以汴城降于蒙古。蘇布特進至青城、崔立以

公在保。時亂後生理狼損、靜直先生聚徒秀而教之、欲令次子顔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許夫

金太后后妃諸王送蒙古。蘇布特殺諸王以后妃北還。金主守緒奔蔡、蒙古率師圍之宋使孟珙等來助、合兵攻蔡州。

人曰吾觀是兒志氣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先生以爲然命公就學、欲其先經也、故名之曰經。

甲午、十二歲。

蒙古太宗六年、

金末帝承麟元年、

宋理宗端平元年。

春正月、金主傳位于宗室承麟、宋孟珙與蒙古兵入蔡州、金主自經于幽蘭軒、承麟爲亂兵所殺。宋人取金主餘骨以歸、金亡。三月、宋以賈貴妃弟似道爲籍田令。宋謀復三京、會兵趨汴、金

公在保、振厲讀書晨給薪水、晝理家務少隙則執書不輟。靜直先生感泣賦詩、有云、日月儼隨天地在、詩書終與子孫貧。

乙未，十三歲。
蒙古太宗七年、
宋理宗端平二年。

丙申，十四歲。
蒙古太宗八年、
宋理宗端平三年。

丁酉，十五歲。
蒙古太宗九年、
宋理宗嘉熙元年。

故將李伯淵誅崔立以降蒙古，復引兵至洛陽，趙葵等棄汴而歸。蒙古使王檝于宋，責以敗盟。

春正月，宋以程芾爲蒙古通好使。三月，蒙古主使其子庫騰等分道侵宋。

蒙古張柔等拔郢州。襄陽，叛宋降于蒙古。宋文天祥生。

是冬，蒙古口溫不花圍光州，命張柔等攻商、隨等州，略地至黄州，宋請和乃還。



戊戌、十六歲。蒙古太宗十年、宋理宗嘉熙二年。

是歲、壽直先生館于保之滿城。適蒙古試諸路儒士、公遂爲決科文。時儆廬託處、乃假屋于鐵佛寺僧張仲安、得其南堂、聚童子而教之、以佐生業。夏四月一日始入而從事、日誦二千言爲課、夜則考其傳註。始入夜、往庀家事、舂粟治菽。二鼓入于書室、龕燈隱几、不解衣帶、閱誦輟錄、昏怠則仰就背枕以假寐。五鼓往家負薪汲水、黎明

己亥，十七歲。

蒙古太宗十一年、

宋理宗嘉熙三年。

入于書堂，以是爲常，雖盛寒大暑不替也。公讀書于鐵佛寺，一日雞初鳴，公猶凭几伏誦，殘燈無焰。許夫人來竊視，呼公語之曰：能若是，吾有望矣。公益激勵，肆意經傳，坐微明者五年。每遇疑難，則沉思良久，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

庚子，十八歲。

蒙古太宗十二年、

宋理宗嘉熙四年。

蒙古張柔等分道侵宋。復使王檝于宋，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憂憤而卒。宋歸其柩于蒙古。

公讀書于鐵佛寺。

辛丑、十九歲。蒙古太宗十三年、宋理宗淳祐元年。

十一月、蒙古主烏格台卒、第六后尼瑪察氏稱制。十二月、蒙古使月里麻思等于宋、議和、至淮上、守將囚之。

公讀書于鐵佛寺。是年秋、元遺山先生爲公大父晉卿先生作墓銘。

壬寅、二十歲。蒙古尼瑪察氏稱制、宋理宗淳祐二年。

秋七月、蒙古張柔自五河口渡淮、攻宋揚、滁、和州。

公讀書于鐵佛寺。始娶蒲城徐氏。

癸卯、二十一歲。蒙古尼瑪察氏稱制、宋理宗淳祐三年。

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

公讀書于鐵佛寺。冬、八月、順天左副元帥賈輔辟公教授諸子、始去寺堂、館于萬卷樓之中和堂、如是者七年。

有送常山劉道濟序。

甲辰、二十二歲。蒙古尼瑪察氏稱制、

公館于賈府。正月、子阿資生、創采實。

作唐宋近體詩選序、萬卷樓記、再送劉道

宋理宗淳祐四年。

乙巳二十三歲。蒙古尼瑪察氏稱制、宋理宗淳祐五年。

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等州至揚州、宋制置趙葵請和乃還。

齋序。

二月、有答高雄飛書。八月、作辭辨記。十一月、作鄴野堂記、唐帝廟碑。

丙午二十四歲。蒙古定宗庫裕克元年、宋理宗淳祐六年。

秋七月、蒙古太宗長子即位於汪吉宿滅禿里之地。九月、宋漢東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十

春三月九日、公母許夫人卒、年四十九、寓葬于保之南原。五月三日、子阿寳殤、附葬焉。

是歲冬十一月、越十有五日辛未五星會于亢、作辨亢行。

丁未二十五歲。蒙古定宗二年、宋理宗淳祐七年。

二月、蒙古侵宋京湖江淮之境。

爲趙氏作種德園記、爲喬德玉作臨漪亭記、答元裕瓦硯記、手植楸復萌文、送太原

戊申二十六歲。蒙古定宗三年、宋理宗淳祐八年。

三月、蒙古定宗卒、后烏拉海額實稱制。諸王大臣不服、國内旱災、内外離心、法度不一、太宗之政衰矣。

史子桓序。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送鄭先生宋君還燕序、爲楊春卿作庸齋記、喬千戶行狀、魁芙蓉盆。

己酉二十七歲。蒙古定宗后稱制、宋理宗淳祐九年。

五月、有怒雨賦、淡蕩勇武安王廟碑、許鄭總管趙侯述先生碑銘。

庚戌二十八歲。蒙古定宗后稱制、宋理宗淳祐十年。

宋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冬、宋余玠出兵興元遇蒙古兵而還。

晉公去賈館、擬兩遁、自是聲名籍甚。遺山元先生學於公大父、仕金爲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曰、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

春、作濂源劉先生哀辭。八月、作皇極道院記。十月、倚杜叔道於保下、爲作天池括蘡閑說序。十二月、上紫陽先生論學書、送柴擇材序。

辛亥、二十九歲。

蒙古憲宗莽賚扣元年、

宋理宗淳祐十一年。

蒙古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夏六月、諸王大將共推國壘長子莽賚扣即位于闊脱兀阿蘭之地、政始歸一。七月、命皇太弟呼必賚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冬、呼必賚召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

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公從先生學者蓋有年。

正月、有祭徵君魏先生文、送道士巾正之序。五月、作儒行序、四賢祠碑。

壬子、三十歲。

蒙古萬戶蔡國張柔

蒙古憲宗二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

聞公名、禮請館于帥府、授諸子學。張侯有書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後張賈子孫多爲將相名臣以顯于世。

夏、公入于燕、由萬甯故宮登瓊華島、慨然有懷、乃作賦焉。

爲賈仲明作休復亭記、爲王良臣作恒齋記。

癸丑、三十一歲。蒙古憲宗三年、宋理宗寶祐元年。

蒙古呼必賚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以廉希憲爲宣撫使、張柔移鎮亳州城而戍之。

春、公客于杞。

作須城縣令孟君墓銘。五月、作瑞麥頌、萬竹堂記。十月、左副元帥賈輔卒、公爲文祭之、並銘神道碑。

甲寅、三十二歲。蒙古憲宗四年、宋理宗寶祐二年。

乙卯、三十三歲。

春、蒙古呼必賚徵河

春三月五日、子阿長

爲淄川先生作[illegible]

蒙古憲宗五年、
宋理宗寶祐三年。

內許衡爲京兆提學。

生、郎采鳳。公初娶徐記。春在燕、作時中齋
氏、不婦、歸于家、再娶記、曰觀銘、曲阜懷古
淇澳張氏、自是生子。蕭原、遊靈巖寺詩。有
秋、東行、由趙魏以適去魯記。登泰山、作賦。
魯。八月、入于東原。九
月、濟汶、自鹿門入于
曲阜。藩帥交辟、皆不
就。世祖時在潛邸、徵
召賢士、諸公累薦。九
月、遣使召公、不起。十
一月、召使復至、公乃
嘆曰、讀書爲學、本以
致用也。今王好賢思
治如此、吾學其有用
矣。始應召而北。

丙辰、三十四歲。

五月、宋賜禮部進士。春正月、公見皇太弟。春、公自沙陀爲大父

蒙古憲宗六年、
宋理宗寶祐四年。

文天祥及第。六月、蒙古請伐宋、憲宗亦以宋人遣命、囚使、會議伐之。呼必賚撥開平府、劉秉忠營之。

于沙陀。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孔孟處三代治道以對。自朝王暇、言論不倦、道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復問當今急務、遂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皆以爲善。雖未即用、至中統後更張制度、用公之言者多。公遂還燕、議歸鄉拜謁桑梓、求見公父靜齋先生、夏得

晉卿作墓銘、爲郭仲傅作橫翠樓記。五月、有爲靜直先生請命書。八月、作積慶堂記、程先生墓銘、毛君墓誌銘、二履辨。

丁巳，三十五歲。
蒙古憲宗七年、
宋理宗寶祐五年。

蒙古能呼必賚開府、侵宋襄陽，入其郛。八月，蒙古主分道侵宋，自將由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呼必賚攻鄂，趨杭州。

風痺疾，公爲書請命。公自壬辰春渡河，居于保，凡十一年，僦廬而從者十。甲辰，從南皇，凡十四年，於居爲最久。夏四月，始作北風亭。于阿歸生，卽宋驥也。七月四日，元遺山先生卒于獲鹿寓舍。訃至，公走常山三百里哭之，爲文以奠，瘞于定襄，並銘其墓。

正月，作心菴先生陰符經集解序。四月，作北風亭記、送張漢臣序、祭遺山先生文、墓銘、房山先生墓銘、詠義士詩。

戊午，三十六歲。
蒙古憲宗八年、
宋理宗寶祐六年。

冬，宋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宣撫兩淮。

公居家侍父疾。靜直先生在牀簀已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劇。二十八日，强爲之

作一貫圖、漢義士田隋碑、殷烈祖廟碑、順天孔子新廟碑。

起咄咄曰義志氣遂頹不復語、卒年六十八。得遺藁一百二十篇。門人荀宗道、趙泰、伯文等私諡曰静直處士。權厝于保城之北原、公自為行狀。

己未、三十七歲。
蒙古憲宗九年、
宋理宗開慶元年。

七月、蒙古葬衮扣卒、春三月、子阿艮襲、附作東師議、班師議、新
于合州城下、餘衆解静直處士墓側。夏、野光武皇帝廟碑、周
圍北還。八月、蒙古呼公外伯父陵川牛君子祠堂碑、渡江書所
必賚將兵渡淮。九月、覲公于曹南。九月、皇見、題東坡先生畫像、
渡江、遂圍鄂州。宋拜太弟總兵、趙判鄂、遣巴陵女子行、武昌詞、
賈似道右丞相、軍漢使召公從行、駐軍於棣華堂記。
陽以援鄂、遂密遣宋濮會有以宋臣植齋
京乞和于蒙古。呼必奏議呈獻者、言宋邊
賚解鄂圍引還。防衛要忌、吾者七處、

王召諸臣共議公乃具奏。王見公備生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汝與張拔都共議耶。公曰、經少館于其家、嘗聞其議論。此特經之賸說、柔不知也。退而著書、義名曰七道、凡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以公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所活不可勝紀。惟中欲私還汴、公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

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公反覆辯爭、楊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卒麾下揚旌而南、楊懼謝曰、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從命。遂與公俱行、會王師于江上。公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遂進東師議。王稱善者久之、然與帝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宋人懼、請和。會憲宗凶訃至、王召諸將屬議、公復進班師議、王以爲然、遂班

庚申、三十八歲。
蒙古世祖呼必賚中統元年、
宋理宗景定元年。

一師。

春三月、世祖至開平。春、公宣撫江淮、至自
諸臣勸進。辛卯、即位。武昌吳子直先生之
復召竇默、許衡至開臺而入、蓋公之服尚
平、初定官制、以王文統未聞也。見璽側有小
統爲中書平章政事、卯始知阿長之蕩、因
撤江上軍、以史天澤惻而爲誌。三月、達順
爲江淮經略使、領郎天織、備寺偕張仲安
位詔於天下。四月丁未語。公至請書之所、
末、以翰林侍讀學士頭二親不見國涕泗
郝經爲國信使、翰林標儀、擇溪爲記。四月、
待制河源、禮部郎中世祖遣使召公。平章
劉人傑副之、使於宋。王文統素忌公有重
初、蒙古元良合台辭名、世祖欲修好於宋、
潭州圍至鄂、宋賈似文統請遣公。王本李
道使賈貴等殺其臣壹蒙國、作被親章、復

作居庸關銘、讀書堂
記、祭淮瀆文、禡牙文、
立政議、備禦奏目、便
宜新政、留城留侯廟
隙、冠軍樓賦、易州總
管何侯神道碑、宣撫
大使楊公神道碑。

卒百七十人、匿和議。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殿兵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封少師、衛國公、並官其將士。似道使廖瑩中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不知所謂和也。至是、似道恐信使至國、泄其謀、遂設計拘留于眞州之忠勇軍營。後宋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曰、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之道來、當

陰遣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公。時或爲公言宋人詭詐叵信、請以疾辭。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年、無大益於世。今南北搆難、困弊已極、倘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吾學爲有用矣。遂赴召見於開平、以公爲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議國書、入宋、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及陛辭、公請與一二蒙古儒行、帝不許。將出、

荅入見。淮東制置李
庭芝亦奏蒙古使者
久留眞州、不報。

帝賜蒲萄酒三爵、且
命公上所當言者。公
具十六條新政以上、
俱切至。後皆節次行
之。夏五月、公至濟南。
李璮以書止公行、公
曰吾受命朝廷、持節
而出、若以邊將之言
進退、罪也。遲疑觀望
而不進、亦罪也。乃以
璮言聞于朝而行。六
月、至宿州、移文于宋、
以請接納。七月、進至
五河口、宋遣宋資臣、
泰之才來接伴。八月、
宋復遣遊洪伯來館

伴、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遣使上封事。行次昭信、潘拱伯傳制使李庭芝欲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見賈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于半塗、其故何哉。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眞州。時賈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恐姦謀暴露、館公于忠勇軍營。規模布畫、已成囚所、驛吏棘垣鑰扃、晝夜防守。十一月、李庭芝致書于公云、信使

以大意而求、松誇乃懷姦以遲、以此而和、殆類欵我。仍械李璮敗將以爲口實。公答書以邀將遣詔啟釁、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主、有云、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誰知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移文制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復牒宋三省、致書賈似道、上書宋主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作使止云、朝廷已有定議。顧窮極變詐、欲以撼



辛酉。三十九歲。
蒙古世祖中統二年。
宋理宗景定二年。

五月。蒙古遣崔明道、李全義爲詳問官。詣宋淮東制司。訪問國信使郝經等所在。仍以犒留信使、侵擾疆埸詰之。公弟庸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宋人不納。七月。蒙古下

公。介佐或不能堪。公語之曰。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厲。

公在儀眞。宋伴使朱賈臣等僞報蒙古與閲公弟聰。復累言之。欲貳公心以降公。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若有之。當遣我。若遣國。乃與介佐求裝。欲次于庭者月餘。以請歸。宋

再與宋宰相書。上宋主請區處書。瓊花賦。

壬戌四十歲。

蒙古世祖中統三年、宋理宗景定三年。

諭將士緩兵攻宋、曰、朕嗣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啟邊釁。朕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

有人知公不可屈、乃請復入、後果虛妄。

冬十月、以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其家。

公在真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院中舊有大樹數株、守人盡所去。墻高丈餘、上

九月、始作一王雅為陽遯士荀君墓銘。

癸亥、四十一歲。

蒙古世祖中統四年、

宋理宗景定四年。

二月、蒙古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使于宋、致書宋主、詰其稽留郝經之故。

樹以庭杙、下荐以棘、外操壕塹、置鋪兵、防閑扼抑者無不至。

公在眞州、御下頗嚴、元旦、作遊廟文。二月、

介佐人員見宋以兵二王雅成、得二百三

久羈縻、時有怨言。公十一人、共二百五十

謂之曰、吾一介書生、篇、小者十餘韻、大者

蒙主上兩徵而起、二六七十韻、抑揚刺美、

命爲宣撫使、再命爲反覆諷咏、大一統、明

國信大使。捻忠與義、王道、以補前人之所

其何以報。吾祖宗以未及。越十有五日、序

來、七世讀書、寧背不之。

忠不義、以辱中州士

大夫乎。衆皆悅服。

甲子、四十二歲。

蒙古世祖至元元年、定都于燕、從之、仍號

八月、蒙古劉秉忠請

公在眞州、與門人苟作悅瀨亭記、退飛

宗道遂頗綜緝其所記、鷹台記、資池記、江

宋理宗景定五年。

中都。以中統五年改爲至元元年。公集中仍用中統年號、蓋南北隔絕、公不知也。十月、宋理宗崩、太子禥即位、是爲度宗。

著爲甲子集。七月一日長星見、九月十六日始殁、作記記之。十一月、宋人來報其國喪、無縱釋之命、作幽憤賦。

石子記、春秋制作本原序、秋懷詩、後園秋色四首。

乙丑、四十三歲。

蒙古世祖至元二年、

宋度宗咸淳元年。

四月、宋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二月、作春秋外傳成。其例首義八卷、制作本原十卷、比類條目十二卷、三傳折衷凡五十卷。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自序冠于首。名所居之堂曰是是堂、記以文。

丙寅、四十四歲。

蒙古世祖至元三年、

春、三節人有因鬭毆相殺死者、賊發門表

三月、作祭成王文。原古錄序。六月、作常齋

宋度宗咸淳二年。

公于京、公乘梟出繳樹而居。賊乃抽戈、公遂踰牆、賴伴使來救得免。國信使行府提控都管成玉死焉、公爲文以祭、乃謂謀僚曰、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不可與久處此困厄也。恐別生事端、玷吾大節。遂與尚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于外、位于東序是爲新館。片天之下、四壁之內、秋寒夏暑、不勝其苦。公起置一定、萬折不解、著書吟

記、新館秋懷詩、刻上吟、新館八月二日雨、新館重九詩。

丁卯、四十五歲。蒙古世祖至元四年、宋度宗咸淳三年。

春、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屈、亦不忍加害、反畏而敬之、日給廩餼有加。

元日有詩、孟春新館望南樓詩、春日夜坐見月詩、夏六月大雨屢冠詩、新節與食無花詩四首、九月五日念母詩。十二月、修易外傳畢、記夢有詩、牡丹菊賦。

戊辰、四十六歲。蒙古世祖至元五年、宋度宗咸淳四年。

正月、成周易外傳八十卷、太極演二十卷、皆爲序。十月晦、一貫圖成、有圖說。寒食詩。

己巳，四十七歲。蒙古世祖至元六年，宋度宗咸淳五年。

七夕詩、新館守歲贈正甫書狀。作三月二十六日詩二首。

庚午，四十八歲。蒙古世祖至元七年，宋度宗咸淳六年。

正月，宋李庭芝督兵援襄陽，賈似道命范文虎從中制之。四月，宋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命直學士院文天祥草制留之，不滿似道意，使劾罷之。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作半閑堂，與博徒縱博，復起多寶閣，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

是年，公弟庸又請介行人問罪于宋，下大臣會議，以為不可。公在新館。

作夏至夜雨詩。

辛未、四十九歲。
元世祖至元八年、
宋度宗咸淳七年。

貶斥。十月、詔范文虎援襄樊。

十一月、蒙古改號曰元、取易經乾元之義。

是年、公弟庸復請于朝、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五月、公令伴使西達借書于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褒誅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號、曰續後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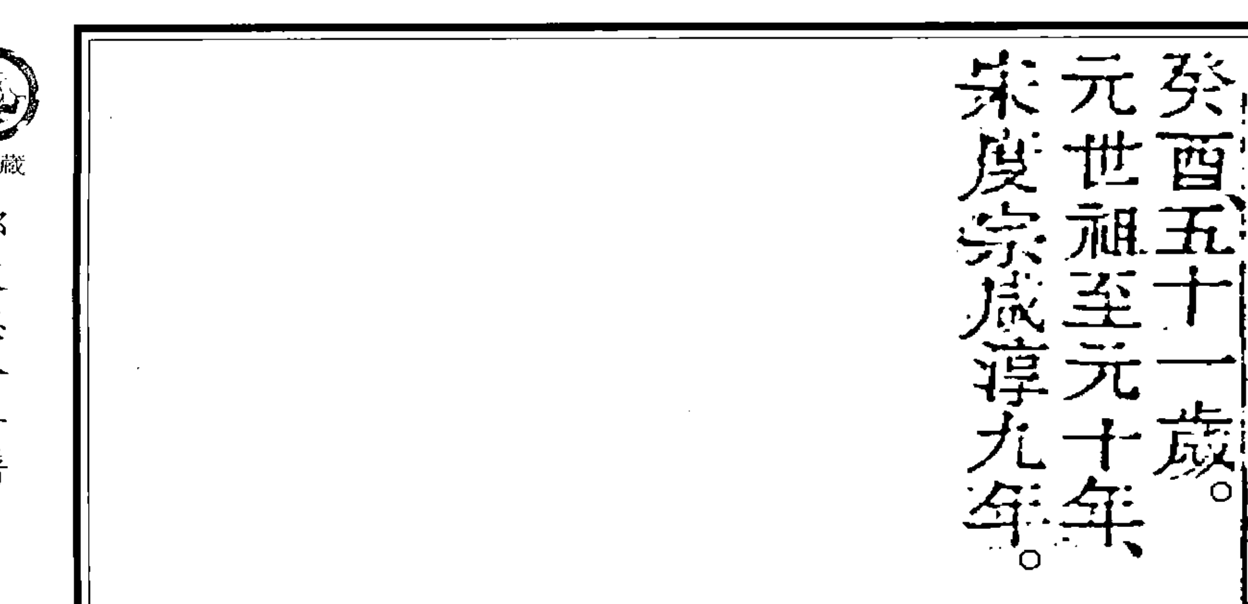
作和陶詩百餘首。

壬申、五十歲。
元世祖至元九年、

十月、續後漢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

宋度宗咸淳八年。

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爲一百三十卷，序之。四月二日詩四首。玉衡貞觀序。閏六月十三日夜病中留二首。



癸酉，五十一歲。

元世祖至元十年，

宋度宗咸淳九年。

公在新館，推本六經三傳諸子史，自漢魏晉隋唐諸天官書志及所窺宋金源氏與蒙古燕都臺司秘書，爲歷象錄，具述歷代星歷，傳之以理。既成，書狀官苟宗道爲之音註。宗道請別爲一書，乃更論次，復加損益益之，以圖象細行、歷變與事應等類，凡

十二卷、名玉衡貞觀。

甲戌五十二歲。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

宋度宗咸淳十年。

六月庚申、元降詔問罪于宋、有曰、自太祖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奉命南伐、彼賈似道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初、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皆宋自禍其民。罔有悛心、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命大丞相巴延將兵伐宋、又命兵部尚書廉希賢、追公之

公在儀徵已十五年、音問久不通。先是有以雁獻者、命畜之、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訴。公感悟、以九月甲戌、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用蠟丸帛書親繫于雁足、祝而縱之。詩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

弟庸行樞密院都事、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七月、宋度宗崩、皇子㬎即位、時年四歲、是爲恭宗。十月、元巴延攻宋鄂州、張世傑力戰禦之、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郢。十二月、遂渡江、宋夏貴棄師走、巴延會阿朮趨鄂州、鄂州降、遂引兵東下。宋詔賈似道督師開府臨安、李庭芝遣兵入援。

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背可辨識。明年三月、開虞人始獲雁于汴梁金明池、會公北歸、故獲者不以聞、後帛書爲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學士郭貫見之、奏于朝、勅中使取之、詔裝潢成卷、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

乙亥、五十三歲。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

春正、元劉整卒于軍。宋范文虎降元。二月、

春二月、公自宋歸、在途與疾。三月、世祖知

宋恭宗㬎德祐元年。

宋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兵會之。賈似道復使宋京請和于元，巴延不許。宋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似道奔揚州。元盡陷江淮州軍。宋張世傑將兵入衛，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如詔總管段佑以禮送元行人郝經歸。賈似道有罪免，尋貶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誅之。明年，宋亡。

公至且病，道近侍太醫送公者相次于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稽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四月，至燕，入見，世祖嗟慰勞來懇至，賜燕畢，復召入，賜坐論事。適大臣畢奏論宋詔草不稱旨，儻公改作，公援筆立就，世祖稱善，行之。至晡乃出。翌日，車駕發上都，命醫就公診視，無何，宿疾復作，七月十六

日，公子采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執筆，目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卒于所居之正寢。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日，采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于保定府西郭外靜直先生之墓側。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歸者各命官有差，特命公子采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成宗大德三年春，遷窆于孟州河陽縣虎頭

山之原。大德九年六月，詔贈公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延祐四年，加贈推誠保節功臣、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

同里後學 王汝礪硯農
楊孫成立之 校字

郝文忠公年譜跋

嗚呼、先生之生也金以亡、先生之歿也宋以亡、先生之身固關三朝廢興哉。始則忍窮以殖學、終則忍窮以植節、所謂動心忍性者、先生其備矣。天之降大任者如是已乎、道則蓬矣。天其以先生關有元九十年之統歟。世之隕穫苑訓者徒紛紛也、烏知所謂道哉、有志之士何從焉。輯先生年譜畢、復贅數語以自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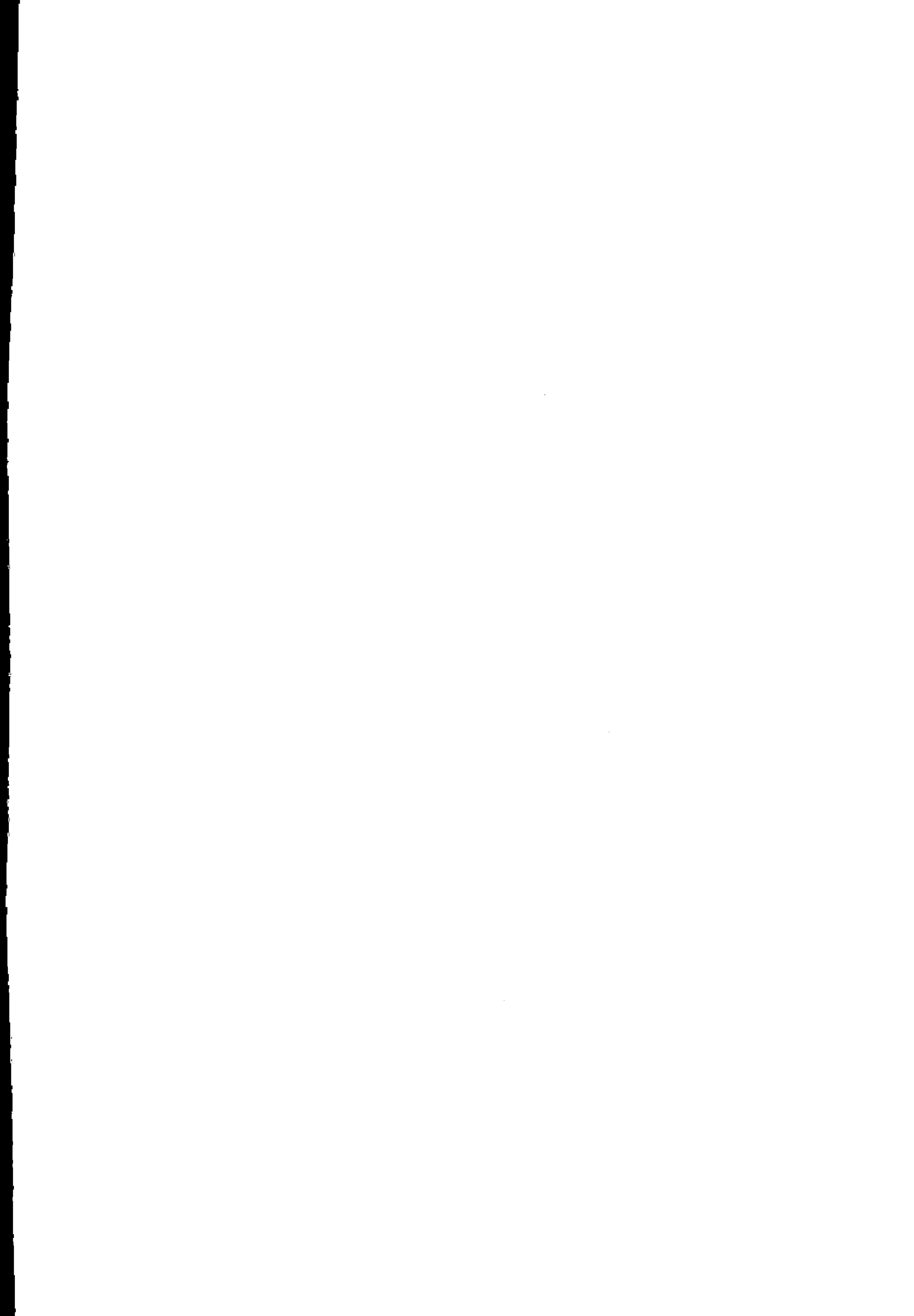
嘉慶己巳八月下浣、　恒山秦萬壽。

將梓文忠年譜、客有過而問曰、譜以備國史之採擇也、今反掇摭諸傳誌、疑贅。又以詳敘其生平也、今輯於五六百年之後、除落落大節外、僅就詩文之載於本集者補綴之、疑疎。疎與贅匪適文累也、勿亦因文以累人實甚。余曰、唯唯、否否。夫公氣節如蘇武、洪皓、才略如馬周、王朴、負而力學如茅容、黃憲、而文章經術又幾合鄒枚、鄭賈爲一人、不待譜而傳也。事蹟之湮沒、詩文之散失、如煙雲過眼、而不可復聚、又譜而仍不傳也。顧公爲陵人、實終身未一至陵、乃必揭陵川以名集、公之意可知也。集雖名陵川、一再刻者皆與陵風馬牛不相及、陵之人乃必亟亟謀所以歸之、

陵人之意又可知也。在公爲不忘故土之思、在陵人爲景仰先賢之志。諸君子不惜搜羅考核、以共成此譜、夫亦猶斯意也。且亦思、公可無譜、公之集實不可無譜乎。其指陳時事、動關三朝、參之於譜、固將融會貫通、而洞其治亂興衰之迹。至於文見於此、意注於彼、又或義兼比興、如風詩之寓規諷於揚水椒聊、離騷之寄忠愛於美人香草、不有斯譜、奚以知水中之鹽味、聆絃外之遺音者。然則譜公也、即譜公之集也。以譜爲集之提要可也、以譜爲集之注脚亦可也。矧後人之譜少陵、譜東坡、孰非就詩文而捃摭補綴之者、何獨於陵人於公疑之也。客默而去。適剞劂甫竣、

因備錄其言於簡末，俾後之閲者無更疑其贊與跋焉。

道光丙申清明後二日，後學楊豫成跋於都門客寓。



宋仁山金先生年譜

明·徐袍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劉 琳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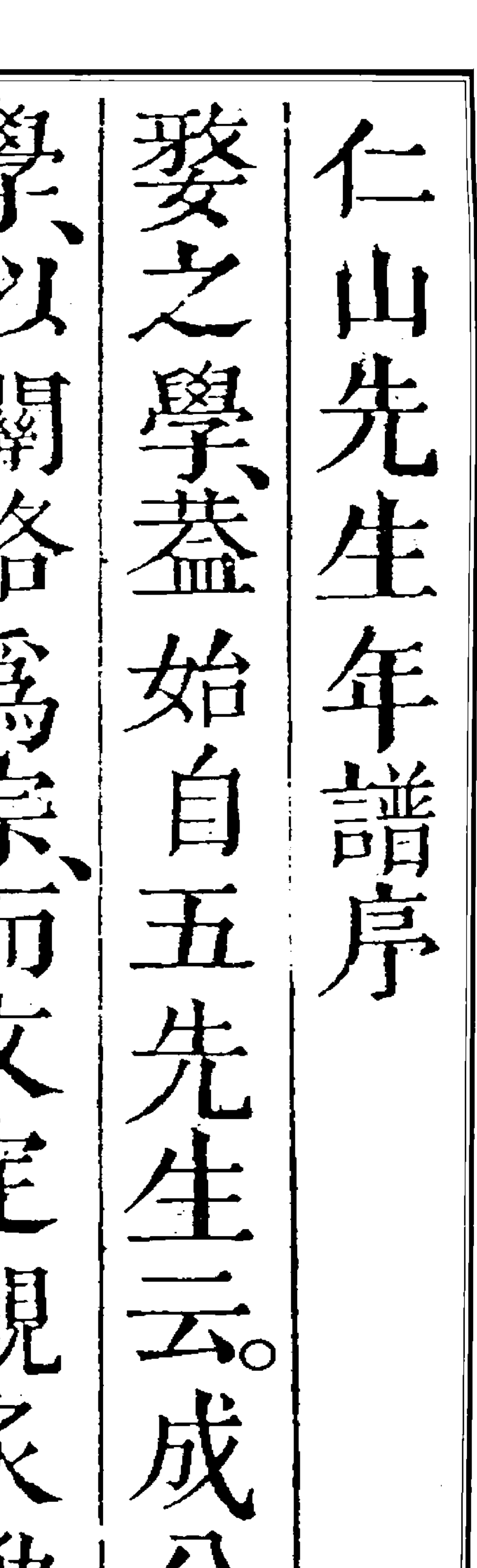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宋仁山金先生年譜》一卷，明徐袍編撰。清光緒十三年鎮海謝氏補刻《率祖堂叢書》本《宋仁山金先生遺書》附。

金履祥（一二三二—一三〇三），字吉父，宋婺州蘭溪（今屬浙江）人。嘗從王柏、何基學，盡得朱熹之傳。宋亡不仕，隱居金華山中聚徒授學，門生達數百人，學者稱仁山先生。大德七年卒於家，年七十二。著有《尚書表注》、《通鑑前編》、《大學章句疏義》、《論語孟子集注考證》等，詩文集曰《昨非稿》、《仁山新稿》、《仁山亂稿》、《噫稿》，今多已亡佚，後人編爲《仁山集》。

徐袍，字仲章，浙江蘭溪人，明嘉靖十三年甲午科舉人。《千頃堂書目》著録其有《楓山實紀》、《事典考略》、《金仁山年譜》（分見該書卷一〇、卷一五）。徐袍序謂金履祥爲「宋之遺民」，「自德祐之難，遂高舉不屈」，「獨以著述顯」，盛贊其不仕元之大節，於是「譜而表之，俾世之學儒學者監焉」。故是譜所記側重於譜主學術授受次第暨詩文序録，以彰顯其學術、行誼之大節，而記載譜主其餘行事則較簡略，如於時事大政、譜主行止、交往等内容則少有涉及。其徵引文獻多節録自譜主詩文，雖多信實，然所採録範圍不甚廣，内容略顯單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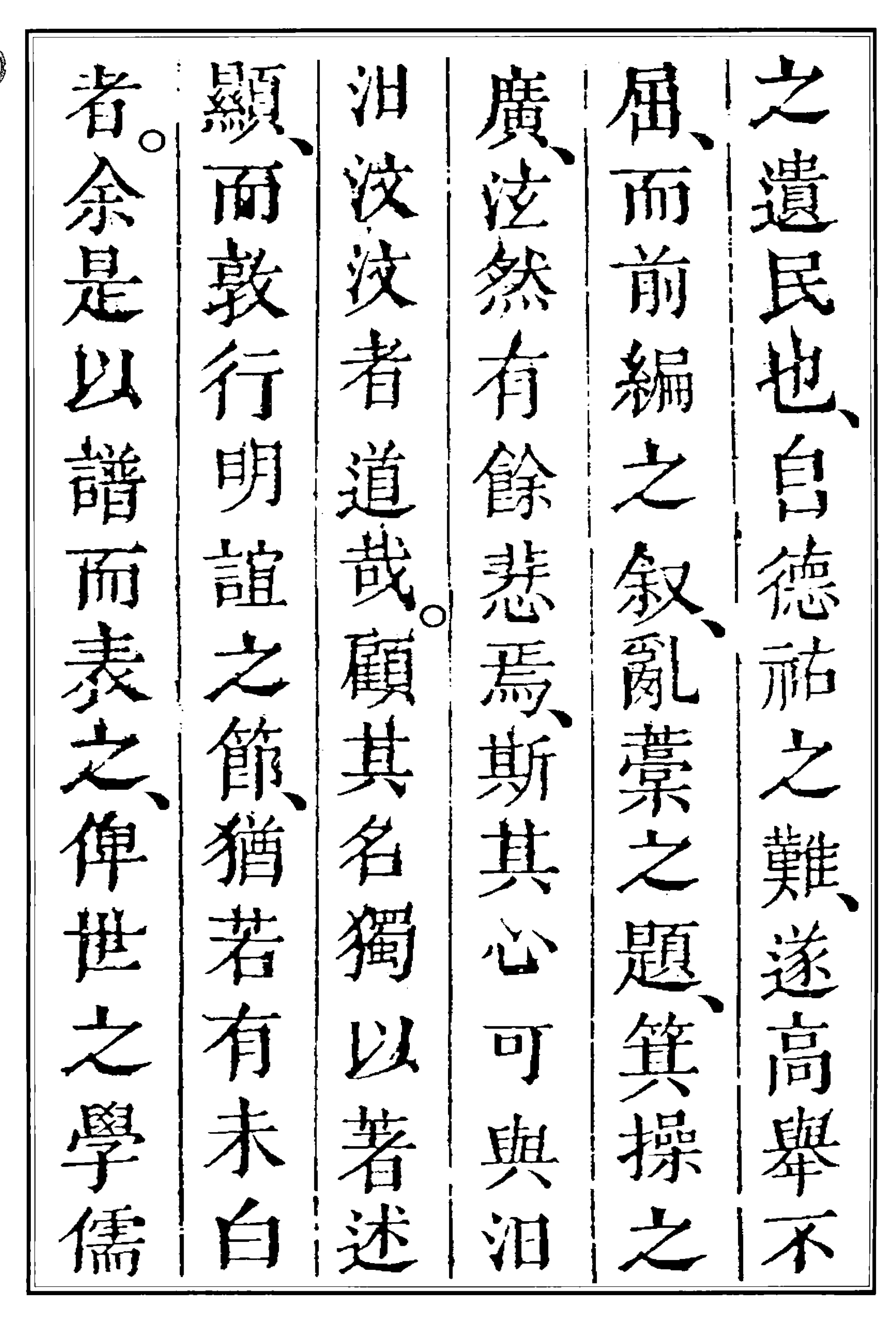
據譜前附載，是譜編成於嘉靖庚子（十九年），後曾多次刊刻，明代有譜主裔孫金應晉重刊，清光緒中其十代孫金律又重梓付印。今人何淑貞撰有《金仁山年譜》（載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金履祥的生平及學術》，一九七五年油印本）。



仁山先生年譜序

婺之學、蓋始自五先生云。成公世學、以關洛爲宗、而文定親炙勉齋、得考亭之奧、授之文憲。仁山先生並師二氏、而克拓衍繹、以開白雲之傳。一時閭里學士彬彬嚮風、婺

以此稱小鄒魯云，然余嘗聞之，儒者之學所以昭揭人文，蹈脩聖軌而匡世風也。元之變極矣，爲宋臣子宜皆憤然傷之，而當時章縫之士，非惟莫之傷也，乃俛焉臣之不顧，可謂儒者之道如此乎。先生宋



之遺民也、自德祐之難、遂高舉不屈、而前編之叙亂槀之題、箕操之廣、泫然有餘悲焉、斯其心可與汨汨汲汲者道哉。顧其名獨以著述顯、而敎行明誼之節、猶若有未白者。余是以譜而表之、俾世之學儒

學者監焉。

時

嘉靖庚子五月五日、邑後學徐袍

撰。

宋仁山金先生年譜

明後學徐　袍編次　古婺後學李　旦參訂

明後學徐學聚較正　瀫水後學黃乾山校閱

明裔孫　應晉重刊　清十八世孫　律重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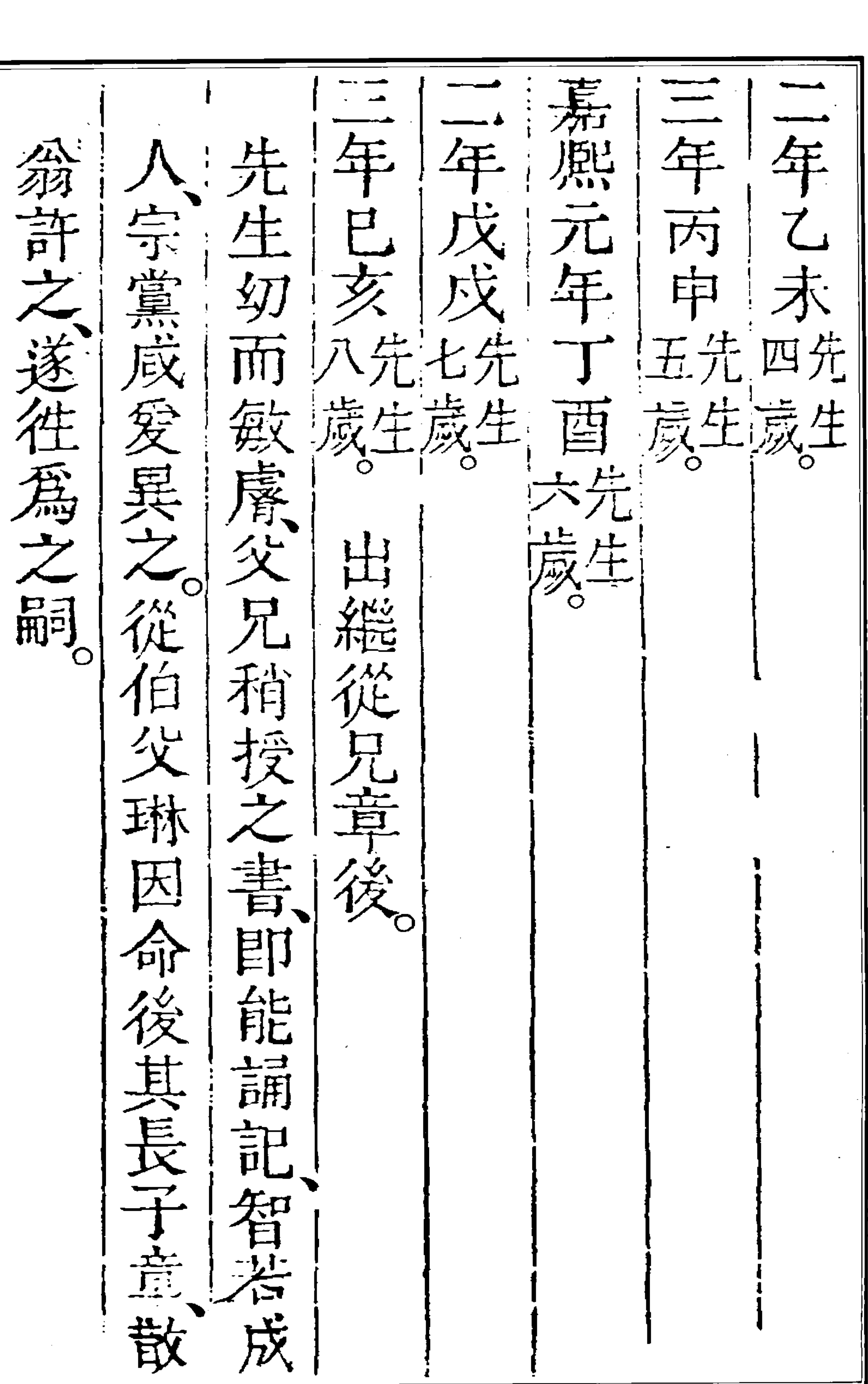
宋理宗紹定五年壬辰三月丁酉、先生生于蘭谿縣純孝鄉桐山之第。

先生名履祥、字吉父。本劉氏、避錢武肅王嫌名、從攴更爲金氏。居三衢桐山峽口、後從家蘭谿三峯、

又徙今桐山下。曾祖天錫、祖世臣。父夢先、是爲桐陽散翁。散翁娶章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將娠、散翁以事留蘭邑、夢家塈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長而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遂名履祥云。

六年癸巳先生二歲。

端平元年甲午先生三歲。



二年乙未先生四歲。

三年丙申先生五歲。

嘉熙元年丁酉先生六歲。

二年戊戌先生七歲。

三年己亥先生八歲。

出繼從兄章後。

先生幼而斂膚，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誦記，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琳因命後其長子意，敢翁許之，遂往爲之嗣。

四年庚子先生九歲。

淳祐元年辛丑先生十歲。

二年壬寅先生十一歲。

三年癸卯先生十二歲。

四年甲辰先生十三歲。

五年乙巳先生十四歲。

六年丙午先生十五歲。

七年丁未先生十六歲。　補郡庠生。

八年戊申先生十七歲。

九年己酉先生十八歲。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爲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時同郡王相字元章者幼爲童子科、學問詞章、望於庠序、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

十年庚戌先生十九歲。欲往見北山先生、不果。

時先生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文公朱子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故不果。

十一年辛亥　先生二十歲。

十二年壬子　先生二十一歲。

寶祐元年癸丑　先生二十二歲。

二年甲寅　先生二十三歲。受業魯齋先生及北山先生之門。

先生謀諸元章，將求書往謁敬巖王公佖。敬巖名

監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偕之以踐北山之庭。元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覩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元章即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谿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于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公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

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於北山之門，既定京謁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且歷序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有以教之也。北山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併以爲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遊二先生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矣。初作讀論語管見。

魯齋先生題曰、寶祐甲寅立冬日、蘭溪金吉父來訪、以讀論語管見一編示余。觀其立說、則曰凡有得于集註言意之外者則書。余竊惑焉。夫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於深造之餘、而無强探力索之病、非謂脫落先儒之說、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誤認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爲害不小。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爲甚明、其間包涵無窮之味、益翫而益深、求之于言意之內、尚未能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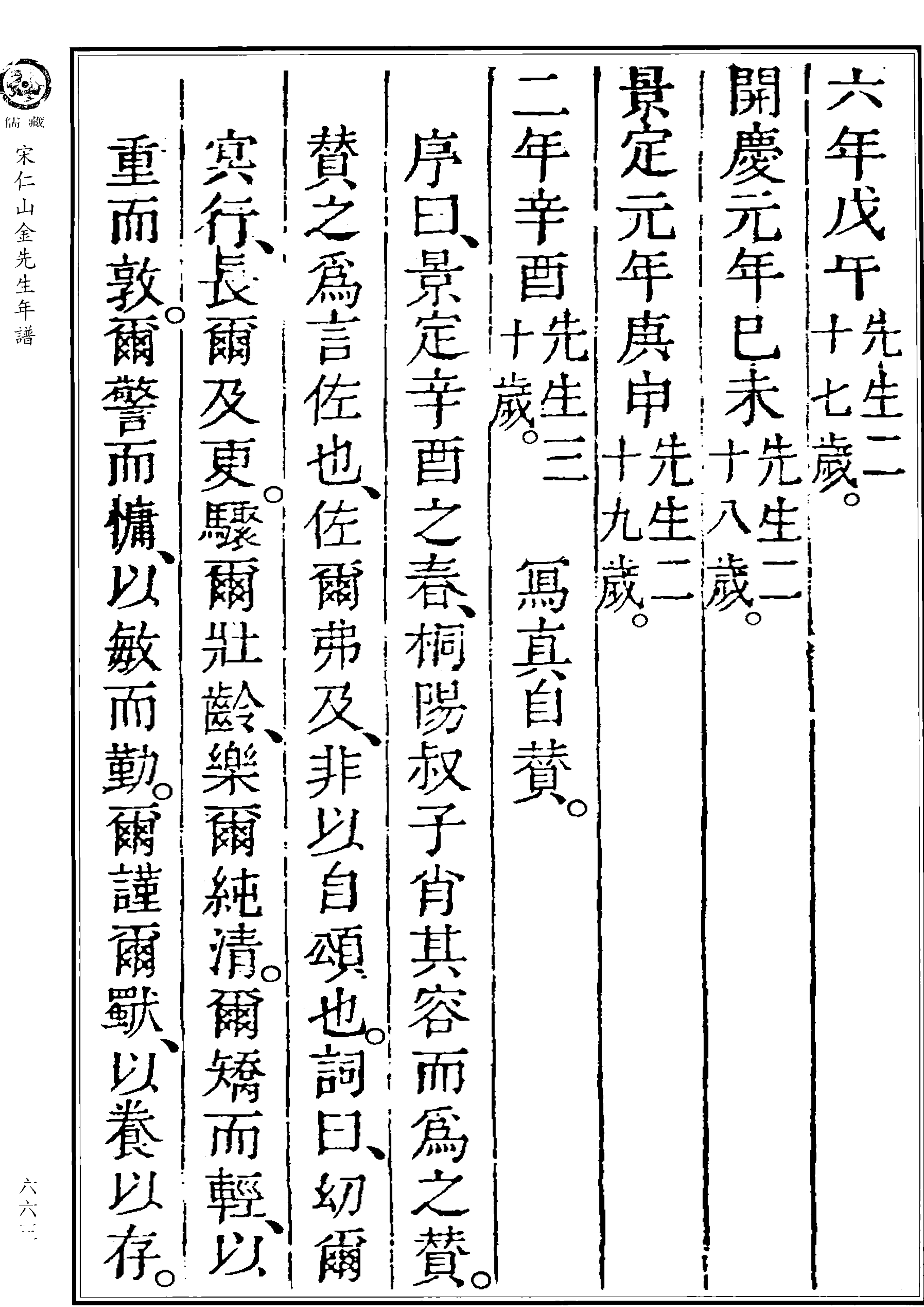
髣髴，而欲求于言意之外，可乎。此編儘有見處，正宜用力，奉以歸之，不敢有隱。茍能俛焉孳孳，沉潛涵泳于集註之内，他日必有驗余之言矣。

三年乙卯　先生二十四歲。

四年丙辰　先生二十五歲。

五年丁巳　先生二十六歲。　仲兄彌高卒。

彌高字與瞻，以是年四月卒，年三十。後五年爲作行狀，與季弟麟同請銘于魯齋先生。



六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

開慶元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

景定元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

二年辛酉先生三十歲。　爲真自贊。

序曰、景定辛酉之春、桐陽叔子肖其容而爲之贊。贊之爲言佐也、佐爾弗及、非以自頌也。詞曰、幼爾寡行、長爾及更、驟爾壯齡、樂爾純清。爾矯而輕、以重而敦。爾警而慵、以敏而勤。爾謹爾默、以養以存。

爾戒爾弱，以毅以弘。肅爾威儀，維敬之門。視爾踐修，維德之成。小子識之，毋忝爾所生。是歲作深衣小傳。王希夷以絕句索和，先生答之云：深衣大帶非今士，考禮談經盡古書。莫把律詩較聲病，聖賢工夫不此如。

歸宗，執散翁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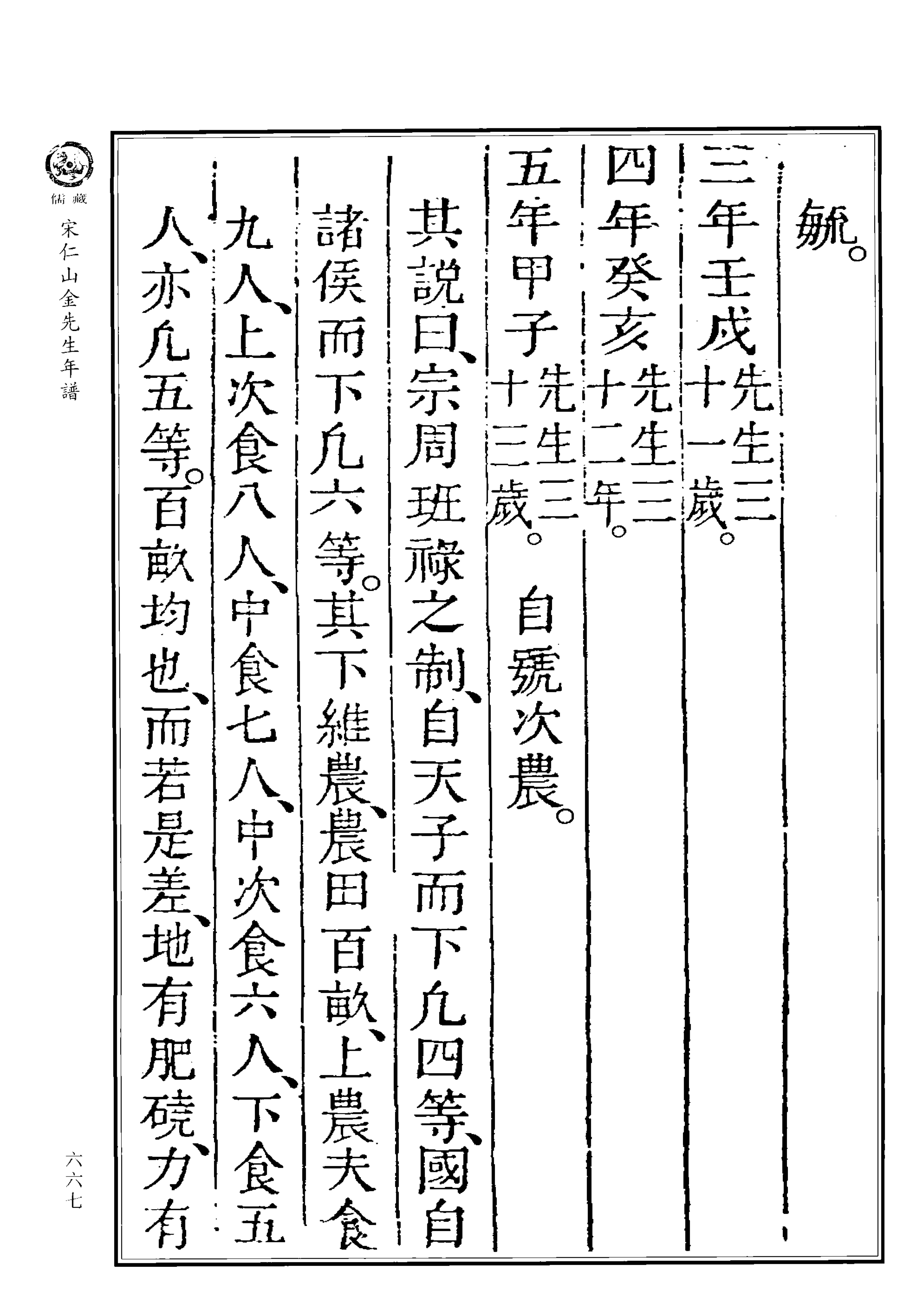
先是，章已生子，散翁命歸宗，問于魯齋，魯齋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

何疑耶。至是散翁疾革、命即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未幾章夫婦先後卒、先生皆爲之服齊衰期以報。

魯齋先生自金華來視墳。

魯齋有挽桐陽散翁詩云、瀫水之西、巍然一峰。是曰道峰、翔舞而東。林巒蓊蔚、卬鼛渾融。雍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頎頎、生有異

質。學斂而博、心廣而實。迺孝迺睦、迺大其識。教子一經、維寬而栗。教人盡己、維久無斁。選舉法壞、取士以文。決于一夫、升沉遂分。良才美德、所甘隱淪。負我求我、負人非人。兩語甞訓、風俗反淳。我之識翁因翁二子。典刑是親、翼翼亹亹。不幾見、翁遷不起。我來哭翁、亦已晚矣。匍匐之義、負可媿死。我既哭翁、亦相佳城。千嶂矗矗、萬壑沄沄。一卭永閟、昭明上征。萬壑沄沄、千嶂矗矗。子子孫孫、載昌載



篛。

三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四年癸亥先生三十二年。

五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

自號次農。

其說曰、宗周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下凡六等。其下維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凡五等。百畝均也、而若是差、地有肥磽、力有

彊①弱也。然古者以周尺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者周尺當今浙尺七尺②四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絶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十三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屋居與其租税之入，古又出之公田，宜其力贍③者食九人而無不足，弱者食五人而亦有餘也。子生二千餘載之後，去周室遠矣，學先王之道，將以措諸國

家、謂君心可正、公卿士大夫可齊、民風可一、夷狄可屏也。而非有庠以養之、非有卿大夫以興之、羣試有司類非宗周之制。取聖人之經、副字儷語、謂之程文。少自振奮、則有司駭之以爲非度。予以是數黜、家貧親老、亦甚病焉。知予者以爲有志未遇、責予者以爲未能忘禄仕也。嗟乎、有志未遇者時也、而未能忘禄仕亦勢也、使予得百畝之田而耕之、余亦豈能區區然較得失一夫之目哉。昔顔子

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彼顔子猶有簞食瓢飲足以享育，安知千載之下，其空又有甚于顔子者。予也上無可官之禄，下無可植之畝，進無代耕之禄，退無可耕之計也，食人之食則多愧，自食其力則無地。不然，予何求哉。予嘗欲于桐山之下、晏原之間，爲舍八楹，擬古二畝半之宅，求田三十三畝有奇，擬古百畝之田，注下灌高，擬古遂畎。予負笠而荷篠，耦耕而力耘，豢雞種蔬，上養下

教、聞歌七月之詩、公劉之雅。願夫子清源以厚下、公卿大夫士忘私以爲公、使時龢歲豐、穡事不擾、則予也固三代之農也、他何求哉。予力貧而體弱、不能爲上農夫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可矣、故命之曰次農。噫、三代之治不可見、百畝之田未易求、安得遂吾之所求耶、復安得見吾之所不可見者耶。　是歲有和魯齋涵古齋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萬象森然本不

灑。百聖淵源端有在、六經芳潤幾曾枯。人於心上知涵處、古在書中非遠圖。會到一原惟太極、包羲元不與今殊。又云、陋巷深居世已疎、書齋幽雅更清灑。神徂聖伏入何在、往古今來迹易枯。太極運行長自若、羲皇向上可潛圖。渾涵妙處皆全體、大用周流自不殊。　書浮屠可立蓭蔔齋記後云、蓭蔔、薝花也、釋氏書有取焉。予少也魯、不能讀釋氏書、以爲縱其有同、吾道自足、況其不同。大儒君子

且辭而闢之，比之淫聲美色，不敢觀也。薝蔔之説，予蓋憎焉。佛者翠竹黄花之語，我先生夫子亦亟稱之，因物喻理，彼亦各有得也。雪菴可立上人以薝蔔名齋，自爲之記，予舊友何君師文爲跋其後。暇日何公權昆弟舉以示予，讀之爽然，且要予書其左。可立上人我之自出，逃儒歸釋，使我親黨間俊游爲少，余蓋屢嘆之，故不辭而爲之書。九日，有與弟麟及何公權昆弟輩登三峰詩。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如京師，過謁嚴先生祠。

有詩云：誰云孟氏死，吾道久無傳。我讀子陵書，仁義獨兩言。仁爲本心德，義乃制事權。懷輔存體用，治亂生死關。迺知嚴先生，優到聖賢邊。歸來釣清江，夫豈長往人。漢道終襍霸，文叔徒幾沉。何如對青山，俯仰自油然。我來一瓣香，敬爲先生拈。陟彼崔巍岡，想此仁義心。儼若羊裘翁，縹緲慕雲深。未

二句、一作如見羊裘翁、此道無古今。是歲有次題王立齋靜嘉樓詩云、層樓新扁表新功、个裏功夫自不同。儼若思時居此敬、寂然靜處感而通。山窺南北浮嵐小、月轉東西灝氣充。更植樓前佳玉樹、君家槐蔭比韋攻。末二句、先生自註云、立齋故相家、時門前又新種槐。後魯齋跋云、有玉韞藏溫且栗、他山之石不須攻。

二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八月、壽魯齋先生。

時魯齋年七十，先生爲詩壽之，序曰：「華之高，羨王子也。于是子王子年七十，而獻是詩。詩：金華之高，其色蒼蒼。維華降神，生及何王。維王及何，文公孫子。天子是師，斯文之紀。翼翼王子，教行于東。思樂東周，舞雩之風。東人之子，其來秩秩。是追是琢，是進是服。有車班班，有來自東。子曰予耄，落此新宫。新宫嚴嚴，珮玉翩翩。毋曰予耄，而將閉關。自古在昔，聖賢有作。七十之齡，德烈方恪。于時阿衡，一德

之書。于時尚父、猶磻之居。于時宣尼、從心不踰。六籍是正、三千其徒。百里何爲、亦顯其君。武公九十、懿戒維新。屹屹王子、三壽作朋。覵彼覇侯、曾何足論。巍巍王子、我人所宗。維北有斗、維岱在東。亹亹王子、毋過來學。是潔是進、亦審亦度。毋信其言、省其退私。毋晦其明、而左右咨。明明天子、宅此四國。寤寐幽人、旌旄幣帛。北山之陽、其及王子。毋然遁思、孤我帝祉。帝心孔翼、帝民孔棘。盍濬其源、而沛

其澤。穆穆王子、毋蘄爾猷、以永斯文、邦家之休。吉甫作頌、其詩孔碩。相彼兒觥、以介眉壽。是歲有贈諸友詩云、臨別哦詩比贈蘭、聖賢問學貴先難。歸與休用嗟離索、來歲時時到歲寒。歲寒、魯齋先生書院名也。

三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壽北山先生。

時北山年八十、先生爲詩壽之、序曰、北山之高矣咸淳天子也。天子能繼志師賢、而聘何夫子焉。

北山之高、表我京底。維山降神、生何夫子。維何夫子、文公是祖。是師黄父、以振我緒。翼翼夫子、令德在躬。道廣心平、不外此衷。北山之陽、盤溪之將。以處以安、不矯不亢。昔在理宗、維道之崇。既表程朱、亦躋呂張。謂爾夫子、續程朱之緒、卿士率連、百辟咸譽。咨爾夫子、設教于鄉。即命于家、長此泮宮。夫子曰辭、辭是好爵。玉几導揚、燕翼是托。明明天子、丕承皇考。曰求多聞、曰咨有道。天子曰都、咨爾夫

子、爲世守④儒。來游來歌、東觀石渠。夫子曰山⑤、臣非素隱、士各有志、亦既耄只。天子曰猷、咨爾夫子、汝予交修。講殿經帷、爾優爾游。夫子曰道、維帝之蹈。臣何容力、亦聿既耄。天子曰吁、鴻飛冥冥、罔終棄予。稟子⑥宮祠、寓我渠渠。夫子由由、匪詭匪隨、匪傲匪求、云受奚爲。孑孑干旌、侯伯是將。鳳凰于飛、亦集爰止、北山之陽。北山之陽、優優夷夷。盤溪之流、可以樂饑。明明天子、肇域彼四海。樂學師賢、有永

無怠。巑巑北山、其高極天。障此京南、利欲之瀾。敢拜稽首、天子萬年。克之保四海、好德之端。敢拜夫子、眉壽無愆、毋金玉爾音、以永斯文。 是歲、題王立齋短軒記詩云、以短名軒義已諧、方方尋丈自恢恢。勿侵四壁藩籬隔、不費一天風日來。學者勿欺惟暗室、聖門所樂只靈臺。盍朋但讀立齋記、誰謂顏居曰陋哉。題下自註云、軒狹且暗。

四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 是歲有登嚴州北十高峯及樓真紀勝、游小三洞諸詩。

一月，八行公入縣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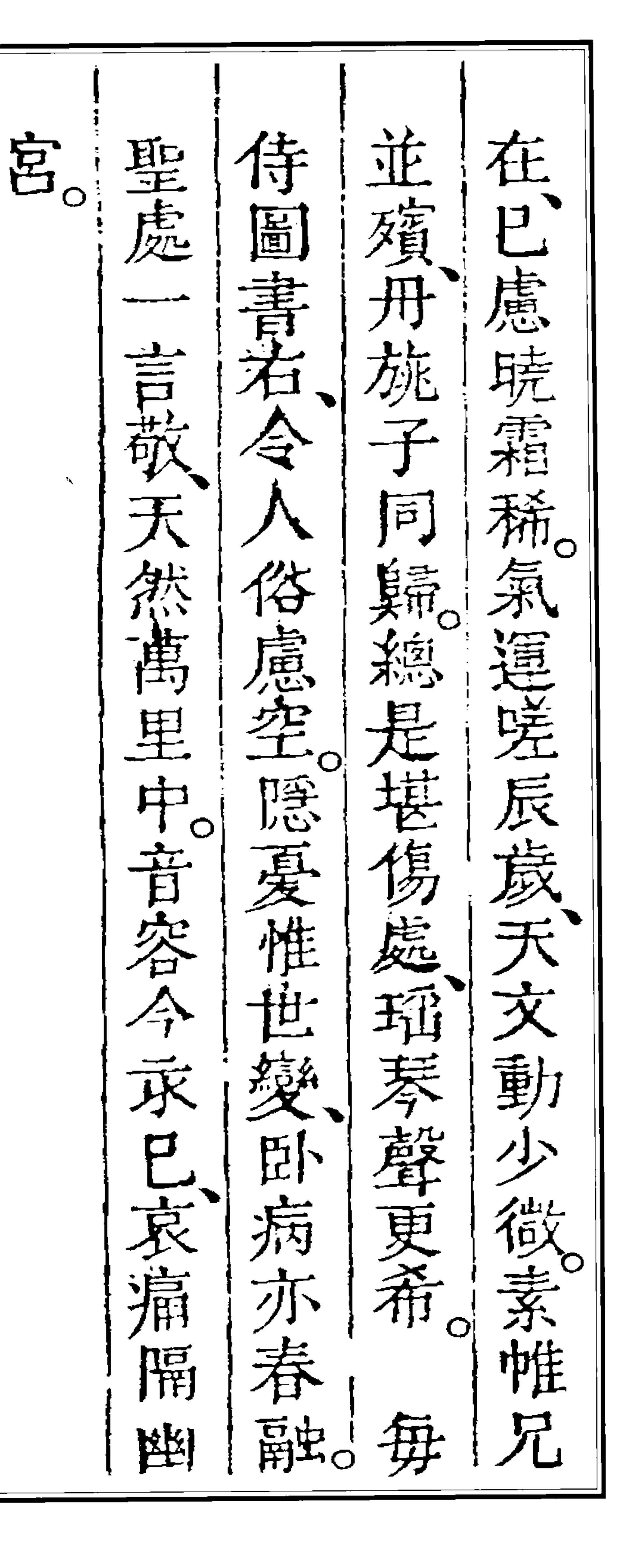
八行諱景文，先生從曾祖也。與同鄉陳天隱、董少舒俱以孝義𦤎于鄉，時稱三孝子。郡守韓元吉名其鄉曰純孝。至是縣官立祠祀之，先生有奉安祝文。

十二月乙未，北山先生卒，與魯齋、思誠二先生議服。

魯齋謂先生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子其思之。先生議用白布

深衣而純以素。冠用素冠、加絰于內、而以生絹加于外。絰用細麻、帶用細苧。魯齋定議用玄冠端武加白布、謂卽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絰。及先生往問張伯誠、乃不以爲然曰、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于俗、非北山之意也。爲吾黨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可表此、而亦不甚駭于俗。且

今爲古服、魯齋服之可也。朋友中有義利不明、進退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于是魯齋約日戌服、伯誠不往、魯齋曰、其耻與吾人黨乎。先生曰、非耻與先生爲黨、耻與履祥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丈之説、存之以爲朋友之糾彈可也。　先生有挽子何子詩云、道自朱黄逝、人多名利趨。獻傳真統緒、惜下實工夫。粹德兩朝慕、清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載起廉隅。　昔年夫子



在、已慮曉霜稀。氣運嗟辰歲、天文動少微。素帷兄並殯、冊旐子同歸。總是堪傷處、瑤琴聲更希。每侍圖書右、令人俗慮空。隱憂惟世變、卧病亦春融。聖處一言敬、天然萬里中。音容今永已、哀慟隔幽宮。

五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

二月丁亥、祭北山先生。

其文曰、嗚呼先生、問學得聖賢之傳授、存殁関世道之隆汚。是惟知德者足以知此、而衆人將謂吾

言之爲迂。自夫堯舜以至于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之年、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與。蓋一理散于事物之間、俱真實而非虚、故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恰好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乎此、故廣採精擇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著于語默出處之義、而粹于踐履之實、存養之腴。又間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自朱子之薨、

以及勉齋之既徂、口傳紙授者或浸差其精蘊、而好名假真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纂師言以發揮剔衆説之繁蕪。以爲朱子之言備矣、學之者惟真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及吾門可也、又何有于闢門而受徒。衆决性命以干進、世滔滔皆利欲之塗。然廣厦紬氈之召、先生猶不受也、而況爵祿之區區。盍聞其教者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夫下之貪愚。此先生之

有關于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先生之論世、每懇切以嗟吁。雖病老于山林、與斯世其若疎隱然王府之有鈞石、巋然隆冬之有後枯。今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竟世道以何如。雖朋從之有傳、奈晨星其益孤。抑恰好之妙旨與真實刻苦之訓謨、言猶在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益服行而不渝。尚有以繼先生之志、而讀聖賢之書。　時同祭者五人、張必大、童偕、余澤、童俱及弟麟。祭畢、

退游北山智者寺、有詩云、來往師門十五年、此山曾近未躋攀。于今始至滋懷憾、不見先生却見山。

十一月、再祭北山先生。

文曰、嗚呼先生、道德之隆。孰能形容、已有魯翁。昔我侑莫能言一二、今此祖行、秖言微意。念昔多岐、中師魯翁⑦、指我宗師。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爲入、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曾子終身、臨淵履氷。然所敬畏、匪拘匪懾、常以爲重、則罔或越。謂

凡事物、用各不同、曷云萬殊、一理所通。盍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一本、維敬之故。謂昔程子、上蔡初來、曰此可望、展拓得開。予亦謂予、於此可進、難乎有常、戒爾所病。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教弘多、愧負師言。閒閑悠悠、緒業未卒、今喪夫子、嗟悔何及。比歲卜居、求義所安、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既歿、我始成室、揭揭庭顏、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盤。南山之北、先生所寧。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

我斯文，曷以報稱。壽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按《栘文肅公狀》云：文定恪守師傳，參訂訓義，于《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敘而類次之，名爲《發揮》。已與諸書並傳于世矣。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爲宋之一經，而顧未有爲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爲

近思録發揮。未詮定而文定殁，先生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篇次前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爲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又按仁山書堂當爲是年所築。

六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

自弱冠以後，至是歲，褋詩文彙爲一集，自題曰非存稿，共三册。按先生文稿凡四集，今皆散落。惟吳禮部家藏得先生手筆一册，皆已已以前所

作、即所謂昨非稿者是也。其後董東湖遵重加編校、自手筆删之外、增入二十餘篇、共爲三卷云。又按、是稿中有篆老母扇云、奕奕桐陽、穆穆北堂。清風其長、既壽且昌。則知散翁旣歿、而童安人尚在也、其後不知卒于何年。姑識于此、以俟攷而補之。

七年辛未先生四十歲。至京師進奇策、不用。

先生負經濟大畧、雖不事進取、亦不忍遽忘斯世。

時襄樊之師日急，人皆坐視而不敢救。先生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與先生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

按襄樊之地自咸淳四年被圍，至九年陷入于元，先生進策當在此數年之間。許文懿公曰，先

生嘗一舉進士、不利、遂絕意進取、以布衣遊諸公間、卒以文義相處。嘗宋季世、睹國勢阽危、憤然欲以奇策匡濟、爲在位所沮、議格弗上。其語秘不傳、然當時討畫之士咸嘆其策不用。

八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九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十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七月、魯齋先生卒、治喪如北山之禮。

文憲發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其門人制服如前議、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于倫常之重如此。又爲文以祭曰、文運重明、冄盛乾淳。集厥大成、越惟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鼇峰之傳、北山之陽。猗與先生、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攻堅鈎深、高視旁通。即事即物、無理不窮。究其分殊、旉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度其大用、隨舉而措。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

弘福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次朋升。昔我大故、貧不克葬。先生賙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正、師訓有嚴。始拘諺慾、卒踐師言。涵養拓充、雖未克稱。環堵饔蔬、罔敢越隕。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期卒業、遠遊來歸。時戛請益、至已微疾。為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喜介寧、竟聞淵冰。哀哉茲今、有問無徵。

魯齋既歿、凡所著書僅能脫稿、而未及有所正定、先生悉爲讎校以傳。又嘗取魯齋與北山

往來問答之詞、集爲私淑編云。

帝㬎德祐元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召爲史館編校、不果用。

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究極于用。嘗避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策弗售退歸、至是國勢阽危、乃思其言、而以廸功郎史館編校召之、則已不及于用矣。

設教釣臺書院。

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來聘、先生爲之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攄發仁義之蘊、學者始知有義理之學焉。 自辛未以後至是歲、襍詩文二册、自題曰仁山新稿。 是歲魯齋先生得贈承事郎、先生爲焚黃告文曰、朝廷以外患孔棘、叛降接踵、棄君親而遁者、雖宰執侍從自負崛強、或不免焉。思得先生剛明正大之賢、挽

回世道、而不可復、是用追贈京秩、以寓求賢不及之意、使聞風者莫不興起也。節惠異數、次第舉矣。諸公以某逮事先生、俾奉燎黃致告几筵。先生不亡、其體朝廷所爲表章風厲之意、尚歆受之。謹告。

二年丙子　五月以後爲端宗景炎元年。○先生四十五歲。　元兵入臨安、以帝㬎及太后北去、先生遂避居金華山中。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繹騷、先生之居猶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鷙悍稍息、則上下

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嘯咏、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齊宇。

端宗景炎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三年戊寅五月以後爲帝昺祥興元年。○先生四十七歲。爲思誠先生賦洞山十詠。

十詠者、一高石巘、二朝真洞、三氷壺洞、四雙龍洞、五椒庭、六中洞⑧、七小龍門、八五叠泉、九老梅巘、十

中峰。據先生詩序、嘗在是年以後作、故繫于此。序略曰、思誠子張君少游金華、攬奇選勝、晩好逾極。丁丑戊寅之間、避地是山、有桃源之心焉。朝夕游處其中、始盡其美。嘗謂洞山之勝有十景焉、暇日邀予相與觀之。又曰、思誠子于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氷雪孤松、端操凛凛。其于此山表微撑勝、諸所品題、終爲山中故事。不鄙、

謂予、各課一絶。自維鄙拙、未必能爲此山輕重、而思誠子之命、不容辭也。勉綴左方、思誠子其幸教之。詩不録。

帝昺祥興二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宋亡、先生遂决志避世。

先生以宋室遺民、耻復屈身異代。自是歲以後所著文章止書甲子、而不及年號。其自署則曰前聘士云。

作廣箕子操。

宋季爲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策干之，不果用而去。宋亡，先生感激舊知，賦詩一章云：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立问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横横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

通鑑前編成。

先生以司馬氏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説，是非既謬于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無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于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

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避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資治通鑑、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三卷。且自題其編首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興堯舜

之治、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先生作書之意、蓋在于此。先生以古書有註必有疏、朱子于論語孟子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有所更定、其間所不及者容有未備也。及其于事物名數、或以爲非要而略之、廼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名曰論孟攷證。早歲嘗註尚書、章釋註解、⑨旣成書矣。一日有悟、盡斥諸說、獨推本父師之意、⑩一句畫斷、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槩。攷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闌

之外。名曰尚書表註。○按、二書不知成于何年、無從考據、姑附于此。

十八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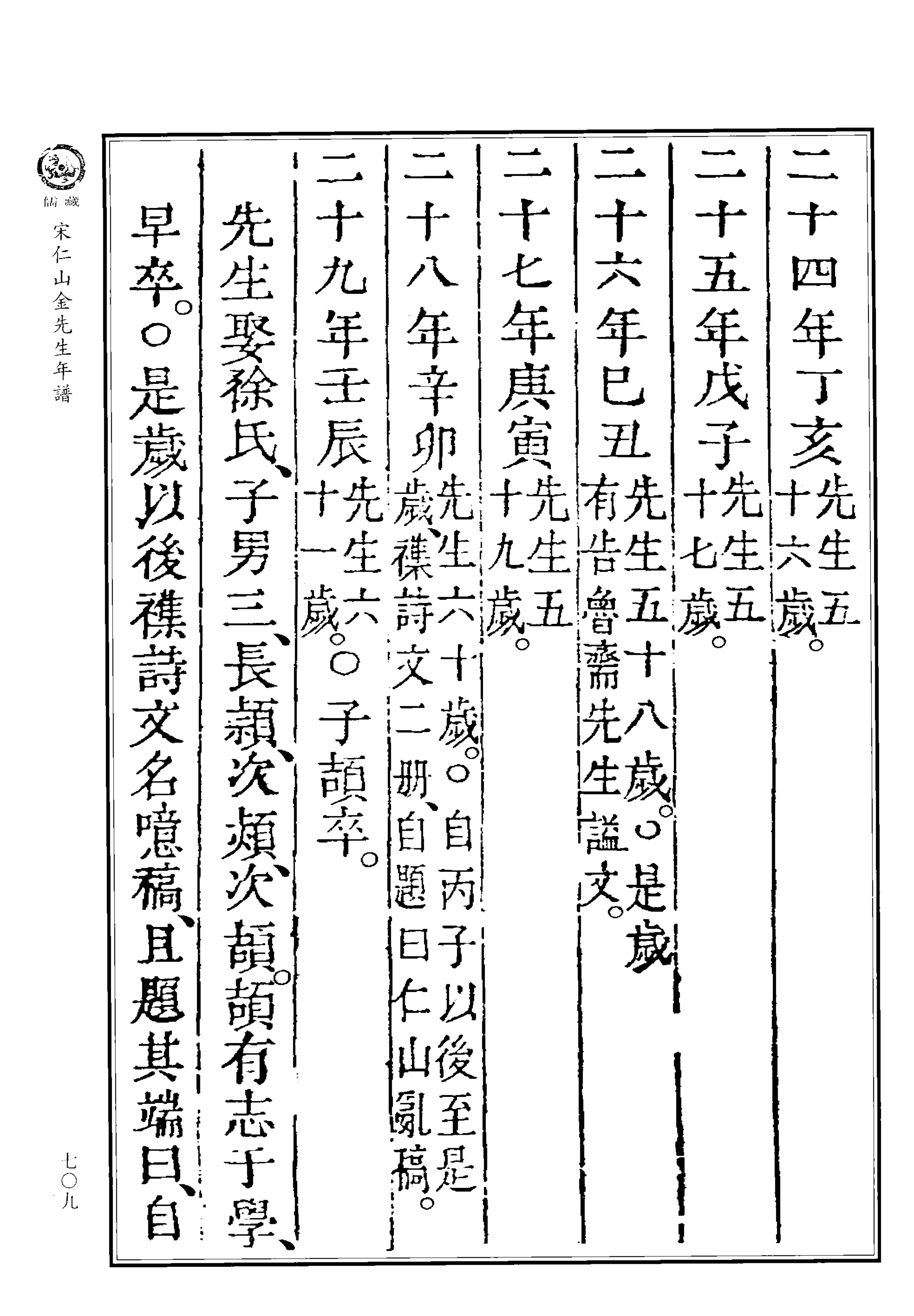
十九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

二十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

二十一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

二十二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

二十三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



二十四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

二十五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

二十六年己丑先生五十八歲。是歲有告魯齋先生諡文。

二十七年庚寅先生五十九歲。

二十八年辛卯先生六十歲。自丙子以後至是歲、襍詩文二册、自題曰仁山亂稿。

二十九年壬辰先生六十一歲。子頡卒。

先生娶徐氏、子男三、長頴、次頫、次頡。頡有志于學、早卒。是歲以後襍詩文名噫稿、且題其端曰、自

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歟。自壬辰哭子之感，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

三十年癸巳先生六十二歲。

三十一年甲午先生六十三歲。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先生六十四歲。

二年丙申先生六十五歲。○編次濂洛風雅成。

時先生館于唐氏齊芳書院，是編類載濂洛諸公下及何王二先生詩詞，唐良瑞爲序。○按齊芳書

院乃唐艮齋德之所築以延先生者。德之有贈先生詩云、公已蒼頭我黑頭、兩情常得守清幽。紛紛世事浮雲變、汩汩人生逝水流。行止何期南又北、交情又見夏還秋。可堪天意常如此、只合無心任去留。命有窮時道不窮、道窮何處更求通。此生未老應須學、萬事由來要適中。物欲盡時心始曠、天真動處氣初融。百般佳趣難形狀、自與常人逈不同。

大德元年丁酉先生六十六歲。是歲有癸葉養榮祖母文。

二年戊戌先生六十七歲。

三年己亥先生六十八歲。

四年庚子先生六十九歲。

五年辛丑先生七十歲。○白雲先生許謙自金華來學。謙聞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先生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

耶。謙聞之惕然。時謙年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情就弟子列。

六年壬寅，先生七十一歲。設教金華呂成公祠下，謙從卒業。

先生嘗語謙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

大學指義成。

先生在金華，以大學爲第一義，諸生執經問難，皆爲之毫分縷析，開示藴奥。于是取其要者筆之，名曰指義。又出䟽義一編，曰：此予少年所成也。詞雖少浮，而大義已著，固可即是而觀朱子之書矣。

二書白雲爲序，門人京平隙克紹鋟梓以傳。

七年癸卯先生七十二歲。

三月壬辰，先生以疾終于正寢。

先生疾革，門人許謙自金華徒步冒雪來省，先生

將易簣，謂子頎、顗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于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于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後學，殆不可不傳，亦未可泛傳也。吾且殁，宜命許謙編次，録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我傳此書乎。于是授之白雲。

大德十年丙午九月甲申，葬于仁山後壠。

兩峰對立，中有圓墩，地名小鈞。既葬，白雲先生爲挽詩云：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

淑幸遺書。方寸亟千古、襟懷湛太虚。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閟幽宫。　其後禮部吴先生師道移文學官、謂先生道德無忝于前修、論著有裨于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于是學正徐鉉特爲申請、列祀于先賢之祠。　禮部有奉安先生神主詩云、我里堂堂有碩師、窮經白首問誰知。諸君宣化文

明運、百世流芳道德祠。鄉曲論公身歿後、衣冠色動禮成時。服膺私淑遺編在、豈乏方來秀傑姿。

仁山山下故書藏、上沂真傳自紫陽。策祕當時桑海變、道行異世日星光。先生永配千年祀、學子濃熏一瓣香。端藉賡文崇教事、相看不悵鬢毛蒼。

至正中特謚文安。

國朝成化中、勑郡建正學祠、與何王及許並祀。正德中、郡守于邑城天福山建仁山書院、歲春秋祀弗

替。

附錄門人敘述

許文懿公謙曰、先生仁山于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于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一毫歉、可謂一世通儒。又曰、先生神勁而清、氣俟明潔、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閨門之内、相敬如賓。生平篤于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毋子俱繫于官、其後分配爲隷、子母不

相知死生者垂十年。先生傾貲營搆，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方從王先生時，與同舍生夜步庭中，指謂之曰，某星入某次，其分野當有某變。已而果然。鄞人李某者嘗侍坐于先生，言次及其鄉，先生因歷歷爲言其山川風土物產之宜，如指諸掌。某大驚服。先生之于學，其精博類如此。

柳文肅公貫曰，先生之學，以其絶稟，濟之精識，得

于義理之涵濡、而成于踐履之克闢。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註、以服襲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凡。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爲浚恒之求深。鈎其玄、探其賾、而不爲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鋭、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游厭飫之域。迨夫晚暮、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粹盎、所趨皆寬平。于

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丕冒太和之內、而無回護拚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四方學者承風依正、肅襟造請。方群疑塞胸、轇轕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軌範、領其誨言、固吝消亡、隱僻軒露。如人疾疢、察製脉劑、適其浮沉滑濇之候、而中夫攻慰補瀉之宜、動悟孚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又曰、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勉齋、與

聞眞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于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克之于己者也。盤溪之步趨、歲寒之講切、立志持志之訓謨、嚅嚌道腴而游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僞人者不失也。退

猶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尚皦然而不誣也。簞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世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仁山先生年譜卷終

校記

①疆：當作「彊」，見金履祥《仁山文集》卷三。
②七尺：當作「七寸」，見右引書。
③瞻：當作「贍」，見右引書。
④守：當作「宗」，見右引書卷一。
⑤山：當作「止」，見右引書。
⑥稟子：當作「凜于」，見右引書。
⑦中師魯翁：此處似有脱誤，右引書卷四作「中心漾漾，既得魯翁」，亦非。
⑧中洞：當作「中澗」，見右引書卷二。
⑨章釋註解：疑作「章釋句解」。《仁山文集》卷三《尚書表注序》作「章解句釋」。
⑩一：當作「正」，見右引書。
⑪沂：當作「泝」，見吳師道《禮部集》卷八。
⑫侯：當作「候」，見許謙《資治通鑑前編序》（見該書卷首）。

戴剡源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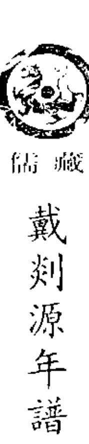
孫善福 編撰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戴剡源年譜》，孫善福編撰。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戴表元（一二四四—一三一〇），字帥初，一字曾伯，晚年自號剡源，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元奉化（今浙江寧波）剡源榆林人。少從王應麟學，中南宋咸淳七年進士第，授迪功郎、建康府教授等職。元兵南下，歸居鄞縣，間至杭州，授徒賣文以爲生。元至元三十年，受聘爲奉化縣養正堂師。大德六年，以薦授信州教授，凡五年而歸里。表元學識淵博，善書法，有文名，被譽爲「東南文章大家之一」。著有《剡源文集》三十卷。

孫善福字茀侯，爲表元同鄉後學。所撰是譜，旨在表彰鄉賢，據其跋云：「編纂此譜，凡相關書籍，採摭幾盡。」後又檢得其他文獻，「爲求全備計，補録卷末」，蓋欲網羅一時文獻，以盡知人論世之意。故其述表元立身處世綦詳，而以譜主行歷及詩文、著述爲主綫，兼記家人、交遊事蹟。凡引文獻以資考證，均註明出處，殊爲可取。譜中考證，不盲從史傳、墓銘，一以譜主自記爲準，多所發明，如考證薦授信州教授在大德六年，而破墓志「大德甲辰……起家拜信州教授」之説，等等。譜後除補遺外，又附《本譜參考書目》、《剡源文鈔目録》，又將譜主世系收爲「附録一」，「附録二」則列所據主要文獻，如表元《自序》及《元史》本傳等，以便參核。觀其譜例，可謂謹嚴矣。故於表元生平大略，足資參考。



敘

剡源先生年譜者、余友孫茀侯表章其鄉先生戴表元而作者也。先生生直南渡之季、桑海之際、人事亦難言矣、而詩文之學尤爲凋敝。先生友周公謹年譜四十三歲嘗有言曰、道學之黨、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甚盛、蟠結其間、假此以惑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歛、開閫捍邊者則目爲麄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目爲俗吏。志雅堂雜鈔卷下玩物喪志之説興、斯文不將掃地以盡乎。至於詩、又何獨不然。宋詩之爲詩也、雖方正學言、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黄河是濁流。遜志齋集二四談詩然夷攷當時、朱子已云、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卻去學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不學李杜、只學那崎嶢的。今便學得十分好、復把作什麼用。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卻又只學山谷不好處。朱子語類卷一四〇陳師道①亦謂、於默齋敘張魯齋詩云、近來學江西詩、不善其學、音節聱牙、意象迫切、且論議太多、失古吟詠性情之本意。後山詩話後集卷一由此觀之、詩之敝蓋亦無疑然。然則宋季之詩文、謂之兩敝可也。

先生丁此兩敝之日、頗欲推之輓之、而力反之於古。既云、文不在茲、何以垂後。袁桷撰墓志銘復云、日夜以此自媿。年譜六十一歲壯志邁修、其言已可風已。奉化縣志謂表元閔宋季詞章萎薾骫骳、其弊已甚、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蓋以其時攷之、非虚語也。然亦先生之才足以副此爾。浙江通志稱至元大德間、

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表元一人而已。嗟乎、有才者未必逢時、逢時者未必有才、斯志士所興嘆、通人所以永喟。至若因時而挺才、用才而拯時、使文章一脈流存於山陬海曲之間、是則讀先生詩文集者所當慨然感興者歟。

且元文盛推清容、清容則先生弟子也。明文推宋濂、濂之生也、實與先生之沒同時。他日者、濂亦因其師金華黃溍之說、而卷卷服膺於先生矣。昔歐公得韓文於敗簏（宋史三一九歐傳）、而卒爲一代之宗匠、牧齋章震川於身後（有學集卷十六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而預啓方姚之先路。夫以先生之文與昌黎比長挈短、誠未易言。然擬諸震川、正未知鹿死誰手。至於縣一壺於中流、開時代之風氣、則昌黎也、震川也、先生也、固未嘗無一二之相似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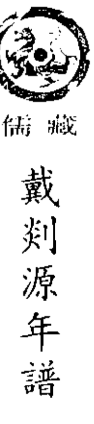
雖然、以詞華論先生者、要不足以見先生之大。先生生於家國多故之際、念申屠蟠因樹爲屋之行（年譜六十三歲）、倣胡安定學以治事之旨（年譜五十二歲）、安貧樂道、篤學躬行、處處以實踐爲依歸。昌黎詩寄籌陽情懷二妾（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十六）、以視先生、昌黎或當有慙色乎。

世頗憾先生以貞蒙之身仕元而爲教職。然文山有黃冠顧問之傳、梨洲著明夷待訪之意、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先生未有官守、後人又何所資而苛求之也。先生非孔光之庸操、慕睢陽之死守（年譜五十七歲）、而遺民如皋羽、公謹一流、與先生不廢酬應、然則先生之志、要亦可以大明。余讀先生行婦怨諸詩（年譜三十三歲）、以秦婦喪亂之吟、寫麥秀黍離之感、胡馬南來、長江難畫、諷先生之文而念先生之行、要亦可深資感喟於今茲者矣。

茀侯艸創此譜、頗有歲月。雪鈔露纂、營構甚苦。良由生於先生漁釣之鄉、懷式閭表木之情、故不辭艱鉅而爲之乎。然先生固自有其不朽、而非茀侯之私阿其所好也。書既成、予以有先讀之快、云因以平日所感於先生者、書諸其後而歸之。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同學弟餘姚陳登原再拜謹序。

校記

①陳師道：當作「劉克莊」。按，原引文多有謬誤，今迻錄正文於下。《後村詩話》後集卷二：「游默齋序張晉彦詩云：『近世以來學江西詩，不善其學，往往音節聱牙，意像迫切。且議論太多，失古詩吟詠性情之本意。』」



戴剡源年譜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晚年自號剡源先生、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剡源戴先生文集戴剡源先生自序、慶元奉化州袁桷清容居士集戴先生墓志銘、元史本傳、新元史本傳同剡源榆林人。自序。按慶元奉化州剡源榆林即今浙江省奉化縣剡源鄉榆林村

自序曰、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作坊瑯、今依奉化孫玉叟刻本改正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曰、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陰、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關河間、而居江南者、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宜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略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門、遂生三子、長諱杲商務本作果、今依孫玉叟刻本改正略次諱昇略又次諱暹、曰二十六府君、仍居小方門。略爲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人。略生四子、長諱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顧氏夫人。略府君性寬良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鬬訟與臂釋勸諭而解者、無慮累百家。役滿日、縣大夫遣子弟擁藍輿、簪花帽以華其歸。略是爲表元高祖。六四府君生六子、長九一府君諱顏、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略於表元爲曾祖。略妣曰六一夫人。文集卷五據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曾祖妣劉氏祖名汝明、字叔晦。祖母鄭氏、名如玉。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云、九五府君生三子、長萬一府君。次萬二府君。（商務本作萬四）皆絶。又次萬三府君諱汝明、（商務本作萬三二）字叔晦、是於表元爲祖、始去小方門別居坊郭絲綿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略先祖府君獨朴魯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隘、羣議出壻於鄭夫人。夫人、善夫先生諱一枝妹也。善夫先生以詞賦教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高選。鄭夫人督警又嚴、甥孫緣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文集卷五）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云、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寬慈朴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爲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聰明精書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爲同父妹。雲臺府君以毛氏詩起家、官四方、晚始貴於朝、祖考府君不及卒業。（文集卷五）

父名灝、字商叟。母王氏。

本生父名瀠、字默叟、自號拙逸居士。本生母袁氏。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云、先祖府君生五子、長再十六府君諱瀠、字默叟、性貌酷類先祖。舊法中朝官三歲得牒上其族子弟名之在緦功親者、試國子監、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牒至杭試、一不中、即能業。晚歲自號拙逸居士。略妣曰袁氏三八夫人。次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商叟。略而表元由居士第三子爲仲父後。兵燹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榆林。（文集卷五）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云、先考府君學於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教表元。略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府君在仲、最愛。（文集卷五）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云、伯妣袁氏三八夫人(略)歸我伯考拙逸居士府君、時家方貧、政出祖妣鄭夫人、持綜嚴急、居士府君性豁達、好飲酒、寸絲勺米、心籌手量、然後經用、猶時時闕絕。又多生育、初得女曰鳳娘、嫁同里連山王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孫、次表元。沂以後鮎埼謝氏姑、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慈甚、見人窮窶、忘己之乏、必予之乃已。常被遣出、治南山下龍潭村別業、村中媼嫗鬨、夫人來懽忻服役、至有所須、不言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略)表元(略)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剡源榆林。(文集卷十六)

宋理宗淳祐四年甲辰(西曆一二四四)**先生生**。

是年、先生祖父(汝明)年六十九歲、祖母(鄭氏)年五十五歲、父(灝)年二十五歲、母(王氏年待攷)、本生父(滐)年三十六歲、本生母(袁氏)年三十九歲。先生之師王應麟(伯厚)年二十二歲、舒岳祥(景薛)年二十六歲。友人周密(公謹)年十三歲、劉莊孫(正仲)年十一歲、方鳳(韶卿)年三歲。

宋淳祐八年戊申(西曆一二四八)**五歲**。

知讀書。(自序)

李時可詩序云、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文集卷八)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云、余五六歲時、親黨間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文集卷七)

是年、友人白珽(廷玉)生。

宋淳祐九年己酉(西曆一二四九)**六歲**。

知爲詩。自序

劉仲寬詩序云、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千萬里之爲快。文集卷九

是年、友人謝翱皋羽生。

宋淳祐十年庚戌西曆一二五〇**七歲**。

自序云、七歲知習古文。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元史本傳同

宋理宗寶祐元年癸丑西曆一二五三**十歲**

友人任士林叔實生。

宋寶祐二年甲寅西曆一二五四**十一歲**。

十一月、祖父汝明卒、年七十九歲。據文集卷五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友人趙孟頫子昂生。

宋寶祐三年乙卯西曆一二五五**十二歲**。

九月、本生母袁氏卒、年五十歲。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云、略伯妣夫人略卒於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略年五十。時新遭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喪在堂、小喪在戶。仲父負重衰、力貧以其歲權殯夫人張山下陳園旁、

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文集卷十六

按伯妣即先生本生母、以出繼仲父爲後、故稱伯妣。

是年、王應麟爲揚州州學教授。

宋寶祐四年丙辰、西曆一二五六**十三歲。**

是年王應麟試博學宏詞科中選。

宋寶祐五年丁巳、西曆一二五七**十四歲。**

友人鮮于樞伯機生。

宋寶祐六年戊午、西曆一二五八**十五歲。**

始學詞賦。自序

元史本傳云、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但袁桷戴先生墓志銘言、年十三、即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強之、學習詞賦之年、當以自序爲準。

先生後述其故云、異時以科舉取士、余當治詞賦、其法難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據文集卷八張君信詩序可見先生當時之立志矣。

是年王應麟通判台州、友人鄧文原善之生。

宋理宗景定元年庚申、西曆一二六〇**十七歲。**

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自序

左氏蒙求序云、略余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辨。文集卷七

宋景定二年辛酉西曆一二六一**十八歲**。

宋景定三年壬戌西曆一二六二**十九歲**。

友人仇遠仁近生。

遊杭。

贈談星者謝生序云、余十八九時遊杭、文集卷十四是殆日後追記之作。送曹士弘序云、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祕書之署、略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略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文集卷十四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於時新定方尚書逢辰、廬陵劉博士辰翁以論策表厲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是則先生遊杭之年似以十九歲爲確。又贈相士歐陽生序云、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文集卷十四知先生是年確在杭也。

按、劉辰翁字會孟、廬陵人、景定壬戌廷試入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史館、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宋亡、遂不復出。有須溪集十卷、須溪四景詩集四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五。生宋紹定五年西曆一二三二、卒元大德元年西曆一二九七年、六十六歲。新元史有傳。

又按、方逢辰初名夢魁、字君錫、淳安人、登淳祐十年進士第一、理宗改賜今名、官至吏部侍郎、以母憂歸。德祐初、徵拜禮部尚書、會父疾未赴。宋亡、元世祖詔御史中丞崔彧起之於家、以疾堅辭

不出。有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五。

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自序

黃溍潛窩記云、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潛窩扁其宴休之室。略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竈、庸人小子、卻立而睨之。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五此處可以徵先生丰度、壯年固甚急進焉。

學詩、從事進取。

仇仁近詩序云、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略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爲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文集卷八

按仇仁近名遠、錢唐人、因居餘杭溪上之仇山、自號曰山村民。在宋咸淳中、即以詩名、與白珽齊名、號曰仇白。元至元中、爲溧陽教授、有金淵集六卷、山村遺集一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六。其卒年無從查攷、先生有仇仁近真贊、見文集卷二十。新元史有傳。

陳晦父詩序云、略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於場屋科舉、其得之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間有一二以詩進、謂之雜流、人不齒錄。文集卷九

張君信詩序云、略余少時多好、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踘擊刺戲弄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好攻詩最久。文集卷八

許長卿詩序云、略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間涉歷榮枯得喪之變、是不一態。詩之難易精粗深淺、亦不一致、雖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初、顰呻蹙縮、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及爲之之久、積之之熟、則又皤然資之以爲樂。文集卷九

千峰酬倡序云、略寒暄榮悴、囂寂禽蟲、卉木百物之變、出沒於前、憂愁喜樂、窮達貴賤、史冊古今之感、往來於中、一一可與吾接而不得爲吾累也、何莫非詩之助者。略夫爲詩不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倘然以清能靈解自適其不遇、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文集卷十一

知先生之學詩與人異趨、卓爾不羣、顧嗣立元詩選稱爲詩律雅秀、力變宋季餘習、有是哉！

宋景定四年癸亥、西曆一二六三二十歲。

是歲先生曾至杭、又至姑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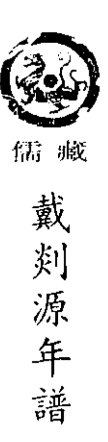
陳府君功父墓志銘云、略余弱冠客錢塘姑蘇。文集卷十六

姑蘇爲先生婦家、陸孟孫字士宗序云、笠澤陸孟孫以其父命請於余曰、陸氏幸甚得公爲婿、今者孟孫又幸得婿於公。略姑蘇之族、莫望於陸。文集卷十一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略娶陸氏、略女四、婿曰陸孟孫。略先生至姑蘇、此爲第一次、定婚於陸氏殆在此時。

宋景定五年甲子、西曆一二六四二十一歲。

是年蒙古入都於燕。

王應麟遷著作郎、兼崇政殿說書。



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西曆一二六七二十四歲。

在杭。

陳無逸詩序云、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於杭。文集卷八

是年門人袁桷伯長生。

宋咸淳四年戊辰、西曆一二六八二十五歲。

在杭。

宋咸淳五年己巳、西曆一二六九二十六歲。

入太學。

自序云、略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云、己巳之歲、表元入館下。文集卷十四

表桷戴先生墓志銘云、略咸淳己巳、入太學。

是年王應麟以祕閣修撰主管建康府崇禧觀。

宋咸淳六年庚午、西曆一二七〇二十七歲。

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生。自序

單君範墓志銘云、庚午秋、予在錢塘叨太學荐送。文集卷十六

春秋法度編序云、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文集卷七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咸淳己巳略改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元史本傳同

是年、作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先生於李氏族譜後序、曾詳言當時南宋取士之法、曰、

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法以三歲之秋、舉于鄉、于漕、于國子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即進之大廷、策之、第爲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秋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即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爲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爲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爲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文集卷十

宋咸淳七年辛未西曆一二七一 二十八歲。

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自序。按昇即昇州、即今之南京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辛未、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元史本傳建康誤建寧

雍正寧波府志云、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升上舍、登張鎮孫榜進士。卷二十六文苑中

按、張鎮孫、南海人、字鼎卿、咸淳廷對第一、授祕書監正字、德祐間能歸。端宗航海幸閩廣間、鎮孫與都統凌鎮誓圖恢復、官至經略安撫使、後爲元兵所執、死於大庾。見商務印書館中國人名大辭典頁九七五

先生慨乎當時文士、鄙視詩學、是年以後、縱意於詩。

方使君詩序云、年二十六入太學。略然當是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騖於竿櫝俳諧場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爲事者、惟夫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羇客、乃僅或能攻、而館閣名成藝達者、亦往往以餘力及之。略越二年、表元亦成進士、稍稍捐棄他學、縱意於詩。文集卷八

張君信詩序云、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爲詩。文集卷八

是年蒙古改國號曰元、分道入寇嘉定諸路。

七月、王應麟爲祕書監、十一月遷起居郎。

宋咸淳八年壬申、西曆一二七二**二十九歲**。

是年先生奉親赴建康就教授任。

楊氏考妣墓志銘云、始表元年未三十、客於金陵。略於時兩家各奉重親、安輿就祿養。文集卷十五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云、余兒時聞江南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略余未三十、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三茅之鄉。文集卷十四

但自序云、癸酉冬赴昇、按癸酉先生三十歲、此恐有誤。

宋咸淳九年癸酉、西曆一二七三**三十歲。**

仕建康。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云：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文集卷十六

是時先生喜攻古文詞、受業弟子數百人。送謝仲潛序云：始余以文學掾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詞、每出經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執簡數百人。文集卷十四

與建康通判袁洪常相往還。宋元學案云：略同郡袁洪時通判建康、朝夕互往還、先生貧、洪每周之。卷二十二按：洪爲袁桷之父。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先生在建康時、先處州通守是邦、朝夕往還。先生眉目炯聳、慷慨自奮、欲以言語筆札爲己任、嘗曰：科舉取士、弊不可復收、幸得仕矣、宜濯然自異、斯可也。略維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登進士、年盛氣邁、故舊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肖託於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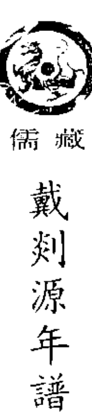
知先生之深惡科舉、立志矯俗、並知袁桷受業始於此時。

金陵贈友吳允文參議、同登金陵鳳凰台醉作詩、殆在此時作。

宋咸淳十年甲戌、西曆一二七四**三十一歲。**

祖母鄭氏卒、年八十五歲。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云：略德祐甲戌、而吾祖妣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舉載歸、略而先考府



君略囑其孤表元曰略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文集卷五

按德祐爲恭宗年號續通鑑與李兆洛歷代紀元編俱稱度宗咸淳甲戌又恭宗於德祐乙亥即位僅一年是則德祐甲戌誤也。

是年元丞相伯顏渡江趨鄂州鄂州降引兵東下詔天下勤王。

宋恭宗德祐元年乙亥西曆一二七五三十二歲。

三月元丞相伯顏入建康。

自序云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乙亥歲由建康歸遷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階至文林郎元史本傳云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奉化縣志同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云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文集卷十六先生歸剡源後買廬與王子兼爲隣常討論經史古文作歌詞韻語自娛憫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袁桷從之學先生亦受業於鄞王應麟天台舒岳祥。

王丞公避地編序云乙亥之夏皆失仕歸余又買廬並公爲鄰。略當是時兩家生產赤立徒有六經諸史先秦以來古文奇刻處士之書合數百千卷每閒暇時留連聚論日至五六往返間又爲歌詞韻語以發其燕居之娛。文集卷十一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先生在建康時略後二年失仕歸剡遂俾桷事先生。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

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絶。永嘉之學，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於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絶於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棼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先生深憫焉。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子弟禮。

宋元學案云：初，先生閔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厚齋、天台舒閬風並以文章師表一代，先生皆受業焉。卷二十二。寧海縣志亦云：舒岳祥字景薛，一字舜侯，寶祐四年進士。略。剡源戴表元、四明袁桷並從岳祥遊，略。居閬風里，學者稱爲閬風先生。

舒岳祥有喜帥初歸剡詩，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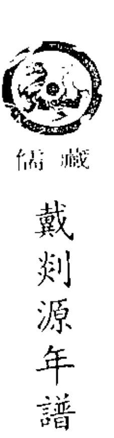
吴客多留越，君尋古剡歸。民貧官箠急，歲歉米船稀。嶺鹿三丫入，谿鱸一尺肥。榆林知可隱，安得翅能飛。閬風集卷三。閬風集十二卷，載永樂大典，近由吴興劉翰怡刊行。

十一月，王應麟除禮部尚書。時江陵帥朱驥孫、江西帥黄萬石皆北降，丞相留夢炎猶除拜二人官，應麟上疏駁之，并論夢炎，疏入不報，即引歸。

是年，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宋端宗景炎元年丙子 西曆一二七六 **三十三歲**。

二月，元伯顔軍皋亭山，宋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三月，伯顔入臨安，封府庫，收國籍、符印，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閏三月，陳宜中等奉益王昰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副之，開府福



州、起兵興復。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

剡源鄉志云、丙子三月元兵至鄞、沿海制置使趙孟傳降、元兵旋擾剡源。卷二十四

先生因兵變扶其父母及本生父與王子兼同避難於天台

自序云、會兵變走避鄰郡。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云、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文集卷十四

王丞公避地編序云、父黨王丞公子兼字達善、略守一官、乙亥之夏、略失仕歸、略越明年、兵聲撼海上、村郊之民往往持橐束縕而上、伺塵起即遁、余與公勢不得止、倉皇棄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爲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折、不自意復相出於天台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同旅、交同友、客同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稺攜挈以遁、須臾之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譬釋、以寬離鄉棄土之戚。文集卷十一

先生避難天台、與王子兼、舒岳祥、劉莊孫、胡元魯常以詩相倡酬。

題蕭子西詩卷後云、余略平生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爲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在馬嶴、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硤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百返、危韻或乃共和、急奇鬬博、下至傳藁生徒、執硯童孺、咳唾相熏、亦有法則。文集卷十八

按、劉莊孫字正仲、天台人。在大學五年、不獲釋褐、以諸生卒。喜著書、尚書有古文今文、陳振孫掇拾援據、確然明白、言傳心者猶依違不敢置論、莊孫憤然曰、吾不能接響相附和、各爲論著、不沒

其實著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又著易志十卷、詩傳音志補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詩文集曰芳澗集共五十卷、和陶詩一卷。新元史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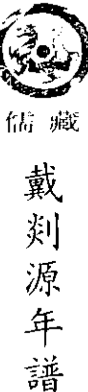
是時先生所作詩語多感傷、集中有行婦怨次李編校韻丙子台州作詩、其辭云、赤城岩邑今窮邊、路旁死者相枕眠。惟餘婦女收不殺、馬上娉婷多少年。蓬頭垢面誰氏子、放聲獨哭哀聞天。傳聞門閥甚輝赫、誰家避匿山南巔。蒼黃失身遭惡辱、烏畜羊縻驅入燕。平居鄰牆不識面、豈料萬里從征鞭。酸風吹蒿白日短、天地闊遠誰當憐。君不見居延塞下明妃曲、惆悵令人三過讀。又不見蔡琰十八胡笳詞、慚貌千年有餘戮。偷生何必婦人身、男兒無成同碌碌。文集卷二十八

又有此地詩云、又說風塵起、人來似水流。飢窮餘此地、嘯聚是何州。野白荒荒闊、雲橫莽莽浮。相逢問田父、未可賣耕牛。文集卷二十九

又有丙子除夜詩云、富貴如今似駭機、漂流未遣壯心違。鄉鄰有酒貧能醉、村落無醫病亦稀。客任低頭從狗竇、妻休掩面對牛衣。十年涉世渾如此、除卻躬耕事事非。文集卷二十九

宋景炎二年丁丑西曆一二七七、**三十四歲**、

自序云、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



贈相士歐陽生序云、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略自是相闊十五年、余以憂患困絕、傭書於鄞。文集卷十四當時有詩紀其事。

丁丑歲初歸鄞城云、城郭三年別、風霜兩鬢新。窮多違意事、拙作背時人。雁蹟沙場信、龍腥瀚海塵。獨歌心未已、筆硯且相親。文集卷二十九

鄞城火後見光遠云、火後丘墟市、兵前風雨春。那知攜手地、俱是皺眉人。海柳吟猶弱、山鶯聽未真、明朝各分路、何處覓風塵。文集卷二十九

東門行二首云、春風顛狂卷地起、吹動江城寒劫灰。江城千家丹碧窟、過眼不復餘樓臺。九軥燭龍竟爲爾、六尺海鷗安在哉。平原無人金谷散、惆悵東門歸去來。其二云、松枝可餐不可久、蕨萁可舂難入手。書生身業值無年、翰墨千囷不充口。烟洲何客釣寒魚、江郭誰門倚殘柳。琴臺歌管無處尋、惆悵東風幾回首。先生自註云、時鄞城火、第宅遭燬、故有此作。文集卷二十八

火後云、當年歌酒留連處、火後來看一惘然。傍水幾家初飲馬、入春三月未聞鵑。炎涼世事殘城樹、歌哭人聲去客船。不是危腸拌醉得、顛狂無處看詩篇。文集卷二十九

是年先生曾有越行、戴隱記云、余自丁丑歲三至越。

友人同郡朱開伯家貧無以葬親、先生爲作朱尉伯求葬親費序、告貸於人。見文集卷十四

兵後見三江口木芙蓉盛開同陳養晦、兵後過邑王丞自鄞城歸、又許入剡三詩、當在此時作。

宋帝昺祥興元年戊寅、西曆一二七八 三十五歲。

六月、帝遷新會之厓山。十一月、元張弘範襲擊文天祥於五坡嶺。

是年先生作跋史旨詩卷。文集卷十八袁桷仍從遊。

袁桷祭戴先生云、戊寅之秋、愚騃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洒掃。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

袁氏子字說序、佩韋辯似均在此時作。據文集卷二十三佩韋辯先生自跋云、自袁氏子字說至佩韋辯五篇、刪去不存、藁久矣、蓋己卯歲末居剡時也。略

宋祥興二年己卯　西曆一二七九　三十六歲。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宋亡。

歸剡源榆林、買地築廬。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云、兵毀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許榆林。文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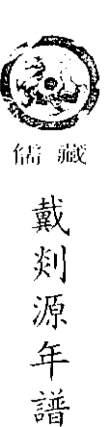
自序云、鄞居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云、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剡源榆林。文集卷十六

按、又坐隱辭小引云、余雖移家棠岙、居猶未定。見文集卷二十八可知先生未定居榆林以前、曾居棠岙。棠岙在奉化、距榆林約二十里、今仍沿稱其名。

是時先生有詩數首、極言亂後窮苦之狀。

己卯歲初葺剡居云、休言聲迹轉沉淪、百折江湖亂後身。窮未賣書留教子、饑寧食粥省求人。坐來



齒避樵蘇長往處蹤迷木石鄰番笑古來逃世者標名先製隱衣巾文集卷三十

兵後復還白岩山所舍作云脫命歸來意恍然餘生堪喜亦堪憐財逢亂世真如土人到窮途始信天問訊比鄰哺爨後呻吟兒女夜燈前明朝又作安棲計飯後誰家沁雪田文集卷三十

食淡云世亂謀生拙村深食淡能沙蔬羹白煑山稻飯紅蒸暑豉方傳友寒糟共學僧庖廚尚如此未嘆室生冰文集卷二十九

寄天台舒閬風先生初丙子同避兵台之䃮石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嶺雲盡處是台州有箇詩翁住下頭不寄一書春又晚相思百里水空流新蹤凍合鶯雛谷舊夢花迷燕子樓聞說道旁烽燧急定應重作峽中遊文集卷二十九

舒岳祥和之有試楊日新筆次韻答戴帥初詩云

聞爾又歸青嶂住四明西畔越東頭山當籬外偏環屋水到門前總合流得句苦遲難附置懷人不見更登樓掃除兒女相思話好作閬風十日遊閬風集卷六

清茂軒記曰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略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平立湍流貫之略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既來爲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祠間隨父老禱謁水旱文集卷三可想見榆林之風景並知先生定居榆林後從事於農耕生活

全祖望剡源九曲辭曾紀先生故居與榆林形勝其言曰

第四曲曰日谿即榆林有淨慈寺戴帥初所居也居人猶稱帥初爲剡源夫子略

蓮峯高百尺、臼谿深百里。榆林居其中、是爲石穴藏神髓。窪然其深、聳然其秀、東南二晦落吾襟袖。忽鐘聲兮雲外、震聾聵兮下界。誰爲仁王兮膜拜、撫遺碣兮志槩。鮚埼亭集卷五

送陳養晦遠遊序曰：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日成、字養晦。略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爲沉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懽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爲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憮然與余同憂也。文集卷十三又可見先生居剡源後生活之一斑。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西曆一二八〇**三十七歲**。

是年旱荒、據和淵明貧士詩第七首、見文集卷二十七先生有詩紀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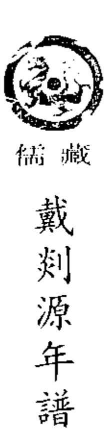
飢旱云：旱風爍我膚、飢火煎我腸。春夏猶自可、入秋始難當。簪珥陡頃一本作頓盡、衾裯纖細將奪。從女奴手、倂入米客囊。但冀喘息延、敢憂生理妨。山州古磽瘠、歲計仰蘇杭。發地流玉粒、浮天駕牙檣。如何水一本作火後郡、翻羅浙東糧。行路急促促、人情沸皇皇。焦枯望一雨、禬禱願千方。雲氣亦偃蹇、魃妖轉炎揚。浮生想有屬、沈憂聊暫忘。文集卷二十七

剡氏飢云：剡氏飢、山前山後尋蕨萁、斸萁得粉不滿掬、皮膚皴裂十指禿。皮皴指禿不敢辭、阿翁三日不供糜。不如抛家去作挽船士、卻得家人請官米。文集卷二十八

觀村中禱雨三首、文集卷二十七交秋不雨、文集卷二十九殆亦在此時作。

元至元十八年辛巳、西曆一二八一**三十八歲**。

四月、先生往訪舒岳祥於閬風、歸至中途、有詩寄舒氏、此詩已佚、不見於文集與剡源佚詩舒氏次韻和之。



舒氏詩小引云、歲庚辰冬、帥初與正仲約過閬風、既而余生病、二友亦不果。至辛巳四月、帥初特來訪予、時尚在病中、爲予留山庵一宿而去。似不欲勞余應酬耳。歸至中途有詩見寄、予次韻因貽正仲也。見閬風集卷七

初、舒岳祥欲歸閬風、計未能決、曾有詩與先生。

舒岳祥詩小引云、正仲訪余棠溪、帥初來會。正仲時余欲歸閬風、計未能決、書呈二友詩云、晴雲高舉雪雲低、日日占天候不齊。菘白僵成茭白筍、麥黄淹作韭黄齏。江湖吐日黿晞甲、山路成泥獸印蹏。老去欲休官不許、夜來魂夢舊山谿。閬風集卷七

先生和之、有次韻閬翁將歸故里之作。詩云、春風不揀客簷低、吹亂鄉愁與夢齊。白肋夜罾沙石鱠、黄芽冰瓮峽園齏。餘生有累真蛇足、萬事無言一兔蹏。從此藏名作編住、山中亦有武陵溪。剡源佚詩卷四

又有閬翁許以首夏過榆林、然後始歸、再次韻詩云、久知老子思歸魯、且爲諸生緩去齊。麥麨春深黄可糗、菜苗冰淨碧堪齏。夢中身世餘牛背、句裏江湖半馬蹏。已掃軒前壁如練、待賓醉墨照岩溪。剡源佚詩卷四

正仲留鄞、叔樂次韻寄之、四次韻寄正叔、兼簡養直、養直索和、五次韻與坦師、剡源六次韻、七次韻示鄰友、五詩均在此時作。見剡源佚詩卷四。

是年秋、先生以山田可熟、得少安貧困、有詩志感。詩小引云、自居剡源、少遇樂歲、辛巳之秋、山田可

擬上熟、吾貧庶幾得少安乎。乃和淵明貧士七首、與鄰友歌而樂之、詩云、

貧賤如故舊、少壯即相依。中心不敢厭、但覺少光輝。向來乘時士、亦有能奮飛。一朝權勢歇、欲退無所歸。不如行其素、辛苦耐寒飢。人生係天運、何用發深悲。

二

我居在窮巷、來往無華軒。辛勤衣食物、出此二畝園。薤松鬱朝露、桑柘浮春烟。以兹亂心曲、智計無他妍。擇勝不在奢、興至發清言。相逢樵牧徒、混混誰遇賢。

三

松風四山來、清宵響瑤琴。聽之不能寐、中有怨歎音。旦起繞其樹、魂砢不計尋。清音可敷席、有酒誰與斟。由來大度士、不受流俗侵。浩歌相倡荅、慰此雪霜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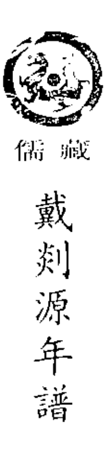
四

中年涉事熟、欲學唾面婁。逡巡避少年、起穢不敢酬。旁人吁已甚、自喜計慮周。微勞消厚疢、淺辱勝深憂。從知爲下安、處上反無儔。人生各有志、勇懦從所求。

五

古人重畎畝、有祿不待干。德成祿自至、釋耒列王官。不仕亦不貧、本自足饔餐。後世恥躬耕、號呼脫飢寒。我生千禩後、念此愧在顔。爲農倘可飽、何用出柴關。

六



村郊多父老、面垢頭如蓬。我嘗使之言、辭語不待工。古來名節士、敢望彭城龔。有叟誚其後、更恨道不同。鄙哉譊譊者、爲隘不爲通。低頭拜野老、負汞吾願從。

七

去年秋事荒、販糴仰鄰州。健者道路間、什伯成朋儔。今年漸向熟、庶幾民不流。書生自無田、與衆同喜憂。作詩勞鄉曲、有唱誰與酬。亦無採詩者、此職何可修。文集卷二十七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云、余家世剡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傭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文集卷十四

元至元十九年壬午、西曆一二八二**三十九歲**。

是年作余景游樂府編序。又作壬午六月八日書懷詩、句云、懷人故國鱗鴻絕、避地春園草樹長。四壁空存醫俗具、千金難售賣獃方。共兒坐誦修吳語、有客行歌衛楚裝。昨夜見花搖作夢、南風吹海白茫茫。文集卷三十

又作壬午清明詩。

十二月、元殺文天祥。

元至元二十年癸未、西曆一二八三**四十歲**。

有四十詩、悲感身世、詩云、四十不解事、真成無用人。交游青草盡、途路白雲新。漸覺名妨靜、難將學濟貧。堂堂楚龔傳、猶有

隱流嗔。文集卷二十九

少年行贈袁養直、當在是時、作對於袁桷期望甚切、袁桷字伯長、一字養直、又字太初 詩曰、

我昔如君初冠時、見君垂角兒童嬉。君今長大一如我、但少頭上斑斑絲。誦書如流日千紙、更出清言洗紈綺。明珠在側真自失、挾冊茫洋吾老矣。人言四十當著書、春風半負黄公壚。僮奴哂笑妻子罵、一字不給飢寒軀。儒學無成農已惰、履窮始悔知無奈。人生少年還易過、請君努力無如我。文集卷二十八

元至元二十一年甲申、西曆一二八四 四十一歲。

授徒於鄞袁氏、與舒岳祥、劉莊孫常相和詩。

圓至師詩文集序云、至元中、略 圓至師在天童育王時、余授徒郡郭、屢相遇於親友袁氏舍。文集卷九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女四、婿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説、袁庚孫。是先生第四女許嫁於袁、序中稱親友者親、即指此。友乃指袁洪、洪字季源、爲桷父、庚孫殆爲桷族兄弟。

按、圓至爲先生方外友、字牧潛、號天隱、高安人、生宋寶祐四年、西曆一二五六 卒元大德二年、西曆一二九八 年四十三歲。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六、有牧潛集七卷、丁丙編入武林往哲遺箸六十種之一、今由浙江省立圖書館刊行。

全祖望胡梅磵藏書窖記云、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閬風嶽祥、其一爲先生、指胡梅磵 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部剡源亦在其中、與閬風

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磵獨注通鑑。略梅磵以甲申至鄞、略而清容其弟子也。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八。按袁桷自號清容居士

全祖望湖語云、略天台三老博奧精通、胡身之、舒閬風、劉正仲俱避地湖上、而身之則重注通鑑之地高文老筆來自剡中剡源先生僑居五臺寺旁於是有才晚出曰袁學士略淵然清容丕振剡源遺老之幟鮚埼亭集卷四

按胡身之名三省號梅磵天台人篤於史學宋寶祐四年進士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敗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註及釋文辯誤百餘卷新元史有傳生宋紹定三年西曆一二三〇卒元至元二四年西曆一二八七年五十八歲。

七月十九日父灝卒年六十五歲、十二月十七日葬於剡源中枝山。據文集卷五戴氏剡源張村葬記小方門戴氏居葬記及卷四中枝山葬記

是年先生與趙孟頫結交、據先生大德戊戌所作趙子昂詩文集序云、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文集卷七自戊戌逆推至此正十五年。趙孟頫有次韻帥初詩與先生相倡和、殆在此時作詩云、吳越相望三十年、相逢意氣共翩翩、長歌白石徒爲爾、遠訪丹砂亦偶然、海氣昏昏雲拂地、江風颯颯雨連天、他時別後相思處、欲問山陰雪後船。松雪齋文集卷四。按是年趙孟頫三十一歲

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西曆一二八五四十二歲。

八月二十一日本生父瀠卒年七十七歲。據文集卷五小方門戴氏居葬記但中枝山葬記云、略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兌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祔葬先考府君墓

右旁。文集卷四。按伯考府君即先生之本生父

爲袁桷作清容齋記殆在此時。語多勖勉、略曰、

鄞袁生養直既規寢旁爲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略夫袁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焉、已乃有所不慊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有未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係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明者可鑒毛髮、其爲清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清焉、苟爲能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清之、不止滯者盡、清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焉、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焉。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之道、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矣。文集卷二。按袁桷是年十九歲

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西曆一二八六 四十三歲。

在杭。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云、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鄞戴表元帥初、台陳方申夫、番陽洪師中中行、皆客於杭。文集卷十

是年春、識周密公謹於杭。據周公謹弁陽詩序。見文集卷八三月五日、周密仿修蘭亭故事、合杭城文士十四人讌於其寓臨池之堂、到者八人、先生與焉。飲酒賦詩、極一時之盛、先生爲作楊氏池堂讌集詩序、略曰、

丙戌之春略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略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略公謹以三月五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讌於曲水客皆諾如約而大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途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略乃揖其在者遷酒與殽近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老棲翼然俯納衆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既又復如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享客爲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圖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譁競狎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略方晉之未遷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袪女袂春遊而祓焉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嗟咨有願爲盛時故都之氓不可得矣故且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何擇於禊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率囁嚅喑黯如長沮荷蕢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達生捐累如莊周偷偷然羨死灰枯骼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然以悲向之嘆者欲幡然以辭既而懽曰事適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盍各爲辭以達其志辭之達志莫如詩略羣篇鼎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爲巨編而命表元爲之序文集卷十

按周密字公謹其先濟南人後徙吳興學問淵雅爲宋相馬廷鸞所知累官豐儲倉所檢察宋亡寓杭州居癸辛街楊沂中之瞰碧園著有蠟屐集弁陽詩集蘋洲漁陽譜齊東野語癸辛雜識絕妙好詞等書新元史有傳

是年趙孟頫應召至京。

招子昂飲歌殆作於斯時、歌云、

與君相逢難草草與君相逢苦不早。人生何處少泥塗、少原本誤小、今依郁松年宜稼堂叢書刻源集札記更正此日飄零武林道。武林城中馬如雲閉屋狂歌人不聞狂歌自笑君亦笑依然狂絶不如君。君歌豈是真狂者青衫小日春瀟洒。至今俊筆五花紋最惜青眸十步下。虚名何用等灰塵不如世上蓬蒿人。黄金偏趨不貧室、白髮難老無愁身。風雨無情亦如此凄凄但聒窮人耳。不見朱樓高到天風簫龍管連朝起。連朝笙管可奈何、我歌且止須君歌。青天白雪望不極、坐見綠水生層波。我生胡爲被狂惱、江頭魚肥新酒好。從今作樂拌醉倒、與君相逢難草草。文集卷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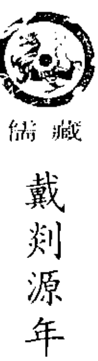
元至元二十四年丁亥西曆一二八七四十四歲。

春在杭、識鮮于樞。

困學齋記云、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于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爲三司史掾、意氣雄豪。略余雖齷齪、見伯幾如此、真以爲世外奇崛不凡人也。文集卷二

按鮮于樞字伯機、號困學山民、大都人、官至太常典簿。學書於張天錫。偶適野、見二人輓車行泥淖中、遂悟書法。酒酣吟詩作字、奇態横生。與趙孟頫齊名。或言孟頫妬其書、重價購而燬之、故傳世不多云。著有困學齋集。新元史有傳。

是年趙孟頫爲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據松雪齋文集先侍郎阡表先生有寄趙子昂濟南詩、詩



云、

濟南官府最風流、聞是山東第一州。戶版自多無訟獄、儒冠相應有賓游。秋風魚酒黃粱市、夜月笙歌畫舫舟。行樂使君詩筆俊、一篇肯寄剡溪頭。文集卷二十九

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 西曆一二八八 **四十五歲**。

是年作戊子清明前陪王丞度新嶺晚秋遊中溪四首。又作戊子歲晚贈應德茂詩、詩云、江海悠悠雪欲飛、抱書空出又空歸。文集卷三十 似先生是年曾歸剡源。登新嶺詩 文集卷二十八 似亦是年作。

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西曆一二八九 **四十六歲**。

是年作己丑正月六日袁季源家遭燬次韻書悶詩、詩云、鄰侯家裏書千架、杜老尊前屋萬間。此事吾堪慰流落、邇來天亦妬窮閒。反風待禱真虛語、噀雨無方自厚顏。問挈殘家過西塢、風流還許幾生還。文集卷三十

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西曆一二九〇 **四十七歲**。

冬、在杭。

敷山記云、庚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於杭。文集卷五

是年趙孟頫遷集賢學士、寄趙子昂詩、殆在此時作、詩云、溪上輕雲去若飛、花間密石靜相依。遲行自愛欵段馬、雜坐誰嗔短後衣。江海於人元不薄、風流如此欲安歸。集賢學士吾兄弟、近日音書亦較稀。文集卷三十

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西曆一二九一　四十八歲。

春，在杭，並遊吴。

湯子文詩序云：丹陽湯子文，略辛卯孟春，忽邂逅於錢唐逆旅。文集卷九

遺安堂記云：辛卯之春，余遇溼陽馬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德昌以臺僚銜命發粟賑飢。文集卷二

李時可詩序云：略辛卯春，余來吴。略往年吴中熟時，可攜書就食諸公間，東家饁幣，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悦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文集卷八知先生此行吴中患飢，大有今昔之感。

舒岳祥有送帥初遊浙西詩云：吴下吾遊地，因君思又飄。水花香外雨，沙鳥夢邊潮。載酒浮官舫，吟詩上驛橋。三高祠下過，爲賦楚辭招。閬風集卷五

是年，作遺安堂記、齊東野語序。據齊東野語

有辛卯除夕詩，寫景遣懷詩云：臘月今年只今夕，夕原本作年，茲依孫刻本改正春風明日是明年。狂歌把酒居蘇地，醉眼看梅霧淞天。淞原本改淞，茲依郁松年刻源集札記更正碧玉千壺喧坐次，紅牙六博鬬飛錢。頭顱雪白心情在，聽説承平一惘然。文集卷二十九

十二月二十三日，華亭小泊。華亭近方通潮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一一歌遊處、今年又寂寥。雞聲生塢樹、蜃氣雜江潮。斑白尋遺老、丹青詫麗譙。哀懷緣子女、不憚往來邀。文集卷二十九。邀原本誤遊、今依郁刻本更正

按華亭爲先生婦家、吳僧密古師詩序云、吳僧崇古師生華亭錢氏世家、當錢氏全盛時、余婦家與之相連。文集卷九

又壽樂行窩記、困學齋記、華亭道中贈孫使君詩、吳江界梅堰阻雪詩、二詩見剡源佚詩卷三殆均作於此時。先生在壽樂行窩記一文曾發揮對於人生年壽與享樂之見解、其言曰、

略人之居世、雖強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皆可期於百歲。富至於萬金、貴至卿相、與夫陋巷一瓢之貧賤、充其所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於人者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爲高。其說曰、人壽則多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沉溺之士、至於服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馳騖貨財聲伎狗馬宮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欲。余以爲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中休休乎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其外油油乎如水之聽其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凝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必辭之以爲高、而二物不能爲吾累。此仁智之道也。文集卷三

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西曆一二九二**四十九歲。**

由吳歸奉化、舒岳祥有詩可證。

舒岳祥詩引云、去春帥初嘗約爲榆林遊、欲烹羊釀酒爲小孟嘗。既而僕歸鳳棲、後帥初亦往西浙、遂不果。今帥初已歸、當踐前言、但同遊之客達善已下世矣。因黄甘便作詩以敘其懷、詩曰、戴子遊西浙、藕花香滿船。因思今日日、又是去年年。楊果珍閩荔、榆林下剡川。烹羊曾有約、已失碧桃仙。閬風集卷五

七月、爲慶元路同知總管府事阮麟翁代作仁壽殿記。見文集卷一

按仁壽殿在奉化縣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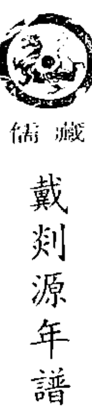
除夜、行贈大梁劉集卿詩、當在是年、作述歲暮窮苦之況、詩云、去年蘇州見除夜、蘆岸野火紅千架。博盆爆竹隔船聞、冰上兒童跳渡怕。今年除夜在明州、對酒欲歌窮壓頭。長鑪促膝兄弟語、衝寒更上臨江樓。人生行藏何可必、肌皺肉繭無休日。開篷一笑得劉郎、俯仰塵容坐中失。嗚呼除夜百年尚未多、壯士一遇難蹉跎。請君自飲我自歌、如此除夜相逢何、如此除夜相逢何。剡源佚詩卷二。明州今稱寧波

元至元三十年癸巳西曆一二九三五十歲。

在奉化、秋曾至鄞。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云、癸巳之秋、於是年五十、衰憊退惰、無復四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鄉城。文集卷十四。鄉城當指奉化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云、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於鄞。文集卷二



斯時奉化縣尹爲丁濟知興學教士、據仁壽殿記奉化州縣興築記先生被邀爲養正師、殆在此時。

七月初五夜養正堂示諸友詩云客裏猶多事秋來又一旬青天星斗淨白露稻粱新留落空存節、炎涼莫問人儒堂得佳伴吟諷動比鄰。文集卷二十九

王應麟小學箴引云戴帥初以巍科宿望縣大夫強起爲養正師、小子有造自蒙入聖其庶乎應麟蓋深嘉之是用作詩以勉學子、詩云

泉出於山、涓涓溶溶。大川三百、流行不窮。蒙以養正、是爲聖功。惟民秉彝、惟帝降衷。親親長長、曰孝曰恭。孩提良知、厥初則同。赤子之心、未發之中。平旦之氣、清明粹冲。於此持養、善端擴充。一寸之萌、參雲摩空。互鄉之子、闕黨之童。或進或抑、爲哲爲庸。學在遜志、柔木絃桐。師哉師哉、牖明瀹聰。聖遠道微、教失顓蒙。士有子弟、不如農工。少學佔畢、訓詁靡通。斯文未墜、邑有詞宗。仕焉而已、闡教儒宮。青青子佩、摳衣來從。化如時雨、應若撞鐘。曲禮少儀、以飭爾躬。灑掃應對、必正爾容。朝益暮習、矩範肅雝。俾我鄞川、興洙泗風。六藝夫子、四書文公。繇小進大、理趣春融。我行其野、嘉種芃芃。是穮是蓘、有獲斯豐。業勤益廣、德懋益崇。作詩用勤、毋怠以慵。剡源鄉志卷十九藝文下

此詩在四明文獻集與深寧先生文鈔摭餘編、均未刊入、故全鈔附此。

是年王應麟七十歲、據錢大昕深寧先生年譜、陳僅王深寧先生年譜、張大昌王深寧先生年譜。

張允甫墓志銘、奉川驛記、奉化州庠小學箴、徐耕道遷葬碣、醉歌贈袁茂才、殆在此時作。是時袁桷舉茂才異等、據蘇天爵所撰行狀。

又積雨小霽喜袁太初舒叔恭兩生至詩、殆亦作於此時、謝皐羽有送袁太初歸剡源詩、略云、

略自言學出戴君門、又說舒君指舒岳祥忘年友、舒君白頭爪塵垢、戴君業成衣露肘、君來何處覓知音、弔古淒涼無老叟。晞髮集卷五

謝皐羽爲先生之友、千峯酬倡序云、故友謝皐羽嘗爲余言、略惜皐羽不在。文集卷十一。原本皐羽二字並誤羽皐

任士林松鄉先生文集謝翶傳云、謝翶者、字皐羽、閩人也。略宋咸淳初、翶試進士不第。略未幾、略乘舟至鄞。文集卷四先生之識謝皐羽、殆始於此、士林字叔實、據奉化縣志及趙孟頫任叔實墓志銘亦爲先生友、先生有剡籛送任叔實詩、見文集卷二十八。

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西曆一二九四**五十一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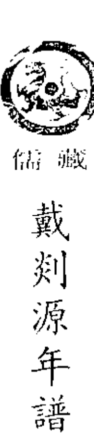
正月在剡源、有甲午正月十一二連雪始霽有作示鄰友詩、詩云、

冉冉雲痕薄、濛濛青氣陰、殘坡平臥犢、新樹動鳴禽。憶友吳牋斷、留人越酒深。江湖在何許、無事且清吟。剡源佚詩卷三

三月、遊雲門若耶溪、同遊者永嘉陳用賓等十四人、分韻詠詩、先生作遊雲門若耶溪詩序、見文集卷十、有雲門分韻得是字詩、見剡源佚詩卷一。按雲門若耶溪在今紹興東南

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西曆一二九五**五十二歲**。

正月、作王德玉樂府倡答小序。



袁桷是時被任麗澤書院山長、據淸容居士集集司獄潘君墓志遲不赴任、先生作送袁伯長赴麗澤序勸之、略曰、

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寢食、與其家之指揮洒掃、推而大之、爲官吏而受人之民人、爲師儒而受人之子弟、無非事也。人自幼少強壯而至於老、日日而學之、凡以求無愧其事而已、未有當曰我不能而姑止者也。而今之君子率習爲之辭、曰我學治其身治其家猶未之能也、而安能治人。此說行、故賢者得成其謙、而不肖者亦以容其僞。及乎人不得已而取之、則謙者退處、僞者售焉、此甚非君子之通法也。略今袁君伯長略懷麗澤之牒、當行已久而不肯決、曰爲長於麗澤師儒也、其任異時與郡博士正等、而東萊公之闕里也、吾趦趄焉。余曰固也、然吾伯長當學爲其事而求無愧者也、謙而非僞也。略必不可已、則當且爲而又且學之者也。略婺多君子、至必皆願從之遊者。文集卷十二

袁桷字曰伯長、係其父季源取其義於殷頌。一字養直、殆由先生啓之。先生有袁氏子字說序、見文集卷十一。

六月在杭晤嵇法師。八月至宣州、遊鰲峯秋山。

秋山記云、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略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鰲峯、而訪秋山之居。文集卷十

八月作程宗旦古詩編序。是月宣州學官貢萬九去任、士子爲歌詩以送、先生序其編首、略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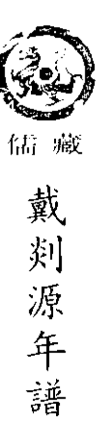
學之於人不得而廢者、非欲以求仕也、而有仕之道焉。古之君子學成而不仕者有矣、則始以其學

教於其鄉。故仕有可能、而以其學教於其鄉者不可能也。後之君子則不然、曰吾寧不暇學而不可不仕。嗚呼。是不亦重其易而輕其難耶。文集卷十三知先生痛惜當時士子好仕不好學之惡習、在送屠存博之婺州教授序中於古今爲仕之道尤慨乎言之曰、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其時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仕也、不必皆仕而爲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爲不仕而爲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爲仕者皆爲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爲良民。今之君子其仕既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文集卷十三

又題太學登科題名後曰、

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議、恥於不入學、而不恥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爲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仕、雖當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它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既無利祿得喪於心、國有大事、則不顧鈇鉞、羣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聽、



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嘆。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文集卷十九益以知先生抱負受家教甚深、並知當時士子之好仕不好學、勢使然也。

九月在杭、據於杭州九月送袁太初赴寧海教官詩、見文集卷二十九。是月作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周府君碣、殆在此時作。

是年謝翱皋羽卒、年四十七歲。

元元貞二年丙申、西曆一二九六**五十三歲**。

在宣。

臧氏家集序云、余略丙申季春、始識廷瑞於宣。文集卷十

王伯善農書序云、余略丙申歲客宣城縣。文集卷七

是年作送高虎臣序、秣陵翁氏譜序、王敬叔詩序、丙申八月十八日次韻答江西熊分翁惠詩。此詩見剡源佚詩卷二

孝善胡先生墓志銘、宋氏墓表、殆均在此時作。

六月十二日王應麟卒、年七十四歲。據錢大昕深寧先生年譜、陳僅王深寧先生年譜、張大昌王深寧先生年譜。

任士林以江浙提舉鄭起龍薦、職教上虞文公書院。據奉化縣志

元成宗大德元年丁酉、西曆一二九七五十四歲。

是年作陳養直字序、陳同與弟周字序、趙君理墓志銘、先生殆在奉化。

元大德二年戊戌、西曆一二九八五十五歲。

在杭授徒。

陳無逸詩序云、戊戌歲與無逸同客杭、略於是絕慕與無逸遊、略或攜手秋郊行吟、或抵足夜榻臥諷、或杯觴探籌、或硯席點稿、歡顏怨懟、舒適困促、一一共發之於詩。余年衰學放、任心而成、遇手而得、蘭蒿雜揉、瑉玉混襲、有一時欣快出之、而徐即憎赧自悔。文集卷八

朱伊叟詩序云、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伊叟相遇於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字自娛。文集卷九

送謝仲潛序云、略余略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略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授徒、於是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辯縱橫、輒畏縮如不勝、況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文集卷十四

按、先生此時在杭授徒、所居與其友張仲實爲鄰。學古齋記云、三吳之州莫大於杭、略州城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略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功名患難、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茫然無成。今之來杭、尚賴比鄰於仲實而學之。文集卷二

陳無逸、張仲實皆授徒城中、相望遣悶、小詩往問、詩殆作於此時。

二月、趙孟頫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儒學提舉、晤見先生於杭、出其生平所作松雪齋集若干卷、請先生論評、先生作趙子昂詩文集序、曾評之曰、

余評子昂古賦凌厲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沉潛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爲何如。文集卷七

三月、作送鄧善之序、牡丹讌席詩序、戊戌清明杭邸坐雪詩。

按鄧善之名文原、一字匪石、緜州人、隨其父流寓錢唐、宋末、應浙西轉運司試、中魁選、至元間、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官至集賢學士、兼國子監祭酒、致仕、卒謚文肅、有巴西集一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六。元史、新元史俱有傳。

四月、作王一初名字序、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六月十九日、舒岳祥景薛卒、年八十歲。據寧海縣志

八月十六日晚、張模仲實邀先生與屠約存博、陳康祖無逸、王潤之德玉、戴錫祖禹、顧文琛伯玉等、宴於其杭寓君子軒之圃、談謔莊諧、嘯歌起止、各盡其趣、取退之贈張功曹長句末章分韻賦詩、以爲樂。先生有八月十六張園翫月得一字詩、見文集卷二十七並爲之序。據文集卷十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是月、又作和靖書院記。

十月、作美化書院記、陸宣公奏議精要序。又作客樓東冬夜會合詩序、曾紀當時窮中尋樂之意態、略曰、

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於雪陳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間關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無情，因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飫，左觴右奕，前歌後笑，至於語冷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春撞攡闔，略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與驩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食則亦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不悔於徒勞者耶？文集卷十又有十月二十二夜與方韶卿、陳無逸、顧伯玉客樓分韻得鐙字詩，詩云：

朔風吹沙塵，對面生磈礧。高鳥投遠巢，潛魚寄清冰。向我二三子，酣歌氣凴陵。晝談誤炊糜，宵坐須篝燈。鴟夷與金石，洶洶來相仍。能樂世豈無，多爲異己憎。茲事自寂寞，薄命亦可勝。悠悠復悠悠，起視明何升。剡源佚詩卷一

按：方韶卿名鳳，一字景山，浦江人。宋咸淳中舉進士不第，丞相陳宜中奇其才，欲薦之而未果。後以恩授容州文學。宋亡，遂不仕，與謝翱爲至友。翱客死，走數百里赴其喪。有存雅堂遺稿五卷，由門人柳貫輯刻，近人胡宗楙刊入續金華叢書，現歸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

十一月，作吳僧密古師詩序，言詩人窮而後工之理，曰：

人之能以翰墨辭藝行名於當時者，未嘗不成於艱窮而敗於逸樂。何者？材，動物也。詩人之材，其於翰墨辭藝動之尤近而切者也。彼其營度於心思，綿歷於耳目，諷詠於口吻，辛苦鍛鍊，百折而後以

缺页

按、方使君即方回。據陳衍元詩紀事卷三、方回字萬里、號虚谷、徽州歙縣人、有桐江集。方回爲先生座師、先生曾作桐江詩集序、見文集卷八。今商務印書館選印宛委別藏四十種、有桐江集八卷。

正月、作三江鹽場興造記。

二月、作城東倡和小序、陵陽牟氏壽席詩序、殆在此月作。

三月、清明前二日、先生與顧伯玉、林以道、陳無逸三人遊北山、循冷泉、經三天竺、至彌陀寺、寺僧恢師留宿。次日、飲於寺西小精廬、大醉、分韻賦詩、先生序其篇首、作北山小序、見文集卷十。有北山彌陀寺方丈得房字詩、見剡源佚詩卷一。北山在杭、今之杭州西湖靈隱、天竺一帶稱北山路。送曹士弘序殆作於此月。

四月、作尚書小傳序。

五月、作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又作曹仲達字序、於達字意義、有獨到之見解、曰：

今夫雞鳴而起、日入而休、人之起居偃仰、勞逸、榮悴、關於氣之噓吹、凡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能和之者鮮矣。幸而和、則四肢百竅皆無壅塞窒滯之處、疾病不興、而安樂生焉、此一身之達也。親親長長、老老幼幼、而家道具、莫難於爲上。寒暑、飢渴、豐殺之權不敢悍焉。莫難於爲下、喜怒、愛惡、予奪之慾不得肆焉。惟夫不悍不肆、處之得其宜、則指揮唯諾、節度愜適、而情義諧洽、此一家之達也。爲人子弟而撫之者順、爲人師友而接之者悅、譬近而遠者聞、身賤而貴者孚、然後不求之祿、非望之福、踰都越邑而自至、蓋有闔垣揚軌、恐不免焉、此一國之達也。珠玉不市衒而光、麟鳳不庭畜而祥、

賢士不出里巷其治行故窮居而和其言則信而化之可使爲三代之俗盛行而和其政則尊而用之可使爲三代之王此天下後世之達也達於一身古之人有行之者嚴君平費長房之類是也達於一家龐德公陳仲弓之類是也達於一國管幼安李令伯之類是也達於天下萬世伊尹周公孔孟之類是也。文集卷十一

先生達觀視世與人不同自易代後常自勵勵人如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云

人有常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媿遠尤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溪澗沼沚之浸雖狹如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眢井未渫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常以自勵亦以勵同志文集卷十九又如送趙學古歸永嘉序云

古之人有視其世爲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隕蝕生人以來爲衣冠爲血肉爲君臣爲鬼蜮興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太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棄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爲理處其近者難爲情也。文集卷十四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殆在此月作。

六月作初寮王先生摘稿序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殆在此月作。

九月作送謝仲潛序。送唐君儒序殆在此月作。

十月作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感慨當時大儒遺老漸亡、士子失所宗仰。其言曰、

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實者爲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爲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爲吾道吾類懼焉。文集卷十四。原本此文作於大德乙亥、但按元成宗即位十一年並無乙亥、當係己亥之誤。

是年有己亥歲歸過泉口紫芝山傷謹講師詩、見文集卷二十九、似此年先生曾歸剡源。

按泉口在奉化溪口之東、江口之西、爲先生歸剡源榆林水陸必經要道。泉口今亦稱蕭王廟鎮、元時有寺、今廢。黄溍雪竇紀遊第一首云、移舟泊泉口、我行已信宿。天寒洲渚生、岸迴川途曲。烟霞蘭若高、別墅在林麓。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黄溍生宋景炎二年丁丑、與先生同時。

魁師詩序、愛蓮堂記、秀野堂記、送貢仲章序殆在是年作。

按貢仲章名奎、宣城人、官至集賢直學士、追封廣陵郡侯、謚文靖、有雲林集六卷附錄一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七。新元史有傳。

元大德四年庚子、西曆一三〇〇。五十七歲。

在杭授徒。

千峯酬倡序云、庚子歲、余在錢塘。文集卷十一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云、余窮居二紀以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爲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爲樂。庚子之春、有越僧儀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文集卷十四

李元凱詩序云、庚子春、有李元凱舜臣過余吳山坊中蓬蒿風雨之舍。略元凱老而好詩、呻吟囁嚅、心愈勤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居而游、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及爲詩之曲折悲歎炎涼之感、盛衰腴瘠之變、疾徐繁簡古近之發、開懷抵掌、顛倒傾盡、亦往往與余合。文集卷九 知先生當時身世之感。

二月、殆作方端叟詩序、先生曾自敘生平血氣之盛衰與作詩之四變、其言曰、

余於吳興方端叟略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于時年方盛壯、意氣疎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遊、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爲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嘻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既以飢窮裏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間作詩、不過如李龜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者。此余自敘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略也。文集卷九

感舊歌者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牡丹紅豆艷春天、檀板朱絲綿色箋。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文集卷三十 此詩並見陳衍元詩紀事卷五內註西湖志餘云戴帥初湖上贈歌者一絕有故國之思焉。

奇童烈女寶鑑序殆亦此月作文中有云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略 竊嘗思之、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刑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於其幼稺、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教之知恥、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其視聽、蓋愛之而納於善也。文集卷七 知先生乃留心於兒童教育者。

此時白珽廷玉以公府高選爲常州教授、先生贈以文、作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勸廷玉復姓歸宗、情詞嚴正、剴切言之曰、

略 抑余私有欲贊於廷玉者、廷玉本余同里舒文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齡以孤稚隨母寄養於白、及今成立、自當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例、請爲白氏置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緣人情不忘本之義、夫爲師儒將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爲則、法不信。知其爲禮而有不書一本作盡於鄉黨故舊、則言不忠。然則以廷玉之可爲言、而余盡言之、蓋亦人情之當然、非私也。文集卷十三

按奉化縣志云、白珽字廷玉、本舒文靖即舒璘之後、父澄之字少度、亦名儒。珽少孤、隨母養於杭之白氏。略 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彙、榜曰湛淵、因以自號、晚號老棲霞。略 葬棲霞山之陽、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卷二十四人物傳二。白珽著有湛淵靜語、湛淵遺稿、刊入武林往哲遺著六十種

五月、殆作曹子貞編修序。

八月、作法華寺興造記。

九月、殆作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此月有詩述白廷玉兄弟晤見之況、詩引云、鄉人舒子謨與毘陵白教授爲同產兄弟、嘗以書信問大德庚子季秋始往見之、詩曰、

人生無限相逢樂、何似白頭尋弟兄。烏鵲鐙花數行信、鱸魚蓴菜一杯羹。干戈留得身俱在、家世從來祿可耕。何日山資笑談了、廣平湖上共柴荊。剡源佚詩卷四。廣平湖在奉化

十二月、作紫芝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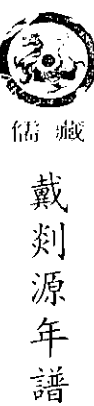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王氏子葬述、送柳道傳赴江山序、均在是年作、惟不詳何月。

宋濂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柳先生行狀云、先生諱貫、字道傳。略先生曾不以自足、復裹糧出見、略勾章戴公表元、略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爲之傾盡。略是年柳道傳爲江山縣學教諭。

先生於死生壽夭之間、以偷生爲不足道、言人當無愧於生、無憾於死。如王氏子葬述云、

人之常情、莫羡於久生、莫不幸於夭折、而孔光馮道之長年、人之醜之也、以爲不如包羞而疾死。顏淵伯魚楊家之童烏、得於天者劣矣、人之念之也、以爲其身雖死而名存。文集卷二十

又如題京兆劉侯事後云、



戴剡源年譜

人之生世，其壽之大都不過百有餘歲。百有餘歲之身，寄於無窮之宇宙，其間不翅旦暮。縱使彈膏粱之養，窮血氣之樂，亦復能幾何哉？而有奪於旦暮無幾何之不忍，至於隳名敗節，以遺無窮之恨，則可爲痛惜甚矣。故顏真卿、張巡之徒之不得死於牖下，君子榮之也，謂之考終命；季陵、孔光之惜身顧廕，君子慚之也，謂之媮生。文集卷十八

又如順寧庵記云：嗟呼！人之死生大矣。生也必求所以無愧於生，死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而天命得。文集卷四

又如丹泉墓記云：世之言神仙者，主於長生不死。就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於世，則是天地之賊、造化之蠹，何足爲貴。文集卷四

元大德五年辛丑西曆一三〇一　**五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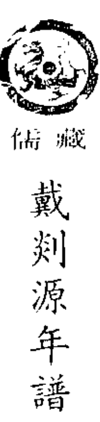
在杭授徒。

題陳獻肅公邦彦遺事後云：大德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文集卷十九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云：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檢校招歸其池亭，飲於時隆暑，會者數客。略娓娓款論移日。文集卷十八

五月，作贈黃彦實序，有云：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爲材之意，而世之闒茸晦昧者托而逃焉，於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



蹈而入水火。今曰我之耳不願爲聽、我之目不願爲明、其不爲廢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鬭蟻、明不至於燭淵魚、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爲不美而不爲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騾割之銛、而寧得土馬木劍焉、不可也。文集卷十四

知先生對於人生態度之積極。

是月又作臨池亭記、有云、

余惟古之名人、能以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於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文集卷一

先生以勤勞爲人生第一大事、集中曾再三言之。如餘軒記云、

人之居世、必有事焉、以勞其心思、而役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趨走、絃歌舞蹈、弓矢羽籥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嫺熟、故平居多勞而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趦趄畏懦之色。文集卷三

又如擬晉山房記云、天之生斯人、與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爲、以用於世。而人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役動勞苦之、以發散其昏滯、則血氣不行、而疢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而無不精於賤事、及閒居偃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詩也、以肄於舞、以至干戈羽籥琴瑟笲數之類、無所不學、書刀簡櫝、雖非後世之妍毫媚墨、亦往往求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倅然起之臨戎出政、則亦不至有恇怯齟齬之態。文集卷三

又如王仲昭字說序云、人之居世、未有無勞而食者也。無勞而食者、謂之惰民、政之所非、而刑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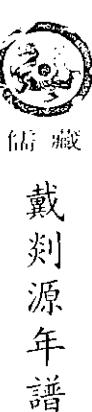
不貸、故於文力田爲男、自其勝耕也、而皆與之一夫之産、使之動搖筋骸、以孝養其父母、以活其妻子。雖以舜禹后稷伊尹之聖、而不得免其初、而況他人乎。文集卷十一

又如容膝軒記云：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爲師者爲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母之安身、爲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文集卷三

又如送屠存博之婺州教授序云：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爲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寧越之賢、不免於叩角而嗟、釋鋤而起、它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爲儒、則其處也唾壺而麈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爲子弟、僕役在道途、爲少賤負戴、在庠序爲生徒、肆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責愈難也、均已仕也、仕而爲人師長之當勞較於爲官吏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爲官吏者治人以政、爲師長者教人以道也。文集卷十三

先生闡明人生應勤勞之理、正與近人提倡勞工神聖、勞作主義正同。

六月、作杭州佑聖觀記。



八月、作婺源羊鬬嶺施水庵記。

十一月、作奉化州學興築記、辛丑歲十一月二十六日東歸舟中示三子詩。

十二月、作遷奉祠堂文、有云、維大德五年歲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清酌時羞之荐、昭告於戴氏初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文集卷二十三 知先生此時已返剡源。

所居曰縮軒、趙孟頫有文記之曰、

余與戴子遇於浙水之上、相鄉而咲曰、胡然而來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爲友、其游從之樂、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爲苦、商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爲異。已。俄而戴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濱而處、辟吾堂之南霤、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乎。曰、何哉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慊然不足於中、而後畏縮怯耎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睢而于于、而無所居、高吾冠、博吾裾、自以爲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娛、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羣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然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是也。吾喻子志矣、天下莫夭於盜跖、而顏子爲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夷爲富、萬鍾之祿、君子或以爲不足哀

衣之榮、君子或以爲辱。世以爲石、君子以爲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松雪齋文集卷七先生有縮軒賦、見文集卷二十一。

先生將歸時、趙孟頫有奉和帥初兄將歸見簡詩。詩云：

戴子文章伯、不爲時所知。朱絃非衆聽、白璧易羣疑。海樹生秋早、江舡度越遲。莫愁千里别、要作百年期。

我坐幽憂疾、非君誰與娱。清談忘日夜、高論列唐虞。天地無青眼、江湖有白須。客居寧鬱鬱、歸興託蓴鱸。松雪齋文集卷四

趙孟頫有奉訓戴帥初架閣見贈詩、殆在此時作。其二有云：

吾愛戴安道、隱居絶埃塵。彈琴聊自娱、書畫又絶倫。豈無召我者、已矣非所欣。昔我道剡中、山川自清新。是時夜雪霽、懷哉見其人。常欲以暇日、慷慨爲寫真。之子有祖風、千里嚮然臻。我從蘇李後、敢言筆墨神。坐之盤石上、俗物不得親。微君動高興、此意當誰陳。松雪齋文集卷一知趙孟頫曾至剡源。

五山陳公墓表、徐使君墓表均在是年作。

是年、袁桷荐授翰林國史院檢閲官。據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立碑告墓祝文

友人鄧文原、屠存博、白珽、仇遠、張仲賓均於是年得教授職、先生各贈以詩二首送别。詩引云：錢塘數友、皆不免以學正之禄餬口。鄧善之得杭、屠存博得婺、白湛困得太平、仇山村得鎮江、張仲賓得

江陰、一時皆有遠別因善之有詩、次韻各藉之。此二首屬善之。大德辛丑。計有詩十首、見剡源佚詩卷四。

元大德六年壬寅、西曆一三〇二 五十九歲。

安陽胡氏考妣墓志銘云、大德壬寅歲余來錢塘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士謙於中書行署、恂恂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余老而加窮、荐授之一官、將行、別士謙、略越再旬、介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今將奉柩歸以明年癸卯歲、略合窆於、略先府君之兆。文集卷十五

又自序云、略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年矣、略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略如是者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荐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

是先生此年任信州教授、但據袁桷戴先生墓志銘與元史本傳、俱稱先生任信州教授在六十一歲之年、頗有出入、當以自述者爲近真。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荐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

元史本傳云、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

按信州、唐置、宋曰信州上饒郡、元曰信州路、今江西省上饒縣治。

又游鄉貢墓志銘云、余至信州之明年、於是上饒游叔大既踰嶺返其先人新會府君之殯、且葬、而屬之銘、余既哀而銘之、越二年、叔大卒、其子又亟俾銘焉、略叔大、略卒大德乙巳二月十八日。文集卷十五

則先生在本年爲信州教授無疑矣。

九月遊信州南岩，同遊十一人，分韻賦詩，先生有南岩留宿分韻落字詩，見文集卷二十七。並作遊南岩詩序，見文集卷十。

溧水州中正堂記、曾君墓志銘、李思宣墓志銘，殆在是年作。

鮮于樞伯機卒，年四十六歲。先生有鮮于君真贊，見文集卷二十。

劉莊孫正仲卒，年六十九歲。

元大德七年癸卯西曆一三〇三，六十歲。

在信州。

稼軒書院興造記云：廣信爲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略大德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稼軒。略又五年，略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略余嘗以暇過趙君。文集卷一

五月一日，爲信州威德寺作重建瑞龍威德寺記，見文集卷六。是年作送老甘秀才序，有云：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恝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倚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沮，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文集卷十四可見先生老年出任信州教授，實亦迫於窮困使然也。

全祖望剡源九曲辭云：

略予謂帥初以薄祿竟受教授之官、宜爲黃萬二公所貶。其時流寓榆林者曰舒閬風、劉正仲、高節可師也。帥初愧之矣。當立祠以祀舒、劉二子、而帥初姑置焉。

略山前高閣兮穹隆、有元文伯兮戴公丈五幟兮凌長空、彩毫落處貫長虹、惜哉斯人兮執德不固、出山之泉兮失故步、不如二子兮保茲貞素、五百年來兮商榷瓣香、非敢刻責兮大義皇皇、所關在風教兮不徒文章。鮚埼亭集卷五 先生老而窮困、出任信州教授、乃情非得已、全氏此論未免過苛。

陶莊記、吳君墓志銘、楊氏考妣墓志銘、殆在是年作。

先生是年六秩壽辰、回袁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云、

略某霜露遺軀、豈記生辰之及、江湖泛識、亦無慶問之交。略詞至歌郢人之陽春、以華絳老之甲子。

略外有多儀之餉、益寬逆旅之需。文集卷二十四 傷感語也。

題袁通父詞卷云、姑蘇袁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略余少年時屢過其地。略知爲遊行快心處。略羨通父之襟誼、能文而好禮。文集卷十八 知先生夫人與袁通父之妻爲女兄弟。

按袁通父名易、長洲人、力學不求仕進、行省使者擬荐之、固辭、辟署徽州路石洞書院山長、亦不就、居吳淞具區之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有靜春堂集四卷、與郡人龔璛、郭麟生稱爲吳中三君子、趙孟頫嘗作臥雪圖以美之、子泰、字仲長、爲郡學教授、別號寓齋、亦有詩名、見新元史卷二三七列傳一三四文苑上、並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七。生宋景定三年西曆一二六二卒元大德十年、西曆一三〇六卒年四十五歲。

元大德八年甲辰、西曆一三〇四六十一歲。

在信州、

四月爲弋陽徐覺民作此樂堂記。

九月作先天觀記張訓之字序。又作晚香堂記有云、

嗟夫物之無情不如人之有欲。自垂髫以至皓首、余見富貴家多矣。名園甲第、遷奇花、構怪植、千金之資、萬夫之力、聘致惟恐不亟、裝飾惟恐不侈。歌鐘未休、老憊且至。幸乃有賢子孫扶持之、僅猶可自保。此不待遠取而知也。文集卷六

蓋先生深惜富貴子弟未能守其家。於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一文、且當罵當時士大夫踵事增華、與託求有聲勢者翰墨以爲光寵之惡習。曰、

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宦苟達、即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者、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爲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壁輝絢、輿臺皁隸之徒、嗟誇而嘆詫。然其爲人卑汙齷齪、雖復巧施爲、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反爲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集卷十九

又作洪潛甫詩序、有云、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贍者謂之義山、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梅聖俞出、一變

而爲沖淡、沖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爲然。及其久也、人知爲聖俞而不知爲唐。豫章黃魯直出、又一變而爲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爲魯直而不知爲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爲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爲唐也。邇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爲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爲唐、唐且不暇爲、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同學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搖、無所成就。文集卷九先生慨乎當時詩之愈變愈下、思欲矯弊追古作者之意、於此可見。

十月、爲臨川危公遠法師作虛室記。

十二月、爲江東醴陵教授程元憲作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王伯善農書序、故玉林項君墓志銘、故禮部進士徐君墓志銘、樓府君墓志銘、殆均作於是年。在故禮部進士徐君墓志銘中、先生因不滿意於科舉制度、言曰、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勤業、不虛爲浮藻而已。王荊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昉對策、依題爲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晷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文集卷十

五

元大德九年乙巳西曆一三〇五 **六十二歲**。

在信州。

東平趙氏述云、東平趙仲文繇浙西臬掾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余備官屬、得上謁。文集卷二十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云、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略越四年、留信州。文集卷十八

是年作褒中雜詠圖詩序、清峙軒記、游鄉貢墓志銘、單君範墓志銘、單漕貢君範挽詩、陳府君功夫墓志銘。

元大德十年丙午、西曆一三〇六六十三歲。

在信州。

洛陽獨樂書堂記云、大德丙午歲、余遇衛君用于信州幕府。文集卷一

正月作題新刻袁氏孝經説後、曾言當時理學傳授分布之廣、與浙東理學之盛曰、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肅正獻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文集卷十八

二月作戴氏剡源張村葬記、有丙午二月十五日以府檄出宿了岩詩、志慨、詩云、衰年慕棲息、役役殊未休、天明發東郭、日晏泊西州、豈其千金軀、爲此一飡謀、宿麥青已鬱、穉桑黄亦稠、欣然一會意、所愧非吾丘、悔日諒不遠、誓言良未酬、揮手謝還往、伊嚘自伊嚘。文集卷二十七

又有丙午清明日青塘道中詩。見文集卷三十。

九月。作寒光亭記。

十月。作陳晦父詩序。

質野堂記云。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文集卷二又自序云。大德丙午歸自信州。知先生此月由信州歸剡源。但吳孺人江氏墓志銘云。大德丙午歲之季冬。余將發上饒。文集卷十六是歸期在十二月矣。

自信州歸。遊石門。訪故人毛儀卿、鎮卿兄弟。作長句贈之。丙午冬詩即在此時作。有云。山開未開白雲梯。人行不行青麥溪。五年清夢隔蟻穴。千里飛塵深馬蹄。文集卷二十八按石門村名。在奉化。今仍沿稱。村中居民多姓毛。

知先生在信州五年。逆推其年。則先生任信州教授時確爲五十九歲。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元史本傳同。

是年。在剡源榆林築質野堂。堂成。先生有文紀其事。曰。

剡源先生幼而囂。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栖。獨常常以爲異時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危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攜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潔修。雞犬驩睦。又未嘗

不起卜鄰結社之羨。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清簡、發橐中裝舟車薪水傭賃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爲陸賈分金則不洽、以爲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食、煩隣於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閣、岧嶢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烟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徑術、禾麥行伍、無不周密。略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托於山川、羣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爲居游、顧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略乎因復自名爲質野翁。文集卷二

又築嗇庵、有余居之西偏、有小室名嗇庵、詩以識之、詩云

嗇語養氣、海嗇食養脾土、嗇慮養心神、嗇勞養筋膂。衰年百事袪、安息此環堵。危如突圍將鈍似滯風、賈顛仆冀賒延、空羸待償補、誇虛道蝨賊、逞獲命斤斧、收君詅癡符、佩我養生生。文集卷二十七

充安閣先生有記曰、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晨之儲、兼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略余也固剡山之窶人也。略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僵僂、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

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翛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遁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安、而何用著書以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畎畝而騰風雲、歎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閣、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爲何如人哉。文集卷三

可想見先生安貧樂道、翛然自得之意態。此閣當在未任信州教授以前所築。

縮軒亦在未任信州教授以前所築、先生有賦、見文集卷二十一。趙孟頫爲文記之、見前。

元大德十一年丁未 西曆一三〇七 **六十四歲**。

自序云、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又居清堂記云、自余歸榆林、交游益離、有故人子單允涵來、輒密窮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據爐隱几、席、篕萁薪、庋廋岸接、驩而哦之以爲樂。文集卷二 又以家事付諸兒、惟不得姑蘇陸氏女子消息、詩云、

祇憐地僻少過從、更許年衰養惰慵。行健有時尋近局、起遲嘗日到高舂。鹿皮冠野頻頻戴、䩄頂蔬粗款款供。兒女團欒俱在眼、獨憐無信過吳松。文集卷三十。詩題稱姑蘇陸氏女子者、指其長女。據袁桷戴先生墓志銘、先生長女嫁陸孟孫。

先生由信州歸榆林、後之生活於此可見一斑。

元史本傳云、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荐、而老疾不可起。新元史本傳云、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荐、不肯起。奉化縣志云、元大德中、以荐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撰博士荐、不起。文集卷二十四通謝張可與參政書、當指謝荐修撰博士。此書殆作於是年正月。其言曰、

正月吉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閣下。表元略兵革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溫習。以是趦趄震慄、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蹤蹟累明公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公不鄙而講其姓名於公卿、將荐之公廷、登諸天官之選而使食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傍徨、不知何以得之。既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士、豈必待求於我而後與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士之心之道、其於天下一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知則已矣、苟知之、其有忍遺之者乎。略表元之所以得於明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可取、而不忍遽遺之也。表元之非其人、以其或可知、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

有真可知真可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爲愚賤之身懼、而爲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爲天下賢士喜而直爲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修遠、貧乏未能參候面謝、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攄其惓惓漸老矣。倘明公功成業就、他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爲歌詩、以頌巍煌盛大之美、而或幸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碑野乘之遺闕、以明明公之知人、以侈東南門下士之遇、蓋未晚也。略

十二月、遷葬本生母袁氏夫人於榆林中枝山之麓。時先生同産兄弟均已死亡、據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見文集卷十九康濟甫墓志銘、故瀏陽教授李君墓志銘、均在是年作。

元武宗至大元年戊申、西曆一三〇八六十五歲。

在榆林。

三月、爲奉化州判官吳熙載作長汀和漁歌序。

四月、作天壽報本寺記。

八月、奉化州判官吳熙載秩滿、還番陽、州之士大夫相與祖送、贈以詩歌、先生爲作詩序。

十一月、作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老態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老態誰能脫、中年子自知。丹胎三轉候、卦氣一周時。倦動身如客、平眠力勝醫。看書亦漸懶、意到或成詩。文集卷二十九

是年、周密公謹卒、年七十七歲。

元至大二年己酉、西曆一三〇九**六十六歲**。

在榆林。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云、董略宗元略以書來剡源。文集卷四此文作於是年季秋四日。

十二月、爲門人陳養直作潛窩記。

傍家東北有山曰紹地余幸得之規以爲素莊也、詩殆在此時作、詩云、

紹地吾所欣、他時以藏我。岡原見逾美、松柏栽已夥。雙流交在右、一几平連左。憶惜初經營、登高忘憊跛。年衰已漸怯、步暫石頻坐。居然契券叶、偶爾軀策可。心手之勤勞、軀骸庶安妥。況復近芳荄、時能荐蔬果。雖無劉伶鍤、略慕王孫躶。文集卷二十七

又因營張村巒窩并書所見詩殆亦在此時作、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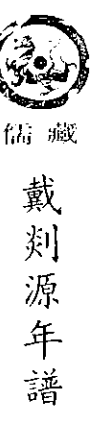
老子來無一把茅、居然得此好窪坳。開塘謹避蛟龍窟、伐樹須存烏鵲巢。其二云、頭白西來不買田、時時卻費買山錢。一丘一壑吾歸矣、待得田多是幾年。其三云、男兒三十氣呑牛、漏盡鐘鳴走未休。不問征西並處士、山中一樣土饅頭。文集卷三十

先生預卜壽藏在張村山東、與祖墓爲鄰、有祭張村千廚岙山神文、見文集卷二十三。

是年任士林卒、年五十七。

元至大三年庚戌、西曆一三一〇**六十七歲**。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但先生所作銀峯義塾記末曰、至大三年歲



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剡源戴表元記。文集卷一按孟夏爲四月、是三月先生並未卒、則袁桷稱三月卒者失實。又袁文云治窆張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按至大元年先生六十五歲、未卒、何以云葬、亦與事實不符。至於卒年、據剡源鄉志、奉化縣志、元史本傳、新元史本傳俱稱六十七歲、可確信不誤。

葬張村。據袁桷戴先生墓志銘。先生有因營張村巒窩並書所見詩、祭張村千廚岙山神文、見前。剡源鄉志云剡源先生戴表元墓在張村今三石嶺之陽、墓石刊戴剡源先生之墓七字。卷二十二冢墓

先生之妻姓陸、有子四、女四、孫男女八。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子男四、初陽、次紀、後庚、幼儒。女四、婿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說、袁庚孫。孫男女八。

初陽娶趙氏、某官次女、據文集卷二十四趙氏婚啓。

次紀娶范氏、據文集卷二十四范氏婚啓。

後庚娶舒氏、據文集卷二十四舒氏婚啓。

幼儒爲慈谿黃正孫之婿。黃溍慈谿黃君墓志銘云、女一人、適戴幼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帥初先生之子也。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按黃正孫爲震東發之子。

是年宋濂景濂生。

次年三月、袁桷至榆林奠祭、有祭戴先生文曰、

維至大四年歲在辛亥三月癸酉朔、越二十四日丙申、學生袁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剡源戴公先生之靈。功業可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足以取士、而文不足以行世。二歧孔分、厥害實深。彼沾沾之白首、汔莫能自悟、卒翳於榛莽、而漠然爲太虛也。先生之識成於髫年。失仕以歸、素業永捐。篝燈蓬髮、大節聳肩。抉拾天巧、落其華妍。視雲在山、散爲飛泉。戊寅之秋、愚騃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洒掃、謂百尋之宇、拱把之木、曷中梁柱。凜然師訓、顔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執玉是慕。經事爰久、先子捐養。十年之間、百慴相望。深源厚植、莫知其力。往歲先子嘗曰、德非我敢專、而世由是傳。萬物五色、絢兮翩翩、吾懼汝之一偏也。先生隱几驚坐以起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道德、以承世父師。在天終莫敢墜、矢文寫哀、有淚如洗。尚享（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

後十二年壬戌、（西曆一三二二）趙孟頫、卒年六十九歲。方鳳、卒年八十二歲。

又五年丁卯、（西曆一三二七）袁桷、卒年六十一歲。

又一年戊辰、（西曆一三二八）白珽、卒年八十一歲。鄧文原、卒年七十一歲。

＊　＊　＊　＊　＊　＊

貝瓊、戴克敬妻吳氏墓碣云、安人諱恕、姓吳氏、世居四明之奉化。（略）年十九、歸同里戴克敬、剡源先生之孫、壽卿先生之子也。（略）克敬爲貧而仕、歷廉訪司海道府。（略）洪武五年六月十三日以疾卒、年五十有五。子五人、長濟、次濬、次漢、次海。（略）孫男四人、宗權、宗柱、宗樞、宗程。（清江貝先生集卷三十）知先生之孫曾在明初頗盛。但壽卿爲先生第幾子之字、無人查攷。

剡源鄉志卷八選舉表內列戴詢、榆林人、和州訓導、明永樂十二年甲午舉人。又知先生裔孫科第之繼起有人。

* * * * * *

先生著述、生前手自繕定、名曰剡源集。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云、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繕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至於袁桷師友淵源錄云、戴表元略有榆林集五十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此榆林集者當非先生最後手定本。

門人袁桷嘗欲刻其遺文、有刻戴先生遺文疏曰、

羊公峴山之碑、深懷身後、白傅雞林之集、豈較目前。是以壁中之藏、咸嗟其斷缺、航頭之獻、或議其改更。念茲汗簡之勞、多孰若壽梓之功博。生乎今者、嘗忽乎近。志乎古者、或知其非。爰舉耆先以告茂異。剡源子少負奇志、晚成大名。漱六藝之精華、窮百世之源委。如得溫璞、以成連城之璧、若裒吉金、以合四懸之鏞。世方尊崇、老益平實。夫既人慕其學、是宜家有其書。失今不圖、斯咎誰執。十年之計、在木庶得廣傳、同心其利、斷金允宜共贊。不在是舉、曷成斯文。穆參軍市上之酬、敢求善價、蔡中郎帳中之陋、徒蔽修名。清容居士集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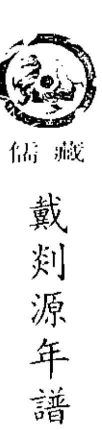
柳貫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宇、戴帥初詩云、藥師奉化名寺、有大沙門經公、畢萬通天台教觀、有文而不自耀、今萬壽華國文師其上首也。經公少從其鄉曹泰宇先生學、而及交戴帥初先生。二先生常

往來就之游息。略帥初最得壽其稾卷稍有傳者此卷華國所次。略帥初二十五詩則經公得之所見而手錄之者耳。略予不及識曹先生而曩時聞諸戴先生固已知其爲修潔博洽之士觀戴先生所作哀詞又知其論著諸經悉有成就疲精耗思於斷編殘簡之中而不能貽之永久。略於是戴先生下地且二十年前脩浸遠後武亦稀雖近在州里語其姓名或吃吃不能答者有矣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明初宋濂搜訪遺文二十八卷采入史館序而刻之。

宋濂剡源集序曰濂嘗學文於黄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爲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覽焉。略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閔者來爲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刊於梓夏君遂以題詞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黄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略洪武四年秋八月。宋學士文集翰苑前集卷六

宋濂題剡源清茂軒記後曰剡源先生戴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集者予總修元史欲爲先生立傳於是白丞相下有司即先生之家謄其文稾二十八卷以上至今藏之秘府。



按黃文獻公即黃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生宋景炎二年丁丑、西曆一二七七卒元至正十七年丁酉西曆一三五七年八十一、爲宋濂之業師。據宋濂金華黃先生行狀先生歿時、黃溍三十五歲、袁桷四十四歲。袁桷歿時黃溍五十二歲、黃溍歿時宋濂四十六歲。當時袁桷如已刊行先生之集、黃溍以愛好先生詩文、未有不求得其刻本、但宋濂序中僅述其師黃溍稱道先生詩文、並未隻字提及袁桷刻集之舉、殆袁桷有刻先生遺文之意、而未見諸事實歟。

又按方孝孺劉愣園先生文集序云、先生略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略戴公文亦傳於時。略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愣園其號。遜志齋集卷十二方孝孺從宋濂遊、當獲見剡源集二十八卷、故云爾。

又按黃溍推崇先生、見於其文者凡兩處、如錢翼之墓志銘云、略於略當世宗工若剡源戴先生、略翼之無不接其緒論。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三又如安陽韓先生墓志銘云略前代遺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帥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爲忘年交。卷三十二

明萬曆年間、先生邑人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由先生後裔戴洵刻之。

周儀重輯戴剡源先生文集序曰、余自束髮時耳先進言、即知邑有鄉先生曰戴剡源先生者云。元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爲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及閱邑志、得中所載先生文一二讀之、誠然矣、誠然矣。雖然、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染化爲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

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即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録先生文者矣，録非全也。略乃今溯先生之歿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略至我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又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膡人録之卷或散於衰微，或懷於水火，往往好尚文學者知重先生，而不克得先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全集之目，閲之，輒躍然喜曰：此足以綜先生之文矣。乃持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續，即手抄之，積至十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落尚繁。略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攜之官，退食之餘，復躬校閲，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命吏繕寫，獲成全集。略萬曆元祀歲在癸酉夏孟。

戴洵重刻剡源文集序曰：自余垂髫時，游澤宫，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爲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藁，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爲司業時嘗序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脱。余嘗從借得手抄之。略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邇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完太學之舊。略余故因刻既成而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萬曆辛巳春仲。

周汝礪刻剡源先生集小引曰：剡源先生集，集宋剡源戴先生作也。先生殁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士，略尋擢司成，教兩都國子。略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公屬吏，受知遇，謬膺校閲，得縱觀先生之

文。略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爲之引、略輒拜手僭引其端云。萬曆辛巳仲秋。

奉化縣志、周儀字鳳來、號華東、城內人。嘉靖三十四年舉於鄉、授青城教諭、陞南川知縣、略左遷倅福建運司、略卒年七十有三。儀學問淵深、練達世事、略著有治蜀條記、居閩集、易經說約、唐詩裁略、藏於家。卷二十四人物傳二 戴洵序中稱周羽可者、當爲周儀之又一字也。

又奉化縣志云、戴洵字汝誠、號愚齋、城內人。自幼識度宏遠、落筆驚人、考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翰林編修。略萬曆四年典試南京、略六年進中允、八年轉南雍祭酒、略所著有司成集若干卷。卷二十四人物傳二 攷剡源鄉志選舉表與人物傳中、並無記載戴洵之事。據先生文集卷五小方門戴氏葬記、戴洵當爲縣東郭花園戴氏祖昇派之後、非先生之嫡系裔孫。

清初、餘姚黃宗羲選先生之文六十三首、分爲四卷、名曰剡源文鈔。康熙三十九年、海寧馬思贊刻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剡源文鈔四卷 國朝黃宗羲編。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其時戴表元剡源集本尚稀、因選其記十六首、序三十六首、墓志銘四首、題後九首、宗羲亦閒有點定。其持擇頗精審、然不足以盡表元也。卷一百七十四集部別集類存目一

海昌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剡源文鈔 右刻本四卷、前有本傳、自序、先君子親筆評點、記後云、予心慕剡源文集數十年、嘉慶甲子、始購得是編而讀之、漫識卷尾、齊雲采藥翁。時年七十有二又書居易錄、戴以古文名、淳祐、大德閒、與柳貫齊名、數語於卷首云、按宋淳祐時、表元年方幼齡、下

至大德幾五六十載，且道傳更後，亦不得云齊名。又附録馬寒中先生跋語於卷首。寒中跋云：歲丙辰丁巳，黄梨洲先生講學海昌，先君子時與之往復議論，惜思贊童稚，未能備悉精奥也。先生每極口宋戴剡源文，府君購其集不可得。後從叔氏日觀齋見先生所寄選本，遂命思贊刻之家塾。閲歲書成，府君見背，年來多故，未暇整理。昨冬與竹垞先生借得全集，復發興補修，欠葉校讐訛字，其去取批抹，悉依梨洲原本，不敢妄有增損，蓋遵先君子授刻之意也。因憶幼侍府君與先生晤對，已歷二十餘寒暑，而府君卒於庚午，先生與日觀叔亦相繼下世，重展是集，不禁憮然。康熙庚辰七月既望，海寧馬思贊識於紅藥山房。卷五見蔣生沐别下齋叢書

黄宗羲金石要例附論文管見推許先生之文能以情動人，其言曰：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盧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刳然無物者也。張海鵬借月山房彙鈔本。

清嘉慶年間，趙懷玉得戴洵刻本三十卷於鮑以文。道光二十年，上海郁松年據以重刻，爲宜稼堂叢書之一，並校補更定，爲剡源集札記一卷。先是道光十二年，鄞盧鑑號芝山據鄭耐生名喬遷手寫本文六十三篇，有剡源文鈔之刻，分類而無卷第，前有新城陳用光題辭、嘉興馮登府跋文。

趙懷玉剡源集跋曰：戴帥初剡源集三十卷，一刻於洪武初，宋景濂爲司業時再編；於嘉靖中周儀

羽可、重刻於萬曆間後裔戴洵、今世所行者皆此本、而頗不易覯、余購之久矣。嘉慶辛未冬訪老友鮑君以文於烏戍、時君病足不能起、留坐榻前、情話竟日、並許以此書見貽、老人善忘、是冬未能即寄。明年春余有關中之役、及乙亥返里、已嬰末疾、欲往烏戍未果、而君且歸道山、余自苕霅還迂道烏戍、命兒子㒺代奠生芻、值令嗣志祖他出、晤於吳門、因及此書、今年四月又見志祖於吳興、復申前說、既別、輾轉覓寄、八月始達常州、知爲竹垞、秋岳藏本、鮑君亦嘗校之、書誠不易覯、而購之者亦綦勞矣。爰識得書所從來、並及鮑氏兩世交誼。至於帥初之文、自爲宋文憲推服、洎乎國朝、已入四庫、久經論定、不更贅云。嘉慶丁丑九月、收庵叟趙懷玉力疾書。見宜稼堂叢書剡源集。

陳用光剡源文鈔題辭云、戴帥初剡源文鈔、黃梨洲徵君選定、鄞盧君鑑校而重刊之。凡四卷、徵君設教甬上、甬上之士咸從徵君學爲文、於此可以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焉。戴氏以詩名當世、而文亦清暢不雜、蓋宋南渡後諸名家文格大略相似、其波瀾意度、可望而知爲宋元間人作也。至論陸渭南所作南園、閱古泉二記、無甚諛語、不必爲之諱、而又云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如此。其言無所偏倚、可以爲論世者之法矣。新城陳用光識於台州試院、時甲午二月既望。

馮登府剡源文鈔跋云、剡源集三十卷、國子學正夏閱與其孫資先刻於明洪武初、宋公濂爲司業時序之者也。萬曆時已無存、戴氏洵即周羽可手抄本重校刻、今天一閣藏書有之、國朝四庫所著錄者是也。黃南雷徵君曾選四卷、授其門人范氏所刻、王述庵司寇謂視全集僅十之三四、然精華已萃於此、全本益少、是爲中流一壺、今亦不傳、慈谿鄭耐生有手錄本芝山、盧君刻之、未知於范刻

本同異何如。而其表彰前哲之意、不可謂勤乎。夫剡源早從王舒二公遊、而袁清容實出其門。今深寧集已刊、安得好事者並清容集五十卷繡之版。四明文獻之盛、師友傳授之淵源、益可攷鏡、而得其所由來矣。道光甲午二月熟食日、嘉興馮登府跋。據此則初刻剡源文鈔爲范氏與馬思贊也。

郁松年剡源集札記序曰：略剡源集無論明初所刻、即嘉靖間周儀蒐輯者、亦殘佚不易得。余家所藏、即黄黎洲先生所從選錄不全本、蓋是集幾湮失矣。余所刊三十卷者、寶山毛君生翁得於武進李申耆太史、太史得於同郡趙味辛司馬、司馬則得於湖州鮑以文孝廉。司馬跋云：是書爲竹垞秋岳兩先生藏本、鮑君亦嘗校之。今觀書中回易刪加、朱墨爛然、皆無主名、不能分別某者爲何氏。其明確者、既胥從之、而意有未安、亦弗敢徇。至原本字畫音義顯繆脱者、輒以己意參攷補正、疑者闕之。其朱墨校改者、既不能辨爲何氏、則統以或云括之、而余所更定者、則率隨文條列。又原本詩文間有空字、或仍或否、亦率注明、以存原刻體製。凡三閱月、是書始少完具、可繕寫付剞劂。略區區矜慎所由刊刻者、略述其大端、以告後世、且使海内博物君子、得匡其疏漏云。道光二十年五月三日、上海郁松年泰峰氏書於宜稼堂。見宜稼堂叢書剡源集札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略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寧刻剡源集、乃黄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卷一百六十六。

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云、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明初刊本二十八卷。萬曆辛巳刊本劣。

嘉靖祭酒戴洵刊本。宜稼堂叢書本、道光庚子郁氏刊佳。黄宗羲選剡源文鈔四卷入存目、似亦據元本重刊、元刊亦有分甲乙丙丁四卷本也、前有宋濂序。馬思贊刊本。卷十七。

珊瑚村人白醉揀話剡源集誤入唐彦謙詩云、元戴帥初剡源集、道光間郁泰峰據朱竹垞曹秋岳兩家藏本、刊入宜稼堂叢書中、亦稱善本。但律詩內多有以唐彦謙詩誤入集中者、五律如丁亥歲除前二日書事、晦亭（全唐詩唐彦謙集作梅亭）夜坐示友、聞應德茂先離棠溪有作、逢翁舜咨、（即唐彦謙逢韓喜詩）七律如乙亥歲毘陵道中、東湖第三溪、過殷浩然先生墓、越城待旦、次韻任起潛謀隱之作、過清涼寺王參預墓下、次韻寄陳達觀少府兼簡叔高。計誤入者有十二首。顧俠君元詩選、亦誤列越城待旦一首。戴帥初爲元代鉅子、必非襲前人詩篇以爲己作者、當是偶寫唐詩、而編集者誤以列入耳。名人詩集、此類甚多。如顧長樂春水滿四澤一首、誤入陶靖節集中。杜樊川赤壁定子兩首、並載入李義山集。歐陽永叔深畫眉淺畫眉一詞、爲白香山所作、瑞鷓鴣詞楚王臺上一神仙云云、爲吳融所作。王臨川集中詠叔通詩、宋景文集中亦載之、春江詩乃方子通作、春殘密葉花枝少云云、爲王元之詩、金陵獨酌、寄劉原甫、皆王君玉詩、臨津艷艷花千樹云云、乃王平甫詩。皆編集之誤。但不若剡源集誤入之多耳。四庫所收剡源集、明嘉靖時周儀所編、余未見其本、未知曾否將唐鹿門詩加以刪剔也。青鶴雜誌第三卷第十四期。

郁松年（泰峯）之重刻、固較海寧刻黄黎洲選本爲全、但據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載天一閣寫本作三十二卷、則尚爲未足本也。至光緒二十一年、奉化孫鏘（玉仙號玉叟）據黄選本刻剡源文鈔、附佚文十三首、

又從杭州丁氏借得鈔本剡源集、對照郁刻宜稼堂本、未及編入者文十四首、詩三百二十五首、刻剡源佚文二卷、剡源佚詩六卷。民國七年、孫氏又校刻剡源集三十卷。於是剡源集始更完備矣。

慈谿王家振剡源佚文佚詩序曰：略周羽可重輯本略猶曰詩集僅備諸體、散落尚繁。此先生之文所以有待於後人之蒐採也。奉川孫内翰玉仙、嗜古博聞、未登朝籍、輒有志於鄉先正文字、網羅不遺餘力。往者剡源文鈔之刻、嘗附佚文十三首、今復得他作、並其佚詩三百餘篇、另爲一集、將壽棃棗以備郁氏所未選、勤矣哉其用心也。略先生文章、有濳溪以導其源、羽可泰峯以助其瀾、今復得吾玉仙、浥取涓滴於斷流絕港之間。略予故述其緣起、以請玉仙之請、而非敢序先生文也。光緒二十一年。

孫鏘剡源佚文佚詩跋曰：右佚文十四首、佚詩三百二十五首、皆宜稼堂本剡源集未及編入者也。全集三十卷、四庫著録、而吾鄉所流傳者、獨鈔本耳。自郁氏開雕、天下承學之士、始以得讀剡源集爲快。戊子之秋、余就試杭垣、從仁和丁氏借得鈔本剡源集四卷、文凡六十餘首、内有集外佚文十三首、即昔年附刊剡源文鈔後者也。嗣又從丁氏借鈔剡源佚文詩、則十三首之外、尚多像贊一首、而詩三百餘首、褎然一巨帙。余屢欲刊之久矣。甲午之冬、告假在里、始得依集類編、付諸剞劂。別有所見、併附卷中。蓋先生之文、當元時已稱江南一人、自明初宋濳溪氏訪於郡國、始稍褎輯、洎周氏儀韾爲三十卷、可謂備已。然楊文懿公尚見集外書札數十通、則其所遺脫概可知也。今戴氏子姓居榆林者、兵燹逃竄、幾無一人、荒祠叢塚、賴老友陳春泉上舍日贊、歲時修祭、並撥己田以圖永

久可不謂有功先哲者歟。余既校刊此書、喜陳君之所爲、附詳簡末、俾剡源諸君子聞而興起、並推廣其所未備、尤余之所厚期者夫。光緒乙未仲春之月。乙未為光緒二十一年

孫鏘剡源集後跋曰、右剡源集三十卷、吾奉元儒戴帥初先生所著也。略憶鏘始冠年、從鄞縣徐子青師遊、命提所及、輒以剡源先生文字相勖、既購得宣稼堂叢書本、即用徐師鈔本互校一過、及館慈東童氏、獲見黃東升先生家藏何義門先生校本、彼時同童佐宸校刊剡源文鈔、蓋黃梨洲先生選本也。次年戊子、應浙江秋闈、借得錢塘丁氏嘉惠堂舊鈔本甲乙丙丁四卷、亦不詳何人所校、與何義門本往往相合。其後又借得同邑茅嶼王氏鈔本、似較他本完備。己亥入蜀、需次會垣、同年鎮平高洸凡明府見而愛之、偶有抨擊、而江夏楊觀察承禧聞而索觀、其中疑而待商之處、尤得審定。蓋余於此集參訂異同、三十年於茲矣。庚戌以後、鏘既力於宋文憲公全集、剡源集一書固宋公作序所極爲推重者也。宋集既竣、從事於此、是亦積數十年心血有所感觸而不能自已者耳、宜稼堂本有札記一卷、大都未能詳密、鏘所校者頗亦與有異同、而江陰繆氏讀書記錄有校語、自謂於剡源集有緣矣。鏘於光緒乙未曾刻有剡源佚詩三百餘首、並附佚文十三首行世、今復將全集付雕、雖與佚詩佚文板片參差、仍附印行、俾快讀者心目、而郁氏繆氏兩札記與夫鄙見所及、彙成四卷。他日貲本稍裕、當合戴集宋集兩札記續付剞劂、以餉同好、聊誌於此、以當息壤云爾。戊午仲冬。戊午為民國七年

按、跋文中所稱黃東升定文藏何義門校本及徐子青甲榮城北草堂鈔本、現均歸慈谿馮氏伏

又按剡源佚文二卷、剡源佚詩六卷、孫刻剡源集三十卷、均爲奉化蕭王廟鎮孫氏七千卷樓刊印本。玉仙氏前二年去世、今奉化鄞縣慈谿鎮海舊家尚藏有此刻本。

踨堂。

江陰繆荃孫藝風藝風讀書記跋云、奉化戴帥初先生剡源集、刻於洪武辛亥、宋景濂爲司業時、定爲二十八卷。而此本在明中葉已不可得。嘉靖丙辰、周儀偶得全集之目、而搜求重輯、至隆慶壬申、勒成三十卷。萬曆辛巳、後裔戴洵刻之、傳本亦少見。國初餘姚黄黎洲選六十三篇、分爲四卷、名曰剡源文鈔。道光戊子、盧鑑刻之。道光庚子、上海郁氏復取萬曆三十卷、校勘、並輯札記一卷、刻入宜稼堂叢書。趙味辛先生跋歷敘得書之艱、自是海内始得讀剡源集矣。荃孫於光緒丁酉得萬曆本、庚寅得盧刻文鈔。今春至滬、復得海昌楊芸士所藏舊鈔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三字、與萬曆本同、而何義門先生用汲古閣舊本校過、復抄附逸文十二篇。余於剡源可謂有緣矣。謹錄校語以補札記、並刻逸文及何跋以傳之。脱訛校正、稍勝郁本。舊鈔四編目亦附後。時光緒癸卯大重陽、江陰繆荃孫跋。雲自在龕叢書藝風讀書記。乙癸卯爲光緒二十八年。

近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計文四百六十三首連自序在内、詩四百二十七首。係照明萬曆刊本即戴洵刻本景印、内有朱文篆印二、一曰曾經藝風誦讀、一曰荃孫。知爲江陰繆荃孫家藏本。此本不同於宜稼堂本者、少剡源集札記耳。雖亦非足本、惟流布較前益廣矣。

近人江安傅增湘沅叔藏園羣書題記校本剡源集跋云、

此剡源集三十卷、郁泰峯所刊也。桐鄉沈君曉滄取何義門校本、手錄於上。原缺卷二十五至二十八卷、余從廠市配完。復假得涵芬樓藏明耕心堂鈔殘本、補校卷二十五六兩卷、假朱翼庵藏鈔本、補校二十七八兩卷、此書遂爲全璧矣。泰峯刻此書時、得鮑以文藏鈔本、經朱竹垞、黃秋岳兩家遞藏、鮑氏又手加校勘、遂據以入木。今觀沈氏所錄義門校筆、則郁氏新本烏焉帝虎、觸目皆是。余又以涵芬樓明鈔本及朱翼庵藏本校補數卷、改訂又復不少、以此知掃葉撲塵、其事正未易言也。沈氏校字外、兼及評點、所錄爲黃梨洲、何義門二家。沈氏又自其意評隲之、擇持精審、於觀覽頗便。兹錄沈氏跋三則及何氏跋二則於左、俾後之覽者得悉其源流所自云。沈氏名炳垣、浙江桐鄉人、官松江海防同知、與錢警石爲至戚、曝書雜記中曾及其人。其手校書至夥、陳君乃乾曾得其所校讀史方輿紀要、糾正閎多、欲從之假錄、匆匆頻年、尚未遑及也。

道光辛丑三月、余因公赴上海、門人郁泰峯以此見贈。

又三月三日裝訂訖。炳垣識。

泰峯刊此書板行已四年矣。甲辰仲冬、復得吳郡黃蕘圃、雲間張柳村所藏本、二書均以硃筆錄何義門先生評校、讀義門白跋。校文集時、固未嘗見詩集也。今觀詩集評校語與文集一色筆墨、其爲義門所校無疑。按黃氏本除何校外、間附硃墨藍三筆簽條、其云垂記者、則柳村太守己出也。義門所校本即泰峯所據以刊之本、其中增删字句、是正謬誤處不少。因將黃、張兩本中校改字句重錄於此書上、而不復箸校者姓氏、以兩本所校非一本、注非一手也。其有他本筆誤、而黃氏據以校者、或古今字異、

而義本通同者、今悉刪去、以省煩複。錄既畢、因誌其大略於此。時道光乙巳冬十月二十又七日桐鄉沈炳垣書於上海海防新署之華著身室。時年六十有二。

集中圈點何氏用朱筆、黎洲文鈔用墨筆、其紫筆則垣僭爲之。間有管見、參攷附注於上、隨筆書之。炳垣又記。

始余病此集訛謬不可讀、遇藏書者、必問嘗蓄善本與否。康熙庚寅、始從隱湖毛十丈借得嘉靖以前舊抄一冊、爲文衹六十五篇。分甲乙丙丁四卷。以校新刊、則唐畫西域圖記一篇。後半幅脫去二百六十餘字。其他賴以改正處甚少。集中文爲新刻所逸者凡十二篇、復補錄焉。毛丈憐余校之勤也、云家有剡源詩亦舊鈔、將並以借我、乃書以志喜。焯

帥初爲學、自六經百氏無不貫穿、而得之莊騷者爲深。文格尤近子厚、其間似蘇門者、所從出均也。能從容於窘步、萌茁於枯條、若高山大川之觀、桑麻菽粟之用、乃其所少。則賦才者殊、而亦遭遇變故、無自發耶。然綵筆妙吻、宋季以來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所深推矣。康熙辛巳二月何焯題於陽羡舟次。

五月、遊吳門、得此校本於來青閣中、佚其四卷。（二十五至二十八）嗣檢涵芬樓書目、有剡源集明寫本、因假以北行。發冊視之、則殘帙衹得十六卷、而佚卷有二在其中、校過二十五六兩卷、各補脫文一行、因鼓興勘其餘卷、所訂正者又數百字、大抵與何校合者十之五六、而出何校外亦二三焉。泰峯刻此集時校讎頗爲精審、而遺漏尚如此之多、則未能搜集衆本故也。然百年以前、舟車艱阻、聞見因之壅蔽、

藏書家又多以珍秘爲心、安能以今日之輪軌通馳、都市萃積、郵假便捷、歸咎於昔人哉。書此以誌吾幸。乙丑六月初三日傅增湘記。

余既最錄題記訖、忽在廠市覩明善堂本剡源文詩各一册、文係摘錄之本、略勘初無異同、詩則專采五七言律絕爲全集之二十九三十兩卷、取以對勘、其異字出沈校外者、改訂凡七八十字。原書係從金亦陶手寫本傳出、後附亦陶跋。茲附於左方、知前輩於昔賢著述、苦心珍護、良足起人欽挹也。增湘又記。

亦陶金先生跋、

人之性情不同、故其嗜好亦異、如文王之昌歜、曾晳之羊棗、屈到之芰、淵明之酒、嵇康之鍛、李納之奕、荀奉倩之婦、王子猷之竹、范汪王之梅、元章之石、劉邕之痂、皆是也。余賦性最淡、一切世人所熱中奔競者、舉無所好、顧獨好書。然家貧授徒以餬其口、安得有餘貲買書、勢不得不從友人借鈔、所謂少好鈔書老而彌篤者矣。然亦用以耗壯年心、送餘年耳、非欲以矜博覽誇收藏也。歲己未、嘉禾曹侍郎秋嶽先生過余草堂、亟稱元人戴帥初先生之文、許抄以寄我。會余客他郡者數年、歸訊先生、則已爲古人矣。於是帥初之名、時來胸中、或形諸夢寐。今年始獲借閱此本、如飢者得異饌、飽飫美滿、欣慰無已也。但係鈔本舛譌最夥、姑錄存之、俟再購以校。按宋遺民廣錄、帥初諱表元、慶元奉化人、咸淳中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康、以恩轉文林郎戶部、會國變、攜家避鄰郡、兵定歸四明、不仕、家素貧、不事生產、逃竄之餘、無以餬口、授徒賣文、日手一編不輟、從榆林剡源家焉。年六十二、執政薦之、拜信州教授、再調婺

州、辭年六十七卒。著剡源集行世。戊辰新秋拙脩居士金侃並誌。（國聞週報第八卷第三期）

傅沅叔氏搜校剡源集、不可不謂勤、精若曰其收藏者已稱全璧、實不敢苟同也。

民國二十一年、鄞縣張壽鏞（詠霓）據童氏大鄮山館本剡源文鈔刻於上海、計文六十五篇、分四卷、爲四明叢書第一集本。

張壽鏞剡源文鈔序云、（略）潛溪總修元史、乃屬使者入鄞、得其集二十八卷。（余藏有三十卷舊鈔本、較刻本為勝）及司業成均、先生之鄉有夏君閲來爲國子正、與先生之孫資先謀梓、於是始刻先生之集、所謂洪武四年本是也。洎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所謂後裔戴洵本是也。上海郁氏據之以入宜稼堂叢書、而吾師奉化孫玉仙先生益爲搜輯、釐正重刻之、所謂七千卷樓本是也。然則先生之文、搜之者潛溪也、而潛溪搜之而得者、得於鄞人也、得而始謀梓者、夏君閲也、其繼之者、鄉人周儀也、最後則爲玉仙先生。鄉之文獻、僅有存者、不重賴鄉之人乎。顧其浩浩蕩蕩、莫窮涯涘、後生小子不得其門、望洋歎焉。於是梨洲先生手選尤精者四卷、曰剡源文鈔、慈谿鄭耐生氏手爲寫錄、（耐生名喬遷、著有藏密廬文稿）童柘叟收藏之以贈余、余藏之又八年矣。讀王漁洋居易錄、稱爲海寧刻剡源集四卷者、即馬氏思贊康熙庚辰本也、與鄭氏同出一源。光緒己丑大鄮山館本者、即柘叟依所藏以刊者也、是柘叟之贈余者、先既梓行矣。余維先生東南文宗也、昌黎起衰於六朝之後、先生振弊於宋世之末、氣萎薾而詞骫骳、今有更甚於昔者乎。昔既哀其罕有、何害於兼存、爰取柘叟贈我者、悉仍其舊、補以潛溪序、重付梓焉。而論述之如此、且吾鄉人珍重文獻之意、亦可見矣。是爲序。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剡源文鈔目錄

卷一 記

卷二 序

卷三 墓志

卷四 題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題趙幾仲詩編後　題張浮休郴行錄後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題萬竹王君詩後　題蕭子西詩卷後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題唐師善談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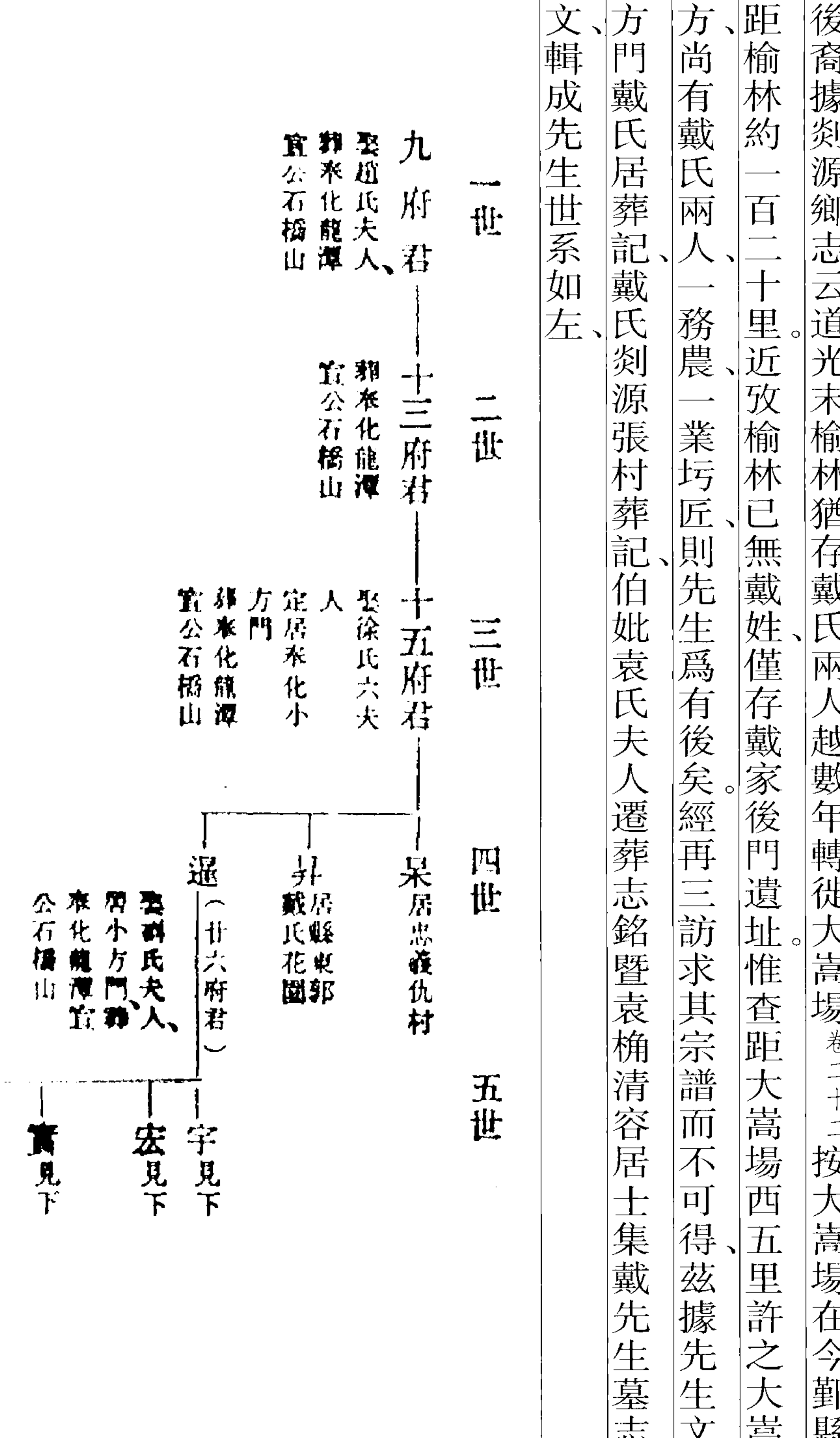
喬遷少讀梨洲先生贈萬五河詩、有震川古淡、剡源色澤之語、而不解爲何人也。既發先人遺篋、得震川集、乃求剡源之文、終不可得。僅從宋濳溪集中得其剡源文序、略知其梗概而已。後五河裔孫冠南丈出示剡源文鈔、蓋梨洲所選定者、受而閲之、而復之、而不厭百回讀之。時方攻舉子業、未遑鈔錄、歷歲時而還之、而心終不能置之也。今夏於友人處見剡源全集三十卷、始得而盡覽之、而目光腕力、迥不如前、又不能盡錄之、因復從萬氏假還本鈔之、計目如右凡若干篇。於是鈔竟而不能無感焉。今夫剡源閔宋季文敝、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而得深寧爲之師、清容爲之弟子、雖官位不甚顯、而至窮老終身、其享文章之福亦云極矣。而濳溪已哀其沒僅六十年、罕有知其名與字者、則夫古文一道、猶論樂者之於黄鐘大呂久矣、爲人厭棄、所謂大聲不入里耳、析楊皇荂則嗑然而笑者也。然而瓊枝瑤草、即埋沒於荒煙之中、與黄茅白葦相伍、而其本色終不能爲黄茅白葦所掩也。剡源之文、得濳溪序之、晶光寶氣、不可過抑、即後世多茫然不知、而亦何害。況復經梨洲選定、有如崑山之玉、琢爲圭璋、無可摘其瑕疵者矣。第萬氏舊本亥豕頗多、即得而鈔之、而猶有所憾、何時得善本而改正之、謹裝成帙、與震川集共藏之、若夫古淡、色澤之辨、讀者自能知之。喬遷非知文者也、亦莫能名言之也。道光八年夏五、慈谿後學鄭喬遷耐生氏謹識。

張壽鏞剡源文鈔跋云：剡源文鈔爲黄梨洲先生選定、慈谿鄭喬遷耐生氏手鈔、而童賡年慈谿孝廉、字佐

（宸號柘叟）柘叟氏藏之於家者也。柘叟勤搜鄉獻、嘗佐其叔小橋氏刻全謝山結埼亭詩集、以板相贈、更取萬貞一管村文鈔、萬開遠千之草堂文鈔與此書均歸於余。時民國十三年、余重司浙計時也。忽忽八年、柘叟墓木久拱、其子葭青更將柘叟所著四明摭餘録十二冊（未分卷）、明州札記一卷、木石老人詩話四卷、詩草四卷及諸雜著以贈余、將爲之整比、擇要刊行、猶未遑也。今刻是書、不第愛剡源之文、且不忍棄柘叟贈我之惠也。至我鄉夏君閲及四明周儀、不知何縣人、其刊始實賴之。鄭耐生亦能文者也、所識寥寥二百餘言、自謙以爲非知文、然讀之晶光寶氣、亦可概見、皆有功於鄉獻、因並誌之。壬申秋。

附録一

先生後裔、據剡源鄉志云、道光末、榆林猶存戴氏兩人、越數年、轉徙大嵩場。卷二十二按大嵩場在今鄞縣東鄉、距榆林約一百二十里。近攷榆林已無戴姓、僅存戴家後門遺址。惟查距大嵩場西五里許之大嵩岙地方、尚有戴氏兩人一務農、一業圬匠、則先生爲有後矣。經再三訪求其宗譜而不可得、茲據先生文集小方門戴氏居葬記、戴氏剡源張村葬記、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暨袁桷清容居士集戴先生墓志銘四文、輯成先生世系如左、



五世

- 宇（六四府君）嘗以銜補役服勞縣庭娶陳氏夫人繼陳氏夫人葬小方門樟樹灘

六世

- 顏（九一府君）
- 九三府君
- 九四府君
- 辛（九五府君）娶六一夫人、葬小方門東北王家塘背塋

七世

- □（顏之子）
- 簡（顏之子）字簡乙、以毛詩爲侍明太學弟子員
- 萬一府君（辛之子）絕
- 萬二府君（辛之子）絕
- 汝明（萬三府君）（辛之子）字叔晦、卒年七十九、娶鄭氏千十夫人、名如五、卒年八十五、葬剡源張村張錫岙山

八世

- 潔（再十六府君）字默叟、晚號拙逸居士、卒年七十七、娶資氏三八夫人、卒年五十、葬剡源榆林四中枝山、子四、女一
- 灝（再十八府君）字商叟、卒年六十五、娶王氏、葬剡源榆林四中枝山

九世

- 表正（潔之子）
- 沂（潔之子）出繼[illegible]埼謝氏
- 慶孫（潔之子）
- 表元（潔之子）出繼灝
- 表元（灝之子）入繼見下

九七府君　去居鄂

克順（九八府君）

杰（萬廿九府君）　字顯仲，又字民瞻，太學上舍，紹興甲戌進士乙科，仕至宗學、武學諭，出倅澧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

杰（萬三三府君）　字懷英，魁丙子類貢，終於禮部

頔（謙四府君）　字平甫，入乙未太學

頎（再十九府君）　字子美

向（再二十府君）　一字彬叟

須（再廿一府君）

宏（八十府君）
再傳而絕

寶（八一府君）
居小方門四宅

眞（八二府君）
居小方門益四洗馬橋

九世

表元
定居剡源榆林，娶隨氏，葬剡源張村，子四，女四，孫男女八

十世

初陽
娶趙氏

次紀
娶范氏

後庚
娶舒氏

幼儒
娶黃氏

附錄二

戴剡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論、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鄞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策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袁桷戴先生墓志銘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

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世爲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十三、即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強之、乃游臨安。於時新定方尚書逢辰、廬陵劉博士辰翁、以論策

表厲、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咸淳己巳、入太學、改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又踰年辛未、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越乙亥歲、由建康歸還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階至文林郎。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荐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在建康時、先處州通守是邦、朝夕互還往、先生眉目炯聳、慷慨自奮、欲以言語筆札爲己任、嘗曰、科舉取士弊不可復改、幸得仕矣、宜濯然自異、斯可也。後二年失仕歸剡、遂俾槆事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於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絕於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棼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先生深憫焉。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子弟禮寸聞隻語、悉囿以爲文。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晚歲、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荐論、而先生不可復出矣。維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登進士、年盛氣邁、故舊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肖孤託於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往歲解官南歸、於是先子捐館踰一紀矣。先生始愴然曰、先公之德幸勿墜。嗚呼、朋友道喪久矣。過時而哀、槆實何敢忘。自昔孔門首分四科、歷代之士、率不能兼、有尊德行者、後文學、世嘗病焉。先生爲文、尤多於忠厚孝悌之語、後之纂言者、其必有所考。夫文以蘄遠、果能遠矣、而近者五六十年、或止百餘年、其不幸者、又皆爲水火燬沒、無紀、使誠盡傳也、則世有能名者不一二數、然視今世

焯焯所傳、又皆無是事。噫、傳與朽始固不論也。曾祖辛、妣劉氏。祖汝明、妣鄭氏。考灝、妣王氏。世多儒科、伯祖杰端平初爲宗學諭、篤厚爲時輩所尊。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繕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治窆張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某日。娶陸氏。子男四、初陽、次紀、後庚、幼儒。四女、婿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說、袁庚孫。孫男女八。始先生兩授徒於鄞、於宣、於杭、其徒散處莫會。初陽等謂從學最久而知吾父者宜莫如桷、遂俾誌其墓、乃泣對不敢辭。銘曰、

桓桓戴系、立氏以謚。信都九江、集禮秉衛。在漢國鈞、守正忠毅。別籍於剡、貞德彌勵。琅然孤桐、不諂其逢。浩歸衡門、邈焉冥鴻。二季重輝、續其高風。箋經暢隱、雅言春容。厥壤犬牙、旁邑是著。方門之支、本茂葉附。展世斯赫、宗黌攸輔。詵詵餘慶、聿踵先武。振聲鋪華、先生是承。有燁者光、不竦不凌。在泮峩冠、掩耳以行。曲裾長襜、衹繫其亨。千塗競謁、一轍交走。正歧前驅、白首莫疚。發其粹精、如瘖脫口、如轡在手、如藥在肘。屢躓於艱、秉禮益閒。有泉潺潺、有佩珊珊。駕言東游、曰知者天。卒昌其文、以終邱樊。張原之柏、先生手植。彼高爲南、彼鬱者北。告而嗣子、以順以則。昭銘墓門、過者必式。

元史卷一百九十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荐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骫骳、其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

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於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新元史 卷二百三十七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不就。大德八年、執政者荐於朝、起家授信州教授、再調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苶而辭骩骳、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當代儒宗、表元皆從受業。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蓄而始發。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表元一人而已。其門人最知名爲袁桷、桷之文體裁議論、皆取法於表元者。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荐、不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五十卷。

雍正浙江通志 清雍正十三年嵇曾筠等監修本卷一百八十

戴表元 元史本傳 字帥初、慶元奉化州人。七歲能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進士乙科。大德八年、拜信州教授、調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詞骫骳、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王應麟、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

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曰袁桷。

雍正寧波府志 清道光二十六年沈琛其重刻本卷二十六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登張鎮孫榜進士、教授建寧、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不就。元大德八年、以執政荐起家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受業焉。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表元而已。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荐、老疾不起。

光緒奉化縣志 清光緒三十四年張美翊等修刻本卷二十四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剡源榆林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游臨安、時新定方逢辰、廬陵劉辰翁得表元程文、大奇之。宋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七年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元史及舊志均誤寧教授。越歲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元大德中以荐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撰博士荐、不起。搆充安閣、坐臥其中、自稱充安老人。至大三年卒、年六十有七。初表元憫宋季詞章萎薾骩骳、其弊已甚、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時王應麟、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元而已。趙孟頫嘗稱之爲江南夫子。其門人最著名者曰袁桷。桷之文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



也所著有剡源集三十卷。元史本傳參歷志剡源集及袁桷撰墓志

光緒剡源鄉志清光緒三十一年趙霈濤纂刻本卷十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剡源榆林人。自序眉目炯聳，袁桷撰墓志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自序多奇語。十三即加冠入鄉校，墓志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用類申入太學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咸淳辛未試中第十名，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自序教授建寧府，元史本傳乙亥由建康歸，墓志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本傳積階至文林郎。墓志會兵變，走避鄞郡，兵定而歸，家素貧，授徒賣文以活老稚，自序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充安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剡源集元大德八年，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者荐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墓志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骫骳，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勤也，摯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於詞章，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絕於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棼爛不可舉。墓志其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本傳詩律雅秀，力變宋季餘習。元詩選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本傳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墓志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周汝礪小引尤多忠厚孝悌之語，其施於人者，多自祕重，不妄許與。墓志如青巒出雲，恣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並之失。宋濂文集序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

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本傳）其高標逸韻、如丹霄紫霞中人。（小引）趙孟頫嘗稱之爲江南夫子。（康熙志）黄文獻公溍常樂道之而不已。（宋序）與二人聚講於法華寺之朝暉軒、表元與溍有作、孟頫書之、時稱三絶。（嘉靖志十六）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後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荐、而老疾不可起。（本傳）自號曰剡源先生、有文集三十卷、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自序）至大庚戌、（墓志）年六十七卒。（本傳）宋景濂爲之立傳、係之儒林。（康熙志）又嘗刻其集於太學云。（裔孫洵序）子幼儒、娶慈谿黄正孫女。（黄溍黄君墓志銘）表元崇祀邑鄉賢祠、郡月湖書院及剡源先正祠。

黄宗羲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升上舍、登進士第、教授建康、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不就。元大德八年以執政荐起家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初先生閔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厚齋、天台舒閬風並以文章師表一代、先生皆受業焉。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先生而已。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荐、老疾不起。其爲建康教授、同郡袁洪時通判建康、朝夕互往還。先生貧、洪每周之。轉國子主簿、遭德祐之變、避兵走鄞郡。明年兵平、歸里、寓居於鄞、授徒賣文以活老稚。洪命其子桷師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六）

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遷臨安。又遷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皆以兵亂不就。元大德中以薦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

再以修撰博士荐不起、終於家、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寧刻剡源集四卷、乃黃宗羲所選録、非完書也。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博、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詞骩骳、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爲神奇、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誣也。

本譜參攷書

剡源戴先生文集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剡源集剡源佚文佚詩 奉化孫玉叟刻本
剡源集剡源集札記 郁松年宜稼堂叢書本
剡源文鈔 盧鑑刻本　孫鏘刻本　張壽鏞刻本
王應麟四明文獻集、深寧先生文鈔摭餘編 四明叢書本
錢大昕深寧先生年譜 同上
陳僅王深寧先生年譜 同上
張大昌王深寧先生年譜 同上
舒岳祥閬風集 慈谿馮孟顓先生家藏鈔本
謝翺晞髮集 平湖陸大業刊本
任士林任松鄉先生文集 奉化孫鏘校刊本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袁桷清容居士集 同上
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 同上
柳貫柳待制文集 同上



貝瓊清江貝先生集同上
釋圓至牧潛集武林往哲遺箸六十種本
宋濂宋學士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方孝孺遜志齋集同上
全祖望結埼亭集同上
光緒剡源鄉志
光緒奉化縣志
雍正寧波府志
雍正浙江通志
光緒寧海縣志
元史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新元史民國十九年柯紹忞家刻重訂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宣統三年邵氏家刻本
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李兆洛歷代紀元編同上

臧勵龢等中國人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刊本
臧勵龢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同上
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同上
畢沅續資治通鑑世界書局刊本
黄宗羲宋元學案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黄宗羲金石要例附論文管見借月山房彙鈔本
張景星宋詩别裁、元詩别裁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陳衍元詩紀事陳氏原刻本
顧嗣立元詩選康熙年間刊本
柯敦伯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刊本
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同上
周密癸辛雜識、津逮祕書本齊東野語商務印書館刊本
白珽湛淵静語、知不足齋叢書本湛淵遺稿武林往哲遺箸六十種本
仇遠金淵集、山村遺稿武林往哲遺箸六十種本
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别下齋叢書本

繆荃孫雲自在龕叢書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刊本

國聞週報第八卷第三期

青鶴雜誌第三卷第十四期

本譜承荷馮丈孟顓、毛丈勉廬、陳師屺懷、童師次布、族祖表卿、陳君伯瀛、李君少緣、沙君孟海、凌君慎遠、錢君希乃、葉君友益諸先生暨内子陸素秋，或爲審定校訂，或爲蒐查假鈔，均予以不少之裨補。陳君伯瀛並爲作序。長者友好厚意可感，附誌於此，併致謝忱。

孫善福弗侯識於南京

戴剡源先生年譜補遺

剡源先生二十八歲、宋咸淳七年登張鎮孫榜博士乙科第十名、已見前。茲據清嘉慶顧修輯刊讀書齋叢書本元劉壎起潛隱居通議卷三十一前朝科舉條附載咸淳七年同年小錄、是榜第一名張鎮孫、第二名杜文甫、第三名陳鉞。第一甲十七人、第二甲三十九人、第三甲七十七人、第四甲一百九十八人、第五甲一百七十一人、共五百零二人。知貢舉爲方逢辰、陳宜中、同知貢舉爲陳存、文及翁。又載御試策題云、

問厥初顥穹實生兆民。孰總其羣、乃作之君。孰牖其迷、乃作之師。君治之、師教之、禮樂刑政之所繇生、與其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爲命脈、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非爲邦本計。夷考載籍、率與天並言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如此歟。三聖傳心之要、不越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妙用、固所以爲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道之傳有統、前聖後聖同一揆歟。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聖代光、紹明大保、人斯無疆。我先帝迪畏天顯、懷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於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於六經之奧、要語一書。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祗通猷訓、行其所知、召故老、求賢才、以尚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盡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訓守牧、戒貪殘、以布治也。然訓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觀。求牧與芻、當謹也。既不用媢戚、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愁歎。竭澤而漁、弗忍也。既力卻貢奉、且禁獻羨餘、宜有益下之說、而尚聞郡邑之有征歛。義廩之發、恃以振饑、而侵牟

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苟取。或如故至於豁諸州之積負、捐版曹之故額、俾紓急絕之擾、深寓省憂之實、而民未有愜志。勢若中隔、澤不下流、歷思之、汔不得其說。意奉憲者之未明歟、豈吏罕廉平則治速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抑習錮於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詒謀、常恐羞之重、爲之惕然也。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經濟之藴、其據經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頁二十七

清咸豐伍崇曜校刊粵雅堂叢書本咸淳遺事卷下云、

七年辛未、是歲上試進士張鎮孫以下、賜進士出身有差。御製詩賜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詒謀敢勿遵。昭假天心惟致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對、來譽知爲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有儒珍。頁二十五

三十歲　任建康府教授、每出經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執簡者數百人、已見前。茲據元孔齊至正直記卷四戴率初破題條按先生字帥初，帥率諧音，率字誤云、先人嘗言幼在金陵郡庠、從戴率初先生游、先生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字、先君曰、蓋嘗因其地之不足、而取其天之有餘。先生大喜。又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擔擔子、肚裏飢、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粵雅堂叢書本頁八與此可互證也。

按孔齊字行素、號靜齋、曲阜聖裔、隨父居溧陽、後避兵四明、父字退之、曾補建康書吏、見至正直記世系。此書雜記當時見聞與里巷方言、備得人情物態之詳、關於王應麟、鮮于樞、趙孟頫、袁桷事者頗多。所記戴率初破題條、聞於其父、當可徵信。惟帥誤率、未免失實、殆因是書歷世綿遠、不免模糊

脫漏、後人傳鈔舛譌、未嘗訂正所致。

五十五歲　作戊戌清明杭邸坐雪詩見文集卷三十。

厲鶚樊榭東城雜記卷下馬婆巷條云、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邸坐雪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爲春遊又不晴。雪是梨花雲是柳、馬婆巷口過清明。按巷爲宋舊名、今俗呼馬坡、近東花園爲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爲下馬坡。用之入詩頗饒雅韻粵雅堂叢書本頁三

此時先生在杭授徒、常與顧伯玉、陳無逸、張仲實、白廷玉、屠存博相往還、已見前。此五人略歷、厲鶚有文記之、見東城雜記卷上城東倡和序條。其言曰、元戴帥初表元城東倡和序略予按顧伯玉名文琛、嘗爲郡國所辟舉、遊燕不遇、歸。陳無逸名康祖、龍泉人、官澧陽教。張仲實名楧、號菊存、杭人、系出西秦、循王五世孫、牟巘翁之婿、官江陰學正。白廷玉名珽、號湛囦、杭人、官江浙儒學提舉。屠存博名約、號月汀、杭人、官溧水教。諸公皆知名、可考。惜倡和詩已散佚不傳矣。百二十七

按先生此文在五十六歲、作見文集卷十城東倡和小序。

袁易通父靜春堂詩集卷二有杭州長至日會戴帥初張仲實、次日雪中再用前韻兩詩、殆在此時作。杭州長至日會戴帥初、張仲實、計兩首、錄其一、詩云、

貞元朝士會遺老、南渡王孫不乏賢。二妙聯翩今拱璧、一官流落尚無氈。笑談政用迎陽復、汲引懸知到日邊。揮翰玉堂如問我、短蓑黃犢亂春烟。清乾隆鮑廷博校刊知不足齋叢書本頁七此時先生尚未任信州教授、張仲實尚未任江陰學正、正同在杭州授徒也。

五十九歲、起家拜信州教授。見前。當時方回萬里有詩贈送，見桐江續集殘存卷三十八送戴帥初信州教授詩云、

伏羲之後幾萬年、堯舜八聖孟一賢。誰學其學傳其傳、明間□氣生戴先。上庠文聲撑青天、高揭蘭闈十名前。□□隻字宮商量、豈但場屋着祖鞭。早合玉堂照金蓮、□□□衣常退然。擢第三十二載間、昔日朱顔今蒼顔。踰□□□□□□班、垂迫耳順猶在閑。一任金陵絳帳還、近始再調□□山。得非世道多問關、乍可不仕避險艱。四男二女□膝環、束脩餬口萊衣斑。我宿冒忝博士官、稠衆中□□□□□□□□□相逢徒給甕虀酸。人生出處如此難。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鮑氏鈔校本雖係殘詩、亦可見先生之生平。

先生詩文、後人論評、均已分別見前。茲補錄翁方綱評語、石洲詩話卷五云、

戴帥初詩、寒起松鳴屋、吟圓月上身。註一老樹背風深、拓地野雲依海。細分天。註二鄉山雲淡龍移久、湖市春寒鶴下遲。註三皆佳句也。又如甃塹水溫初荇菜、紛牆風細欲梨花。註四六朝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註五此一聯句法亦新。粤雅堂叢書本頁六

註一　見文集卷二十九寄雪竇同長老嘗許畫蘭不至。

註二　見文集卷二十九拜袁越公墓因遊定水寺有懷源老。

註三　見文集卷二十九蔚講師見示方使君唱酬詩次韻。

註四　見文集卷三十清華堂。

註五　見文集卷二十九送旨上人西湖並寄鄧善之。

編纂此譜、凡相關書籍、採摭幾盡、意謂未有遺漏矣。近讀粵雅堂叢書、讀書齋叢書、知不足齋叢書、方回桐江續集殘存鮑氏鈔校本、翁方綱石洲詩話、又得若干、爲求全備、計補錄卷末。

孫善福弗侯又識



水邨先生年譜

清·龔望曾 編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審稿

清道光十年刻本

《水邨先生年譜》一卷，清龔望曾編撰。原載清道光十年刻本《水雲邨吟稾》卷末。

劉壎（一二四〇—一三一九），字起潛，號水邨，元南豐（今屬江西）人。好讀書，博覽古今。宋季未仕，年四十而宋亡。元成宗時始以薦攝南豐州學正。武宗、仁宗時授延平路儒學教授。延祐六年卒，年八十。著有《經説講義》、《水雲邨稾》、《泯稾》、《哀鑑》、《英華録》、《隱居通議》等，凡百二十五卷。今存《隱居通議》、《水雲邨稾》、《水雲邨吟稾》。事蹟略見吴澄《吴文正集》卷七一《故延平路儒學教授南豐劉君墓表》。壎在宋末即以詩文名，文思敏捷，才力雄放，尤長於四六。其論理學，以悟爲宗，尊陸九淵爲正傳。

龔望曾，清常州（今屬江蘇）人。道光五年，劉壎裔孫編成《水雲邨吟稾》，命望曾詮次年譜，附刊於《吟稾》之末，即今影印之本。此譜爲表格式，分爲紀年、時事、出處、詩四欄。其識語自謂：「曾之輯是譜也，以事核詩，以年核事，故於舊注間有異同，至時事之無繫於詩者略而不書。」特着力於「詩」一欄，凡《吟稾》所收詩，寫作年代可攷者，一一標其題於各年之下。是此譜乃專爲《水雲邨吟稾》一書而作，並非綜合性的、詳盡的年譜。儘管如此，此譜乃迄今惟一的劉壎年譜，對於了解劉壎的生平，研究其文學與學術，仍有一定價值。正如龔氏識語所云：「後之君子由譜以讀先生之詩，由詩以合草廬之表（按：指吴澄所作劉壎墓表），則得矣。」

水邨先生年譜

世系

始祖金唐濠州刺史。仁贍南唐清淮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封越王、謚忠肅。崇讚懷州刺史。

希遜宋工曹郎中、始遷南豐。昭宋昇州通判。元載號江樓居士、見曾致堯詩。

用滋宋秘書省著作郎。德純好義建學、見曾易占記。志通少負高才、不事進取。

鐸宋紹興丁丑進士、官寧遠縣丞、授承事郎。炎博學高致、世稱光夫先生。巖以文學教授。

壎見本傳。麟瑞號如村、著有昭忠逸詠。潭、深。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
理宗			
嘉熙四年庚子。明年改元淳祐。		先生以正月初九日生於南豐水雲郵。	
淳祐元年辛丑			
淳祐二年壬寅			
淳祐三年癸卯			
淳祐四年甲辰		先生誌母揭太孺人壙云、先君歿、不孝孤甫五晬、依外氏、寡母孤兒、妻凉萬苦。	

淳祐五年乙巳

淳祐六年丙午

揭太孺人課以四子經書，性頴悟，過目成誦。

淳祐七年丁未

淳祐八年戊申

淳祐九年己酉

先生十歲，揭太孺人遣從師問學，曰：汝家世名儒。吾望子毋失爲儒也。講習常至夜分，或雞鳴乃已。

淳祐十年庚戌

淳祐十一年辛亥

淳祐十二年壬子。明年改元寶祐。

寶祐元年癸丑

寶祐二年甲寅

季秋上辛日、上大饗明堂、侍郎曾潁茂陪祠、命工繪爲圖。先生後爲賦詩。

寶祐三年乙卯

先生表工曹公墓云、宋寶祐中、侍諸叔謁公墓、忠有表之。後三十年而立石、爲至元丙戌。

寶祐四年，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丙辰
寶祐五年，八月，蒙古分道入寇。
丁巳
寶祐六年，南豐木瓜山石牛洞，五月二十日，先生奉母避寇於此，依梅叔平鼎憲副，僑寓十里太原館其家之桂堂。
戊午。明年，寇作，破城。
改元開慶
開慶元年，以賈似道爲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二月，蒙古主蒙哥圍合州。秋七月，蒙古主卒於合州城下，解圍北還。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圍鄂州，郎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以援鄂。似道乞和於蒙古，忽
先生二十歲。寇退，將岷山導江圖、閬合
歸，憲副酌別。時海棠州圖解、海棠絕句。
盛開，因題一絕於壁。
後六十年復有詩。
己未。明年改元景定。

必烈引還。鄂州圍解。

景定元年　庚申

春二月，蒙古引兵還。賈似道用劉整計，攻躡浮梁，殺七十餘人，使夏貴等殺其殿卒於新生磯。奏諸路大捷，召還朝。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經上書於帝及執政，且請入見，皆不報。

先生聲名日著，與時輩湯斯立、胥唯仲、鄧元賓遊陳令君琥之門，尤加敬禮。

景定江上、白鹿磯、六庚、弔李校書夢、送女道士赴龍翔宮。

景定二年　辛酉

景定三年　壬戌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詔封

天台陳雪澗處久，令豐重先生名，待如昆

壬戌李璮納欵。

年	時事	事蹟	著作
	壇爲齊郡王。蒙古史天澤圍李壇於濟南。秋八月、蒙古陷濟南、李壇死之。	弟，是年、太守錢應孫招先生同傅幼安客撫齋。	
景定四年 癸亥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行公田法。	陳千峯宗禮自永州貶所歸、與先生納交、爲序文稱、命其子景能從遊。	癸亥元宵爲雪洲陳宰賦、癸亥春宴代人應制。
景定五年 甲子	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冬十月、理宗崩、太子即位、明年改元。	先生客盱江會侍郎穎茂館。	甲子壽宴代人應制、禮殿圖。

度宗

年	時事	事蹟	著作
咸淳元年 乙丑	以江萬里參知政事、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館盱江。	

咸淳二年江萬里罷。五月，以包先生猶館旴江。會包賀宏齋包尚書遷樞
丙寅　恢簽書樞密院事。宏齋俶入政府，約與密、送翁中書赴鎮
俱，以母老辭。又翁丹贛州。
山合侍郎赴鎮，章貢，
招先生俱行，復以母
病辭。

咸淳三年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館旴江。是年南城傳丁卯郊赦、丁卯壽
丁卯　重事，三日一朝，治事孺人來歸。婺代人應制。
都堂。冬十二月，以呂
文煥知襄陽府。

咸淳四年秋九月，蒙古兵圍襄是年水災，鄉邑乏食，
戊辰　陽，包恢罷。峽村寇起，先生奉母
避旴。時詔命江西還
使羅米，建昌郡額應
三萬石，南豐與焉。先
生與雲舍趙必岊同
請包樞密恢、陳尚書
宗禮、曾侍郎穎茂、黃

侍郎萬石、易安撫士英合疏上聞、得免。疏草出先生手、諸公皆倚重之。

咸淳五年己巳

春正月、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以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益師圍襄陽。

先生三十歲。

咸淳六年庚午

江萬里罷。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陽。十一月、蒙古城萬山。十二月、陳宗禮卒。

是年科舉、先生魁亞榜、盱學王教授寅引放堂試、擢居第一。時李漕使檄往湖湘、潘使君起予、孫使君漸德檄入閩、俱以母老辭。中山陳漕使招致、亦不赴。惟客邑趙

賀廣東陳經畧簽書樞密院。

咸淳七年 辛未

淮浙江西皆大饑。五月、蒙古兵分道寇蜀嘉定諸路。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十一月、蒙古改號曰元。

夏正月初五日、子麟瑞生荊山使君館。

咸淳八年 壬申

五月、李庭芝遣統制張順張貴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死之。

咸淳九年 癸酉

春正月、樊城陷。二月、吕文煥以襄陽降元。四月、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冬十一月、

癸酉成都嘉定捷。



以李庭芝、夏貴爲淮西制置使。陳奕爲沿江制置使。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

咸淳十年、甲戌

秋七月、度宗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詔賈似道獨班起居、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元主詔數賈似道拘執信使之罪、命伯顏、史天澤、阿朮、阿里海涯將兵二十萬來寇。十二月、阿朮襲青山磯、遂渡江。伯顏拔陽邏堡、遂會阿朮趨鄂州、張晏然、程鵬飛

留遠會公與蒙川劉尚書易牒先生試胄闈、值母病、不果赴。是年、如心陳公文龍知撫州、傾倒先生、爲序吟稿。未幾、陳公以言事罷歸莆田、借道於盱、先生作詩贈之。

送撫州太守陳六卿歸莆陽、 甲戌十二月十四日、送菊山趙守解任、 題嬾婦圖。

以州降。伯顏使阿里海涯戍鄂，遂引兵東下。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詔天下勤王。陳奕以黃州降元，李庭芝遣兵入援。

恭宗

德祐元年
乙亥

賈似道出師，次於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元陷池州，通守趙卯發死之。孫虎臣、夏貴之師潰於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陷饒州，知州唐震、故

先生客撫州，依制使黃端明，贈以官屋一區，器用咸備。冬，見撫吁危急，十二月三奉母還豐，劫奪一空，僥以身免。

乙亥臘月三日離閩，還里，六日城降。先生前此詩稿，亂後散佚，存者寥寥數首而已。



相江萬里死之。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於軍。元伯顏入建康。秋七月、張世傑與元兵戰焦山下、敗績。詔放賈似道於循州、被誅。以陳文龍簽書樞密院事、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元伯顏分兵東下、詔文天祥入衛、尋簽書樞密院事、以陳文龍參知政事。十二月、元兵破撫州、都統密佑死之。

端宗

德祐二年丙子。五月、景炎元年。

春正月、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李芾死之。元伯顏入臨安、屯皋亭山。太皇太后命駙馬都尉楊鎮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命右丞相文天祥如元軍議和、伯顏拘留之。三月、元伯顏以帝及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太皇太后以疾留內。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眞州、遂浮海如溫州。帝至瓜州、李庭芝使姜才將兵擣元軍、

邑人鄧秀山謀倣義、興復決策、先生對以烏合之師、非素練、必無成。鄧不聽、後果如其言。

楊太孺人聞三宮北遷、流涕曰、噫、無望矣。先生遂無用世之志。

文丞相南歸次桂舟韻、丙子閏山、琴操、丙子秋思、兵役。

不克。夏五月朔、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以文天祥爲樞密使、督諸路軍馬。秋七月、揚州降於元、李庭芝、姜才死之。八月、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九月、元軍分道徇閩廣。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汀州。元人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元封宋帝爲瀛國公。

景炎二年丁丑

春正月、文天祥移屯漳州。三月、文天祥復梅州。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出

鄧秀山敗、後復見先生祠、劉欽獻而已。

有懷雲舍趙使君函西吳直院、江頭別友、題東嶽行宮、秋夜有懷。

帝昺

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六月、文天祥敗元軍于雩都、張世傑復邵武軍。八月、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兵潰、走循州。九月、帝還潮州淺灣。元將塔出發引兵入大庾嶺。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元兵陷廣州。元將襲淺灣、帝奔井澳。十二月、帝有疾。元謝深襲井澳、帝奔謝女映。

景炎三年、元軍入重慶、制置使
戊寅五月、張珏死之。三月、文天
祥興元年。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帝還碙州。夏四月、帝
崩。衛王即位、改元祥
興。上朝號曰端宗。六
月、遷新會之崖山。元
以張宏範為都元帥、
李恒副之、將兵入閩
廣。秋七月、有星隕於
廣南。加文天祥少保
信國公、張世傑越國
公。冬十一月、張宏範
襲執文天祥于五坡
嶺。

訪隱者不遇、盱江。

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宏範襲
己卯。以後崖山、張世傑力戰禦

先生四十歲。

紀夢有引、江上懷
友。

編元紀年。之二月、張宏範命李恒守崖山北、張世傑與張宏範戰于崖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没、宋亡。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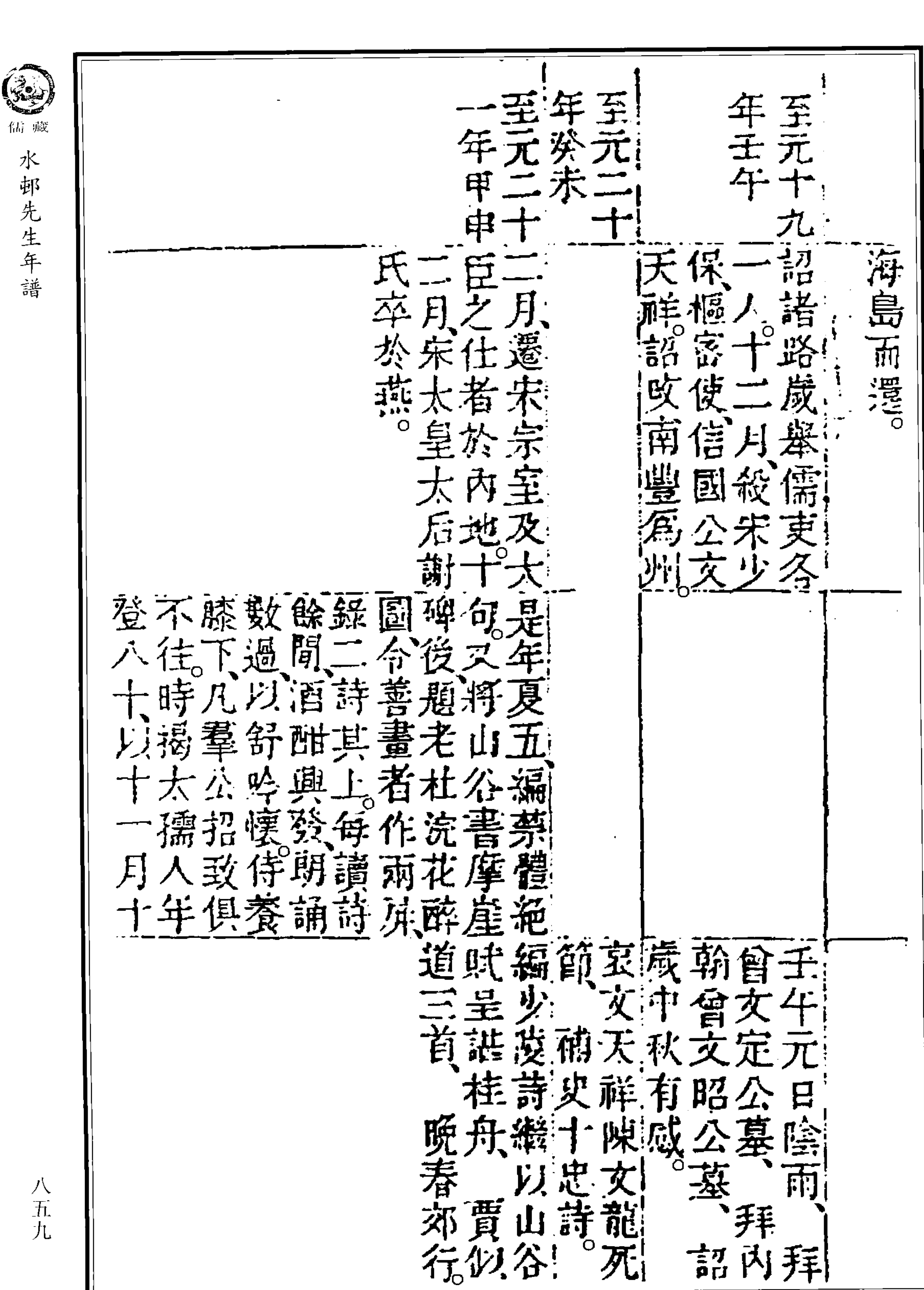
世祖

至元十七年庚辰　以阿剌罕爲右丞相、復大發兵擊日本。

先生以兵禍頻仍、風九日、　喜雨、　夜坐縈雪慮、才澌劍炊、獨偶成。確守素業如平時。扁讀書之堂曰壽文、作壽文堂賦。

至元十八年辛巳　秋七月、阿剌罕卒於軍。八月、諸將棄師於

幽居、雨夜示兒、辛巳八月紀聞。



海島而還。

至元十九年壬午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詔改南豐爲州。

壬午元日陰雨、拜曾文定公墓、拜内翰曾文昭公墓、詔歲中秋有感。

至元二十年癸未

哀文天祥、陳文龍死節、補史十忠詩。編少陵詩繼以山谷賦呈諶桂舟、賈似道三首、晚春郊行。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

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十二月、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燕。

是年夏五、編纂體絕句。又將山谷書摩崖碑後、題老杜浣花醉圖、令善畫者作兩床、錄二詩其上。每讀詩餘聞、酒酣興發、朗誦數過、以舒吟懷。侍養膝下、凡羣公招致俱不往。時祖太孺人年登八十、以十一月十

年	時事	事蹟	著述
		六日壽終。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	春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薦趙孟適、葉李、趙孟頫、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先生以未終制，不與薦。	夢覲、晚立、贊詩十首。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諸縣各置教諭二人，諸道設儒學提舉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事。		除禫、曉意、聯玉閣、再用老友歸自洪韻二首、次秋巖族叔韻三首。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	瀛國公學佛吐蕃。	汀寇鍾明亮起。	畲寇三首、贈老宣解任歸寧海、送曾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先生五十歲。長子龍瑞卒于撫州。南豐寇艾江與明亮乘時竊應、賴李參政世安討平之、先生爲作紀功碑。故人易士英子雪崖、亂後不相聞知久矣、至是從李參政行閒遇之、過水雲部、同遊石仙巖、禮冷泉。踰月解兵乃散去。

晨起、擬峴臺。清明雨中屯兵掠路、軍前遇易雪崖、賀宰相平寇班師、客話錢塘舊事、又賈似道絕句、秋熱病中賦、雨夜、南臺塔、新晴答友、別友、病起、寄盱城吟友、九日次韻、奉還南居吟卷、兵禍中師友淪亡感賦、重到竹谿爲易

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大水、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

至元二十八年辛卯

是年秋、易雪崖約先生度谿賞桂、共載山行、訪盱城耆舊、至歐橋、訪周文郁、從周、過城下、訪黃蘭衛道、就往金谿之曾坊、訪平山曾仲材子直。歸後、雪崖復約先生城北、論文甫半月、雪崖攖疾卒。

雪崖賦。辛卯紀年、送春、自廣、撫谷賞桂席間賦呈雪崖、訪周小溪亦溪就次其韻、曾陶曾萱書室題曰小木天、訪膺齋徐參政、謁萬平壁、示兒、同舟、送春、詩示二兒、贈東昌王國賓移戍、題黃權院壽星圖、入撫城憶亡兒因禱于神、出撫州晨泊黃塘、得阿麟信、再得信二首、懷雪邊黎使君、懷友、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至元三十年癸巳

依韻答友、挽易雪崖詩二首、懷易將軍山林有引。

元夕立春前一日雪、入夜、訪外州楊次卿、次猗亭泉韻記夢笑蒼城、別謔桂舟、賦新樓、同將、午坐、吳石雲見訪次韻、再用韻寄周秋潭、十月十二日望阿嶙不至、答友論詩、紀夢有引、壬辰除夕泊青泥河二首。

癸巳元旦、寄曾平山、鶴、燕、送黃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春，世祖崩。夏四月，皇孫鐵木耳即位。明年改元元貞。

成宗

元貞元年乙未

修永之武夷問道、閱農、止法、贈盱守劉東淮、答友。酬友人見寄、答陳南居、與何月泉、寄月珠胡道人、湖上禊日、與樓湖文教二首、游龜岡妙靈觀侍宸祠、次周燃齋山長。

是年，南豐州學缺官，當路交薦先生攝本州學正。初，曾文定公學有祠，州西門外有

乙未暮春，率諸友祭曾文定公墓。

元貞二年丙申。明年改元大德。

墓有祠。紹熙以來、修禊日、縣令率士人用盱江尊李泰伯故事拜祭墓下。革命後、禮久廢。先生泣學宮、爲復之、并及曾文昭之墓。又州先正有澧州太守游少游墓爲兵毀。先生率諸士修葺之。

先生訓士之暇、閉門著述。廉使曾山臧公巡部訪問、致姓名上省、咨于朝。

送盧州判、題醉堂崔教授琴軒、贈詹玉理、別南康教授黃金咱、寄謝桂林酬牟谿徐縣尉、南山登高、謝諸詩翁惠書、讀四靈湖游集、客中歲暮、

訪王廉使、李德純游石仙巖醉歸、和韻、贈别徐教惠、不寐、還友人海南吟卷、送趙桂暘赴鎮二首。

大德元年
丁酉

丁酉元夕呈朱使君二首、十六夜再用韻呈友二首、病後枕上、酬李德純見訪二首、題鎮江徐氏環谿小隱、四月七日懷阿麟。

大德二年
戊戌

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二人。

詩友諶桂舟卒。先生少諶二十七歲，爲莫逆交，每稱諶律體爲唐中興。嘗手編桂舟

贈侯誠翁游洪、送敬菴趙教諭赴新城。

大德三年

己亥

命兄子海山鎮漠北。

七律、以紹唐七律之後。

大德四年

庚子

先生六十歲。

纂修南豐州志。時程文海雪樓學士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甚重先生、訂不朽之業。先生與之書云、僕以千載望明公、明公忍不與某共千載乎。

李憲甫使君下訪。

喜春谷劉廣文至二首、約劉廣文、春谷約游吳渡不果往、再約靈峯送春、靈峯送春分韻得仙字、三月晦日賞山丹、送彭學正歸都昌二首、贈謝仁父、送別蒼崖朱使君、壽正心彭提舉、奉慶湖廣左丞李公自汴至鄂、酬盱城毛伯順、曾芸翁諸孫隔詩過訪即用其韻

二首、麻姑山、禊祭南豐先生祠、禊日陪李使君屐祭曾文定公墓下、陪李使君泛舟小集江閣、寄李參相。

大德五年
辛丑

九月，禁酒。

先生與臧廉使書云：上狀後遄往寧都，逼臘纔歸。

贈馮知州、和李通判金精見憶就約集仙觀晚會、追和參政陳公金精山舊韻、枕上懷歸、寄朱湖州、旅邸遇李德純、送曾原肯赴鄂渚、送陳生赴憲掾、梅江別友二首、梅江別同村友、還家月中觀雪次韻、夢先母抱亡兒教誦

大德六年
壬寅

自作無名先生藏山詩序、又作自志以見意

書如昔孩提時覺而雨感悲不勝情。山藏廉使分治越州寄詩奉問、和憲甫李侯別詩、和丁知州山行韻二首、又和述懷韻、丁耐軒使君雨中移竹、寬簡堂、耐軒丁使君惠米、花朝入町簡會焦齋、再簡、丁使君致祭南豐先生墓下病不及陪、贈東平馬先生、陳月卿挽辭、趙仲仁主簿挽辭、贈碁客黃甫父、贈徐元道、贈辛學正、故武寧知

縣趙養吾哀詩二首、故贛州通判趙耕樂哀詩二首、陳主簿南居哀詩、學宮次丁使君韻、陳園陪丁使君飲、奉呈耐軒使君、盱城道中、題深靜亭。

大德七年　癸卯

十月七日、傳孺人卒。贈李景純、贈匡廬白雲山人、肖峯集諸老效耆英會次彭正心韻、和丁使君九日韻、送沈縣尹、答謝逸山訪別、和肖峯見寄、題朝陽閣、月崖曾教授挽章二首、贈謝南山有引、古薑火有

引。

大德八年甲辰

冬十月、立兄子海山爲懷寧王。

是年夏五月、建昌教授胡汲仲長孺以陳雪磵癸卯所貽書見示。陳與先生相别已四十年、裁書答之、未遠而雪磵卒、遂復通問於其子。

送陳教授赴興國、酬宣城沈如愚三首、贈實從善、寄雪磵陳提舉、正心彭提舉挽辭。

大德九年乙巳

命兄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即海山母弟。

廉使會山臧公復薦先生入選銓注。是年再攝本州學正。

病發紀年、京報銓注、送李左丞侍母回江西、寄耐軒丁使君、五月二十二日更初偶成、雨中簡聶使君、送丁使君美任二首有序、喜雨呈郡侯、寄南

大德十年

丙午

仍攝本州學正。有呈州中請廉訪分司救荒狀。

康劉學正、西郊馬上桂香郁然。丙午紀年、諶濟川爲其叔祖桂舟翁刊遺稿成、李僉事分韻賦牡丹得裁字、再分韻得池字、謝分司官追還軍占園地、前昌國李知州赴汀州同知別後奉寄、西鄉水災二首、賦揚州芍藥號美人紅、客談宋事、寄段錄事、正心彭公謂僕更三歲亦稀年矣因賦、送別曾青原後有寄、送趙大使、和聶子有、

贄李僉事二首、郭
耆吏詩贈郡侯都侯
索和二首、喜丞心
彭州判病愈得餘、
夢得雲月一聊困足
成之、芸畝曾通守
復撫州莊田奉賀有
引、送姚敬仲往金
陵宥引、酬劉其原
贈吳竹楊月山、和
趙月梅二首、和正
心公九日韻、謝郡
侯爲墳山、送林總
曾有引、送胡榮青
赴撫操、法教授說
章、和李僉事二首、
羅巡檢再任端州、
酬張鏡泉二首、

大德十一年丁未。明年改元至大。

春正月、帝崩。左丞相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刺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夏五月、海山至上都、殺左丞相及安西王、並廢皇后、遂即位、是謂武宗。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

仍攝本州學正。有正心彭提舉、月崖會教授祠祀學宮、請陪位書。

贈祝伯謙、送熊文卿、贈曾敬齋、酬毛伯順見寄二首、周秋暘惡詩次韻。送子判州二首、爲張叔雲題張佛子傳有引、黄忠可求詩、送李辰翁遊武昌訪程雪樓、題戴高牛、符登士睨章、酬金谿饒君爲、高風蕭教二首。

武宗

至大元年
戊申

送聶使君、和許右丞孝思詩二首、花朝馬上、再送聶使君二首、豐城張氏聚書樓、喜清堂有引。

至大二年
己酉

先生七十歲。九月、選南劍路延平儒學教授。有句云、官冷漫酬齋下讀、年衰難向劍邊行。

己酉元旦隨班卽事、新命至二首、平達劉提領到任、答趙水郵、孫知州撓詩、和揭此觀元寄參字韻、偶成、送吏目王君宏有序、拜墓歸途偶成、和邱大使鐃鈸、黃令吏求易名詩、叔丞

程少尹陞樓病中奉問、題月潭曾君書樓、過江東即事、金谿道上。

至大三年
庚戌

庚戌元旦隨班即事、石溝拜墓歸馬上偶成、秋祭曾祠、出樂平州大東關北歷飛仙橋三十里，名曰山下有巨室朱氏居之、道夢易竹谿、朱使君墓下二首。

至大四年
辛亥。明年改元皇慶。

春正月、武宗崩、太子即位。罷尚書省，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流忙哥鐵木兒于嶺南。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

秋、延平官期至、有司給驛促就道、先生以九月十八日離家。

夜宿會庵、雪樓廉使留宿繞堆庵小飲劇談二首、三月一日舟中見霜、望鐘陵、夜泊、喜雨、鄭學錄別歸三山、



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四方儒士有成材者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

登嶺、宿小洛陽與憲椽周茂實共酌、成詩、三賢奴伏誅、迓郡守傅待制勸農回。過湖、鄱陽湖客中謝耐軒丁使君下訪、樹開早發、謁大乾廣祐王廟過大乾再顧、樵川驛發舟。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

延平北關外三里中崖西南有村名水雲先生春日過之、喜其名之有合也、為賦詩。十月、行臺御史以詔書至、徵先生賁詔分

元旦夜歸呈素庵廉使、立春日隨班、春初賦軟柳分韻得球字、慶朱帥受宣、鄰友建堂曰方寸地未幾生晚子、水

頒諸郡邑。

南山火、薪實亭小集、晚集水雲村有引、春望、和吳愛泉投贄贈、吳愛山陳州判、和劉伯玉曹戶韻、贄分憲、周書吏、柴書吏、詠泉桂有引、贈鄭見獨學錄授代、分憲祈晴有應、酬新龍紛王教諭、學校慶喜詩、寧庠晚賦、閣猨洞、府庠閒詠、唐明宗銅像有引、尤谿道中圖照庵早發、入沙縣界、餞張伯隱歸侍廬陵、送萬戶回鎮建

皇慶二年癸丑。明年改元延祐。

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前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為言、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延祐元年甲寅

春正月、詔求遺逸。

安、贈送奉使宣撫閩境、題范蠡泛湖圖、題黃渠屋補玉樓記。

離順昌懷茂實、送別春郊、呈靜遠張兌巖、寄雪樓程內相、送朱方崖學士謁選、壽朱萬戶。

挈韓侯二首、見御史劉漢卿二首、賀韓守修譙門挂扁額、壽董帥、別從遊韓

君彦、寒江釣雪、素庵憲使別後奉寄、寄杏林使君軍前二首、賀李帥還府、愷歌賀平章龍川討賊江西獲捷二首。

延祐二年　乙卯

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冬十一月、立武宗子和世瓎為周王、出鎮雲南。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立皇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

秋夜懷亡友田叔端二首、簡張尚友、和張尚友韻、又和雨中韻、新少尹南平馬尹詩與周茂實求和三首、記十一月十九夜夢、哀延平使君。

延祐三年　丙辰

先是中統二年、世祖延平授代後、諸弟子尊八思巴為國師、授復請留教學者三年、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至是始得歸、仍以季字上之。其字僅千餘、秋起行、歸州守王公

丙辰生日懷家二首、阿麟生日有懷、招仙道院小軒遺典二首、舟泊新鋪石

其母凡四十有一。其著命其長孫英來受
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業、宗正寺簿寶堂黃
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公之曾孫瑞亦來受
合三合四合而成字經門下。
者則有語韻之法、而
大要則以諧聲爲宗。
至元六年詔頒行於
天下、凡有璽書頒降、
並用蒙古新字、而以
漢字副之、又置蒙古
教授司其事。
十一月、周王和世琜
逃居漠北。

磯頭舟人登岸伐薪、
沂家、蹈空洞道
人、送蒙古王教授
赴宣慰司奏差、晚
閣郎事、賀楊經歷
遷江西憲幕、郭書
吏、王書吏、代寄
憲使賀得除、紀芸、
治行、治歸聞次
孫能琴、王臺驛、
九月十八日登舟假
簪、舟中望陝當遠
范梅谿、舟中道與、
至樵城別西麓危
提舉、答邵武宰楊
柳谿、別愛梅林通
判、別千戶魏元洪、
和錄判程恩莊頭、

延祐四年

丁巳

九月，客洪城，遇北人於朱庭賓家，曰東門老。其人言道學主心悟，儒釋不分。先生擬欲再相討正，而彼已飄然長往矣。

別邵武使君廉方齋、贈上官書隱、贈光澤龍興觀吳道士、贈故人黎太守孫仲仁、出櫟關、盱江水驛光遠樓。

元旦即事呈郡守諸大夫、寄呈李平章二首、春前和暖忽發嚴寒、愷歌一首、賀萬戶出師汀州、聞赦有喜呈府中諸大夫、酬葉用華、和葉架夫韻二首、郡侯命和雪樓所寄詩二首、寄素庵宗憲、和嘗稻、和郡侯登山韻、贈汪



境陳學正赴江州任。

延祐五年 戊午

戊午立春公宴郡侯索詩、寄呈張恭懃使、九日戲吟呈郡侯、題趙宗丞奏槀。

延祐六年 己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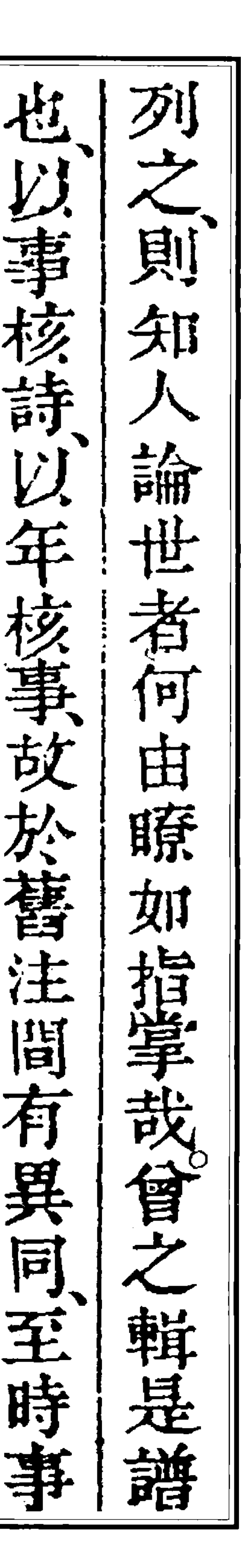
先生八十歲、復遊盱、爲梅氏賦海棠詩。七月、爲孫深作一齋記。八月七日卒於家。初殯華野、泰定丙寅九月庚申葬廣昌縣文教里塔岡後至順庚午十二月甲寅改葬蔡家坑對仙人石。學者以杜文貞胡安定例私謚曰文定先生、祀學宮鄉賢祠省志、

已未元日、春祭會文定公墓下會飲崇覺寺、蜀江圖并跋、復題海棠詩。

府志皆有傳。

南豐劉水部先生詩集梓行於明正德間、今梓本不存、詩亦散逸。裔孫眉生廉訪復就家中舊本訂而授之梓、命望曾詮次年譜如右。蓋距先生之沒已五百三十餘年矣。昔臨川草廬吳氏推先生之學足以頡頏子固、而惜不過六一翁其人。竊謂先生早負盛名、與遊皆一時人傑、其推挽之力、即歐陽之於子固亦未能遠過。無如權姦禍國、君子有北風雨雪之思、故蓄道德、能文章、甘心隱而未見。迨至遭移世易、弓招

雖切，祇以博士一官，自全素履。是先生不遇者時也，非人也。遇不如子固而學則同於子固，此草廬吳氏之所以爲知言也。先生著述之富至一百三十五卷，其隱居通議一書，海内早已奉爲圭臬。茲編詩雖未全，然而有不可没者。蓋宋元之際，目擊板蕩之憂傷，不得已而託於杜陵之以詩爲史，華衮斧鉞悉寓於長言詠嘆之中，則先生之詩即宋元之逸史也。上下八十年間，事頗紛如，指歸不一，藉非年經月緯，次而



列之、則知人論世者何由瞭如指掌哉。曾之輯是譜也、以事核詩、以年核事、故於舊注間有異同、至時事之無繫於詩者略而不書。蓋叅稽事蹟、而謹嚴出之、庶取信於將來云爾。後之君子由譜以讀先生之詩、由詩以合草廬之表、則得矣。道光五年歲在旃蒙作噩、日躔實沈之次、後學晉陵龔望曾謹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6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87
页数=88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1
SS号=12365583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17E-30851D642.638915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6.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